

目 录

- 鸦片战争前禁烟档案史料补辑（上）
..... 萧致治 李少军整理 (1)
- 璞鼎查中文告示..... 刘蜀永整理 (26)
- 萍乡哥老会起义档案资料
..... 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9)
- 槟榔屿华侨革命回忆录..... 陈新政 (62)
- 昙花阁纪事..... 刘 煄 (99)
- 经元善通电收回立大阿哥成命经过..... 赵凤昌 (118)
- 民国初年安徽湖北会党情形探报..... 佚 名 (121)
-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史料..... 迟云飞译 (123)
- 壬戌传信录..... 陶季良 (140)
- 周学熙家语（上）..... 郝庆元 林纯业整理 (178)
- 记《海鸥周刊》..... 戴美政 (221)
- 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书..... 吴佩孚 (238)
- 书林拾贝（一）..... 景 岱 (240)
- 长恨歌 · 将进狱 · 政治研究所长联 · 政治研究所五言长联二十韵 · 民国长联 · 13级宝塔诗 · 憤世吟咏 · 李厚基应对发迹 · 瞿鸿机违律

• 未粥吟 • 京师九门千金石

读者·作者·编者

《徐世昌年谱》 作者遗事 王会庵 (248)

《梅贻琦日记选》 读后感 范 宁 (251)

保持特色 多辟栏目 沈家五 (254)

• 信息之窗 •

《北洋军阀》 (1912—1928) 即将出版

..... 江之洲 (257)

检索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的工具书 赵 禾 (260)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集出版 肖树美 (261)

• 敬告读者 •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117)

鸦片战争前禁烟档案史料补辑（上）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供稿

萧致治 李少军 整理

说明：1982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姚薇元教授（已于1985年去世）和我决定合写一部《鸦片战争史》专著。为了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1983年8—10月，曾由当时的研究生杨卫东、李少军专程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并从中复印了一部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未刊奏稿和谕旨。

这些复印件原只准备供研究参考，无意公开发表。1987年7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从嘉庆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810—1839）有关禁烟史料，较“始末”增收奏稿、谕旨达345件（1839年前），对研究这段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但与我们原来复印的资料对照，发现同一时期尚有33件重要奏稿未曾收入。这些未收入“史料”第一册的奏章，有2件是1835年的，有5件是1838年的，其余26件均为1839年的。这些未刊奏稿都是反映全国各地禁烟情况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禁烟运动当时在全国的广泛发展很有价值。其中有些在“史料”中只收了道光就该奏所发布的上谕，却未收原奏。如果把奏稿和上谕

结合起来阅读，将可大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更有助于理清来龙去脉。

1989年，是虎门销烟150周年。虎门销烟与全国广泛展开的禁烟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序幕。为了纪念这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对这些重要而珍贵的史料，征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意，由李少军和我整理发表（杨卫东已毕业离校，未能参加整理），以飨读者。其中每篇奏稿的标题是由我们酌加的；标题下的年月日，凡有奏报日期的，一律用奏报日期；凡无奏报日期的，即用收到或硃批日期。凡有硃批的，无论详略，原文照录。

由于复印件多数是军机处的录副档，抄录的字迹比较潦草，个别字迹难于辨认。错讹之处，实所难免，敬望读者匡正。

萧致治 于1988年11月27日

1. 两广总督卢坤等奏为拿获 贩卖鸦片人赃折

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发

两广总督革职留任臣卢坤、广东巡抚臣祁墳跪奏：为拿获在洋贩卖鸦片大伙人赃，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粤东沿海，奸徒出洋贩卖鸦片，流毒内地，经臣迭飭严缉，历次拿获走私快蟹艇，人赃究办，并派委文武员弁在于各海口常川巡缉，业经恭折奏闻在案。嗣风闻省外匪徒每在外洋贩运销，并不经由内地。此等大伙所贩鸦片更多，查缉尤难周遍。复谆飭水师营县随时访缉去后，旋据署香山协副将秦裕昌、香山县知县田溥悬赏购线，派拨弁弁，雇募拖船，遴派兵役，会同在于担杆外洋缉获驾驶红单大船贩买鸦片之大夥匪犯梁显业等，因

该犯等拒捕，格杀首犯梁显业等四名，生擒梁亚兴、龚亚应、潘亚光、陈亚就、陈亚女、封亚聚、麦亚苏、文丽鳌、黄亚奕、梁亚胜、麦亚恩、何亚全、叶亚宽、叶亚乐、麦亚容、陈亚得、陈亚明、陈玉枝、林亚广、苏创嘉、石亚福、梁亚贵、陈亚福、张亚幅、李亚何、谭亚力二十六名，并获鸦片烟土一万四千余斤、红单船一只，连凶械等项禀解来省。饬发藩臬两司委员审办去后。

兹据署广州府知府潘尚楞等审明，由兼署广东按察使李振翥会同署广东布政使李恩泽审拟，详解前来。臣亲提研讯，缘梁显业籍隶东莞县，自置红单船一只，雇现获之龚亚应、潘亚光、陈亚就、陈亚女、封亚聚、麦亚苏、文丽鳌、黄亚奕、梁亚胜、麦亚恩、何亚全、叶亚宽、叶亚乐、麦亚容、陈亚得、陈亚明、陈玉枝、林亚广、苏创嘉、石亚福、梁亚贵、陈亚福及已被格杀之陈富华、黄亚加、王亚冬，钟亚计，并在逃之钟亚郁、梁亚壮、不识姓之亚四、亚时，共三十人，充当舵工水手，并暂时短雇张亚幅、李亚何、谭亚力三人在船炊爨。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梁显业船在东莞县属沙角河面湾泊，适有其无服族弟梁亚兴，与在逃素识之澄海县人张世德赴船闲坐，谈及伶仃外洋夷船有鸦片烟土可以贩卖获利。梁显业与张世德、梁亚兴起意，三人合伙兴贩。因海口查拿严紧，梁亚兴熟识沿海一带人地，商定用梁显业船只装载，运赴沿海各处销售，获利均分。议明梁亚兴管理总帐，引领销售；梁显业坐得船价番银一千元。约定船只放至新安县属佛台洋面湾泊等候，张世德另坐小艇，携带银两，赴伶仃外洋向夷船买得鸦片烟泥九十二箱，约九千余斤，每箱价银洋千五百元；又烟土一百零六包，约五千余斤，每百斤亦用洋千五百元，于初六日运至梁显业船边。经梁亚兴点明数目，搬运至船，张世德一同上船开行。初七日早，驶至担杆外洋，经香山县协访问，派委署香山营守备、千总卢大升、叶常春，署千总叶超群，外委潘准、区廷璋，效力梁建忠等，带同线人陈全盛、陈亚蒂等，乘

坐师船，香山县遴派役勇坐驾拖船，一同缉至。署守备卢大升随督率兵役及拖船头目四面围捕，并有查河委员、候补县丞张起鲲督带巡船赴至，堵截协拿。梁显业喝令陈富华、黄亚加、张世德等拒捕，梁显业首先放枪砂子，致伤署守备卢大升左手臂，陈富华、黄亚加分掷石子，致伤署守备卢大升鼻梁，并伤外委区廷璋左额角、右胁。官兵上前捕拿，王亚有、钟亚计、张世德、钟亚郁、梁亚壮、不识姓亚四、亚时，各分掷火罐、喷筒、石子，龚亚应、潘亚光、陈亚就各用竹扎、石子拒捕，致伤兵丁区亮全等二十二人，随拒随逃。梁亚兴在旁保护烟泥，陈亚女等畏惧，先入后舱躲匿，均未在场助势。署守备卢大升恐弁兵受伤松劲，奋勇上前，督饬兵丁区亮全等，亦施放枪箭，随抵随追。时有水师提标守备陈魁伦等，及广州府澳门同知并新安、东莞等县营兵役，闻风前往帮捕，自卯刻至申刻，紧追不放，格伤梁显业、陈富华、黄亚加、王亚冬、钟亚计，落海身死；张世德、钟亚郁、梁亚壮、不识姓之亚四、亚时，各凫水逃逸。署守备叶常春、外委潘准、效力梁建忠督带兵役，首先跃过匪船，将梁亚兴等人赃一并拿获解审，据供前情不讳。

臣以梁显业等合伙贩卖鸦片至一万四千余斤之多，必系积惯奸贩，其贩私必不止一次，伙党亦恐不止此数人。现犯所称拒捕伤官，系格杀之梁显业等起意下手，亦难保非狡供避就。复向梁亚兴究诘，据供：梁显业等从前曾否贩过鸦片，是否另有伙党，伊系初次合伙，在船管总，不知确实；此次同伙除张世德以外，并无别人；拒捕伤官，委系梁显业喝令陈富华等下手等语。复提龚亚应等隔别研讯，所供拒捕情形均属吻合，究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部民犯罪在官不服拘拿，逞凶死害本官已伤者，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下手者绞监候。又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船户人等杖一百徒三年。

又律载，犯罪官司差人追捕，有拒捕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勿论各等语。此案该犯梁显业与张世德合伙在洋兴贩鸦片烟土，经员弁兵役围拿，梁显业辄敢喝令陈富华等拒捕，该犯首先放枪砂子中伤守备卢大升左手背，殊属藐法。该署守备本系水师营干总，有巡缉外洋之责，又经香山协副将派令查拿，即与本管官无异，自应照例问拟。梁显业除兴贩鸦片轻罪不议外，应照部民犯罪在官不服拘拿，逞凶杀害本官已伤者，为首照光棍斩决例，拟斩立决。陈富华、黄亚加听从拒捕，陈富华用石子掷伤守备卢大升鼻梁，黄亚加用石子掷伤外委区廷璋左额角、右胁，陈富华、黄亚加二犯均照为从下手者绞监候例，拟绞监候。梁显业、陈富华、黄亚加均已被官兵格杀，应毋庸议。梁亚兴与梁显业等等合伙兴贩，该犯管理总帐，引起各处销卖，获利均分，与梁显业等同恶相济，并无首从之分，合依兴贩鸦片烟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该犯等贩卖鸦片至一万四千余斤之多，携带军火器械，在外洋运卖，实属大伙奸贩，非寻常兴贩可比，自应从重治罪。梁亚兴一犯，应枷号一个月，从重发往新疆种地当差，以示惩儆。王亚冬、钟亚计、龚亚应、潘亚光、陈亚就系属水手，其听从拒伤兵役，并非杖伤，应于船户人等杖一百徒三年本例上，各加拒捕罪二等，俱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王亚冬、钟亚计已被官兵格杀，梁亚兴、龚亚应、潘亚光、陈亚就各到配杖责安置。水手陈亚女、封亚聚、麦亚苏、文丽鳌、黄亚奕、梁亚胜、麦亚恩、何亚全、叶亚宽、叶亚乐、麦亚容、陈亚得、陈亚明、陈玉枝、林亚广、苏创嘉、石亚福、梁亚贵、陈亚幅十九犯，于各犯拒捕时畏惧躲避，并未在场助势，应均依船户人等例，各杖一百徒三年，均到配杖责安置。张亚幅、李亚何、谭亚力在船炊爨，讯系暂时短雇，与船户水手不同，自应酌量问拟，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李亚何、谭亚力年未及岁，照例收赎。张亚幅杖责发落。兵丁区亮全等，因梁显业等拒捕，抵御

格杀，照律勿论。官兵兵役人等各伤，均已平复。鸦片烟泥业经烧毁。逸犯张世德等饬缉，获日另结。船只器械给营配用。此案该犯等在外洋兴贩鸦片，即经营县访问，会同拿获，失察职名，应免查开。除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硃批：刑部议奏。钦此。

2. 贵州巡抚裕泰复奏遵旨查禁鸦片烟折

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发

贵州巡抚臣裕泰跪奏：为遵旨严禁栽种鸦片烟草，并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刑部咨开：道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御史袁文祥奏请饬申明鸦片烟例禁一折。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大为民害。前经降旨，谕令各直省督抚严行查禁，并于年终将有无吸食及栽种之处，汇奏一次。兹据该御史奏称，贵州风俗素为淳朴，近日渐有吸食鸦片之人及栽种烟草、开设烟馆之事。良民子弟一为所诱，受毒不可复离。敝俗病民，莫此为甚。著贵州巡抚严饬各州县，于所属地方申明例禁，责成保甲牌长人等，查缉纠察，随时举报，认真禁止；并约束胥役人等，不得徇隐包庇，尤不得藉端需索，骚扰闾阎，以祛流弊而正民风。钦此。

遵查鸦片烟一种，流毒甚炽，最为风俗人心之害。贵州与滇粤等省毗连，民人贸易往来，沾染吸食，奸商巧为夹带，渔利销售，小民贪图重利，于深林密箐之中私自栽种，取汁熬烟，均所不免，屡经饬属严拿。自历次拿获种贩并买食鸦片烟各犯，按例惩办之后，军民人等已知畏法，近来种贩买食者日渐稀少。至开设烟馆，引诱良民子弟墮其术中，受毒匪浅，而此往彼来，形迹可疑，断难掩人耳目，邻佑保甲谅无不知。省城系五方杂处，良

莠不齐，现在密查尚无设烟馆之人。惟风闻都匀、黎平等属之脚圭、都江、下江、古州沿河一带，转有痞棍勾通兵役，藉查鸦片烟为名，搜抢需索，骚扰行旅之事。臣已札饬臬司委员查办，一面申明例禁，通饬地方文武员弁，在于深山僻壤、关津□□□□□□，如有栽种鸦片烟草、夹带烟膏、开设烟馆等事，并买食之人，一经盘获，按名拿究严惩，将烟草划【除】，烟膏烧毁，田地房屋照例入官。并责成保甲牌长认真查察，随时举报，不得稍有徇隐，致干咎戾。倘文武员弁查拿不力，兵役受贿包庇，以致辗转售卖，或串同地棍，藉端需索，扰累闾阎，臣即将兵役人等暨偷漏之关口、失察徇纵之该管官分别严参究办。总之，有犯必惩，断不敢视为具文，稍事因循。仍于年终率各属出具印结，汇奏一次，并不时剀切晓谕，俾愚民各知儆畏，痛改前非，以仰副圣主谆谆训诫之至意。

所有遵旨严饬所属查禁鸦片烟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五年闰六月二十一日硃批：知道了。钦此。

3.署直隶总督琦善复奏碍难立定章程片

道光十八年八月中旬发

再，臣于本月初间复奏查拿囤贩鸦片烟土情形，奉到谕旨：以此等匪徒由洋船潜运至津，冒险嗜利，意在必售。该处起运苏木、槟榔及各项糖包，虽难一一开验，然不能因此遂令奸徒借以夹带售私。令密商盐政钟灵，立定章程，严密查拿等因。钦此。臣查天津洋货行店，向于城外聚集成市，闽广洋船不能直抵钞关，其货物系用小船剥运，由海河赴关报验投行。该处惟盐政衙门，此外文武各署均在城内。海河段落较长，岔港亦多，耳目难周，本为弊藪。而天津道系派令监收海税之员，城外亦有税局，

凡夹带偷漏等弊，该道与盐臣均有查拿之责。前因委员访缉，诚恐于别货内隐藏上岸，或由小舡绕越偷漏。若专由地方员弁兵役搜查，事涉越俎，易起骚扰讹索之端。即经商之盐臣钟灵，恐原派丁役难以深恃，业已另行委员常驻关口，眼同验货，逐细签探，并饬天津道王允中一体严查。该盐臣亦甚认真。臣更恐岔港绕越，现复添派游击闵正凤酌带弁兵，在海河左近一同访拿。今奉旨饬令立定章程，遵复详细密商。窃以奸商猾贾，鬼蜮莫测，即如本年情形已与从前不同，刻当捕获烟土之后，又不知如何舞弊。欲期摘奸发伏，全在相机变通，有一定之法，无一定之弊。若章程一定，势不能朝更暮改，转恐致有窒碍。臣与盐臣钟灵均受恩深重，断不致稍事因循，惟有认真设法商办，并力查拿，冀收实效。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硃批：既不能立定章程，准卿随时酌办，然朕必要见功效二字也。懔之！勉之！钦此。

4.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饬令府县 将关闭铺户查明姓名备案片

道光十八年九月发

再，天津市廛云集，现在大洋货街、估衣街均系真正贸易商人，照常生理。惟小洋货街、鍼市街等处铺户，多系闽粤客民，向与洋舡勾结，私售烟土，其业经破案照例查封者，已有三十余家，而未经破案、将铺面关闭者，复有七十余家之多。或仅存妇女，或并无居人。询问房主，均系七月以后陆续逃跑。并有华春号外将铺面钉固，仍有人居住其中，经该县查获烟具六百余件。此等奸徒形同鬼蜮，一闻查拿严紧，畏罪潜逃，日后难保不复萌故智。兹令其照旧开设，该客民资本素微，不务正业，必至仍与洋船勾结为奸。臣已饬令该道督同该府县，将关闭铺户姓名全行查

明备案。嗣后倘有潜来天津者，如系贩烟案内供出有名，即行严查究办。其未经他人供指，固未便禁其开设店铺，亦须取具十家保结，呈明该县永不贩卖烟土，方准重开。倘私行开设及无人具保者，即仍将铺面查封，并将该犯递回原籍，严加管束。至闽粤客民流寓天津，其贩卖窝藏烟土者，必应查拿净尽。其并无生业、行踪诡秘者，亦应递回原籍，方可净绝根株。臣亦饬令该道督同该府县认真查明，分别办理。合并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月初三日硃批：周到，好！实力为之。欽此。

5. 护理湖南巡抚、布政使龚綬奏报拿获烟土 烟膏之湘潭令董友筠等请鼓励折

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发

护理湖南巡抚、布政使臣龚綬跪奏：为印委各员拿获鸦片烟贩并起获烟土多斤，谨将现在查办情形奏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流毒生民，叠奉谕旨严饬查禁。楚南界连广东，更多匪徒贩运烟土，四散销售。前经抚臣钱宝琛遵旨饬拿。据长沙、善化等县陆续报获零星烟贩十余起，并收获烟枪三千五百四十余杆，奏蒙圣鉴在案。

臣接护抚篆后，复又通饬各属，设法严密查拿，不准稍有疏懈。并因长沙府属之湘潭县上通两广，下达省城，水陆交冲，商贾络绎，为鸦片烟贩必经之地。本年正月间，曾据该县董友筠拿获陈义、邵景、张序伦等犯，分别详办，并将起获烟土二千七百余两解省验明销毁。臣惟恐该县地面五方杂处，而烟犯行踪诡秘，当此法令森严，仍不免隐匿寄顿，复经饬委茶陵州州判双寿前往湘潭，会同该县董友筠，购线严密缉拿去后。兹据该委员等会稟称：于九月二十一日及十月初三、初八等日，先后拿获烟贩郭云汉、罗六、刘亮清等，共起获烟土三千六百四十六两，及刀

械等件。又有开设济春和药栈之江西人聂文光，闻风畏拿，自行投首，呈缴烟土十包，计五百两。又在寄寓该栈之广东人余亚三等所遗木箱内搜获烟土四十四包，计二千二百两。余亚三等先已潜逃，未经拿获。又据江西人李春芳首缴土十五包，计七百五十两。又据开长春药栈之江西人杨展诚代缴广东人潘道才寄存烟土三十包，计一千五百两。又据江西人杨玉沄首缴烟膏六百四十八两，据供系买自广东客人，尚未转卖，因闻访拿甚紧，不敢藏匿等语。并据代缴先已潜逃之广东人莫志廷等寄存烟土十八包，计九百两。以上各案，除在前拿获烟土二千七百余两不计外，此次公拿并首缴烟土烟膏一万一百四十四两。臣已饬分案查办。又自八月迄今，据各属续行收缴烟枪二千四百二十余杆，并据长沙县知县陈晋恩、署善化县知县孙宗模，续获烟贩及吸食鸦片等案八起，共收缴烟土一千二百五十六两，烟膏五十两，均经陆续呈解，由臣亲自逐一验明，当堂销毁。

臣现复督饬各该属认真察访，严密稽查，投首者予以自新，隐匿者立加搜捕，务期乘机禁绝，极力湔除，以仰副圣主保惠黎元、撙节财用之至意。其叠经拿获贩卖鸦片人犯之湘潭县知县董友筠及委员茶陵州州判双寿，起出烟土烟膏为数颇多，办理尚属勤奋，可否赏予鼓励之处，出自天恩。谨将查办情形会同兼署湖广总督臣伍长华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硃批：钦此。

6. 琦善奏报续获烟土销毁片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发

再，臣节次搜获鸦片烟土烟膏十六万三千七百余两，烟具一千六百余件，先后在京在省均已全行销毁，附片奏明在案。兹查正定、河间等府属，陆续拿获烟土三千四百四十余两，烟具

二十九副，逐一提解来省。臣仍照依前式，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西关外空闲地面，亲督司道府县暨中军副将，饬令砌成锅圈，安放铁锅，浇以桐油，将烟土逐一烧毁，仍将渣滓捶碎，抛弃府河之内；所有烟具亦即分别劈销。均系众目共睹，实无存留滋弊。现仍不遗余力，严饬查拿，务期净绝根株。续获烟土烟具，再行如法一律办理。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珠批：甚好。钦此。

7. 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报 收缴销毁鸦片情形折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发

陕西巡抚臣富呢扬阿跪奏：为陕西省查办鸦片烟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勅议鸦片烟章程。当即謹就管见所及，恭折复奏在案。伏思鸦片之禁，匪伊朝夕，其风不熄而愈炽者，总由稽查不力所致。陕西省不通海道，烟土之来多由经商夹带，尚无大伙兴贩。即吸烟之人，亦较他处为少。然传染既已日久，流毒势必渐深，且各省一体严禁，此拿彼窜，更所难免。若不乘此机会合力整顿，则锢习相沿，何所底止。臣随督同司道，叠次檄饬各府州县，设法查拿，出示收缴，宽严并济，劝惩并施。并因各属尚有地方事件，而若辈闻风收藏尤密，恐其侦察不周，致任偷漏，复饬原派查拿刀匪之委员姚洽等，于缉捕之便，无论城乡市镇，水陆要隘，留心体访，一有踪迹亦即会同拘究去后。旋据各属暨委员等遵照查办，数月以来，报获兴贩吸食者三十三起，人犯九十名，分别定拟。此外吸食贩卖之人，各知畏惧，将土膏器具陆续投缴，就中讯系真心改悔、查无不实不尽者，稟请暂记档案，免其治罪。计先后拿获及首缴烟土烟膏三万四百五十五两，

烟枪三千二十杆、灯盘茶盒等项一千六百七十二件。逐一解省，经臣会同西安镇臣督率司道府县，齐赴教场，验明销毁。军民观者如堵。其有烧化未净者，又渗以桐油，拌以盐水，尽一日之力，复加煅炼，将灰投入渭河。目下兴贩者多已屏迹，吸食亦大半改悔。察看情形，似非不能禁绝。第愚民嗜好所在，难保不故智复萌，此时一懈，仍贻日后无穷之患，必须始终一力，庶流毒可期尽除，而颓风无难立挽。臣惟当督属随时随地严密办理，以期仰副圣主转卫民生、去恶务尽之至意。所有查办鸦片烟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硃批：所办好。一力认真而行，勿弛纵。钦此。

8·安徽巡抚色卜星额续报拿获烟犯

叶谢义等并收缴烟土折

道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

安徽巡抚臣色卜星额跪奏：为续获鸦片烟犯及收缴烟土烟具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次督饬各属，拿获开设鸦片烟馆之孙先等犯，并收缴烟土、烟膏、烟具缘由，奏奉朱批：“查办甚好！必当常川如此认真，断不准日久疏懈，有名无实。勉之！另有旨。钦此”。并钦奉上谕：“色卜星额奏查拿鸦片烟犯一折，查办甚好。安徽怀宁县知县曾元炳，经该抚饬令查办，即能究出鸦片来历，跟踪搜缉，拿获人犯，起出烟土较多，徇属尤为出力。曾元炳著加恩以知州升用，先换顶带。色卜星额督办有方，著交部议叙。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当将臣感激下忱恭折具奏，叩谢天恩；一面仍督司严饬各属实力查拿，并剀切晓谕，仍准其改过自新，投首免罪，以期惩劝兼施，事半功倍。

续据各属先后报获吸食、兴贩二项人犯叶谢义等一百三十多
名口，均起有烟土烟具，并有吸食鸦片之民人汪观庆等悔过自
新，将烟土烟膏烟具纷纷呈缴到官。计自上年十一月初十日^①具
奏后，截至十二月底止，又起缴烟土烟膏一万六百余两，烟具四
千二百余件，其闻风知惧，互相劝诫，服药断瘾者，不可胜记。
他如怙过不悛恣意吸食之婺源县监生俞玖、霍邱县监生王秉则、
盱眙县监生吴曙东、亳州武生张星耀及铜陵县军犯吴磬儿，均经
按名拿获。臣又访有六安州奉祀生程基、宿州流犯吴阿野、黄三
槐等，惑不畏法，兴贩图利，亦经饬属缉拿到案。所有起获烟土
烟膏数在一千两以上，及烟具数在一百件以上者，经臣提省亲验
后，将烟具销毁，烟土烟膏烧煅成灰，委员载赴大江抛入中流。
其为数较少者，俱饬该管道府验明销毁。臣复严密查察，实无以
少报多情弊。现在各属办理尚属认真，而功过尤宜核实。其中如
休宁县知县袁仁宅，查获烟土三千一百余两，烟具三百余件；婺
源县知县陈溶，查获烟土二千六百余两，烟具一百余件，虽为数
较多，而均在初次奏报之后，办理未免迟延。核其功过，仅足相
抵，应不准其滥邀奖励，以昭公允。至吸食鸦片之都司章学经，
业经臣会折恭奏。惟恐此外尚有不知自爱、沾染恶习之员弁，臣
惟有督同司道，明察暗访，有犯必惩，以期仰副圣主诰诫谆
谆之至意。所有查办情形，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
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硃批：所办俱好。仍遵前旨，有加
无已，志在必除此患，以副委任，勉之又勉！钦此。

① 关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的奏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未收，编者亦
未查到，待考。

9. 色卜星额再次奏请严惩鸦片吸食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发

再，臣前因吸食鸦片者非定以死罪，不能断绝将来，谨于复奏获犯收烟案内附片奏。奉硃批：“所奏不为无见，著大学士、军机及该部一并入议。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皇上仁育义正察迩用中之至意。

伏思盈庭集议，法必持平。窃恐援罪不加死之条，将吸食者拟以军流而止。臣生逢尧舜之世，岂愿有汉唐酷吏，上亏覆焘之仁？乃浇风日甚，已相习而不知其非。自钦奉严旨勅议以来，众志震惊，官役用命，亟宜步步加紧，俾始终勿懈，以期日就肃清，机宜诚不可失。且此时定以死罪，死者十无一二；定以活罪，死者十常八九。何也？盖一入囹圄之中，鸦片烟无自而来，势无不断之瘾。然断瘾之苦，甚于患病，非历五七月之久不能平复如常。若罪拟军流，每月内总应起解，正当气体虚怯之时，使之跋涉流离，不毙于中途，必毙于配所。若拟以死罪，相距秋审之期已在一年以外，其人锢疾早除，定谳者似可原情拟缓；倘蒙皇上法外施仁，减等发落，彼时即迁流异地，性命无虞。特此理虽在意中，其义不能道破，所谓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也。夫轻罪适以速之死，重罪适以遂其生。今欲舍重从轻，匪惟大伤乎民命，抑且不利于事机，洵非得计。然生杀之柄，臣工诚不敢上干。物惟造命于天，理必折衷于圣。惟有仰期皇上乾纲独断震奋，乘时钦定其罪名，恩宽其期限。法严则重于犯，令肃则利于行，返朴还淳，可立睹矣。

臣庸愚之见，上渎宸聪，不胜惶悚之至。合再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硃批：透足正大，知道了。钦此。

10. 贵州巡抚贺长龄奏报 获烟缴烟各数清单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发

谨将黔省续获开馆、兴贩、吸食鸦片烟各犯，并改悔自首之人，及起获呈缴烟膏、烟土、烟枪、烟具各数，分晰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贵筑县拿获贩烟人董老二等六名，卖烟妇女黄周氏等五口，窝留叶向扬贩烟之妇人刘罗氏一口，吸烟人梁老么等四名，吸烟妇女陈黄氏等四口，起获烟膏十五两九钱，烟土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烟枪一百三杆，烟具二百四十五件。

下江厅拿获开馆人李老八等二名，贩烟人王染匠等四名，吸烟人陆老满等二名。

兴义府拿获贩烟人李麻三一名，起获烟膏四两，烟土二十两，烟枪一杆；吸烟人陈佑瞒等四名，起获烟枪四杆；改悔自首人张永长等十七名，呈缴烟膏十七两，烟土五百四十两；汇缴烟枪二百二十九杆，烟具十件。

古州厅拿获贩烟人胡山忻一名，吸烟人刘应得等六名，起获烟土四十两；改悔自首人曾广裕等三十八名，呈缴烟膏二百两，烟土七百两，烟枪四十五杆。

瓮安县拿获兴贩人顾登高等二名，起获烟土三百五十两；改悔自首人彭景昌等七名，呈缴烟膏四两三钱，烟土一百两，烟枪七杆，烟具十三件。

普安县拿获贩烟人伍得盛等三名，吸烟人颜阿毛等三十三名，起获烟土八十八两，烟枪三十九杆；改悔自首人张小定等十五名，呈缴烟土三十五两，烟枪十五杆。

黄平州拿获贩烟人王观保等二名，起获烟土四十六两八钱。

龙里县拿获贩烟人熊玉林等二名，吸烟人朱老大等十五名，起获烟土九两；改悔自首人胡升等十三名。

龙泉县拿获贩烟人罗甲寅一名，起获烟土十两；改悔自首人金双保等十二名，呈缴烟土十两。

玉屏县拿获贩烟人廖太和一名，吸烟人刘喜一名，起获烟膏三钱，烟土八两二钱，烟枪一杆，烟具一件；改悔自首人洪五等四十三名，呈缴烟膏三十七两四钱，烟土二十二两二钱，烟枪四十三杆。

镇远县拿获吸烟人杨昌受等二名，起获烟膏八两，烟土二十两，烟枪二杆，改悔自首人吴士珍等三十六名，呈缴烟膏三十二两一钱七分，烟土二百三十一两二钱六分，烟枪三十六杆。

湄潭县拿获吸烟人殷隆等三名，起获烟膏二十八两，烟枪二杆，烟具三件；改悔自首人余芳等八名，呈缴烟膏十二两三钱，烟土一百五十四两，烟枪八杆，烟具四十八件。

余庆县拿获吸烟人王橘松等二名，起获烟枪二杆，烟具六件。

黎平府申报：改悔自首人徐有沅等一百二十一名，呈缴烟膏三十两，烟土五百两，烟枪一百二十一杆。

定番州申报：改悔自首人郭贵等二十三名，呈缴烟膏二两，烟土五百十二两，烟枪二十二杆。

威宁州申报：改悔自首人王永幅等二百零六名，呈缴烟土四百十八两，烟枪一百八十六杆。

镇宁州申报：改悔自首人周寿林等二十一名，呈缴烟土五十二两三钱，烟枪三十杆。

贞丰州申报：改悔自首人刘品芳等三名，汇缴烟枪八十七杆。

兴义县申报：改悔自首人刘万华一名，呈缴烟膏二十一两，烟土六十三两；汇缴烟枪一百十三杆。

毕节县申报：改悔自首人李作舟等三十名，呈缴烟膏二十一两，烟枪三十四杆。

恩州府申报：改悔自首人魏二等十九名，呈缴烟膏十一两八钱，烟土十六两，烟枪四十八杆，烟具二十九件。

石阡府申报：改悔自首人徐泮林等八名，汇缴烟枪四十八杆。

八寨厅申报：改悔自首人刘老春等二十二名，呈缴烟枪二十二杆。

郎岱厅申报：改悔自首人郭检得等五十二名，呈缴烟枪五十二杆。

广顺州申报：改悔自首人陈阿大等十八名，呈缴烟枪十八杆。

平远州申报：改悔自首人陈有得等三十二名，呈缴烟枪三十二杆。

独山州申报：改悔自首人徐常二等二名，呈缴烟枪二杆。

麻哈州申报：改悔自首人黄二等三名，呈缴烟膏二两一钱，烟枪三杆。

松桃厅申报：改悔自首人王经清等十五名，呈缴烟枪三十杆，烟具十一件。

青溪县申报：改悔自首人方兴等七名，呈缴烟土五两，烟枪七杆，烟具十六件。

都匀县申报：改悔自首人周尚志一名，汇缴烟枪二十五杆。

贵定县申报：改悔自首人丁元亨一名，呈缴烟具五件。

绥阳县申报：改悔自首人王怀太等二名，呈缴烟枪二杆。

开泰县申报：改悔自首人赵方协等四名，呈缴烟枪五杆。

铜仁府收获首缴烟膏一百两，烟土一百两，烟枪一百廿七杆。

安平县收获首缴烟土四百三十六两，烟枪一百七十三杆。

普定县收获首缴烟土二百九十三两，烟枪八十四杆。

印江县收获首缴烟膏四十八两，烟土九十七两，烟枪二十六杆。

安南县收获首缴烟土八十两，烟枪六十三杆。

黎川县收获首缴烟膏五两五钱，烟土二十六两，烟枪十三杆，

烟具十一件。

台拱厅收获首缴烟膏四两，烟土一两，烟枪九十五杆。

丹江厅收获首缴烟枪二十杆。

黔西州收获首缴烟枪十杆。

清平县收获首缴烟枪十六杆。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硃批：查緝尚好。足见传染流毒日深一日，可恶之至。再若因循玩泄，何以仰对朝廷？勉益加勉，志在必除此患而后已，方不负委任也！

11. 山西巡抚申启贤请将续获鸦片各员鼓励折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发

山西巡抚臣申启贤跪奏：为恭报续获鸦片土膏烟具数目，请将较多之员恩恩鼓励，仰祈圣鉴事。

窃照鸦片烟流毒甚广，为害甚巨，屡奉圣谕谆谆，必当严拿惩办。前据山西省所属各厅州县拿获贩卖吸食之人犯四十九名，获烟一万余九百二十八两零，烟枪烟具六千四百一十八件，经臣恭折奏明；并将获烟较多之霍州直隶州知州周云凤等四员，奏请分别给予升衔议叙，仰蒙恩准在案。

臣查出力之员，自应加以奖励，而迁延观望者，亦当稍示薄惩。当经饬令藩臬两司，将未经稟报暨空言塞责之祁县等二十六厅州县，各记大过一次。臣复严饬文武员弁认真访缉，不得稍形松劲；并饬于编查保甲之便，责令五家联名互保，如有兴贩服食之人，即行举报。复又督同藩臬两司委员，不动声色，分投查拿。月余以来，节据通省文武员弁并委员等先后稟报：续又拿获兴贩服食人犯三十一名，拿获并首缴土膏二万六百十一两零，烟枪烟具八千七百十二件，统计改悔自首者三千三百余名。内除获烟较

少之处毋庸给奖，并出力之把总张明善、外委王升，由臣记名升拔外，惟查绛州直隶州直[知]州吕士淳，先经访获贩卖人犯递全美、高联倡等，搜获烟土三百六十七两，烟具七百三十四件，并劝谕王泳清等首缴土膏八百七十四两，烟枪三百六十九枝；复同委员魏炳拿获万顺荣栈房由外贩运烟土七千三百三十四两零；总计收获土膏八千五百七十五两零，烟具一千一百三件。又稷山县知县张筠，先经劝谕杨秉乾等首缴烟土七十五两零，烟枪一百六枝；复访获杨发荣锅伙丁朋娃，究出杨发荣前往广东贩来烟土七千余两，运至绛州万顺荣栈房，稟州查拿，并另在杨发荣家内搜获烟土五百两。以上二员，较之周云凤获烟更多，且于杨发荣兴贩烟土七千余两一经入境，即能全数拿获，不致蔓延遗害，办理尚属认真。又太谷县主簿魏炳，奉委前往省南，协同各地方官购线缉获兴贩吸食各犯，并起获土膏烟具甚多，即绛州稷山县访获杨发荣所贩烟土一起，该员亦在彼协拿，洵为出力。可否将绛州直隶州知州吕士淳，加予知府衔；稷山县知县张筠，加予知州衔；并将太谷县主簿魏炳，遇有应升之缺，尽先升用，俾昭激劝。出自皇上格外天恩。

现在民情颇知恐惧，地方文武亦能实力访查。惟牟利之徒，随处皆有，而浮荡之习，沾染已深，若查拿稍松，一纵即逝。臣惟有会同太原、大同两镇总兵，并督饬藩臬两司，严檄通省文武各官，趁此机会，力挽积弊，务期尽绝根株，断不容始勤终怠，以仰副圣主保卫民生之至意。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五日硃批：钦此。

12. 盛京礼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萨迎阿 奏报查看金州海口情形等折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奴才萨迎阿跪奏：为查明金州海口情形并收缴烟枪烟土各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拜折后，自省束装起程，二十八日行抵金州。查宁海县东西南三面皆海，四境多山，风俗淳厚，民情俭朴。城南二十五里至和尚岛平冈，该海岛西北隅名柳树屯；海口向西南，居民铺户二十余家。城西五里即海汊，并无人家。城东一百五十里，至貔子窝。海口向东南，临海街市一道，居民铺户二百余户。上年，和尚岛海口春季到江浙船七只，秋冬间到江浙船二十五只、闽广空船十六只。其闽广船皆有天津镇道挂号照票。貔子窝海口春季到江浙船八十四只，秋冬间到江浙船八十一只，均于十一月底陆续出口，自十二月至本年正月，并无船来。至该县城内有船店六家，于两海口各分设栈房六座，船来之时，客商在店居停，其货卸于栈房，转发分销。奴才带领金州城守尉宝山、宁海县知县袁振瀛，暨委员佐领绰勤豁伦、通判锡龄、巡检陈翰等，周历六店并两海口十二栈房，逐细搜查，并无烟土，亦无夹壁地窖形迹。惟该尉县等前在柳树屯访拿无业闽人王别观等五名，起获烟土烟膏一百一十二两，烟枪烟具十六件，兹又会同委员等查拿临榆县流寓民人杨泳青一名，起获烟土烟膏五十余两，烟枪烟具十四件，现在一并解省审办。

查金州地方褊小，旗民贫苦者多，商贾殷实者少，沾染未深，吸食者无几，故无大夥烟土。此奴才亲历其境所查之实在情形也。自上年冬间遍行出示各城，剀切晓谕，吸食改悔者，令其交出烟枪烟具；寄圃藏匿者，交出烟土，均免治罪。迨经奴才到

县后，复饬令旗民地方官会同委员，传知绅士，遍为开导。陆续收缴烟枪六十四支，烟具四十六分〔件〕，烟土烟膏二百零四两，验明加封，带省销毁。所有呈缴烟枪等物之民人等，由县取结省释。并据前任佐领阁得安、防御裴扬阿，带领各旗贡监闲散人等一百二十名，候选知州徐家桂、候委训导林世阅，带同生监捐职人员三十八名，并城乡海口民人一百六十二名，大小铺户五百九十五家，连名粘单，呈递公禀，咸感皇上轸念民生、务除祸害之天恩，齐心奋勉，情感自具十家保结，旗民铺户等互相实力稽查。如查有收藏烟土及吸食之人，公同报官拿究。倘知情不举，经地方官查出，一家有犯，九家同坐。按月各具连名互查保结，呈递旗民衙门备查。该旗民人等，踊跃向化，洵属出于至诚。奴才面予奖励，即将公禀交尉县立案，以备考核。至商船到时，必须严切认真搜查，奴才谕令该尉县等，届期轮替亲往两海口，带领兵役，逐细搜验，如有夹带烟土，立即查拿究办。并多派兵役，在海口一带昼夜巡缉，以防各船水手零星运卖。其城乡各处，仍密派兵役，随时访缉。如此官民互相稽查，较为周密，金州界内可期肃清。所有奴才查明金州海口情形暨收缴烟枪烟土各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

再，奴才于正月二十六日回省，接印任事，合并陈明。谨奏。^①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九日硃批：钦此。

13. 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报遵旨摘署府篆 并拿获梧州府得贿家丁张三折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发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跪奏：为遵旨派员摘署府篆，委员拿获得贿放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04页收有为此奏发布的谕旨。

私家丁，讯取大概供情，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奉上谕：有人奏，广西梧州府知府刘锡方，前因办理鸦片烟迟缓，经梁章钜奏请摘去顶带。闻得该府家丁张三即张汉三，系安徽人，得贿私放，每烟土一包，得洋银一元，即保送过关等语。梧州为两广咽喉，如果查拿严密，奸贩自无从入境。乃桂林、浔州等府拿获烟土甚多，该府全无觉察，其为管关家丁得财卖放，已可概见。该府犹以宽限时日为请，难保无知情故纵等弊。刘锡方著即撤任，交邓廷桢迅将张汉三拿获到案，确切严讯，务得实情。如刘锡方实有知情纵容家丁情事，即行据实严参，重治其罪，以期惩一警百。当此查禁吃紧之时，该督惟当破除情面，和盘托出，断不准意存迁就，致有不实不尽。所有梧州府知府缺，著邓廷桢派员署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当即钦遵，密委广东候补知县言良钰，周速驰赴梧州，饬将该家丁张三即张汉三严拿，务获解审。一面将该府刘锡方先行撤任，其所遗梧州府缺，查有柳州府知府喻元准，守洁才明，心地诚实，堪以委署。饬将柳州府印务送交同城之右江道林续，暂行兼摄，以便即日起程，遄往梧州，摘印署理。并檄广西藩臬两司，将柳州府印务递员详委接署。

茲于本月十二日，据该委员言良钰会同署梧州协副将德年，将该犯张镐即家丁张汉三拿获，由协派弁协同稟解前来。臣即提犯至署，督同臬司乔用迁暨广州府知府珠尔抗阿、署佛山同知刘开域，讯据张镐即张汉三供：系江苏宜兴县人，于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内跟随广西梧州刘知府服役，派在税厂查验过关货船。道光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有素识之河船水手黄亚三即阿复，向伊告知有上水货船夹带鸦片烟到关之事，伊随与黄亚三同赴该船，搜出烟土十六个，称要稟官究治。客人害怕央求，伊乘机索得番银十六元，将所装棉花杂货上税，烟土私自放行。又是年六月初十

月，搜出货船烟土十二个，索得番银十二元，税货放行。七月十五日，搜出货船烟土十五个，索得番银十五元，税货放行。八月十三日，搜出货船烟土十六个，索得番银十六元，税货放行。九月初二日，搜出货船烟土十三个，索得番银十三元，税货放行。是月初八日，搜出货船烟土三十五个，索得番银三十五元，税货放行。伊实止贪利得贿，纵放烟土。这六次都由黄亚三作线报知，每烟土一个，黄亚三另向客人索受番银七分，伊未将银分给。因伊派司查验，各次烟土均经伊赴船搜出，得银放行，并无与关口书巡人等通同作弊。本官刘知府在署办公，亦委无知情故纵。其夹带烟土客人，皆不能记其姓名籍贯。黄亚三年约三十余岁，广西口音，现逃何处不知。遇番银陆续花用等情。臣查鸦片为害日久，叠奉谕旨饬拿，该犯张镐即张汉三敢于屡次营贿，纵放过关，殊属惑不畏法；且该犯既经该府派管关务，阅今已逾两年，据供贿放仅止六次，得赃亦属无多，尤难保非恃无质证，任情狡供避就；即所称书巡并无串弊，该府亦未知情，均难听信。除将该犯发司认真熬审确情，究明该府刘锡方实在有无知情纵容情事，分别严参奏办，断不敢瞻徇迁就，致有不实不尽，以蹈惩尤。仍飞咨广西抚臣饬属购缉逸犯黄亚三即阿复，务获解并质究，免滋纵漏外，所有遵旨办理及获犯提讯大概缘由，谨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硃批：钦此。

14. 江苏巡抚陈銮奏报续获烟犯折

道光十九年二月三十日发

再，臣前经派委文武员弁赴上海一带访拿兴贩鸦片匪犯，并查有抚标左营经制外委千总李殿扬平日缉捕勤奋，密委前往侦缉。旋据苏松太道王玥、上海县知县王文炳先后稟报：上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李殿扬带同该县兵役，在吴淞江闸口拿获贩卖烟土之广东嘉应州人汪二、李六、船户朱喜，起获烟土五百余两。又于二月二十七日，李殿扬会同该县，访有小东门外郑阿旺糖行囤贩烟土，带领兵役在该行内搜获烟土八千六百余两，拿获郑阿旺之子郑二观及行伙谢行思、许亮观二名，郑阿旺在逃，饬差严拿等情。又据署右营游击陈振疆先后稟报：会同印委各员于十二月三十日在小东门外刘元信杂货店内拿获烟犯童钮、童狗二名，起获烟土二百余两，并烟枪器具等物，刘元信在逃未获。又于正月十四日在闸东地方拿获船户顾二等，在船内搜出烟土二百余两。又于二月初十日在大东门外三和客寓拿获烟犯张夔旺一名，搜出烟土二百两，并烟枪烟盘等物，均解交上海县审办等情。以上所获各犯，均饬根究伙党，严拿惩治，不容漏网。其余各属，亦据陆续稟报，拿获零贩吸烟匪犯，收缴烟枪烟具，亦分别饬究详办。臣仍严饬各委员，会同地方官员密访严拿，勿稍疏纵，以绝根株。所有续获烟土匪犯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硃批：知道了。钦此。

15. 给事中黄乐之请旨核实鸦片烟投首案件折

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二日发

工科给事中臣黄乐之跪奏：为各省鸦片烟投首案件请旨严饬核实查办，以防流弊，仰祈圣鉴事。

窃惟现在各省拿获贩卖、吸食鸦片烟案犯陆续奏报，不下盈千累万，洵属奋然振兴，用副皇上救民除弊之至意。其中投首自新之案，亦复不少。此乃法外之仁，实为爱民善政。臣愚以为乘此咸与维新之会，尤必办理认真，始无流弊。欲无流弊，务在辨其断瘾之果否，烟膏之真伪，烟枪之来历，不得含糊准收，致贻后患。

乃近闻各省查办投首之案，徒事贪多务得，并不详细分辨，所缴烟膏，竟有以甜酱、糖胶掺和大黄滥行充数；呈出烟枪多系向民间购买，甚或截竹为之，加以装饰，遂捏为首缴烟具。推原其故，弊端有二：一则大吏急于见好，勒令各州县及武营员弁按限呈缴，期在必得，不求实际，该员弁等意存迎合，复希图入奏邀恩，遂至将就了事，如期缴足。一则平日于鸦片烟案总未留心究办，忽奉谕旨严饬查拿，事急心忙，恐干罪戾，不得不饬属赶紧凑办，急切陈奏，以博天欢。如此风气，附京数省耳目较近，或未必有；渐远省分恐多不免。夫意在见好，则有徼倖之心；恐干罪戾，不无草率之见。徼�幸之心与草率之见交并，尚何能细察其烟瘾之断否，切究其烟具之真伪，详核其烟枪所从来？宜乎任听不肖属员滥将假烟、假枪冒混呈缴，而不复查究也。以此救民善政竟至粉饰从事，殊为可惜。且投首不实，其患不可胜言。盖其人已得免罪，地方官不复查问，转可优游吸食，漫无顾忌。一人如是，千百人相为效尤，此弛禁之渐所由来也。惟当于投首时派委干员悉心熬验，守待信宿，斯烟瘾断否划然分明。至烟枪倘系新制，恐由收买而来；其残破不堪者，或是搜罗足额。如果素常吸烟，器具自必摩挲润泽，一目了然。烟膏之真伪，用火烤炙，不难立辨。真膏则火炙泡生，必有香气；伪造则炙枯无泡，纵或有泡，亦无香气。从此辨别，又何至为若辈所蒙乎？至若从前投首不实之案，勿自回护，仍当严查密访，果有再犯，加重治罪，则前日疏虞或可徐补。相应请旨，敕下各省督抚于投首烟案务须核査办，无使假冒欺蒙，致滋弊患。庶几一二年后根株净绝，海内同登仁寿之域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①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20页收有为此奏发的上谕。

璞鼎查中文告示一则

刘蜀永 整理

编者按：此告示系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监督璞鼎查1842年7月5日所发布，原本刊载于1842年9月29日出版之香港英文报纸《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The Friend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由刘蜀永发现并标点整理，标题系整理者所加，璞鼎查在告示中列举了英国当局发动鸦片战争的种种借口和无理要求，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英关系史的重要方面资料。北京大学历史系藏有此告示之抄本，曾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刊出。新发现之原本与北京大学所藏抄本有如下差异：

(1) 从颁布时间看，原本比抄本至少早26天；(2) 文字上的出入有30余处。其中一处表达的意思明显不同。抄本为“只准与洋商及官所设通事人等来往”，原本则为“只准洋商与官设通事人等来往”。原本与抄本之所以出现差异，一方面可能由于此告示当时曾多次印行，有不同版本；另一方面则由于传抄过程中出现笔误。

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璞为列情晓示事：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国家不一，而万国之中无不为天父上帝所治者，即无不为一家兄弟也，既如一家兄弟，其宜相友，通交不应自夸，已能明矣。乃英吉利国自极西边来，与极东之中

国相交，已历二百年之久。当此时间，中国官宪屡经妄思此大彼小，擅敢待我不义，而英国不欲与相争，即经忍耐多年。迨及道光十九年间，中国皇帝降旨严禁鸦片进口，特派大臣林则徐前赴广东办理此事。该大臣既未能捉拿诸国走私之人，欲止其进口已无法可施，即应与诸国所设官员酌议章程，以办善妥。乃胆敢将在广东省所住英国官员及商人等强行拘留，吓以死罪。意欲将当年所有之鸦片勒取解京，以干名誉于皇帝之前也。其住广东省之英国官员见情如此，即赖君主之权，曾令凡英国商人者将在粤海所有之鸦片全行缴出，方得救命于水火之中矣。其中国官员待英国人等大不端者，一也。

我大英君主既见大清官员待我似此不端，又见该大臣此外多有不义办法，即特派水师统帅懿律与原在广东省任为领事官者义律，给赐两臣全权，命与清官酌议善定诸事。因念中国官员往年多有不义之处，此次再有大不端之情，经命该统帅带同水陆军师，寄居中国海岛地方，倘若清朝情愿认错伸冤，即可善定诸事；惟恐不肯伸冤，即行义动兵争仗。该统帅等当经赴天津之白河口，将大英宰相之公文递投爵阁琦善接收，转咨京中，与众宰相议定。旋据该督琦善照会该统帅等云，以事关广东省，难即善定，倘如赴广东酌议，则早速定明等词。其英国大臣等仍欲相和通好，并不愿打仗，就即依然赴粤，共琦善相往来文书，迭次面议。奈事未议明，而在京大臣不诚无信，奏諫皇帝撤回琦善，另派大将军奕山前往广东，命其即行争仗。致英人无奈，只得强取虎门一带炮台，及攻服省城，勒取银两，以赎其不诚无信之罪。夫中国大臣等似此无信，其待我大不端者，二也。

其钦差大臣裕谦及各省将军大臣等，往往遇我民人因大风破船或被孽徒诱惑上岸者，稍不存良心，擅敢以所俘掠之人酷心残杀，并敢欺诈呈奏，捏饰告示，假以连日相争、夺获船只、杀毙多名各等捷报哄人耳目。即如去年春间裕大臣之告示，及呈奏定

海上年情形；在广东之奕山四月间所奏打毁多船；在闽省之颜制台呈奏取复厦门及台湾道等，两次将遭风破船之难民捉获，诈奏以打仗得俘掠多名，并本年在浙奕经等未坏一船，未害一人，呈奏烧毁多船。重重假捏奏闻及妄杀俘人，致使仍不和好，其待我大不端者，三也。

至贸易一端，凡英国商人在各省贸易，与众民有益无害，惟广东官员欲自享其利，奏闻皇帝止许在粤贸易，限洋商十三人买卖，只准洋商与官设通事人等来往，俾得该官高下其手，随时勒价，任凭捏奏矣。中国官员待我大不端者，四也。除此四大端外，另有不公平之情无计，虽属可恶可恨，亦不用详细列明也。

兹因中国如此不端待我，是以英国本大臣奉命来中国伸冤，然后善定事宜，复修旧和。当未伸冤之先，则有统领水陆军师大官等，奉命照义争战，专心求为伸冤。迨有中国大臣奉皇帝钦赐全权，准其自行商酌办理，才可戢兵不战矣。

夫伸冤之端三也：即赔还所夺之货物及年来争战之费，一也。其两国官员嗣后以友理相待，平行通交，二也。割让海岛予英人居住贸易，致免再让争端，三也。得此三者，其余事端不难善定也。

本公使大臣恐尔民人等被官员诱惑，令尔向我兵弁相害，致惹军师怒气，累及家眷，特先列情晓示。为此示仰沿海各省众民知悉：尔等各自安分务业，不宜听人挑唆，与我相争，致有累身家为幸。勿谓言之不早也。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即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示。

萍乡哥老会起义档案资料

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说明：萍乡哥老会起义，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是由会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惨遭失败，但它却为以后同盟会领导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广东释州三那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和镇南关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胜利，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于去年四月，与芦溪区政协商议，开展了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的调查、访问、征集、整理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共计收集资料近二十万字。资料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调查访问的口碑资料，二是档案文献资料。在收集资料中，我们先后到芦溪地区的大安里、南坑、宣风和湘东地区的下埠、荷尧及醴陵、宜春等地，查阅了一些族谱，整理了一些回忆录和起义重要人物的传记。这次调查访问来的资料，大部份都是起义者的后裔或亲属从先辈那里听来的往事。为了补充这方面的资料，全面反映这次起义的过程，我们先后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江西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宜春地区图书馆、醴陵市档案馆、萍乡市图书馆、萍乡市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历史档案，汇集了

江西、湖南等省有关萍乡哥老会起义的奏折和当时有关报刊的报导。这些资料，对于了解这次起义的过程，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对起义惊恐状况，镇压起义的兵力部署，起义军同清军两方态势的变化和战斗经过，起义军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弥补了三亲口碑资料的不足。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江西巡抚德馨奏 拿获哥老会吴金海等分别惩办折

（光绪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拿获会匪，分别审明惩办，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茲因江西省各属拿获哥老会匪，分饬各该府确审稟办，业将办理情形，附片奏报在案。

茲于本年七月初一日，賈同原片钦奉，朱批知道了，而窃饬属严拿在逃各匪犯，务获究办，以靖地方，余依议此，当经钦遵转饬各属遵办。并先据吉安知府许道培，督同署庐陵县知县肖云、经令营签差兵役，将获犯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潰、朱林芳即朱窿四名，同起获伪印票布匪据，押解到省，即经臣发委南昌府知府崔国榜确讯稟办。嗣据该府审明解由臬司瑞璋复审，转解前来，臣亲提各犯研鞠。

据匪犯胡青云供，庐陵县人，先在各营当勇，被革出营，在外游荡，与已获匪首罗洪章、胡德清即徐潰生，并在逃之雷启云、田淙有、廖春发、李正东等，投入哥老会多年，曾经管理伪印数月，并升授当家伪职，散卖伪票，邀人入会，已至四十余名，待军装火药办齐，实要起事，不料被刚字营等拿获解审。据吴金海供，南昌县人，亦系游勇入会，提升黑旗，辗转勾结卖票，邀人入会，至五十余名，传授口号暗记，都等约期起事。又

据李华溃供，湖南邵阳县人，先在各营当勇，因事革退，遇已获匪首罗洪章等，并在逃肖玉溃等邀入哥老会，分授伪票，起意邀人起事，并令伊赴各处往来，信知会匪党有无备办军装，约期八月内起事，至买有伪票者不杀，无票者杀。伊于本年五月初一日，潜至吉安，初二日即被刚字营监获等供讯。朱林芳即朱癃供，庐陵县人，年二十二岁，向开店生理，实被胡青云等诱胁，出钞买票入会，误寄伪印，并与商谋为逆情事等语。又接南安府周浩章称，奉饬就近审明，惩办以免长途解审，疏脱堪虞。兹提讯该匪犯罗洪章供称，泰和县人，自幼被发逆掳去为匪，出后即投入四川达字营当勇。嗣经遣散，托卖药为名，与伪管理五嶽山已获匪首胡德溃、伪管理普云山在逃头目肖玉溃等，结会开山，推伊为正龙头，取名洪旗山，又号昆仑山，雕刻木印、木戳。与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溃等，布散招人，议俟各处办齐军装，听候管理。东南山在逃匪首李添溃即徐溃生供，向系当勇，被革出营，听邀入会，经已获匪首罗洪章、在逃匪首欧云华等派伊为袁州府萍乡县头目，传授口号，并散卖伪印票布多张，约俟起事，邀人接应，不料被县营查获各等供。奉请核办前来。

臣以该匪犯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溃、罗洪章、胡得溃即徐溃生均系军营散革游勇，不思安分守法，胆敢结为哥老会匪，散卖伪印币票据，辗转招人谋为不轨，冀图约期起事，实属情同叛逆，情罪重大，均未便稍稽显戮日期，审明核定后，即分别批饬，审饬将各该犯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溃、罗洪章、胡得溃即徐溃生均捆绑赴市曹处斩，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诫，而靖地方。朱林芳即朱癃，讯系年轻无知，被匪诱买伪票，误寄伪印，当与商谋不法等事，情节稍轻，当另照例批办。又拿获匪犯王正林即王添仂，刘芷和即刘荣华、谭保田、刘玉溃、刘经喜、张炳和六名。按委审衙门南昌府章称讯，系听从被拿，畏罪凫水逃走，溺毙之匪首黎国桢即黎国珍甫邀入会，尚未入会，辗转

转纠人，散卖伪票，即被拿获等情。是否藉黎国桢已死，恃无质证，狡供避就，容飭南昌府讯取确供，同相验黎国桢溺毙情另详，照例拟议办理。至此案该犯等结会为匪潜谋起事，尚在未行，即经该府县营讯拿获首要多名惩办，地方不致被扰，拿人尚属妥速，失察处分，应请免议。其管带刚字营记名提督申道发，首先拿获斩枭匪首胡青云、吴金海、李华溃三名。管带总兵营补用总兵周有才，亲往广信一带密拿跟踪，追捕溺毙著名匪首黎国桢即黎国珍一名，缉获解匪王正林等六名，各解省审办。又南安府知府周浩一闻匪首罗洪章潜匿邻境广东南雄州地方，即不动声色，漏夜亲往查拿，即行拿获，审明惩办，使积年匪渠不致漏网远飏，均属勇敢有为，拿办尤为出力，地方赖以安靖，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头品顶戴记名提督申道发，花翎尽先补用总兵周有才均交部从优议叙，额特赫恩巴图鲁南安府知府周浩以道员在任即补，俾昭缴劝而励将来，出自逾格鸿施。除再分别咨缉严拿在逃各匪犯，按名务获究办，并各该员履历开单送吏、兵二部。所有江西省拿获会匪，分别审明惩办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曾国荃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部议奏。钦此。

御史易俊奏请旨 湖广总督张之洞捕拿湖南哥老会折

御史易俊片奏：湖南哥老会明目张胆，开立山堂，散放票布，请旨飭下湖广张之洞等捕拿。

再，长江下游一带会匪，近因严密查拿始敛迹，惟湖南境内哥老会多系遣归散勇，明目张胆，顾忌毫无。其会另有八人，天台黄爪各名色，开立山堂，散放票布，乡愚受其煽惑不知凡几，日则散而为民，夜则聚而为盗，或数十百人执持器械洋枪，肆行抢劫，被害之家甚有不敢告官，惧其以仇杀为报复也。明火之案

层见迭出，以衡山、衡阳两县为最，清泉、湘潭、益阳、常宁、醴陵等县次之，以外各厅州县亦在所不免滋扰。臣张煦办理此等案件，失于宽纵，地方官迎合上意，未能实力惩治，故益无所畏惧，其头目甚多。上年十一月间，衡阳县拿获四胡子，亦头目之一也，庭讯时追出附伊名下会簿数本，共有五千余人，虽未必尽为匪，而信从者如此之众，已足骇人听闻。该头目尚在监禁未加显戮，不解何故。臣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况哥老会勾结多人，目无法纪，若不认真究办，恐姑息养奸，一旦事出非常，其患真不堪设想。应请饬下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抚臣吴大澂督饬属员，不动声色，派人捕拿。首要各犯，置之重典，其余但令呈缴票布，予以自新，则消患未萌，闾阎安堵矣。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爱新觉罗·载湉查拿各地哥老会党谕旨

（光绪十七年六月六日）

戊戌，谕军机大臣等，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迭经降旨查拿，并经各该督抚先后获案，奏明惩办。惟此等匪徒行踪诡秘，往往与游勇地痞暗相勾结，动辄纠集党与乘机煽乱，甚至造谣惑众，潜谋不轨。近来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凶抢劫衙署等案，更层见迭出，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游手之徒相率附和，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犯事以后四散逃逸，真犯十不获一，若不事先筹办，绝其根株，后患何堪设想。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随时留心，实力查缉。如有访获会匪首犯，一面严行惩办，一面准将出力员弁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优奖，但须查有确实证据，不得因希图保奖，妄拿无辜致滋扰累。凡地方良民有误买匪徒保家伪票，呈缴地方官者，免其治罪，其有向充会匪，自行投首，密报匪首姓名，因而

拿获者，亦一律宥其既往，准予自新。该将军督抚务即出示晓谕，俾众咸知，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以除奸宄而安良善。将此通谕知之。

广西巡抚马丕瑶
奏禁止哥老会与军营散勇联结起事片

（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片奏为禁止哥老会与军营散勇相联结起事，出告示张贴，以振威民心由。

再，臣承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谕：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行踪诡秘，往往与游勇地痞勾结煽乱，潜谋不轨，若不先事筹办，后患何堪设想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当经恭录遵行，钦遵查照，一面出示晓谕，俾民一体咸知，自查历来地方不靖，多因会匪煽结而起。粤西僻处边徼，山深箐密，易藏奸宄，防范不容稍疏，且习闻哥老会名色，易于军营散勇以结党横行。近年越南战争定后，边军遣撤不少，时虞游匪相与勾结，尤应加意严防，即往谆饬各路防营暨地方文武随时查察缉拿，期于有犯必获。虽盗匪乘间抢劫之案未能尽无，亦俱随在获办，尚无哥老会结党扰害之事复滋，钦遵谕旨各会提镇并行藩臬两司暨营务处，遵饬地方文武水陆防营留心查缉，如有行迹诡秘、造谣煽惑之徒，立即拿究，审实破案，得获匪首惩办者，奏请优奖，以示鼓励。但不得因迹涉疑似，妄拿扰累；一面出示，遍贴晓谕各良民，毋为匪徒煽诱致罹法网。有误买会匪保家伪票，速赴地方官呈缴，准免治罪。已充入匪党者，能自到案投首，密报匪首姓名住址，亦准免罪；指引拿获者，一律给奖，使之悔过自新。凡作奸之人，必虽掩乡邻耳目，并令州县于抽查保甲之便，牌头甲长转于告诫，随处严加防察，尚有匿不投首，或

仍听诱人会，察出立拿重办，务拔根株而杜勾结，以期仰副圣主除暴安良之至意。广西上思州西林县、西隆州贵县所处地方而有教堂之处，民教尚称相安，地方现亦静谧，合并陈明。所有遵旨严缉哥老会缘由，理合附片具呈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知道了。钦此。

爱新觉罗·载湉剿办起义会众谕旨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光绪十八年八月戊寅，谕军机大臣等：德馨奏，江西萍乡县与湖南醴陵等县接壤，现据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稟报，访闻醴陵县于七月十三日夜间，有会匪三百余人抢入县署，劫去狱囚，并有连劫店铺富户情事。该匪现于武功山之大安里作为巢穴，约于八月内起事，有谋袭萍乡之谣。请就地招勇二百名，以资防御，并请派拨勇营，至县防堵等情。已派副将杨乐宾、提督申道发各率所部，驰往剿办等语。即著德馨饬令派出各营，会同地方文武实力严防，毋令邻省匪徒阑入江境。

此项会匪，既有劫狱拒捕之事，张煦何以并未奏报？著吴大澂迅即拣派得力员弁，会同江西防营严拿匪首，解散胁从，毋任蔓延。德馨原片，著钞给阅看。

将此各谕全知之。

江西巡抚德馨奏为访获会匪解省 审明惩办并将在事出力员弁恩叙奖折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德馨跪奏：为访获会匪解省审明惩办，并将在事出力员弁恩叙奖叙，以昭激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上谕，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著各督抚严饬地方文武实力查缉，如有访获会匪首犯，一面严行惩办，一面准将出力员弁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优奖，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以除奸宄，而安良善等因，钦此。当经钦遵督饬地方文武各员随时实力查缉，并将先后缉获匪犯，审明惩办情形，经臣节次奏报在案。兹据抚州府知府颜钟骥稟称，本年二月间，访闻所属崇仁县地方，有会匪卖票，勾结煽惑情事，即密派委员周文潮、委弁许昌广，并饬县会营查拿。据署崇仁县知县邢景彬将买票之邹新春拿获，搜出旗票二张，解府讯，系向乐兴保买受。该府即密商抚州营都司韩定国饬派弁兵立将乐兴保拿获，搜获木质伪印、铁剑，一并解府查验。木印篆文模糊，核与起获邹新春旗票上字迹相符。提讯乐兴保，据供与已革生员陈常并许生发等卖票纠党，欲图起事属实。随即密饬邢景彬防范查拿。一面移会都司韩定国，督同署抚州营千总施得元、外委袁以钺、王雄彪等各带兵役，星夜驰往，会同该县等将陈常、许生发缉获解讯，供词狡展，请解省审办。即经臣批饬提督严审。并据该府续稟，拿获詹沧菁即沧俚、黎先溃、詹堂发即堂俚等，一并解省审办，当经批饬臬司发委南昌府知府曹秉凌确审。兹据该府提集各犯审明，解由臬司复审，开录招供折解讯前来，臣亲提研鞠。据陈常供，崇仁县人，光绪四年考入县学员生，平素包揽词讼，武断乡曲，酣酒凶横，人多畏惧，经学及县报劣详革，光绪八年间，在逃之蒋淮轩家饮酒醉睡醒，蒋淮轩告知，见伊妻身现金龙。因此遂蓄异志，阴谋不轨，遂取别号立民，即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编立字号，假謚母元君会为名，曾邀允已获之许生发并詹沧菁即沧俚、黎先溃、詹堂发即堂俚，在逃之许大癞、王癞子、黎加葆、詹义笼、程羊禾、许盛法、黎多老、詹靖和、陈京详人夥，代为纠人，以忠义二字为口号，希图相时而动，借打教会匪为名，占取台湾，现在尚未动

手，致被访查拿获等语。讯据乐兴保亦供崇仁县人，光绪元年，听从乐正龙邀入哥老会，得受票据，封为总旗伪职，能管一百余人。光绪五年间，经县访闻查拿，乐正龙逃脱，伊被拿获到案，将票缴县，由族房保出，令伊改过自新。今年正月，伊复起意开山卖票，仿照乐正龙哥老会旗票式样，造成旗票，票上横写汉家山，两旁写三仙水名华香，下面横写赵麒堂，中填高取左旗字样。旗旁写统领九龙兼理定军乡等字盖用四方木印，旁盖吉星小印，编有天地元黄字号，捏造左右旗，前后中哨名目旗票，旋邀允邹新春买受旗票入会，并诱张兴隆等买受，潜谋各处纠人，约期起事，等供不讳，质之许生发等供，被诱听从入会，尚无为匪情事，余供与陈常等大略相同。臣查该匪首革生陈常，平素凶横武断，雄踞一方，妄号立民，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十字编为纠人暗记，假谌母元君会为名，存意藉端起事，占取台湾，又妄称金龙现身，久蓄异志，招集亡命党羽众多，图谋不轨，虽事尚未行，而悖逆昭著，实为匪首渠魁，罪无可逭。该犯乐兴保先曾入哥老会受封总旗伪职，被获到案，经家族保出，并不改过自新，今复开山卖票，捏写悖逆，语同旗票，诱人买受，并辗转邀人入会，仍图煽乱滋事，更属甘心从逆，怙恶不悛，实与陈常同恶相济，厥罪维均。现当会匪到处蔓延之际，若不从严惩办，明正典刑，不足以彰显戮而杜乱萌，臣于督同司道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匪首革生陈常、匪犯乐兴保验明正身，绑赴市曹处斩，将各首级一并传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其余听纠入伙之许生发等及买票入会之邹新春等，情节稍轻，仍饬复审按律议拟，另行详办。陈常先经学报劣详革教官，应免议处。失察该犯等为匪之牌甲及不能禁约之杀兄，饬县传案，照例分别折责发落，牌甲仍革役，逸犯许大癞、乐正龙等饬缉获日，另结此案。匪徒倡谋为逆，即经该府县访闻，会营拿获解省惩办，在事出力员弁合应钦遵谕旨随案奏奖，以励将来，所有盐运司街道员用，

俟离任归道员后加二品衔；抚州府知府颜钟骥仍在任以道员请旨简用；花翎抚州营都司韩定国，请以游击升用；署崇仁县事同知用尽先补用知县邢景彬，请俟补缺后以直隶州升用；同知衔试用知县周文潮，请归候补班补用；尽先升用守备调署抚州营千总施得元，请以都司补用；崇仁县汛外委王雄彪，请以把总拔补；蓝翎尽先拔补把总抚州营许湾汛额外委袁以钺，请免补把总以千总用；补用把总许昌广，请以千总尽先补用；出自逾格鸿施。此外出力稍次员弁，由臣酌给外奖，以示鼓励。除饬取各该员履历清册咨部外，理合将访获会匪讯明惩办，并将在事出力员弁恩奖叙，以昭激励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湖 南 巡 抚 张 煦
奏醴陵萍乡哥老会起事情形折

（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光绪十八年九月戊子，张煦奏：臣于光绪十八年七月间，风闻江西萍乡县与湖南长沙属之醴陵县交界地方，有匪徒麇集。正饬查间，旋据醴陵县知县沈继炎稟报：七月十三日初更时分，有萍乡县会匪二、三百人，乘间阑入，头扎白巾，突至县署，撞破监门，将永远监禁会匪邓云辉、罗翊廷劫去。命案绞犯李冬元并未定罪名命案人犯易子伦、盗犯吴尚镐、刘美林、刘秀发五名亦乘变逃逸，派管丁役均被拒伤，并连劫“裕顺长”钱店、“福生和”杂货店。该县随即会同驻防振字营管带总兵余福章、城守营把总毛宗发，带领兵丁勇役围拿。该县向无城垣，街衢四达，堵截不及，匪徒遂向萍乡大路奔逃。追至八里洼地面，匪众转而拒捕，致伤勇丁文国宾五名。余福章督勇奋击，格毙匪党三名，拿

获黄恩、李佐全、邓光前、李初扬、金惟贤、肖曾祥、刘金元、晏全瑞、邓均德、刘桂莲等十名，夺获兵械甚多。余匪悉数逃入萍乡，界系隔省，未便越境搜捕。讯据拿获之犯黄恩等，均供认入会为匪，劫夺监犯铺户等情不讳。沈继炎因匪徒甫经遁回，尚未解散，讹言四起，民情惊惶，恐致复有疏虞，当将黄恩等十名均就地正法，以安人心。并探闻匪党聚集甚多，潜谋报复等情具稟到。

臣当即派振字前营副将颜武林带勇一哨，参将谭尚贵等带亲军营勇一哨，千总周吉泰等带练军一百名，先后驰赴该县，协同防缉。又恐该县所稟尚有不实，难保不另有起衅别情，饬司道委候补通判刘钺前往确查实在情形去后，旋据刘钺查明醴陵南乡与江西萍乡接壤，萍乡县属有地名泰【大】安里，万山环绕，向为逋逃渊薮，匪徒荟萃，设立天全山合义堂等名目，有李石珊、赖榜即刘黄全、邓海山等均悉头目。邓云辉、罗翊廷经醴陵县拿获讯明，照奏定章程，永远监禁。该匪等蓄意劫夺，是日潜匿醴陵附近地方，初更时，头扎白巾，阑入县署，劫得罗翊廷等，蜂拥而去，监犯李冬元等即乘间逸出。尚有在监已入秋审绞犯周汝文、甫经拿获尚未解勘之命案人犯王端珍等，守法未动。讯据该犯等金称，匪众进监，即呼寻邓云辉、罗翊廷，不及毁去刑具，匆匆扛抬而去。查验卒汤盛、唐盛、陈奇、该县家丁王吉、典史丁瞿荣，暨振字营勇丁文国宾、余德阳、王彪炳、陆居近，各受有刀棍伤痕属实。“裕盛长”钱店即在署前，致被劫去银钱烟土。“福生和”杂货店接近南门，为匪众必由之路，致被劫去布匹钱文。维时甫及初更，门皆虚掩，故门壁均无损坏痕迹等情稟复。续据探报，该匪等尚在萍乡之泰（大）安里、杞木等地盘踞，江西省派有吉字营勇在彼查拿等语。据该管道府揭报，由司会详前来。

臣查哥老会久为地方之害，行踪诡秘，聚散靡常。钦奉特

旨，随时查缉，迭经拿获首要，从严惩办，总未净绝根株。此次劫出邓云辉、罗翊廷，均因听纠入会，领有票布。经该前县拿获审明，系甘心为匪，尚无坐堂等名号，照奏定章程，准永远监禁。醴陵县向无城垣，沈继炎以部选人员甫经到任，于地方情形未能熟悉，猝不及防，致使匪徒闹入县署，劫去重囚。虽顿时追捕，格杀悍匪三名，并拿获十名讯明惩办，而事前疏于防范，咎实难辞。除将该县撤任，勒限两个月留于地方协缉，另行委员前往代理；一面飞调统带振字全军、前陕西陕安镇总兵余虎恩驰往督办；并咨江西巡抚臣加派勇营前来，约期不分畛域，会合掩捕外，相应请旨，将醴陵县知县沈继炎、典史邓鸿藻，先交部议处，俟限满有无弋获，再分别办理。

得旨：沈继炎、邓鸿藻均著先行交部议处。余依议。

江西巡抚德馨 奏进剿大安里擒获邓海山折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会匪勾结窜扰，调营分路防御，并萍乡南坑地方接仗获胜，及现在赶紧搜剿情形，先行驰报，上纾宸廑，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湖南醴陵、临湘等县，会匪啸聚，劫狱谋逆，江西萍乡等县壤地相接，调派吉字、刚字等营驰往防剿，并添募营勇，筹办团防各情形，业经附片具奏在案。

萍乡地方与袁州府属之宜春、分宜、万载及瑞州、吉安府属各厅县，犬牙相错，处处毗连。湖南醴陵、江西萍乡交界处有名武功山者，地势险峻，寰延百里，统各归大安里。该匪据为巢穴，煽惑附近各村，靡然从风，痞滥游民，归之如壑。于七月二十八日竖旗起事，先赴萍乡属芦溪市地方，抢掠团防军械军火，

并出安民伪示，有谋袭袁州、萍乡各城之意。民心惶恐，纷纷逃避。各属中告急之禀接踵而来，臣深以为虑，先调吉字、刚字两营，虽已电授机宜，不足剿办；即经添派驻省之振武后营营官刘福松，带领管营弁勇驰赴袁州，会同相机进剿。又虑万载县为萍乡紧邻，匪踪飘忽，势必扰及，复调驻省亲兵营勇一哨，派帮带曹文元、哨官许昌广等驰赴万载防守，而长〔吉〕安、瑞州郡城重地，必须驻营策应，俾助袁州声势。又令江军水师统领谭文秀督带炮船二十号，前赴长〔吉〕安府驻扎，并选水勇百名，配齐军械，舍舟登路，派水师右营营官李茂乾带赴莲花厅防守。又令内河水师统领李荣升，派拨炮船十号，驻扎瑞州河下，以作该府属等县声援。恐江西防勇无多，时电商督臣，允拨二营预备调用，以为后路接应。此臣因匪势猖獗，酌调水陆各营布置防御之情形也。

正据各营禀报到防，并约会湖南防营两省会攻于八月初十日。据吉字营营官杨乐宾申报，本月初三日夜，探闻有大股会匪约二千余人，整队疾趋，有围攻县城之意。当即会同袁州营汛，并督饬乡团，于四更时分潜驰迎击。行至距萍乡县城三十里南坑地方，正与匪遇，列队迎敌，即行接仗。该处山路险峻，行进维艰，始用枪炮，继用短兵，血战逾时之久，该匪始渐败退，我军乘胜奋力分路追剿，共计毙匪五十六名，生擒三名，轰伤无数，夺获枪械旗帜多件。营勇受伤十余人。次日，并据团勇报称，山涧左近倒毙受伤匪尸三百余具。

此一役也，共计毙匪四百余名，匪势浩大，凶勇善战，实非寻常可比。又据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禀报，探闻十二日又有匪徒由山径窜至北门外四十里地方，当会营督团击散匪众，立将伪“楚氏一王”即伪平南王邓海山围击擒获。又据袁州府知府贾存珍督同宜春县知县杨焜稟，拿获大头目李保山，审明供认不讳。均经臣批饬该府县，妥速解省，讯明严办，以彰天讨而快人心。

此外，袁州、宜春等县稟报，团防乡勇斩获匪首匪党亦复不少。应俟稟报到齐，另行汇核办理。此萍乡县南坑地方与匪接仗获胜，并剿匪首之实在情形也。

臣复查会匪隐患已深，曾经臣奏请认真拿办。上年六月间，并钦奉谕旨：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饬令督率地方文武，实力查缉，严行惩办。经各省迭次访获，明正典刑，而该匪党羽甚繁，究未大加惩创。现查武功山大安里匪巢，由萍乡之山口岩而入，外险内平，跨延两省数县。山口岩路并经该匪挖沟设伏，仅存仄径，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此次虽接仗获胜，擒斩多名，而匪情叵测，盘踞堪虞。将来蒂固根深，诚恐养痈成患，自应饬各令营入山，上紧搜剿，扫除净尽，以绝后患。除由臣严饬各营分路迅速搜捕，仍令解散胁从，剿抚并用，及一切详细情形，统候稟报到齐，汇核奏报外，其在事出力员弁及团防绅董，应俟一律肃清后，容臣确查择优保奖，不敢稍涉冒滥用示激劝之处，出自逾鸿格慈，所有会匪勾结窜扰，调营分路防御，并萍乡南坑地方接仗获胜及现在赶紧搜剿情形，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知道了。著即严饬各营，迅速搜捕，剿抚并用，余依议。钦此。

湖南巡抚吴大澂
奏拿获醴陵起事会党折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光绪十八年十月庚申，湖南巡抚吴大澂奏：拿获醴陵县会匪，照章惩办；行力员弁，恳恩酌保。

得旨：即著将匪首李金山等严拿务获，毋任漏网。出力员弁，准其酌保，毋许冒滥。

江西巡抚德馨奏严讯 邓海山等起义首领并请保奖出力员弁折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拿获倡乱逆首，解省讯明惩办，并各营各团搜获匪党就地办理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萍乡县会匪勾结窜扰，调营防御，并官军在南坑地方接仗获胜，及现在赶紧搜剿情形，先经具折奏报。并声明匪首伪楚氏一王邓海山，已据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稟，会营督团，击散众匪，在柳源地方围拿擒获。又据袁州府知府贾存珍督同宜春县知县杨焜稟，拿获大头目李保山一名，经臣以情罪重大，批饬由府解省审办在案。嗣据管带刚字营申道发，在大安里搜获伪平南王罗凤冈一名，又经臣批饬袁州府与逆首邓海山等一并解省审办。现据袁州府派委员弁签差兵役将该匪等解审前来，臣当饬臬司发委南昌府审办。据南昌府知府曹秉濬审明，开录供单，呈送前来。臣即督同臬司，亲提研鞠。

据邓海山供，先在各营当勇，辞退后在家行外客教拳棒度日。嗣遇湖南人屈希元、周子林结义入会，倡立武岳山洪福堂，散卖票布，传授口号，勾结党羽，图为不轨。素知武功山大安里地势偏僻，有险可凭，邀集各路头目各带在会之人，约有八九千人之谱；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大安里竖旗起事。群匪尊为正龙头及楚氏一王伪号，听其号令指挥。原欲攻击县城，乘胜而取醴陵，以为根本。不料祭旗之时，大风陡起，将旗吹倒，以致众心解体，散去甚多，只得在大安里暂行屯扎，并于山口岩等处设立关卡，派邓云辉把守，待军械各备，再行大举。讵罗翊庭、罗安仔等先带数百人，抢掠芦溪团练军火；邓云辉又从山口岩冲击，与团练接仗；邓长子又探得省城大臣疾赶来，知事已泄漏，不得

不会合各头目，先窜南坑，袭取萍乡。当被官军迭次击败，逃至柳源地方，党与伤亡殆尽，力竭被擒。又据罗风冈供：听邀入会，为匪总办粮台，接济粮饷，封为伪平南王。又据李保山供：入会多年，升为五牌大头目，可管五百人，后又封为伪保兵元帅各等供。

臣查该逆首邓海山，胆敢僭立楚氏一王伪号，啸聚八九千人，据险负隅，倡乱谋逆。屡与官兵接仗，图据城池。是其阴谋诡计，蓄志甚大，实非寻常匪类可比。幸天心厌乱，祭旗风倒，解散甚多。尤赖我皇上威福宏远，团防则绅民向义，勇营则将士知方，巨憝就擒，匪巢迅扫，地方不至蹂躏。兼旬之内，事已敉平，设使扑灭稽迟，该匪稍得藉手，如火燎原，何堪设想。其伪平南王罗风冈为匪总办粮台，伪保兵元帅李保山统兵五百人之多，均属同恶相济，世所难容，未便稍稽显戮。臣于督同司道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委按察司福裕会同臣标中军参将鲍庄，将邓海山绑赴市曹，凌迟处死，罗风冈、李保山各斩决，均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彰惩讨而快人心。此外，各营县团练先后拿获之匪犯：伪石大王罗石仔，伪平南王洪六仔，伪三大王黄仁仔，伪总管肖登山，伪千总李保元，伪百总刘连昌，伪先锋罗狗仔、刘政山及头目李芸相、陈方仔、罗安仔、旷冬狗、刘尚高、刘连生、刘尚廷、陈万具、张长盛、陈福、刘桂和、阳包包、刘狼吉、李辣鬚、姚怀怀、罗官陶、李庆滋、李宝堂、罗凤山、姜威等，或僭立为号，同谋起事；或抗拒官兵，甘心为匪。据该府县等审讯明确，均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亦经臣核明，分别批飭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一面仍飭各营入山，上紧搜捕逃窜余匪，务期净尽以除后患。所有拿获首要各犯出力之员弁、团绅、营勇，容臣详细查明，仍俟一律肃清后，择优汇同请奖。除将审讯逆首邓海山等供单咨送军机处查核外，所有拿获倡乱逆首解省讯明惩办，并各营各团搜获匪党就地办理缘由，

理合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知道了。仍着督飭各营搜捕余匪，务尽根株。出力员弁，事竣准其择优请奖。钦此。

江西巡抚德馨
奏为进剿哥老会招募新勇片

（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德馨片：再查前准户部咨，各省防军练军水师兵勇，以后如有增减饷数，随时奏咨等因遵照在案。

今本年八月间，萍乡大安里地方，有会匪勾结聚众滋事，势甚猖獗，经臣檄调驻扎吉安府之管带刚字营记名提督申道发，带所部三百一十四名，驰赴进剿。惟吉安府与所属之莲花厅，及安福、永新等县与萍乡县均属毗连，相距不远，不敷分布，难保不彼拿此窜，未便空虚，经臣电饬管带刚字营申道发就近招募新勇二百名，填扎吉安府老营。又另募新勇三百名，分扎安福、永新两县，以免顾此失彼，共计添募勇丁五百名。除俟肃清后，应留应撤，容臣察看情形，再行奏明办理，并咨明户兵二部立案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飭部查照施行。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江西巡抚德馨
奏剿办会党事竣遵旨择优保奖折

（光绪十九年初）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剿办会匪，搜除余党，地方一律肃清，查明出力员绅，遵旨择优保奖，恭折详细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因湖南醴陵县会匪劫狱，与江西萍乡县匪类勾结起事，经臣派调水陆各营分路防剿，并接仗获胜，拿获逆首邓海山等讯明惩办，及各营各团捕获匪党，就地办理情形，节次先后具折奏报。钦奉朱批：“知道了。仍着饬督各营搜捕余匪，务净根株。出力员弁，事竣准其择优请奖。钦此。”钦遵，当即恭承转行。

兹据该管地方文武及各营员将具报入山搜捕余匪，一律肃清，并将在事出力员弁开列职名稟请奏奖前来。臣查此次两省会匪勾结倡乱，声势浩大，兼旬之久，事定安民。调防勇营，固称得力，而乡团绅庶，尤能深明大义，有勇知方。此皆仰赖我皇上天威远播，亦由我国家深仁厚泽教养化民。臣忝膺疆寄，事后思维，悚惶无地。谨将安全巔末鲜明陈之。

先是会匪结聚赴湖南醴陵劫狱，渐肆抢夺。萍醴交界之武功山大安里山深林层密，该匪旬日之间，啸聚八九千，据为巢穴，竖旗起事。袁州、吉安、瑞安三郡，同时戒严，民心惶急。

臣于访闻后，飞调吉字营驰赴萍乡县，相机防剿。而该匪势甚猖狂，竟敢赴萍属芦溪地方抢掠团防军火，占据该市。臣亦甚虑兵力单薄，战守难敷，复调刚字营由吉安赴萍乡，振武后营由省城驰赴袁州，并酌派亲兵营，再派江军内河水师分驻吉安、瑞州等处扼要防堵。近则面授机宜，远则电传枢要。附近各县并令分办团防，以助声援而资守望。

其时萍乡东阳吴姓团练乾、坤二营，先后将芦溪踞逆击散，街市收复。

八月初三日，吉字营探闻逆首邓海山等率领大股匪徒，有攻扑萍乡县城之信，夤夜督队迎敌，营汛团练随同接应。在南坑地方大获全胜，毙匪四百余人。邓海山率领余匪窜赴湘东，欲与西路股匪会合。初六夜，复经该营谍知，会合南防军人，会同进剿。该匪猝不及防，腹背受敌，斩馘无数。十三日，该匪首邓海

山窜匿柳源地方，经萍乡县知县顾家相会营督团兜拿就擒，匪势始渐瓦解。

然大安里内各股匪类，深沟高垒，仍有据险负隅之势。当经刚字、吉字、振武三营分三路进兵，剿抚并用。刚字营由黄蜂岭直进，攻破匪卡六处，阵获罗风冈、罗苟仔等巨匪多名。进剿沂源山之天王寨，巨魁黄仁仔拒守血战，力竭被擒，遂将各处寨卡并匪踞房屋尽付一炬，余匪四散。振武后营由山口岩进，吉字营由张家（佳）坊进，据报亦均斩获。其东、西路各乡各团，节节搜捕，次第就擒。胁从者流，从宽罔治。现据该处文武及各营稟报，地方一律肃清，筹办善后，清查保甲诸事，已渐就绪。

臣悉心考察，此次办理一切剿抚事宜，其扫穴擒渠，凶逆既鲜有漏网；而同心协力，兵民均著微劳。

所有在事尤为出力文武员绅：管带刚字营提督申道发，可否仍以提督请旨简放？管带吉字营副将杨乐宾，可否请免补副将，以总兵升用？管带振武后营参将刘福松，可否免补参将，以副将留江补用？总兵衔□□□，可否请赏给勇号？出自愈格鸿慈。

其余文武员绅弁勇，或相机剿抚，或奋勇驱逐，或斩馘巨魁，或拿擒党羽，亦均属异常出力。臣复详加查核，严从删汰，实无冒滥，分别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如所请给与奖叙，以昭激劝。

至萍乡县知县顾家相，事前失于防范，事后随同获犯，且在城兵单，城守无误，功堪抵过，应请从宽免议。

除湖南防军咨由该抚臣择优保奖，另拟千总以下各员照章咨部核办，及出力稍次弁勇团丁由臣酌给补奖，并取具各员履历咨部查照外，所有剿办会匪，搜捕余党，地方一律肃清，在事出力文武员绅遵旨择优保奖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江西巡抚德馨 奏先后拿获会匪讯办情形折

(光绪十九年正月十六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审明先后拿获萍乡县倡乱会匪，分别惩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因哥老会匪，在袁州府属萍乡县之大安里地方竖旗起事，经臣调派水陆会营，剿抚并用，业将地方一律肃清，并在事出力文武员绅择优保奖各情形，先后奏报在案。

惟查先据各县营拿获会匪贺慧恩、李黑驴、贺镜纯、贺愈恩、李有芗五犯，当因情罪未明，批饬解省，发委南昌府审办去后，兹据委员南昌府曹秉濬审明，开录供折，解由臬司福裕复审，解勘前来。臣亲提讯鞠。据贺慧恩供，入会为匪，散卖票布，伪春二太子听从，王德成持刀同行，并手执红旗令箭催督，后在南坑接仗。据李黑驴供，入会封为伪先锋，为匪作探送信，与李仁丙等带领会中二百余人，赴大安里会齐起事，后在南坑接仗。据贺镜纯、贺愈恩、李有芗同供，均听纠入会。贺镜纯虽得受伪号，与贺愈恩俱为图保身家起见，并未随往战。李有芗初虽从匪，后见官军得胜，即作向导，以期将功掩罪各等供不讳。臣查贺慧恩，于南坑接仗，手执令箭，在场助战；李黑驴纠入会，齐同谋起事，并得受伪职，南坑接战时在场与官军抵敌，均属甘心从逆，法无难容。臣于审明后，当即恭请王命，将该犯贺慧恩、李黑驴绑赴市曹处斩，枭首解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彰显戮而昭炯戒。

查贺镜纯、贺愈恩均因图保自身，并未随同接仗，核其情节尚轻。李有芗先虽为匪，见匪势涣散，改作官军向导，行为反复，居心莫测，其为平日不安本分，可盼能弃邪归正，不无一律

可原，而同伙之李仁丙未获，无从质讯实情。应请将该三犯牢固监禁，俟缉获逸犯，再行质明办理。至匪势猖獗之时，该营县所获各匪，或由员弁临阵擒拿，或由乡团缉获捆送，事当危迫，不得不饬该府及该县就地讯明，即得拿办。嗣据该府饬各营县将已获各犯讯录供奉报前来，计袁州府讯办者李添枯、黄祥二名，宜春讯办者何仁裕一名，刚字营讯办者王金英、李有旺、张林祥、张春泰、张老五、施星奇、曾金容仔等七名。吉字营并萍乡县讯办者周阳和、梁钟祥、邓福仔、黄华吉、刘向庭、杨正初、赖狗仔、廖巨成、刘沅培、刘细牙、刘心兰、丁炳祥、罗慈成、周炳古、邬包祥、周明祥、周毛三、周本书、余仕祥、李树镇、刘若琛、严包生、黄顺祥、单炳生、谢向高、刘东晖、卜明传、彭友文、谢细苟、王镜山、严品生、张炳祥等三十二名，臣核其供情，或僭立伪号，同谋起事；或抗拒官兵，甘心从逆，均属情罪重大，法无可贷，亦经臣核明，随时批饬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正国法而快人心。除饬属购线严拿逸犯李仁丙等，按各务获究报，并将贺慧恩、李黑驴供摺咨送军机处、刑部外，所有审明先后拿获萍乡县倡乱会匪，分别惩办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汇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九年正月十六日奉硃批：刑部知道。钦此。

方汝翼奏拿获哥老会副龙头唐洪才片

（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七日）

方汝翼片：再，查上年七月间，哥老会匪徒勾结湖南伙党，在袁州府属之萍乡县地方聚众倡乱，经抚臣德馨调派水陆各军驰往剿捕，业将拿获首要各犯，分别惩办缘由先后奉报在案。

诚恐尚有余匪窜匿，迭经遵饬各属，严密查拿。于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据分巡吉南赣宁兵备道周浩督同兼获赣州府事署

赣县知县吴忠谦稟，访闻赣南与吉安交界处所，有会匪散票聚众，潜图起事，分遣视作员弁会同各该地方文武捕获会匪卢秀鸿、李志柏二名。又另由署赣县知县吴忠谦，访获会匪唐洪才一名，起获票布刀械等件，提犯研审，据各供认，听从周茂贵邀入哥老会。该犯唐洪才为南干一带地方总头目，职居副龙头，并派伪职新副之卢秀鸿，伪职管事之李志柏，分管桐幕葛湖等处地，为散头目，散票邀人，约定十二月三十日，邀齐各路伙党进城，即于元旦动手起事等情不讳，开录供折稟请核实遵办。当经抚臣德馨以该犯等，据供系听从在逃犯周茂贵纠邀入会，得受副龙头等项伪职，充当总、散头目，散票纠人，约期起事，实属情罪重大，法所不容，应立即照章就地惩办，以遏乱萌。即经电饬该道督同营县提犯唐洪才、卢秀鸿、李志柏三名验明正身，捆绑押赴市曹，分别处斩，枭首示众。又据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稟，拿获会匪文金榜等，讯据供认入会，并行劫陈福元家得赃等情。亦经抚臣德馨批司饬据署袁州府知府许承家，提犯巫庚古等研鞠，据供伊等于上年七月二十三日，有同业素识之邱麻子邀伊入会等，受票布。十一月二十六日路遇林溃荣等，邀同抢劫陈福元家，伊等听纠同往，在外看门，分得腌肉、锡茶壶等物，卖钱花用，后经获案不讳。稟经后，以该犯巫庚古与文金榜，先既买票入会，复听纠强劫得赃等供，虽随同看风即系在外把风，实属同恶相济，批司饬府督县，将该犯巫庚古照章就地正法，并将据报在监病故的文金榜一犯批饬戮尸，同巫庚古一并枭首示众。又据莲花厅同知崔祺会同管带刚字营记名提督申道发，及署安福县试用同知林祖忻，并铅山营都司王经伦，先后拿获会匪贺立成、严福生、刘苟仔、戈添发、饶宗源五名，先经核后，德馨批饬解省发委审办，拨委员代理南昌府知府庞福祥，提犯审明，开录供折，由署县司裕所复审，呈请核办前来。臣亲提核审供，与原审无异。查该犯贺立成听纠入会为匪，在南坑地方与官兵打仗属实，甘心从逆，法无可

贷，当饬司督同府县提犯，验明正身，绑赴市曹，照章正法，枭首传赴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该犯严福生、刘苟仔入会、领卖票布；戈添发、祝宗源听纠入会，均属不法，惟皆未纠人，并当时畏惧逃散，情稍可原，应均贷其一死；严福生、刘苟仔监禁十年；戈添发、祝宗源皆监禁五年，俟限满再行分别办理。所有拿获以上各犯，在事出力之文武员弁不无微劳足录，应请将花翎同知衔兼获赣州府事署赣县知县试用知县吴忠谦仍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并加四品衔；莲花厅同知崔祺请在任以知府补用，先换顶戴；前署安福县事试用同知林祖忻，请候补缺后以知县用，先换顶戴；候选同知周鸾掖，请仍以同知，不论双单月归部选用，并加知府衔；候选通判冯乃大，仍以通判，不论双单月即选并加同知衔；指分江西试用县丞吴贞耀、五品顶戴试用县丞张善鸿均请候补缺后以知县仍留江西补用。花翎同知衔南康县知县孔昭珍，请在任以直隶为知州，候选补用，并加四品衔；附生崔寅清请以训导，不论双单月候用；赣州城守把胜争速者，请先补千总以守备任用，先即补并赏戴蓝翎。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分别给奖，以示鼓励，而昭激劝。至记名简放提督赣州镇总兵懋勇巴图鲁姚广武，分巡吉南赣宁兵备道周浩督导有方，应为何经奖出目，逾格鸿慈，臣未敢擅拟。除拟保千把以下员弁，另行咨部请奖，仍饬属严密查拿各逃匪，务获究报，并饬取各该弁履历造册，及将正法各犯供录以送部外，所有先后拿获会匪余党，分别惩办缘由，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姚广武、周浩均着交部从优议叙，以所请奖励，该部知道。钦此。

江西巡抚德馨奏 拿获邹老八等人请旨处死片

（光绪十九年正月十八日）

德馨片：再，哥老会匪在萍乡县大安里地方聚众倡乱，其首要各犯虽迭经拿获讯明惩办，经臣先后奏报在案。

惟该匪党与众多，仍深恐随处潜匿勾结为患，臣严饬各属出示晓喻，凡图保身家，误买票布者，准其缴票具结免罪，以能散其胁从。一面严查保甲，加以防范，留心查缉，以其反犯必获，免惊累地方。前据南安营参将徐寿春拿获会匪欧阳云华即欧阳考信一名，当以南安距省县远者，途押能疏脱堪虞，经臣饬署南安府知府姜秀澜，就近提犯确审奉复，前据该府审明录供稟报前来。臣查该犯欧阳云华为前办会匪罗洪章案内要犯，经前任升南安府知府周诰屡次购线饬拿未获。今讯据供认入会为匪，得受伪职，封为老六，充当黑旗不讳，属实甘心从逆，罪不容诛。当此查拿会匪之时，未便稍稽显戮致贻后患，当饬署南安府知府姜秀澜令营将该犯欧阳云华即考信绑赴市曹，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又，据代理新余知县张善铎，奉令督营拿获前办会匪池化陇案内逸犯邹有二一名。又，据上高县知县江绍棠拿获会匪邹老八一名，即经批饬解省发委审办。兹据委员南安府知府曹秉濬审明开录供折，由臬司福裕复审解勘前来。臣亲提研鞠。据邹有二供认听纠入会，并听从池化陇图破瑞州府城，辗转纠人，与闻谋逆。据邹老八供认教习拳棒，听从晏匪纠邀入会为帮兄弟，充当清江、新余、上高等县地方头目，并照抄伪示遍处张贴，煽动人心。于南坑接仗时，该匪留守大安里巢穴各情供认不讳。臣查该犯邹有二为前办会匪池化陇案内要犯，听从图破瑞州府城转纠人与闻谋逆。该犯邹老八充当会中头目，并遍贴伪示，煽惑人

心，又于南坑接仗时，留守贼垒，均属实情，匪罪重大，法无可贷。臣于审明后，当即恭请王命，将该犯邹有二、邹老八绑赴市曹处斩，枭首解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彰国法，而戢乱萌。所有缉获会匪，异常出力之南安营参将徐寿春，请以副将在任，尽先补用；代理新余县知县、候补知县张善铎，请候补缺后，以直隶州用，并加四品衔；知州衔上高县知县江绍棠，请以直隶州知州在任补用；在任补选县丞新余县新北司巡检胡日升，请补选县丞后，以知县用；试用县丞孙澄清，请候补缺后，以知县用。县丞衔刘耀奎，请以县丞分省补用；廪生荣思缓，请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文童姚捷功，请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选用。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分别给奖，以昭激劝，出自鸿慈愈格。

除造具各员履历，咨送吏兵二部，并将各犯供折照录咨送军机处、刑部，仍饬属严缉会匪务获究报外，所有审明缉获会匪，分别惩办，并汇案酌保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该部议奏。钦此。

湖南巡抚吴大澂奏 拿获李金山并请保奖出力员弁片

（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再，会匪散布各方，几如蔓草，欲净绝其根株，必截除其首要。近来如勾通私买军火案内要犯匡世明、曾鸣皋，均经臣会商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设法购线拿获，解往江南审办。上年七月间，湖南醴陵县会匪劫狱拒敌，臣随督饬文武，将首要各犯拿获惩办，当经奏明在案。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六日奉上谕，即著将匪首李金山等严拿务获，毋任漏网等因。钦此。

臣查此次起意纠众劫狱，抗拒官兵，系李金山与邓海山为

首。邓海山已经江西拿获正法，惟李金山在逃未获，若不设法根除，必致酿成大患。臣密谕访缘营弁，购线踪緝。兹于四月十五日据臣标亲军后营拣发都司刘高照稟称，商同署左营守备千总李洪斌，选派兵勇分路緝捕。经获兵晏洪彪购得眼线晏桂嵒，探悉李金山由衡岳一带逃往湖北、江西游弋无定，旋回湖南，跟踪掩捕，诱至省城南关外拿获。当经臣发委长沙府提审去后，旋据该府稟讯。据李金山供，醴陵县人，与已获正法之邓云辉、邓海山及被官兵轰毙之罗翊庭，均认识交好。伊先在山东军营充当勇士，请假回籍，在济宁州途次，会遇柳必魁，纠邀入会，领得票布肆百零捌张，到处陆续散放。所散之人，不能记忆姓名。光緒十八年五月，罗翊庭在醴陵县监寄信，央恳会党前往援救。六月初，接邓海山信，约定七月十三日各自纠邀伙伴，赴县劫狱。届期伊同已获正法之文仁顺等各执器械行至八里洼地方，邓海山亦带有二百余前来会齐。黄昏时一同拥进县署，打开监门，将罗翊庭、邓云辉等劫出。嗣罗翊庭深知，被获夥党在县收禁，约会再往劫狱。八月初五日，伊骑马执旗，带领二百余，邓海山亦带领五、六百人，与罗翊庭等一同在萍乡县属之湘东市地方分途驻扎。官兵掩至，伊率众抗拒。经官兵奋勇攻击，罗翊庭中炮身死，会党不能抵敌，始各逃散，因捕拿严紧，由衡岳一带逃往湖北、江西各处躲避，均未久停。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潜回醴陵，欲往湖北当勇，行至省城南门外，即被拿获等语。臣复饬臬司提讯无异。

查李金山入会，领票辗转，散放多张，实为会匪渠魁，并敢与邓海山等合谋劫狱，迨官兵掩捕，复敢倚众拒敌，实属怙不畏法，未便稍稽显戮。当即查照奏定严惩会匪章程，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该匪行踪飘忽，到处有其党羽，日久漏网，必至流毒无穷。该员弁多方购线跟踪躡緝，得以就擒，除厥根株，洵属有劳足录，拣发都司刘高照，请免补都司，

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署左营守备千总李洪斌，请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相应仰恳天恩，准照所请给奖，以示鼓奖。除饬取履历，咨部查照，引线晏洪彪等由臣酌给奖赏外，所有拿获醴陵县劫狱首匪李金山，照章惩办及保奖出力员弁缘由，理合会同湖广总督臣张之洞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硃批：著照所请，兵部知道。钦此。

江西巡抚德馨
奏为知县人地未宜请旨对调折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德馨跪奏：为知县人地未宜，拣员请旨对调，以资治理，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知县为亲民之官，必须才与缺称，人与地宜，方足以资治理。臣与藩臬两司在于所属各员内，留心体察。查得袁州府属之萍乡县，虽系稍冲兼繁中缺，然近来讼案繁多，且与湖南交界，匪徒出没靡常，稍不留意即滋生事端，治理实非易易。现任知县顾家相，年四十岁，浙江会稽县人，由监生中式光绪元年乙亥恩科顺天乡试第四十五名举人，二年丙子科会试中式第六名贡士，殿试三甲第七十三名进士，引见奉旨以知县即用。钦此。遵例报捐，指省江西，仍按甲第名次先后，序补领照到江。在江西晋豫赈捐局，报捐同知升衔，题补萍乡县知县。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嗣遵海防例，加捐直隶州知州，双月在任候选。该员年力富强，办事勤谨，惟于此缺人地不甚相宜。查有南康府星子县知县庆锡庚，年四十八岁，安徽含山县人，由廪生考取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优贡，十三年朝考一等第三名，引见奉旨以知县用。钦此。光绪二年，遵例报捐郎中，签分户部广东司学习行走。九年四月，因铨选无期，呈请仍归知县原班分发，蒙吏部奏

请简派大臣验看，堪以分发。原掣广西，亲老告近，改掣江西，复经钦派大臣验放，堪以发往。七月十一日奉旨依议。钦此。领照到江，期满甄别以知县补用。遵照工例加捐，遇缺先补用，免试用，题补星子县知县，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该员精明稳练，任事勤能，堪以调补萍乡县知县，所遗星子县系专冲不兼简缺，即以顾家相对调。如此一转移间，人地各得其宜，于地方均有裨益。据藩司方汝翼、臬司福裕会详，请奏前来。合无仰恳圣恩俯准，以庆锡庚调补萍乡县知县，顾家相调补星子县知县，俾人地各得其宜，治理较有裨益。该员等任内，均无展参有关降调之案，如蒙俞允，系以选缺知县互相对调，毋庸送部引见。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硃批：吏部议奏。钦此。

江西巡抚德馨 奏获老哥会起事余党保奖出力员弁片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九日）

德馨片：再，上年哥老会匪徒在萍乡县地方倡乱滋事，于调派营勇驰往剿办后，诚恐余匪潜匿，勾结为害，迭经饬属严密查缉。

旋据宜春县知县杨焜拿获黄岐山一名；署庐陵县知县金时宣，会同管带刚字营记名提督申道发，督率勇役拿获李正东一名；署万安县知县刘步元，会营督同员弁兵役拿获张上魁即张老常、邹太宿即邹源圣两名。先后稟报前来，当经批司转饬该营道府，分别提讯复审录供，稟复核办。外据署袁州府知府许承家、吉安府知府许道培、分巡吉南赣宁兵备道周浩，分别提犯复审明确，先后录供稟报。臣复加查核：该犯黄岐山即幅润，听从已获正法之匪首邓海山纠邀入会，领卖票布多张，得受八旗头目伪

职；该犯李正东即李亮，听从已获正法之罗洪章纠邀入会，由蓝旗老五升做吉安龙头，受有木印，转卖票布，纠伙董廷彪入会；该犯张上魁即老常，两次听纠入会，充当龙头，并复自开山堂，散卖票布纠人；该犯邹太宿即邹源圣，入会派当家，经管散票邀人，均为会中匪党，甘心从逆无疑，皆未便稍事轻纵。

当经批行臬司，转饬袁州、吉安二府，并移赣南道，督县会营，将该犯黄岐山即幅润、李正东即李亮、张上魁即老常、邹太宿即邹源圣，分别绑赴市曹，就地处斩，枭首悬竿示众，以昭炯戒。

所有获犯在事出力各员弁，均能认真查缉，不无微劳足录，应请分别给奖。调任臣标中军参将吉安营参将鲍庄，拟请以副将尽先升用，先换顶戴。三品銜吉南贛宁道额特赫恩巴图鲁周浩，拟请赏给二品顶戴。在任候补道赣州府知府贾孝琛，拟清加盐运使銜。署袁州府知府候补知府许承家，拟请加道銜知府用。候补同知宜春县知县杨焜，拟请仍以知府补用，先换顶戴。知府銜升署宁都直隶州知州前庐陵县知县金时宣，拟请以知府在任补用。提督銜分缺间用通判首成铠，拟请仍以通判归候补班补用。同知銜现署庐陵县事广昌县知县周晋镳，拟请以直隶州在任补用。同知銜万安县知县刘步元，拟请以直隶州在任候补。四品銜候补知县吴忠谦，拟请补缺后以直隶州用。在任遇缺即选知县袁州府学训导李其光，拟请候知县得缺后以直隶州用。庐陵县县丞陈廷宪，拟请以知县在任候补。江西试用县丞申群英，拟请俟得缺后以知县用。在任候补县丞万安县滩头巡检钱应显，拟请俟县丞得缺后以知县用。候补按司狱柳继高，拟请俟补缺后以按知事在任候补。县丞职銜陈国兴，拟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江西试用巡检杨树、张承皑，均拟请仍以巡检归候补班补用。六品顶戴附生李俊明，拟请以训导不论双单月选用。以上各员，合无仰恳天恩，准照所请奖励，以照激劝。

除照录各犯供咨送军机处、刑部查核外，其拟保于把以下各弁，另行咨部给奖，并饬取各该员履历送部。其余出力稍次之人，由臣酌给外奖。一面饬缉各匪，务获究报外，所有各属缉获匪犯，审明就地惩办，并汇案酌保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该部议奏。钦此。

江西巡抚德馨奏 清查保甲续获会党头目请旨奖叙折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遵旨认真清查保甲，并续获会匪头目分别审明惩办，及将在事出力人员照章先行随折声明请旨，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御史易俊奏会匪勾结为害请饬各直省先事筹办一折。会匪为害地方，迭经降旨，令各该督抚查拿惩办。兹据该御史奏称，此等会匪行踪诡秘，购捕良难，筹办之法，莫如清查保甲，使会匪无托足之区。一面晓喻乡愚，凡误领飘布者，准令呈缴销毁，予以自新。并责成团长、甲长等，设法稽查等语。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饬地方文武体察情形，妥筹办理。务令奸宄悉除，销患未萌，免致养痈贻害，是为至要。钦此。”钦遵咨行到臣当经行司通饬各属钦遵办理，一律认真清查保甲。责成团、甲长等，设法稽查，以期有犯必获，匪踪净绝。并饬属通行出示晓喻，凡有误买飘布者，准其呈缴免罪，予以自新。

嗣准署九江总兵周有才咨：督同前营游击周步云，饬派尽先补用都司九江前营守备丁如高，率带弁目在湖北蕲州城外，协同蕲州兵役，拿获漏网匪首杨四海一名。押解回浔，送交九江府，

督飭德化县收禁确审。因犯供狡展，稟经臣札委试用同知林祖炜，驰往会审。兹据该委员会同署九江府知府邵庆善暨署德化县知县薛铨，审明录供，稟复前来。臣查该犯杨四海，系会匪中之巨魁，曾准湖广总督咨缉有案。兹讯据供称系安徽南陵县人，同治元年在湖北三山峡地方曾遇杨坤连，收为义子，取名四海，又名春山。初学裁缝，嗣在水师营当勇，因犯事被革。后在武穴开茶烟馆，听从龙海亭等纠邀入会，招呼往来会友，充当礼堂伪职。并在湖北黄石港等处，屡次滋生事端，甚至逞凶害人性命，实为会匪凶恶之尤。既据供认前情不讳，亟应就地惩办，以肃法纪而昭炯戒。当经行司飞飭九江府督同德化县会营，提犯绑赴市曹，即行处斩，枭首示众。

又据袁州府知府惠格稟：访有会匪头目潜回情事，密委员役并刚字营哨弁周宗春，在宜春县属沙田铺地方，拿获匪首戴世宗即学田到案。当会拿时，该犯逞凶拒捕，宜春县差刘彪被匪拒伤，该犯亦被营勇格伤两脚，提讯录供稟报。臣查该犯戴世宗即学田，又名细毛仔，系萍乡县人。学打造纸为业，听从罗安仔纠邀入会，充当巡风并黑旗五牌头目。曾与前办匪首邓海山在大安里会议起事，提升武威将军伪职，管理萍乡县一带地方事务，迭次放飘纠人，谋为不轨。被获时，又复逞凶拒捕，实为匪中著名巨魁，凶恶已极。当经臣批司会局飞飭袁州府据府惠格，提犯复审明确，即行就地正法，枭首传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彰国法而除隐患。

又据署萍乡县准补袁州府同知潘懿，会同管带振武营军后营记名堪胜提镇借补臣标右营游击锋勇巴图鲁王国权、署永新县知县肖云径稟：会同在永新县属地方，缉获萍乡县案内逸匪李保堂即刘静诚，解回萍乡县审办。当经臣批飭袁州府亲提确审。兹据审明录供稟复。臣查该犯李保堂即刘静诚，系萍乡县人，向来行医算命为生，听从匪首邓海山纠邀入会，封受右护卫伪职，派充

军师。并复自开山堂，散卖飘布多张。并带队在南境（坑）地方，与官军接仗。似此会匪巨魁，亟应照章惩办。即经行司会局飞饬该府督县会营，提犯绑赴市曹，就地处斩，枭首传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

以上三犯，均系会匪中名目较大头目，兼有开堂立会首犯。该地方文武不分畛域，设法捕获惩办，免致养痈贻害，不无微劳足录。所有拿获会匪杨四海，在事尤为出力系提督衔记名简放总兵署九江镇总兵周有才、九江前营游击周步云、尽先补用都司九江前营守备丁如高；在事其次出力系江西补缺后知府用候补同知林祖忻。又拿获匪目戴世宗，在事尤为出力系花翎袁州府知府惠格、五品军功尽先把总周宗春。又拿获匪首李保堂，在事尤为出力系署萍乡县事准补袁州府同知潘懿、前保湖南补用知县李有梁；其次出力系记名堪胜提镇借补臣标右营游击锋勇巴图鲁王国权。相应照章随折声明，请旨准臣酌量保奖，以示鼓励。

除照章先行咨部立案，并录各犯供咨军机处、刑部查核，暨咨会邻近各督抚一体饬属悬赏购线，严缉各逸匪务获究报外，所有遵旨认真清查保甲，并续获会匪头目分别审明惩办，及将在事出力人员照章先行随折声明请旨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即著将此数员酌保，该部知道。钦此。

江西巡抚德馨奏平定南雄州
并续获萍乡案内头领保奖出力人员折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德馨跪奏：为南雄州匪就擒，边患消除，并续获萍乡县案内要匪，分别审明惩办，将在事出力人员随折声明照章先行请旨，恭折仰祈圣鉴事。

又据袁州府宜春县知县杨焜稟：访有匪首伪军师胡坚臣，改名换姓，随从党与，潜匿于湖南浏阳交界之慈化地方。当经该袁州府访闻饬拿，并经该县带同黄圃司巡检徐锡录等密购眼线，率带兵役驰往查拿。该匪胡坚臣率党拒捕，用铜锤格伤马兵王标等两名。经该处文童张香山见匪势猖狂，奋勇上前，格去铜锤，用铁尺伤其脚湾（弯）倒地。各兵役竭力合拿，匪党见势已败，乘间翻山脱逃。即经员役兵丁将……^①

该犯胡坚臣平日卖药、唆讼为生，狡猾异常，为会匪著名头目，曾充伪军师，与已获正法之邓海山同谋起事，并自开山堂，散卖飘布至三百余张之多，实属甘心从逆，罪不容诛。前经湖北督抚臣迭次开单咨缉未获。今既拿获，讯供不讳，亟应照章惩办，以昭炯戒而除隐患。当经臣行司会局飞饬袁州府知府惠格，提犯复审明确，如果犯供相符，即行督县会营，提犯验明，绑赴市曹，就地处斩，枭首传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

……拿获匪首……胡坚臣等，在事尤为出力系……宜春县黄圃司巡检徐锡录、文童张香山、保甲局绅李光旭、李作熊、太平关汛守兵梁梓材；其次出力……在任候补选同知宜春县知县杨焜……。相应照章随折声明，请旨准臣酌量分别保奖，以示鼓励。

除照章先行咨部立案，并录各犯供咨送军机处、刑部查核外，所有南雄州匪首就擒，边患消除，并续获萍乡县案内要匪，审明惩办，即将在事出力人员照章先行随折声明请旨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硃批：著准其分别保奖，该部知道。欽此。

^① 此处原件脱落。

槟榔屿华侨革命回忆录

陈新政 著 杨光辉 整理

说明：陈新政（1880——1921），名文图，以字行。福建厦门人。清末民初南洋华侨革命活动家。十九岁时随父至槟榔屿经商，后加入同盟会。他曾参与组建槟城阅书报社和创办《光华日报》的活动。1911年协助孙中山改组槟榔屿同盟会，同年他支持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在筹集军饷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民国成立后，加入国民党，支持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任中华革命党槟榔屿支部书，团结华侨中的革命分子，支持国内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此文是陈新政于1921年1月10日在槟城阅书报社成立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文中所述槟榔屿清末民初华侨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槟榔屿的活动，乃为作者亲身经历，文字叙述具体详实，对于研究华侨革命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原文题名为《华侨革命史》，收入《陈新政遗集》，此书世上罕见，今节出，易以今名，刊录于此，供研究者参考。

民国十年一月十号，为本社十三周纪念，鄙人得与诸君聚首一堂，不胜欣幸。叨蒙诸君不弃，举弟演述本社经过情形。既承诸君所命，鄙人敢不尽所知者分作两段，略为诸君言之：（一）本社未成立以前，（一）本社已成立以后。追述前事，借资勉励，谅亦同志诸君所乐闻乎。

一 本社未成立以前

今日同人在此礼堂开纪念典礼，向国旗与孙中山先生行鞠躬礼。此礼堂即孙中山先生当日初到槟时，曾在此说头一句革命、受人白眼之所，今已归本社购置，实可作提倡革命之纪念。盖为本社所，就是从前小兰亭俱乐部。孙中山在吉隆坡得丘君之介绍，前来小兰亭，欲访某资本家，某资本家匿而不见。幸有吴君世荣、黄君金庆亦小兰亭社友也，素本热心爱国，一闻孙中山之言论，甚赞许之，乃出为招待。屿中有数位热心国事者，素仰孙中山之为人，亦来晤会。迨孙中山欲离槟之时，吴黄二君特设盛筵为之饯行，广招小兰亭社友及屿中数热心家陪席。盖欲借是以联络侨情，实行灌输三民主义。酒酣，孙中山起而演讲三民主义及满虏不去吾国必亡诸理由。是时除吴黄二君及数热心家引为同志外，其余大多摇首咋舌，目为反王，讥为无父无君，甚至不待终席而避去。告其友曰：新安社为着丘菽园受了保皇党康有为的当，几乎被剿；今孙文欲倡革命，更为利害，吾辈国内俱有家属，岂可造反而受诛夷之惨乎？彼辈食番薯粥讲皇帝话，三个钱民壮，为国担忧（闽语意谓身微，不应说国事），吾人切不可亲近云。自是之后，一般无意识者视革命如蛇蝎，颇难鼓吹。迨后孙中山同黄克强、胡汉民、汪精卫、李竹痴再来槟屿，仍寓小兰亭。同人为欲传播三民主义，乃借平章会馆开演说大会，孙、黄、胡、汪、李俱有发挥伟论。大意谓：满虏盗我国政，奴我同胞，吾人必起而革命，以救祖国。是时竟有认贼作父之保皇党起而阻止，谓革命党毁谤皇太后，平章为两省公共机关，不应演此无父无君是禽兽之语。同人起与辩难，该保妖始知难而退。然平章经此之后，某大董事为恐得罪满虏，竟订章程，不准在平章会馆讲革命。此后凡欲借此演说，必先将演词呈阅，方准借用。于此可见彼辈尽忠满虏之用心矣。黄克强先生撰一辩尾演说词，

同人担任印刷，遍布侨众。中有猪尾与禽兽衣冠，乃吾祖先受满虏所强迫。因此猪尾二字，颇惹庸众之嫉视，舆论哗然。同人勇往直前，不稍顾忌，大肆鼓吹，始得同志十馀人。

此次孙、黄、胡、汪诸先生，专为唤醒海外华侨，谋在国内举义，特来筹款。故召集同志，晓以大义，遂筹得数千元。孙、黄、胡遂入国内图谋举义，汪先生在海外筹款应接。未几一电传来，谓镇南关一举已得手，要塞炮台已为我军所得，凡我军所过，秋毫无犯，甚得居民之欢迎。继与陆荣廷、龙济光之兵战，后遂不支而散。越后再有图谋河口之举，孙中山、胡汉民、黄龙生、汪精卫再来槟筹款，同人借林君紫盛在三角田之别墅为招待。复同人一面鼓吹筹款，一面提议组织本社，大得孙、胡、汪、黄之赞成，汪君于数刻之间代草就本社章程。忽一日密电传来，报河口经已得手，委汇巨款接应。孙中山甚为着急，极力鼓吹，只筹数千元汇去接济。当来电之时，忆汪君在瑞福楼上指一舆图而言曰：河口经已得手，蒙自军队早已赞成，若蒙自响应，则云南唾手可得矣。同人方盼佳电之传来，讵意一电传到，已报告失败矣，党军五百余人，退至安南，被法政府遣送出境，而且回新加坡。讵意星洲总督不许登岸，后经法领事出面交涉，始准登岸。诸同志以我党军初到海外，衣服服务求一律，以壮观瞻，乃购衣服下船，与之穿换。起岸之后，遍令遊行街道，以醒侨胞耳目。后诸同志乃代觅生活，向石山雇工去矣。是时汪君尚在槟，予乃请汪君在三山公所演说。汪君演吾闽有一伟人郑成功，在金厦二岛抗拒清朝全师，延大明年号三十馀年。及郑爽据台湾失败，漳泉人素多仗义，帮同郑成功起义，故满虏下海禁之令，漳泉人因之不能回家，迫不得已，始浮海南来，开辟草莱，为吾侨先锋。汪君所演，为众所赞许，鼓掌之声，如雷贯耳。越晚同人再租新街新舞台，请汪君演说，听者数千人。历数建虏之失政，吾人为救国计，不可不急图革命。所演各节，听者为之动容。乃保

皇妖党，故意捣乱会场，幸同人早有预备，曾请一英人警察前来监视，始将保妖逐出，会场秩序始得安静。越晚小兰亭再请汪君演说，座无虚位。汪君言满虏只知吸吾民膏血，不知振兴实业，如我国所产各原料，洋人以贱价采去制造，然后运销中国，漏卮不塞，为害非轻。凡汪君所演，题目翻新，事事中肯，故能引听者之信仰。论者谓南洋侨胞多能觉悟，实汪君之力，信不诬也。

南洋革命主义，所以日见昌明者，虽为孙、黄、胡鼓吹之力，然亦受香港《中国日报》、东京《民报》、巴黎《新世纪报》、星洲张永福、陈楚楠所办之《图南报》及诸同志共组之《中兴日报》、仰光同志所办之光华、进化、缅甸三报，暹罗萧佛成所办之《华暹日报》，本屿同人所办之《光华日报》，周之贞、郭汉图、林苇舫与诸同志所办之《星洲晨报》，黄吉辰与诸同志所创之《南侨日报》，吉隆坡阮德三与同志所办之《侨声报》等，鼓励之力为多（上列各报皆民国未成立以前）。中兴报常与保皇党总汇报笔战。彼保皇党第三把交椅之徐勤著《革命不能行于今日》及《革命召瓜分》与《满洲本我同种》诸谬说，被汪精卫先生驳得痛快淋漓。题曰《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及《革命足以杜瓜分》，皆当日汪先生得意之大作也。余如胡汉民、恨海（即田桐）、药石（即居正）、斧军、绍轩俱有驳论，旗鼓相当，颇能各守辩论之范围。后将徐勤驳得落花流水，裸体而逃。余如华暹报与保皇报笔战，光华报与槟城报笔战，进化报与商务报战，彼反对报无不战败而逃。论者谓保皇党虽鼓如簧之舌，终不敌革命党者，为根本不正故也。彼时南洋虽有保皇与革命两党，然保皇党终未敢以保皇自居，而革命党人则自认不讳，识者已知两党将来魄力之所在矣。彼时中兴报基本甚薄，未出版时，股款将罄，迨出版后，经济甚急，后又与总汇报兴讼，金融更见恐慌，乃向各埠同志频呼庚癸。南洋同志曾数次赞助，继为周转不灵，中兴停办。《星洲晨报》继之。本屿同人，

自孙、黄、汪、胡来梃鼓吹时代，亦思创一报馆，股款经已招足，名曰光华；继为一千九百零七年受锡价崩跌之影响，未能出版。故将“光华”二字，让与仰光同志出版。主笔政者为吕天民（即吕志伊）、居觉生（即居正）、杨秋鸿、刘思复。曾出一征联，题曰“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对得冠军者，为本屿同志朱光祖（即朱益三），对云：“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今此联已成谶语矣。继为某资本家出殡，请清领事为之点主。该领事本欧装，临时戴假辫，穿禽兽衣冠。故《光华报》出一领事神主联语以讥之，联云：“领卸欧而易满，伸鞑虏马蹄，加作神脚，事损已以从人，移龟玉之污点，添为主头。”为此联语，致某资本家愤甚，运动当地无意识之绅士，联名禀请当道，要求将编辑觉生、经理陈某驱逐出境。于是《光华》停刊，改办《进化报》。

当觉生出境时，仰光同志捐资为君作旅费。本定自由出境，按照自由出境，印度到本屿本可登岸，乃船抵槟时，予下船招待，见警察亦落船监视，不准上岸。是日乃星期日，衙门停歇，无可营救，予乃将觉生君汇某商号之票八百元，提交觉生。该船途出星洲，予即发去三电：一交《星洲晨报》，一交张永福，一交广亿昌。告以觉生在仰，乘印度公司船自由出境，预备聘状师担保，就星洲转去荷兰属地。是时适胡汉民在星，故与星洲同志商聘状师，要求英政府准觉生自由他往，不可抽交中国政府。因觉生乃革命党，必不容于政府。后为该印度公司之船要往日本，乃许觉生随船而去。到东后，觉生君住于楚北学舍，时与予通信。居君实吾党健将，辛亥武昌举义，君运动之力为多，上马杀贼，下马作露佈，居君之才足以当之而无愧矣。

当时南洋保皇党死心扶满，当那拉氏与光绪死毙之时，本屿保妖陈介叔竟冒吴德志之名，电达虏廷，请诛袁世凯。仰光同志电致清廷，告以将帝位交还汉人袁世凯。然此虽孟浪，无补于

事，可知当日保皇与革命心理之所在矣。

本屿自汪君演说后，赞成革命主义者虽日见其多，而大多数无意识之顽固派，对于吾党时加侮蔑。有曰：革命如能成功，彼愿蹈海而死。甚至同志中有因加入本党而受其东家之革退者，有因革命主义为守旧派所仇视，致危及营业者。本屿如是，他埠亦然，南洋虽宽，吾党几无立足之地。同人因宣传主义与人舌战而至于恶感者，比比然也。同人苦心孤诣，不稍退让，卒能唤醒侨人，同志日众。然为欲普遍吾党主义起见，非设一办事机关不可。于是组织本社之议，积极进行。第一次会议在吴世荣君之瑞福园，到者二十余人。适汪精卫先生有仰光之行，亦莅斯会，一致赞成。遂筹得开办费千余元，月捐数百元。费用既足，乃在平章会馆开第二次会议。兹将当日之传单与发起人列左：

本年十三日^①礼拜上午十二点，在平章会馆集议，开办槟城阅书报社，业经请准华民政务司，届期务望热心公益之同志玉临赐教，有厚望焉。谨此奉览。

发起人：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丘明昶、杨彩霞、熊玉珊、陈萝龄、丘开端、丘兆黑、饶纯斋、李慕参、林紫盛、林挺生、裕生春、薛南、黄奕坤、李公剑、邓兆侣、沈瑞意、古伟堂、林建春、岑宪臻、林和财、张伟、杨如金。

赞成人：梁从云、林贻博、宋煊发、饶集蓉、陈瑞东、张显辰、李凤苞、曾集棠、陈文波。

戊申十一月十一日传单

是日到会者三十余人。遂公举职员，分途办理，筹备在柑仔园九十四号门牌行开幕礼。适邓慕韩君来槟筹募《竞业日报》股份，乃请邓君演说，社友来宾，济济一堂。自是之后，凡诸党人到屿，无不请其发挥伟论。按每月所开演说会，至少亦有数次，而诸同志晚间到社讨论者，月无虚夕。目所染者，无非革

① 即1908年12月12日。

命主义之书报；口所言者，无非救国之言论。其一种团结新精神，非今日所能形容。此本社当日成立时之伟观也。

二 本社成立以后

本社成立未久，即有陶君成章持孙中山介绍书，前来筹款，曾在本社演说。共筹有成千元，声明须起义时，方欲鸠收。后欲再向孙中山索介绍函，向各埠收款，孙中山未与介绍书，致陶成章遂起猜疑，于是悻悻而去泗水，自组光复会，与章炳麟取同一态度。然秘密社会，名称虽异，宗旨则一，异途同归，本无害于党义。奈情感稍疏，意见便生，此实秘密社会之所不能免。会《民报》经费支绌，章先生曾数电孙先生告急。是时适镇南关初败，而有钦廉河口之举，经济十分奇困，孙先生无款可应。致章先生顿生误会，遂与陶成章同布一印刷品，攻讦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大意谓：孙中山到东京则云，南洋资本家尽吾同志；至南洋则云，日本留学生尽入吾党，岂南洋资本家如此众多，《民报》支绌，分文不助云云。同人知章先生所言确有误解，故将该印刷品焚化，致函章氏辨明孙氏经济之苦，劝以不可误会。迨后日本政府受清公使唐绍仪之运动，竟诬《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勒令停刊。章氏愤甚，曾与日政府兴讼，当堂骂日本卖淫国。于此可见章氏胆量之豪矣。然章氏虽勇敢，奈日政府已受清廷运动，《民报》终受扼停版矣。南洋同志闻此噩耗，不胜愤激，于是党事日益发扬。本社为引导吾侨渡入文明之机关，如侨人一人本社，受吾党革命主义之薰陶，爱国思想已臻极点，然后介绍入党。凡入党者，须有熟识同志作介绍，在主盟人面前举手发誓，签号盟约，乃将盟约付去东京机关部注册，发还号数，以作证据。盟约式列下：

联盟人某省某府某县人，现年某岁，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后改驱除鞑虏清朝），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府（后改创立中华民国），平均地权（后改实行民生主义），有始有卒，矢信矢忠，如有渝此，任众处罚。末署年月日，介绍人，主盟人，联盟人。

不收会费与基金。会中设有口号，以证同党，如何事何物何人，皆以中华答之。行握手礼，以四指交对紧握，则知为同党人矣。

当汪精卫在槟时，有陈璧君女士者，粤商陈耕荃之女也，时来黄君金庆所开之维新书室购书。是时同人为传佈革命主义，曾购《革命先锋》等书赠阅侨人，故亦赠陈女士数册。陈女士常到吴君世荣处，适汪君精卫亦常在座，陈女士颇能解不效雌伏而愿雄飞主义，举止大方。汪君曾告以吾人虽倡男女平等，破除界限，然当此初倡时代，男女亦当有别，以免贻人口实。陈女士有母曰卫月朗、欧聘珍，恒与女士同来，甚佩汪君之为人。陈君耕荃闻之，甚为畏惧，盖恐受革命党所波累也。戊申汪君嵒往仰光，运动党务，陈女士往东京留学。迨后汪君自仰乘印刷公司轮船欲往日本，途经本屿，予曾下船招待。越日汪君随船动程，嵒往日本，继续《民报》第二十六期。嗣后汪君为党中人所激动，及屡受保皇党讥为专叫人家去革了命，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那作伟人是很便宜云。汪君受此刺激，早萌牺牲生命，而与虏酋拼命之志，故与黄复生、陈璧君谋在北京创设守真影相馆为机关。然此种计画，非财不举，陈璧君即回槟屿，变卖其母亲之首饰数千元，以助汪君北行之费用。会谋炸摄政王事泄，汪黄二君被逮，璧君事前离北京，得免于难。当日虏廷自受徐锡麟、吴樾炸弹之教训，知人心不可以强制，思欲以温和手段而缓和之，一欲平党人之气，敷衍假立宪招牌；二欲虚张假文明，迎合外人心理。汪黄二君因得以免受死刑，而定为终身监禁。临讯之日，汪黄索笔自供数十万言，历数满虏罪状，问官为之咋舌。南洋同志得此噩耗，无不痛哭流涕，时加哀悼。兹将汪君致南洋同

志亲笔函录下，于此可见南洋同志与汪君感情之厚矣。

汪精卫致南洋同志手书

南洋同志公鉴：

弟自去岁小除夕离星架坡，尔来遂与诸同志不复相见，至于今将一年矣。此一年中为此事之故，来往奔走，仆仆不定其居，屡接诸同志来书，殷殷存问。所尤不忘者，仰光同志曾电召弟往，而弟皆未尝一报，每念及之，辄悚然不安。顾弟所以不敢报书者，以既承诸同志存问，不能不述近状以告。将以实相告耶，则事尚未发，不能预言；将饰词以相告耶则是欺也。以是之故，竟踌躇而不告。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故预为此书，託友人汉民代存，俟弟事发后，即为代寄，以补前此疏忽之过，望勿以迟延为罪。幸甚幸甚。

再，为朋友者，于临别之际，必有赠言，况将死之时耶？惟弟所欲言者，平日已宣之于《民报》及《中兴报》。而《民报》第二十六期所载《革命之决心》之论文，则将生平所为文字，约而言之，请即以此为弟将死之言可也。惟弟于将死之时，犹有所歉然于中者，则以今春弟将为此事，平生师友知而责之，以为死之易，不如生之难，宜留此身，以当艰屯。其所谆谆责备者，弟心识之矣。顾以革命之事，条理万端，人当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择其一而致力焉。既致力于是，则当专心致志，死而后已，然后无负于初心也。今弟既致力于是矣。而年来与诸同事往来于目的地，相约前仆后继，期于必制狂虏之死命，故虽闻师友之督责，亦一往而不留，亦以耿耿此心，可对于师友也。然死者长已矣。至于生者，因将来革命之风潮日高，而其所负之责任亦日重，其劳瘁苦况必有十倍于今日者。弟不敏，先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此诚所深自愧恧者。望诸同志于已死者勿宽其责备，而于生者则务为团结，以厚集其力。惟相信而后能相爱，惟相爱而后能相助。毋惑于谗言，毋被离间于群小，毋以形迹偶疏而睽

其感情，毋以行事过秘而疑其心术。盖有此四者，往往使团结为之疏懈，凡诸党派所不能免，而秘密性质之革命党则尤不能免。有如近日章炳麟、陶成章等，散佈流言离间同志，是其一例，愿诸同志慎之也。嗟夫！革命之责任必纯洁而有勇者，乃能负之以趋，非诸同志之望而谁望！愿诸同志同心协力，固现在之基础，努将来之进行，则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东升矣。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言尽于此，伏惟自爱。手此告别，敬候道安。

弟汪精卫顿首 十一月十日

汪君被难后，璧君与汉民来槟，欲谋营救，同人借丹绒武雅海滨许心广之园为招待所。是夜同志毕集，孙中山亦在座，汉民起而报告精卫被难及已定监禁终身并营救方法，声泪俱下。诸同志无不感动，惨然下泪。遂筹得一千余元。散会后，汉民在屋外散步，忽高声大哭，同人误以为或有意外，群出护卫汉民入室，卧于床上，仍是凄楚哀鸣。同人知为感触精卫而哭，予以好意欲劝胡君勿哭，然为粤语不甚娴熟，措词坚梗曰：不好哭，哭无益。越日，胡君草一与精卫由来之关系书，谓志同道合，焉得不哭，而不知者，以哭无益。予观胡君书意，自知词不婉转，致胡君误会。然屿虽筹得千余元，终嫌为数无多，不济于事，即公举黄金庆、吴世荣同汉民、璧君前去星洲筹款。到星之日，有一同志开厅宴请黄、吴二君，黄君谓：吾人为党事而来，风花之所切不可去，万一被反对报刊出，岂不贻笑于人，而丧失吾人高尚之人格乎？吴君则以为此来虽为党事，然目的在于筹款，何如乘此机会，向诸人接洽，成效必巨。但二君所言，虽各有至理，后乃各行其是。吴君自去应酬，黄君则称事不去。嗣在星洲筹得千余元，连屿款交与璧君、汉民挪回香港，在九龙设一机关，与黎仲实等共谋营救之法，未得要领。会辛亥武昌举义，各省响应，满廷一日数惊，北京岌岌可危，故起用袁世凯出任内

阁。袁氏知革命风云已充满南北，非与民党接洽，断难就绪，乃请将汪精卫、黄复生放生出，以讨好民党，而作与民党接近之地位。袁之计，诚巧矣哉。是时，本屿接一密电云：精卫出将归。诸同志得此电报，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于此可见汪君感人之深矣。嗣以粤人举汪君为粤都督，汪君辞不就职，同璧君来槟，即与璧君行结婚式。席间陈耕荃起而宣布曰，今日小女璧君与小婿精卫结婚。予忽想起陈君从前视革命如毒蛇猛兽，今已喜结姻娅，不如从前之惧怕矣。璧君以爱精卫故，而能与汪君同冒险，得汪君之情感，今目的已达，可谓善于用情者矣。识者，谓精卫初本无意婚事，迨北京谋炸摄首将发之时，自分必死，故应璧君之要求，许以今生情已尽，愿结再生缘，因而立约焉。此回结婚，即履行此婚约者。汪君尚有一未婚妻刘氏，知精卫出狱，曾派人到上海接洽婚事。凡同志中有劝汪君事势至此，何如两美并纳者，皆遭璧君之愤懣。汪君对予言，彼之未婚妻刘氏家属，前恐革命连累，故双方许退婚约，其兄已将刘氏许配潘某，于归之期有日矣，刘氏不嫁，即逃香港学医。是彼与刘氏之关系早已断绝，今彼已与璧君结婚，断无身倡一夫一妻主义者，而犹犯之。汪君品性慈祥，和霭可亲，故诸同志无不钦佩之。璧君性豪傲，睥睨一切。今有情人已成眷，亦吾党海外运动中之一段佳话也。

庚戌元月，新军失败，倪君映典死焉。适孙中山自美洲东归，不容于日政府，无处立足，故来居槟榔屿。遂将同盟会总机关重整旗鼓，公举正副会长，委任主盟人，同志中人分排列人数，排列各有长，凡有通告者，由机关部通与列长，由列长通与排长，由排长通与各个人，各司其职，堪称便利。聘周君华为总书记（周君辛亥三月廿九为国殉难）。各埠均设有分会，会员达数十万众。孙中山自居本屿，国内外同志前来商议者，相望于途。国内援助党人，国外招待同志，几有周急不断之叹。

孙中山同其正如二夫人及其二女，税居于四坎店花园侧之四百零四号门牌，房租每月二十金，日用之资，常虞不给。后诸同志乃议决：凡招待同志川资旅费，由全体会员临时酌量签助，而孙中山之日常费，应请经济稍裕之同志作长期之担任。予与黄金庆、吴世荣、丘明昶、潘奕源、丘开端、柯清倬、熊玉珊、陈述斋、谢逸桥、陆文辉共担是费。每月约一百二三十金，由以上十一人分担。经济如此，可知孙中山之艰困矣。会赵声（字伯先）、黄兴、胡汉民、孙眉（孙中山胞兄，在檀岛倾家助革命）等来议于此，对于经济一层甚抱悲观。孙中山乃召集诸同志，在打铜街一百二十号门牌本社开会（时本社自柑仔园迁此）。孙中山所述前此起义之经过，耗尽精神，费了巨款，损失同志生命，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原冀必有成功之一日，今此回国内运动，已经成熟，凡军界无不赞成。今日满洲之军队，即他日我军之劲旅，成败利钝，在此一举。今日所患者，财政而已。倘筹有的款，敢信一举可以成功。倘若不成，予亦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予本知南洋同志为党事牺牲不少，亦颇困穷，然责无旁贷，非同志之助而谁助！望极力赞成，以成此最后之功业。万一不成，文当匿迹空山，不敢再累诸同志矣。同人闻此痛切语，无不感动。予亦起而言曰，据孙中山先生所述，此次既极有把握，望各同志大解义囊，以襄斯举。设不成功，孙中山既欲引退，吾辈亦让之后人可也。在座遂捐得八千余元，越日赶收捐款。孙先生一面遣派代表回国接济党人，以作卷土重来之计；一面遣代表分途向各埠劝捐，以备资助军需之用。黄克强、胡汉民曾到四州府，鼓励捐款，成效甚佳。邓泽如、郑螺生、王源水（今复姓李源水）、李孝章、丘怡领、蔡炽三、谭扬为四州府最得力同志。谭扬曾变卖屋业数千元助军需，更为难能而可贵者。兹将各埠重要份子列下，此系凭予一己之忆力及根据《民报》出力筹款者（机关部党人名录自民国三年被匪人唆弄当道，顿起风潮，故付之一

炬），倘有遗漏，望为指正，以便补录。

瓜勝卑勝：邓泽如

芙蓉：谭德栋（即谭扬）、蔡炽三、黄心持、朱赤寔、林作舟。

吉隆埠：丘怡领、陈占梅

怡保：郑螺生、王源水、李孝章，以新改良商号为机关，郭应章等以文明阁为机关。

新架坡同德书报社、民铎社：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潘兆鹏、邓子瑜、杨伯文、沈联芳、叶耀庭、陈进先、陈祯祥、俞凤绍、丘继显、何悟叟、许子麟、何德如、黄吉辰、周献瑞。

仰光觉民书报社：庄银安、徐赞周、何荫三、饶潜川、陈仲赫、邝光熙、陈守金、陈植汗、陈玉着、张永福、林文曲、黄水田、曾宗贤、魏声畊、陈钟历。

缅甸勃傲：杜国樑、杜启仁

瓦城振汉书报社：杨承烈、陈泰高

缅甸皎墨：赵泽圃、吴荣卿

太平：林翰泉、陈志东^①

古劳：许瑞廷、何云皋

亚齐士吉利：曾文阵、李铁山

麻坡：刘静山

峇东昔海：何惠琼

亚劳邦士：苏逢春、苏松柏

彭亨立卑：宋吉鸣

实突：许福卿

大巴东：杨汝、孙加彰、杨穆如

瓜勝古毛：黄爱群

和丰：张洪初

^①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为陈志安。

彭亨都拉沈制胡启蒙书报社：朱祉香
彭亨榜勿：高梦云
怡保：戴秋宾、廖子贞、曾顺卿
朱毛：伍秋雨
金宝：王丕显
拿乞：邓星南
鉴光巴央群益书报社：王月洲、高丕山
广益学堂：万里望、黄伟民
智群书报社：古植珊
端洛达通学校
打们叶兢争
红毛丹叶烦昌
务边文明书报社：黄屏伯
暗邦：李跃南
芙蓉知知华商书报社：林泽南
亚齐美峇：黄玉珊
布先益智书报社：蔡卓南
隆邦：谢继汉
泗文丹：丘守如、杨剑虹
笼葛：袁简文
积义营：曾赞卿
甲洞：叶迈凡
董里：徐柏如
吉礁：付荣华、林有祥
高仔武榜：林玉桂
通扣：张耀珊
日里民礼：王廷良
棉兰：梁瑞祥、李增辉、苏英会、叶燕浅、黄展骥、张瑞

波、林子光、张进辉、谢芋蛋

火水山：黄捷云、卢培学

高烟：刘柳村

力思公益书报社：黄昌埕

什武牙：李楚廷、林棉仔

浮炉山背公益书报社：徐瑞霖、张振南、新文英、丘开端

关丹：林明、丘沧海

泗水保虞社

明新书报社：蒋报和、王少文

三宝垄乐群书报社：江金耀

马六甲：李月池、萧香涛、郭巨川

冷沙：周恭英、周光集

亚齐国强学校

直名丁宜：欧炳亮、张鹤亭

美利宾《警东新报》：刘涤环

暹罗：萧佛成

沙湾：陆升如

坤甸：沈复权、李义侠

安南河内：张焕池

海防：林焕廷

印度架吉打明新书报社：熊升初

巴城阅书报社

华侨教育会

江沙觉民书报社：薛木本、伍蕴山

巴生：颜穆闻、吴彩若、林幸福

彭亨文冬：熊文初

甲板：谢八尧

槟城：黄金庆、吴世荣、丘明昶、杨汉翔、林福全、熊玉

珊、谢敬群、古伟堂、林如德、丘开端、黄奕坤、饶纯斋、潘奕源、林文琴、徐洋溢、柯清卓、林贻博、杨如金、许致云、薛南、黄长美、蔡益敏、徐积余、张仲彪、凌荣枝、潘汉伟、许清江、曾受兰、罗少雋、丘文绍、陈普霖、黄子择、陈迪安、李慕参、何建山、崔凤朝、林世安、紧祥瑞、陈经堂、谢此篇、郑绍权、李凤苞、王照堂、刘日三、谢明远、谢逸桥、林锦麟、陈传统、林文露、朱益三、谢四端、魏阮生、吴裕再、吕毓甫、谢伯虞林博爱、林光华、洪周武、颜子灵、丘有美、王问渠、蔡怀安、蔡有成、林文进、丘新和、黄增松、林紫盛、丘兆罴、张尚武、冯自立、梁金盛、陈民情、邓兆侣、王鸣凤、林文一、徐自如、庾桂耀、祝河清、钟乐臣、黄锦培、曾受之、容光汉、庄连胜、谢文进、周晋材、杨小芬、施惠卿、张益华、陈述斋、谭炳麟、林宝山、沈瑞意、万少聰、张刚、周达德、陈河皆、何清吉、林如瑞、李茂海、黄嘉瑞、黄天民、杜忠志、尤泽燕、谢生珍、许生理、蔡长守、骆宗汉、谢丕郁、吴成春、郑玉指、李子云、周和璜、蔡益恭、蔡水拱、宋卞陈宽押当。

赵声在屿时，有林玉桂欲托雷铁崖撰一钱屿冠头联，雷君恒不喜撰冠头联，为冠头联限定冠头，罕有佳作。赵即代撰一联曰：钱名子母飞来惯，屿号槟榔小住佳。于此可见赵君文学之才矣。孙先生前所派各代表向各埠募款，成绩甚佳，于是再派得力人员分途再向内地运动去矣。时清芳阁俱乐部有二三馆友，甚赞成吾党宗旨，提议欲请孙先生演说。孙先生到演，历述世界革命潮流之趋势，并云国内军队受我运动，若筹有数万元，就可举义。讵意丘哲卿受人指使，竟将演说词刊于槟城报，并译刊西报，且有林某报告当道，谓系先生在清芳阁演说革命，运动筹款，恐与地方治安有关。于是当道以不能保护为词，请孙先生自由出境矣。孙先生前已被日本、安南、暹罗政府驱逐出境；和^①属

① 荷兰。

亦拒绝不许登岸，今又再被英政府逐其出境，是南洋群岛及亚洲大陆无一立足之所矣。孙先生不得已，乃只身乘德邮船二等舱往欧洲，然后转往美洲。孙先生家属仍居槟屿，日常之费仍由诸同志担任。林某以欲构陷孙先生之故，几累及清芳阁，被英国政府将其免注册之护照取消。因清芳阁无演说章程，当道故欲以此罪之。后得其馆友向当道之关说，得以无事，亦云幸矣。

当孙先生在屿时，同人为仰光光华报被扼于某资本家，因之停办，乃谋光华报在槟招股，聘雷铁崖、张杜鹃为主笔，于庚戌十一月初一出版。未几经济困迫，几乎停办。予与庄银安以提倡继续《民报》为名，筹款补助光华报，幸诸同志之赞助，成效昭著。计筹有万余元，拟聘宋教仁、戴天仇、雷铁崖主笔政。继为武昌举义，继续《民报》无人担任笔政，乃将《民报》捐款改以光华股份代之。论者谓，光华报今日得以基础巩固者，实《民报》捐款充作股份之力也。

国内党事，自孙先生先后派去代表向各省运动，党势日益进步，军界加入者甚众。乃设机关部于香港，拟先由广州发难。原定三月二十日起义，嗣为谢良牧担任亚齐所筹之款缓到，乃展期以待。迨三月廿九日，广州有数处机关谋泄，黄克强乃召集紧急会议。当时有主张暂为解散者，黄克强力言军火已运到，若解散必尽归乌有。与其匿迹消声而消灭，无以取信海外同志，奚如轰轰烈烈而举义，以坚吾党之信用。乃一失败，吾辈身死，亦可鼓励后人。赞成黄君之说者居多数，遂传紧急命令，分途举义。外省同志多跟黄克强攻督署，事败为路途生疏，故多为国殉难。吾闽就义者二十余人。故七十二烈士以外省人为多，而广州同志因路途熟识，易于逃避，得脱虎口。黄克强伤指，得广州同志之引导，易僧服逃出香港。赵声为此次失胜之愤激，五脏惨裂，致腹中发癌，延西医解剖，讵意药王无灵，赍志以殁。诸同志乃为治衾椁，葬于香港，题其墓碑曰：天香主人。时本屿接

香港总部来电，报广州事举弗克，死数十人。因电中字码不明，有克死之句，同人疑为克强已死，咸咨嗟太息，叹黄克强若死，吾党乏有将才，此后吾党军事将陷于绝地也。继得来信，乃知死同志七十二人，而克强幸庆无恙。同人乃借林如瑞在丹荖路头之山园，为七十二烈士追悼会所。后为胡汉民、黄克强发出报告书，共耗三十余万元。内有姚雨平支出军饷军械，担任招集五百人，到时未见只影云云。姚雨平则谓人数已招足，饷械亦已支配妥当，继为特别原因相左，非故意不到，大不满意于胡黄二君之报告，特招集同事六七人为证，特来槟榔屿，欲与胡黄开谈判，词甚激烈。同人等在恒益兴楼上与姚君等会晤，劝以事已失败，其谁之咎，实难追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党当再图进取，岂可追究前事而阻前程乎？幸姚君等深明大义，甚以同人等之言为然。于是谈判之议，即作取消矣。迨七月，忽接黄兴由香港来一密电：鄂军能反正，兴人内接应，款速筹备。后再接黄君在沪来电云：川盐可买，款速汇（寓川事可为之意）。同人乃先汇数千元，由《民立报》转交。及八月二十日，接来密电，报武昌举已得手，款速汇，转各埠。是时槟榔屿为南洋总机关，逐日所接电报即转各埠。所筹款项，尽汇交香港金利源收转。陈其美来电，报沪已克复，求款接济，即汇助二万元。

是时，同人等尽将其个人商业休弃，日聚集于总机关，分途办理各事。沪电传到，即星夜赶转各埠，并将电文印刷，分派侨众。时得光华报鼓吹之力，故声势日壮，党事日繁。庄银安适在屿帮理一切，力主开会公举职员，规定章程，分途办理。乃传集党人投票，公举庶务部长黄金庆，予与丘明昶、杨汉翔、林福全为部员。照同盟组织法，庶务部统理党中一切事务，指挥各部之权，故选举此部人员甚为慎重。财政科长：丘有美，科员：林文进、黄增松、丘新和、马少雋。文案科长：丘文绍，科员：徐洋溢、黄子择、林博爱、李蓉卿。外交科长：林尚志，科

员：吴崇景、阵述斋、林宝山、沈瑞意。教育科长：雷昭性，科员：戴天仇、徐子木、谭炳麟、翁芸舫。调查科：林玉桂、林世安、潘奕源、林贻博、蔡益敏、蔡有成、陈经堂。招待科：熊玉珊、林建春、许致云、朱益三、潘汉伟、黎燕如、曾受兰、胡伟生、蔡长守、李玉培、林光华、凌荣枝、张自新。

第一，本党南洋执行总部分为七科。

第二、庶务长为各科长之首班，掌理庶务，统一各科。

第三，庶务长于章程规则及总命令范围内，必商榷各科长，方能发布一切规则命令。

第四，庶务科于必要时，得以停止各科长之命令处分，以待各科科员共同议决。

第五，庶务科于必要时，得委任特别委员。

第六，各科科长凡有应办事务，得以指挥该科职员。

第七，各科科长定每个月会议一次，商办本党事宜，并扩张本党势力，联合各埠同志。

第八，各科长关于主任事务，应齐集会议妥当，乃得发命令于支部。

第九，各科长关于主任事务，得委任特别委员。

第十，各科长得提议案于议会，并由该科出席发言。

第十一，本党征收款项单据，必庶务长及财政科长签押，以昭信重。

第十二，本党所有开支款项，必庶务长签押乃能开支。

第十三，文案科掌理文件账目，并注册各单。

第十四，财政科掌理出入财政，并征收款项，扩充本党财政。

第十五，调查科稽查党一切事务，并纠察党员品行。

第十六，招待科应接各处同志，并款待来宾。

第十七，外交科管理外交一切事务。

第十八，教育科提倡教育方针及研究演说方法。

第十九，以上所举各科，乃欲分任办理，凡有失职者，均可开会研究，得以另行举替。

第二十，以上规章草创，倘有卓见者可于大会时增加。

当此革命初布成功之时，人心思汉，几乎一致。盖为先时吾侨大多数不敢赞成革命者，今亦欲入党，以作攀附矣。先时凡入党不收经费，此时为军需计，乃定新入党者，每名至少五元，多者由人方便。是时入党者，门限为穿，于此可见吾华人识是非者少，辨利害者固滔滔皆是也。同人即将账目分作两部：一入党之进款，一侨民输将之捐助。聘欧阳松柏、丘景鹏、陈春禧、蔡为元为书记。半贴车税，半尽义务。所收款项，由财政员林文进、黄增松、丘新和、马少雋轮流管理，逐日所收之款汇交财政科长丘有美收存银行，凑足成数，即汇交香港机关部，收转军用。当日输将者，以平民为多，恒见月得俸钱十元，而输捐至二、三十元者。辛亥南洋华侨助款数百万元，皆劳动界及中等热心资本家捐助为多。至大资本家有祖国观念而能慷慨助款者，几如凤毛麟角，设有一二捐助些少，亦当作应酬，总不如劳动界之热心祖国之诚意也。阅者不信，可观吾侨现在所办诸义举，如学校、报馆、赈济诸捐款，是劳动界与中小资本家捐助为多，抑大资本家有否捐助，则知予言不谬矣。吾华人性质，地位愈高，则趋炎附势之心愈重，吾党既无官位勋章可以投其所好，而赞助秘密党，尤为内外官吏所不容，此莫怪大资本家视革命为畏途也。当日我劳动界同志最足令人景仰不忘者，不但捐助军需，如自备资斧，遄返祖国，投身戎伍，组织华侨炸弹队、华侨北伐队、孙总统宪兵队，皆我劳动同志赤诚卫国之铁证也。武昌起义能使满虏心寒胆碎者，温生才、林冠慈、陈敬岳炸毙孚琦与凤山之力也。温、林、陈非他，亦吾侨劳动之热心志士也。由此观之，可知吾侨劳动同志之勋劳矣。吾海外同志为良知所驱使，慕义以趋，出财出

力，共谋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功成身退，纯为义务，不为权利，其思想之纯挚，品行之高洁，早已大白于世。比之官僚派趋势党，寡廉鲜耻，覆雨翻云，甘心附逆，蠹国病民者，其思想，其品行，岂可同日而语哉！

是时各省响应者已七八省，独闽粤尚无声无臭，同人乃公举庄银安为南洋代表，回厦办理一切。同时适泗水亦派王少文领款回厦，同谋举义，于是厦门得以恢复。福州人运动举张海珊为统制，厦门人欲举王振邦，在会场冲突，死伤数人。后庄君银安上省，请上峰维持治安，军务院即派庄君坐元凯兵船运兵来厦镇摄。并派宋渊源为闽南安抚使，原鸿逵为道尹，并立参事数人，公举叶清池为正财政，庄银安副之。叶君所收南洋汇款有数条失账，被庄君查出，屡刊报与叶氏辩论。当日厦人对叶之为人，颇有敢怒而不敢言之概，见庄君敢直斥其非，咸佩庄君之刚强。后庄君往福州，见各部秩序不齐，不脱官僚气概，屡纠正之。如财政司陈之麟所收南洋款项并未布告，庄君要求其宣布，乃披露共收南洋捐款九十余万元。庄君见政体虽改，而一般执政者仍是换汤不换药，官僚习气太重，于是仍回仰光重理商业矣。

辛亥九月十五，予忽接福州同志祁仍奚来电云，闽事成熟，待款即发，尊处能助款否？予接祁君此电，莫明其故，盖路透电于旬日前已传漳、厦、福州俱已反正，今观祁君此电，显系运动成熟，待款而发。予之识祁君，系为祁君前在福州仓前山办一《警醒报》，后改《民心报》，予先后定购每期一百部，赠与各埠各社团观阅。故虽知祁君为民党中人，而不知君之底蕴，乃将祁君来电移交机关部研究应否接助。继得徐子木声言，祁君系一热心同志，于是决议先由查达银行汇助五千元，即电祁君领款，并告以速谋起义，能助巨款。彼时南洋所筹之款，尽汇交香港金利源交胡汉民先生支配，即电胡先生，告以接闽电云，待款举事，请就近接助。嗣得胡先生复电云，闽何人主动？请来港接洽。迨九

月二十日，接祁君、孙道仁、彭寿松、黄乃裳来电，报闽举得手，库空如洗，请助巨款，以谋治安。本屿乃再汇去五千元，并告以香港金利源为本党机关，能助巨款，请派代表到港接洽。闽军务院派李恢为代表，香港机关部资助十万元，闽省得以光复。据当事报告，系槟榔屿汇去五千元，并电香港机关部接助之力也。查得闽省光复之主动者，多侨南公益社诸同志之力，彭寿松、祁仍奚亦其中重要份子也。临举事之时，款无所出，祁君与予素有来往信札，知本屿为南洋总机关部，故由祁君来电。本屿最初汇去五千元，祁君照交与办事处。及起义后，祁君与执政者未甚融合，竟将二次再汇之五千元挪去将《民心报》改作日报之用，由该报声言，予助款五千元。后予往福州，告祁君以款系公出，焉可以公为私。最后交涉结果，乃由财政司补记槟榔屿再助款五千元，立收券为据，祁君则将《民心报》社机器抵押与财政司。此当日交涉之情形也。

自武昌起义之后，响应者已达十余省，同人乃传集各埠，请派代表前来会议，公举南洋总代表回国，以筹接济军需。代表到会者百余埠，遂在日落洞丘有美之椰园洋楼中开会。众举吴世荣充南洋总代表，回沪与各界接洽。予为本机关部汇交金利源之款，当胡汉民在港时，凡有收款，皆复电报领，付给收条。及胡君入粤接都督任，所汇之款，不特未复电报收，即收条亦未付到。本机关部所转各埠之款，杳无证据，手续不清，故派予同吴世荣、徐瑞霖、林青良回国。一到香港，即向金利源接洽。据云，自胡汉民入粤，彼收各埠之款皆代转去广州交胡君收，要稽账目，当向胡君核算。予乃与吴世荣、徐瑞霖乘夜轮入粤，寓中华酒店，然后乘舆往督署，遇李君纪堂自督署出，见予等到，握手为礼，遂导入督署。一到头门，李君指而言曰，此即七十二烈士殉难处也。弹痕炮迹，斑斑可考，可为我七十二烈士肝脑涂地，为国捐躯之大纪念也。至督署一洋楼，见胡督军事倥偬，正

握管作书，状甚忙迫，知予等到，出而会见。予等告以金利源后来所收之款未给收条，致各埠啧有烦言。胡督许以一一电达各埠，并给收条，以清手续，并请予等移居督署。予等告以不久返港，遄往沪上，并谢盛意。遂兴辞而去，即乘人力车往黄花冈，察七十二烈士坟墓。到见有四川军士祭七十二烈士，中有一军官演说各省多已光复，独四川仍在纷乱中，我川人如未将故土光复，实川人之羞云云。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见者无不心酸。予与吴君等掬了同情之泪，即回中华酒店。闻前夜有保皇党欲谋在粤扰乱，已被搜捕数人枪毙。

越日予乘夜轮返港，遇李恢于鹿角酒店，极力劝予先回福州。庄银安在厦闻予归，亦来电促予回闽。予于是搭海坛船首途。吴君世荣等亦定期往沪。予到厦上岸与庄君寒暄片刻，即随船往福州。船到马尾，都督府派林梅坡落船招待，寓于中洲云章号内华侨招待所。行装卸毕，即乘舆往晤孙都督、黄乃裳、彭寿松及各机关人员。彭寿松为军务长，常访予商筹款之法，予乃拟一电稿，同孙道仁、彭寿松署名，分电各埠。电文云：闽兵备饷缺，速筹款以助北伐。是时粤之北伐军早已出发，闽为军饷无着，迟迟吾行。闽侨颇以北伐为重，故一接电报，仰光、星洲、槟榔屿、吧城、吕宋、泗水、三宝垅等埠，纷纷汇到巨款，共有数十万元。孙督与彭寿松观予达各埠之电颇有成效，极力挽予同张旗到南洋募军债，予以要往南京为辞、孙、彭责以桑梓大义，予乃勉任其难，先行回梓，然后出洋。一到厦门，庄君银安告以仙山寺华侨招待所，其中品类不齐，甚招物议，挽予代为设法。予告以须严定章程，公举职员，而监理之。遂定期开会，予演述吾侨之宜保名誉，应定章程，公举职员。予遂出章程稿纸，与众观阅，众极赞成。遂投票举李增辉为正所长，郑少升副之，并举定评议招待人员。自是之后，秩序井然，分向各街演说，收效昭著。邹君少升为痨劳过甚，竟染不起之症，惜哉！后为经济所

迫，华侨招待所就无形取消矣。予承闽政府委出洋，同张旗来英属募债，叶君国瑞担任向和〔荷〕属招募。计南洋共募得数十万元。该债原定二年偿还，经闽政府屡次展期，延今未还。吾侨在前清时代，曾应陈宝琛募漳厦东路股款，已投虚牝；此次闽军政府所募军债，愆期未还，于此可见执政者之无信用，莫怪吾侨投资祖国视为畏途也。

吴君世荣自到沪上，即以南洋总代表名义向各机关接洽，凡有需款，皆由吴君电致各埠，巨款立到。南京政府成立，十七省代表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是时孙中山经济甚困，借各埠助款之力为多。屿机关部接吴君电，曾汇数次巨款，交徐季钧收转孙先生。继为南北和议告成，吴君与诸同志组织一华侨联合会，汪精卫先生为正会长，吴世荣君为副会长，甚得各埠之信仰。华侨得有参政权，实华侨联合会提倡之力也。

孙中山先生自庚戌年秋在槟被居留政府令其自由出境，往欧美二洲，及武昌起义，革命风云已弥漫全国，乃由美洲取道英京，运动英政府三事：（一）停止清廷借款，（二）制止日本助清，

（三）取消英属放逐令，以便顺道回国，而与诸同志相见。英政府俱已许可，遂电英属取消放逐令，并令各属保护。孙先生自英而法，由马塞乘船归国。船到槟屿，英政府保护甚力，码头布满警察，凡同志欲访孙先生，必由该警察长持名片向孙先生呈问许可，方许进内接见。孙先生上岸与家人会晤，该警察长鹤立庭中，保护十分周至。迨孙先生下船启行，警察方收队而散。于此可见文明国待人之道，而能尽其保护矣。

孙先生到沪，大受各界欢迎，彼时各报宣传孙先生带回数千万巨款，并得某国之援助，已购得大战舰数艘，可以助战。此虽各报之虚传，然吾党声势为之一壮。南京军政府召集各省派代表，到者十七省，遂在南京开会，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制定约法。和议叠开，袁世凯以总统位相要求，孙先生极力

主张非犁庭扫穴灭尽丑类，决不罢兵。奈我华人心理，素重姑且偷安，无坚忍澄清之志，舆论均非孙先生之主张，黄克强手握兵符，亦有趋向和议之势。孙先生无可如何，乃宣告总统位准可让之袁氏，然要求三事：（一）袁氏必来南京受职，（二）民国当迁都南京，（三）民国是我国民自立，不能由清廷下诏组织。袁氏默许，只云待之国民公决。和议告成，南京政府遂派六代表北上，与袁磋商就职条件。讵意袁氏狡诈多端，知六代表寓于某饭店，即阴令兵变，劫及六代表行装。袁之为此，一欲去六代表新胜之威气；二欲表示非袁坐镇北京，恐有他变，危及外人，而惹国际交涉。袁氏出此计，果能迷惑人心，一般舆论，遂主张袁氏无南京就职之必要矣。吾国民素乏判断是非之能力，一味妄从，故易为权奸所利用。舆论如此，致吾党虽明知袁之包藏祸心，亦无可如何矣。当六代表会袁时，袁氏出而演述政见，侃侃而谈，语多荒谬。六代表本欲驳之，乃袁氏演毕，遽自辞别，谓有急事，退入内堂，凡有磋商，可与唐总理接洽，亦如他一样云。六代表遂与唐氏表述政见，乃唐氏一味圆猾，不置可否，只云须再与袁总统商之云云。致六代表所有政见，几如对牛弹琴。戴君天仇，亦六代表之一，早知袁氏之野心（以上所言系天仇元年来自南对于述者），故从《民权报》数袁之十大罪恶。吾党最先反对袁氏者，就是戴君天仇。当日吾党竟有嫌天仇过于激烈，今则何如也？

吾党由同盟会合五党而改组为国民党，慕义而来，认定党纲者，虽有其人，然为势力权利而来者，亦不少也。致党中份子太杂，虽国会议员占多数，徒拥虚名，惹得反对党之仇视。二次【革命】失败，端由于此也。吾党自改组国民党后，即派吕志伊前来南洋各埠改组国民党。星洲为总汇之区，定为国民党交通部，各大埠为支部，小埠为分部，各埠俱依命改组。槟屿亦循命改组，借万兴园为会所，传集党人，请吕志伊演述改组诸方法。遂

投票选举各职员，上书居留政府，请为注册立案（因居留法律，凡结社会不请注册即视为违法），乃居留政府不许立案。（照例凡请注册，必当地华民政务司作赞成介绍与星督，方易立案，否则不准。）同人曾聘状师与之接洽，均归无效，于是吾党仍不脱秘密时代之生涯也（据识政府之意者云，华民政务司所以不赞成立案者，为闻槟屿从前为同盟总机关，彼实不欲侨人有政治之意味，故不许立案）。予与吕志伊丘继显同往日里棉兰埠，组织国民党。该埠有张耀轩者，服和〔荷〕兰马腰官职，以作马腰之势力，该埠全境之鸦片、赌、酒，皆归他一人专办，获利甚巨，富甲苏门答腊全岛，甚占侨界势力，凡事非他赞成，便生阻碍。诸同志意欲与他疏通，求其许可，然后组织。予与志伊、继显往晤张君，告以组织国民党来意。彼遂传单请闽粤诸商人，到办事处会议。吕君起述组织国民党之必要。张君即言曰：组织国民党，大家必定赞成，惟苏门答腊属于巴城，吕君既要往巴城组织，何如先由巴城着手，由我国领事向和〔荷〕兰政府疏通立案，较易成功。待巴城成立后，本岛即出为组织，自免费力云。予知张君所言故意敷衍，故起而言曰：政党而设在国外者，必由其国人之自动，断未有从国际交涉而请求设政党于寄人篱下之地者。今日贵埠要否组织，当问到会者是否赞成，如其同意，即着手组织。向居留政府立案，盖居留政府许与立案，系以俱乐部目之，而非以政党相对待也。在座之人虽赞成，然为张君不大同意，底后都成泡影，仍由旧同志秘密营谋而已。予阅南洋富人多矣，学官僚圆猾手段未有如张君之高者。张君当南洋运动革命时代，曾阻止汪精卫、胡汉民二先生演说，于此可见张君之为人矣。

迨宋教仁在沪宁车站被武士英狙击去世，武士英受命于应桂承〔馨〕，应受命于洪述祖，洪受命于赵秉钧，赵受命于袁世凯，证据昭彰，莫可为讳。孙先生知袁氏将谋不测，必叛民国，即主张以武力解决。乃吾党迷信法律者，欲以法律从事，坐令逍遥法外。

袁氏早怀驱除吾党之志，故未待国会通过，而有五国借款二千五百万磅之国债。孙先生知袁氏如借成此债，必如猛虎之添翼，故电令广东独立，以示袁氏无统一全国之能力，破其借款之阴谋。胡督虽召集紧急会议，奈赞成者少，未敢独立。袁氏知粤省为民主党势力范围，乃派人与陈竞存先生接洽。陈君要求数款，袁氏一一承认。及胡督免职，陈竞存先生继都督任，袁氏自以为陈督已入吾彀中，可以予智自雄。讵知南京宣告独立，陈竞存亦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于此可见陈督不趋权势，不悖党纲，其一种刚果勇敢之精神，实吾党中之所仅见者。身南京独立，粤湘继之，李、柏二督适当其冲，李烈钧先生在赣与李纯战，柏文蔚先生在皖与段芝贵^①战。袁氏得此二千五百万磅之援助，购买军械，发给军饷，收买舆论，收买奸细，着着进行，在在得势，致公理屈于武力，胜算败于金钱，吾党数十年之惨淡经营一败涂地。袁氏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利用金钱，攫取总统，非袁莫属之论调披靡一时。毁骂民主党之谰言无处无之，某也挟款私逃，某也侵吞巨款，甚至各埠为民主党之主动者亦受尽毁谤，予与丘君明袍亦受谤不少。予常对人言，吾党果为自身谋富贵，怀有野心，则借当日摧毁满清之势力，自谋子承帝王之业，其谁能阻之！即退一步言，诸党首甘如卑鄙之龌龊官僚，朝秦暮楚，专为自身谋权利，则无二次之失败矣。前者吾党政见稍与袁氏相冲突，内阁诸总长则甘自退职下野，比之龌龊官僚野心勃勃，自谋黄袍加身之袁世凯，岂非判若霄壤哉！乃国人不察，一犬吠影，众犬吠声，殊可痛也。至南洋各埠之党人，凡稍有身家，十余年来，为党事牺牲十万八万、三万五万、一万二万者，所在都有。即如一平常党人，自入党至今，牺牲金钱亦以千以百计。以出财出力冒尽危险为祖国谋恢复，为侨胞谋幸福之人，而亦受尽毁谤。吾党苟非受良知所驱使，则早已心灰意冷矣。幸各埠同志，同心一德，前对于恢

① 此处有误，应为倪嗣冲。

复中华，创立民国，为国宣劳，不遗余力；近为欲谋国富民生，知非就根本教育，发展实业不可，于是群致力于是。以现在之教育实业与十年前比较，其进步之速，真不可以道里计也。予常勉励诸同志曰：南洋商实两业之势力，将来捨吾党其谁与肩！盖为南洋百凡事业，非有锐利之眼光，进取之精神，必为优胜劣败所淘汰。譬如资本家之子弟，能再戮力进取者，其人必受吾党之感化，富有合群爱国之观念。非然者，彼父兄虽有百万千万之遗产，仍守故步自封，老中国资本家式（老中国式资本家一毛不拔，视财如命，他事非所知，彼所知者，娇妻美妾，多子多孙，孳孳为利，欲积财以遗子孙耳。夫子孙不从教育着想，而欲积财以遗之，其可得乎？南洋资本家不过代而倾家荡产，皆受此老中国式之赐也。）不受天然之淘汰者几希矣！以南洋土地肥沃，地旷人稀，五金矿产，油井煤矿，无一不备。加以气候温和，雨量极富，四季皆春，植物繁生，农业极宜。吾侨果能奋力经营，结大团体，组大公司，航业、银行、商业、工厂，谋与世界争衡，注重教育，培养人才，小之可以改造祖国之政治，大之可为世界谋和平，将来能与美洲媲美者，其惟南洋而已！愿吾侨其三致意焉。

吾党自癸丑败后，受尽袁政府之摧残，国民党本部被袁下令解散，国内既无立足之地，诸党首逃居日本，党人逃来南洋者，相望于途。本书报社前在台牛巷十六、十八两号门牌，房屋宏敞，特设招待所，凡党人来者安之。星洲无招待机关，党人一到星洲，亦多介绍来住。同人先为招待，然后介绍往各埠担任教席，所有招待费由诸同志担任。陈炯明先生住新加坡，先由林君义顺招待；继为同志来就者目众，乃自税屋而居。予曾往新加坡晤陈先生，见其日用甚朴，器皿甚简，于此可知陈先生之穷不逊陋巷党人矣。孙先生在东京鉴于吾党此次之失败，由于党中份子太杂，故拟改组中华革命党。首以服从党首为惟一急务。兹将孙先生当日来函及章程、誓约、筹饷局章程列左：

新政暨同志诸公大鉴：

窃文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每睹大局之颠危，生民之涂炭，辄用怛恻，不能自己。因纠合同志，宣立誓约，组织机关，再图革命，蕲以牺牲之精神尽救国之天职。区区诚悃，当早为诸公所洞鉴。惟此次立党，与前此办法颇有不同。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此无他，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意大利密且儿作《政党社会学》，谓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党派，其日常之事务重要，行动之准备实行，亦不能不听一人之命令。可见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问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员之用，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此不同者。但前因草创伊始，同人均以精神为结合，故一切章程规则，未经制定。迩因党员渐众，党务日隆，非有准绳无所依据；加以海内外纷请章程，创立支部，爰定总章，用资遵守。兹特邮呈左右，倘蒙就地开设支部，尚祈悉心研

究，按照总章妥为办理。惟本总章系规定本党全体组织，故特详于干部，各支部组织宜按各地情形，自订立章程，呈请干部核定。但所宜注意者：（一）各支部分科组织，不必悉如干部，又不可袭干部总协理、各部、局、院等名目。如干部中之军事部、政治部、协赞部及部内各院，支部均不必设立。各支部只宜设部长、副部长，不宜设总协理。各分科办事，只宜称科称股，不称部、局、院，以免混淆，而清界限。（二）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各处创立支部，当秘密从事，毋庸大张旗鼓，介绍党员尤宜审慎。至向来设立之国民党支部，乃系政党性质，与现在之党并行不悖，毋庸改组，以免枝节。尤当同心同德，毋以新旧党员故存畛域。总之，此乃秘密结党，有时或借国民党员名义为旗帜，或立名目以号召，均无不可。是在诸公斟酌而妥筹之。专此布达。敬颂

公祺

孙文

中华革命党总章[略]①

组织表

总理、协理、总务部（共六局）、党务部（共五局）、财政部（共五局）、军事部（共六局）、政治部（共五局）、协赞会、立法院（共四科）、司法院（共四科）、监督院（共五科）、考试院（共三科）。

誓约第一号[略]

筹饷局章程[略]

筹饷奖励章程[略]

债券章程[略]

予等接到孙先生付到以上之函件章程，委为组织中华革命党，遂召集诸同志大会议。有主张仍以国民党名义不必改组，认

① 中华革命党总章及以下的誓约、筹饷局章程和筹饷奖励章程等均为编者所略，可参见其他书籍。

东京中华革命党为总部。盖为袁世凯所解散者，国内之国民党，若吾海外之国民党，袁氏既无此权力，而国民党在海外得以孤延残喘，待他日再整旗鼓，扫尽妖孽，亦可作吾党在袁氏纵横时代不绝如缕之纪念。照以上办法，以国民党为形式，以中华革命党为精神，似可与东京总部商之，变通办法，谅能许可。如欲新组中华革命党，与旧有国民党并行不悖，实不可能之事。盖为当此吾党失败时代，凡辛亥慕势而来进党之伪同志，大多数已匿迹消声，任招不来。今所存者，仍是辛亥前之真同志，以一部分同志而欲组织两党，徒使名义上之纷扰，有何益哉？此一说也。又有一部分劳动界同志云，吾辈对于本党已尽十余年来之义务，前者节衣缩食，恒有一月俸钱十余元而捐款一次捐至二、三十元者，今不幸无职业，无十金可纳党费，照第八条章程，则不能认为同志矣。虽第八条章程曾声明凡前时曾致力奔走于革命者悉免，然致力与奔走，到底何者为度？实难区别，徒增纷乱。此又一说也。有谓孙先生此回重组中华革命党，系为二次【革命】失败所刺激，一欲淘汰伪同志，二欲统一命令，东京本部已经成立，殊宜照为组织。此又一说也。最后表决，赞成第一说者居多数。予遂将议会三种言论及表决欲以国民党旧招牌行中华革命党新精神，报告与总务部。据总务部复函，仍以非改组不可。予等遂再召集大会，众以既总部决欲改组，当依命而行。遂表决，由到会者先签约加入，另择日开大会，公举职员，定为支部，报告东京本部。遂颁到关防及支部长、筹饷局长各职员委任状。此当日改组之情形也。

未几，黄克强先生等有不赞成改组中华革命党之论调，谓吾党亡命海外，必收拾人心，以作捲土重来之计。如章程第十三条有：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不得有公民资格之句，而有元勋公民之规定，必惹国民之怨望。袁氏虽纵横，尚不敢明目张胆声言全体国民无国民资格，况吾党初败之余，逃亡海外乎？其余章程

亦多未洽，故未敢赞成。且主张缓进，期以五年，再起革命。黄先生主张缓进之理由，谓国人过于信任袁氏，待袁氏野心暴露，吾党起而攻之，易于为力。当此吾党初败之余，亟宜暂事休息，养精蓄锐，收拾民心，以作捲土重来之预备。此缓进之言论也。黄先生因不赞成改组中华革命党，遂往美洲。凡与黄先生怀同调者，亦皆离开东京，前来南洋。本党因有东京派、南洋派之名称。同人极力调和，终归无效。兹将党务部第四号通告列左，以明东京中华革命党所持之理由。

通告第四号〔略〕

同人接到以上通告，遂即上书东京本部，告以党首未能一致，殊碍吾党进行，彼不赞成者，即以章程有所未妥，何如将章程变通办法而容纳之。继得东京复函，并夹陈其美先生致黄兴先生一书。兹将复函及致黄先生书列左，以供众览，而留当日之事迹。

复函

逐启者。十二月十八日奉总理交下十一月二十六日来函，并谕转复。查来函内称各节，均矢口直陈，力为本党谋巩固之基础，言外具见深心。惟各面情节不同，传闻或致失实。本党自改组以来，团体主合不主分，已明标大旨，凡在机关办事人等莫不苦心联络，极意维持。黄某诸公，识高道重，后学准则，若肯再接再厉，孰不顶礼加迎。惟是根本之意见不同，遂致方针各别，或主缓进，或异主张，不于事实上协图共励，徒于文字间借辞挑剔，责任自弃，乃亦归咎本党，实诸公鄙弃本党，非本党敢外诸公也。且章程不善，若有充分理由，尚可由立法院提议更改，未闻身居党外，即可干涉党章，要挟更改。一二人如是，数万党员将若何？不几有根本摇动之嫌乎！且执章程不善之说者，不过对于第十二条元勋公民一节，略有异议，此层经总理当本党成立会场解释颇详，其良法美意，原鉴于第一次成功与第二次失败之

流弊，而为保障真心元始之革命党而设。当第一次革命成功时，凡官僚劣绅，平日豺狼成性者，悉行巧饰逢迎，攘夺权利，及至根深蒂固，则排斥心生，比二次【革命】失败后，则大肆荼毒，诛锄民党，此非当日所引为同志之革命者乎，何今日仇视若此也？故本党所以定元勋公民一条，实为保障首义革命而设，非有阶级之见存于其间也。迨宪法宣布后，则真正共和告成，凡生命自由皆有宪法保障，故当与人民一律平等。若人之借口以惑听闻，尚希多方解释为要。

来函又称某某等处因改组支部多生意见，此乃更始之初，必经之阶级，吾人断不能因噎废食，容当函致各埠，嘱其悉心办理，委曲求全。若因此遂云无效，而欲变通手续，其碍难照准。理由前二号复函言之綦详，兹不赘述。

汇款法详于二号复函，祈速照办。粤事进行，又经波折，前既汇去一千元，即当照所捐军饷存案，以后非得总理电拨，仍望照敝部前次通告办理。

以后各埠如有见闻，尚希随时报告。此启

槟城支部长陈新政君鉴，并颂

时祉。

总务部部长陈其美

中华民国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三号。

陈其美致黄兴书〔略〕

同人阅悉以上书意，知无转圜余地，乃召集同志共商以后对于诸党首应守如何态度。众谓党首既未能一致，实有左右为难之概。爰定以后凡诸党首欲谋国是，无论何人，皆当尽力赞助，无分彼此，以表救国诚意。是时陈竞存先生、李烈钧先生、柏文蔚先生等共筹救国之进行，诸同志曾资助之。朱执信先生与邓铿先生共谋恢复广东，同人亦赞助之。孙逸仙先生派黄君展云与宋君振前来募军债票，同人共购数千元。是时居留政府为欧战戒

严，禁止外人来此募款，乃守旧党知同人戮力赞助国事，自谓有机可乘，肆意构陷，竟向当道播弄是非，谓予与丘君明昶、熊君玉珊、林君世安代孙逸仙先生招募军债票。当道接此报告，遂传予等问话。嗣为林□辉一面欲攻陷吾党，一面欲向丘君市恩，曾向当道说，查丘君未确实，所以丘君得免一场之恫吓。是时光华报总编辑刘啸南君为馈袁政府之横行，著一时评，中有势必扑杀此獠之句，被顽固派翻译英文，呈寄当道。而当道罪以鼓吹暗杀，欲令出境。同日传刘君到，告以出境，并传予等问话。当道此举，实寓打草惊蛇之意，予早已知其伎俩。予与熊君玉珊、林君世安到。当道厉声问曰：孙文来此乎？予对曰：无。当道曰：某西报曾载孙文来槟，何曰无？予答曰：某西报既有刊载，定然知其踪迹，何不问之？予实不知。当道再曰：尔等代孙文售军债票有乎？予曰：未有。当道再曰：有人报告尔等确有代孙文售军债票，其债票样式彼亦看见，尔何云不知？予答曰：彼报告人既已看见票之式样，自可问其向谁人购买，予实不知。当道再曰：尔是此地革命党首，拥护孙文，而筹助革命者。予答曰：予本一商人，而微有爱国思想者，君以党首之头衔加我，实不敢当。当道又曰：尔为党首，光华报为革命党机关报，书报社为革命党机关部，皆尔主持，即党人时来筹款，亦尔主动。予曾接十余人来函报告，询之当地绅士，亦皆众口一词，尚不承认乎？予答曰：光华报为有限公司，予虽为总理，尚有协理，自有注册可考。言论自由，为贵国法律所许可。至书报社为开通民智之机关，人所共知，设有人欲颠倒是非，总望细察为盼。当道又曰：当今地方戒严，金融恐慌，曾禁止外人来此筹款，倘查得尔等果有代孙文售债票之实据，即欲介绍尔等出境。尔等当知此地乃欢迎商人在此作生意，实不欲好事之人在此作乱。今尔等且退，待我调查，如有传召，当即前来，不可逃避。予等至是，受侮如阶下囚，跼促如辕下驹，不得不唯唯而退。市上经此影响，乃顽固派之造谣。

于是予等出境之谣，无不家喻户晓，亲戚挚友，互来问讯。予告以我本无罪，倘无端人欲加我以横逆，则世界之大，何处不可偷生，奚龂龂为也。予虽以镇静处之，然诸挚友咸云，予个人何往实无问题，但以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商业，一旦无端受人摧残，甚为可惜。故转托连君瑞利向当道说项，于是此惊天动地之风潮，得以稍平。然经此风潮之后，欲谋党事之进行，颇不易易。时适新组织中华革命党，同志中未加入者，以从缓为请；已加入者，请将进党之款先汇东京本部，而进党誓约名单为邮政检查，防其漏泄，应勿付去，待戒严令取消，然后付去。予受诸同志之嘱托，即将此中苦况及未能付上誓约原因奉告东京本部。兹将党务部复函列左，可见当日情形之隔阂矣。

党务部复函

迳复者。一月十三号来函备悉。誓约章程既已收到，书函濡滞，或系邮局稽延。前次慰问，原为慎重起见，既已早达，无足虑也。居留政府戒严，书信必受检查，漏泄秘密，固当严防之事。然进行手续，必待戒严取消方能照办，恐于党务不免停滞之虞。居留地秘密结社虽有法律，若能智虑周密，巧避其条文之拘束，而半以暴力出之，虽不能积极进行，而亦不得云机关之无作用也。高见以为然否？汇款已由总务部另复。此致

槟榔屿支部长陈新政君鉴。并颂

时祉。

党务部长居正

民国四年二月二十日

同人为党事受尽当道之干涉，曾具情奉告东京本部。乃本部来函未能曲谅，同人再复一信，告以党事进行非待居留地戒严令取消，邮局废除检查，决难措置，非同人之不力，实事势之使然。倘若勉强进行，不但于是无补，徒惹当道之干涉，而累邻埠之进行。东京本部再复来函，谓事势既已如此，党事实难搁置，拟另委新同志重新组织，俾党事得以继续进行，而去当道之疑。

同人复函赞成之。于是召集诸同志会议，研究以后应守之方针。临场有云，吾人主张革命，纯为良知所主使，非攀龙附凤之可比，凡吾同志为国事有所动作，前来募款者，皆当竭力助之。至吾侨在此居留地对于祖国教育、言论机关、改良风俗、发展实业，犹当极力鼓励。众极赞成以上之主张。时适吾闽庄君育才等图谋起义，同人乃派林君幸福回闽，与之接洽。同安之役，庄君育才、潘君节文为国殉难，诸同志乃退守猪哥山，常与北军恶战。同人为筹谋大举计，曾向仰光、本屿、吉隆坡、新加坡共筹三万余元，派陈君允洛、王君燕石、宋君渊源回国，与诸同志接洽。设福建统筹部于香港，公举丘君怡领管理财政，拟由泉州与厦门同时举事。讵意泉州谋泄，六同志就难。厦门亦风声鹤唳，北虏戒严。加以内部不洽，致无形消声。惟许君卓然一枝，在泉匿迹未散，讨袁之役吾闽有护国军应时而出者，许君之毅力也。

民国四年，袁世凯既攫得终身总统，而又欲以帝制自为，但恐国体变更，外国未必承认，故将帝制之谋默求日政府援助。日政府得此消息，知有机可乘，故阴欲以廿一条条件为交换品。袁氏亦默许之。于是日本廿一条之要求，以正式公文提出。袁氏本欲秘而不宣，继为某西报所宣泄。吾国民闻此苛求条件，群情汹汹。袁氏知民意之可畏，竟欲嫁祸民党，谓日本所提出要求者，皆民党人嗾而使之。其实袁氏欲帝制自为之证据，东京中华革命党已刊印成书，分赠中外人士，以证袁帝制自为之野心。是时民党中人在南洋者，曾在槟榔屿开一军事会议，列席者二十余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谭人凤、林虎、龚振鹏、何子奇、耿毅、彭凌霄、方声涛、邓铿诸先生俱皆分途担任筹画举义。李烈钧曾到安南，欲取道入云南，为法政府所不许，旋来星洲。迨袁氏帝制自为已明，时机已迫，诸重要党人俱皆潜入香港，然后设法潜入内地。中华革命党首亦早已极力筹备。故云南义旗一举，各省响应，袁氏胆丧而致天诛。

共和得以复活者，实吾党之力也。乃旧官僚之潜势力布满国内，吾党虽能推倒袁氏，而执政者终难脱离旧官僚之范围。民国虽已十年，而政治毫无进步，实旧官僚阶之厉也。自段祺瑞败后，吾国民已了然于武力不能统一吾国，将来能置国基于磐安者，惟在民治而已。自粤军回粤，已高标民治主义，拯吾民于水火者，其在斯乎。然民治主义之精神，必就根本教育与开通民智入手，此人人而知矣。吾党自十余年前曾极力提倡开设学校，创立阅书报社，经营报馆，实非无见也。今学校已遍南洋，阅书报社亦所在皆有，报馆亦日见增多，是吾党十余年惨淡经营之苦心已略见端倪矣。望诸同志再接再厉，戮力同心，务达吾党三民主义之目的。此予之所馨香顶礼而祝，而亦诸同志所应担之义务也。

雲 花 閣 紀 事

刘 煄

编者按：是篇作者刘焜，字治襄，又字芝瑰，号瓯洞山人，浙江省兰溪县人。1916年至1920年间，刘氏曾任浙江省警务处长、山东省警务处长等职。1923年至1924年前后，刘氏依附潘复，在北京政府财政部任职期间，耳闻目睹直系军阀及北京政府内阁更迭的政治内幕，作《昙花阁纪事》，得二卷。作者在叙言中云：“下卷为摄阁上场闹剧，本身在局中，闻见自较亲切。上卷为摄阁产生胚胎，予以傍近舞台，就中节目，亦可十得五六。”是篇为抄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今刊出上卷，以供研究参考之用。本文由李学通、卞修跃等整理。

自冯军还京，曹氏颠覆，中央枢府，一时解组。而二十三日之摄政内阁，因以发生，昙花一现，譬如电逝，第全国政局之推移，却为一大关。按其间经过事实，烟云变幻，多有可纪，特非追溯累年以来酝酿蜕化之陈迹，则断章为词，情节不显。今分上、下两卷，下卷为摄阁上场剧本，身在局中，闻见自较亲切，上卷为摄阁产生胚胎，予以傍近舞台，就中节目，亦可十得五六，且有关涉自身出处经历之事，酒阑人散，走笔记之，留待异日稽轩之采，亦一段信史也。

自经皖直、奉直两次战争，大江以北，榆关以内，十数行

省，完全为曹吴征服地域。直系势力，弥天际地，光焰万丈。物不两大，渐生冲激，曹吴之间，无形分裂。隶于吴者为洛派，隶于曹者为津、保两派。保派全属曹锟，近习津派，则曹锐之羽翼也。两派之中，时复相竞，惟对洛则一致。保派以王毓芝为首领，津派则曹锐自为领袖。王毓芝以营书起家，资位微薄，表面上不能不仰成于曹锐而密迩左右，实隐持其短长。以此三派鼎峙，浸成肉薄之势。曹锟颟顸无知，于三派实无所歧视，其能涵盖三派者以此；其所不能驾驭三派者亦以此。

吴氏恃战胜之势，刚愎跋扈，揽持朝政，视曹锟已如傀儡，曳以一电驱逐徐世昌，拥黄陂继续前任，大有门生天子之气概；利用王宠惠组阁，而以私人高恩洪、孙丹林为之爪牙，并充阁员，董康、罗文幹之徒附之。王宠惠颇有学问，而柔软无识，一听高、孙发难。高恩洪本奔走市侩，流品至下，曾任上海电料局监督，直奉之战，悉斥卖局中所有，得资数十万以赠吴军，故受吴特赏。孙丹林著名猾吏，巧于钻营。董康、罗文幹皆久任法官，董外介而内热，罗颇有明干而未有政局经验，一旦从寒氈冷汁中易置华旼，感吴知遇，几于五体投地。高、孙以小人乘大位，一时快意得志，磨牙吮血，视全国皆其鱼肉。董康又迂愚无知，臾被踞之炉火，奉以至人，则承命搏噬，一无反顾。于是朝局嚣然如五王八司马，狂惑险怪，自相标榜，以为桑、孔复生，包、赵再世，将举宇宙而翻覆之。漫寻罗织，将兴大狱以排异己。孙、高倚仗吴势，贪污狼藉，即对津、保亦不屑置意，几次外债交涉，夙闻皆有巨贿，而津、保两方，一无沾润。于是，曹氏部下益积不能平，乃津、保一致合谋，出死力以与洛派抗矣。

津、保既合，乃奉曹四^①为盟主。以洛吴爪牙既广，亦思延揽才望以为助，闻山东夏公淳斋，颇有谋略，则极意罗致之。夏君乃力荐屈公文六，谓政治运动手腕，生平膺服，惟屈某一人，

① 曹锐，曹锟之弟。

非得其臂助不足成事。曹四乃两次亲访屈公于津寓，礼意甚挚。公与曹四本素识，以此颇与其事。公意欲因津、保以覆洛，先剪其羽翼，以为洛吴既覆，则曹氏不足虑也。

于是时以潘公馨航^①之介绍，招往津门，即下榻于潘宅。盖津、保两派皆就其宅为俱乐部，正拟为积极攻击之预备，意欲浼予为笔墨役。报纸每日所称天津会议者，即此俱乐部之集合也。

予留居于潘宅者凡十日，每至下午五钟后，斜阳将落，汽笛鸣鸣，以次云集，津门冠盖，络绎毕至，大有车水马龙之盛。得四人则合一麻雀局，得八人则合两局，再多则三局四局，或易而为扑克，为牌九。潘宅为新构西厦，洞房邃阔，金碧辉煌，电灯照耀，有同白昼。俄而传餐行汁，百簋纷陈，平康群妓，掎裳联袂，于于而来，各适所主。于是羽觞波流，谐语两集，握手无罚，目贻不禁，饮博欢呼，常至达旦，党太尉之羊羔侍儿，石季伦之金谷豪宴，殆不足道矣。

在此集合中，予所认识者，居停主人以外，有曹键亭省长（锐）、吴秋舫总长（毓麟）、王省长（承斌）、边议长（守靖）、王兰亭秘书长（毓芝）、常处长（耀奎）、杨处长（以德），其能参与密议者，亦寥寥止此数人。靳总理（云鹏）亦不时至，同辈中颇以领袖相礼待，而谋议似不尽与闻。其馀尚有倪道、陈光远、张广建、张敬尧之流，则纯以赶热豪博为目的。时复有中级政流及在直现任厅、道、局、所奔走翕附，伺候颜色，要皆无甚关系也。

曹四人极沉静，思想议论颇有条理，于饮博嗜好一无沾染，在军阀贵胄中可谓佼佼者；吴秋舫敦淇诚笃，言动纯正，年辈中似最有信用；边洁卿黠智有谋，至疑难问题，必藉以解决，而常时实为众所猜忌；王兰亭实握有大权而貌为忠信，颇有城府。其馀卑卑，率不足齿。最可佩者王公承斌，以直系著名骁将而温文

① 潘复，字馨航。

肃穆，绝无武夫剽悍之气，不嫖不赌，不染嗜好，在万器之中时见一人向隅危坐，恭默不语，殊有大树将军风度。予相处三日，绝不知其为何人，意必武幕闲官，局所散职，乃竟为一时擅场人物，殊出意外也。

所尤异者，当时津、洛内竞，已在短兵相接之际，政潮鼓荡，万分剧烈。报纸逐日登载天津会议。波起云涌，已作满城风雨。而十日以来，绝未见有一度之正式议事，正襟接膝，从容讨论，作成何种具体计划，规定何等应付方针。第偶于茶馀酒后、博场中息之间，匆匆相携他室，拨冗数语，次日发布之煌煌大议，殆即就此三五言中推測想象以成事实矣。

馨公斥书舍为予林止室，隔客座稍远，地最僻静。故诸公交议正事，率来就此舍，或两人，或三人，至多四人，未有过四人以上者。至则相与交首并足，切切作耳语，情态似极迫促，一若有机密待发，不可稍淹晷刻者。语多细碎不可闻，予亦不欲闻之，每借执卷以自掩。而最后较不留意之声浪，往往有勿告某人一语，甲与乙语则约勿告丙，丙与乙语则约勿告甲，甲乙丙同语则又约勿告丁。而毋使洁卿知一语，尤为予所习闻，以是知边氏之在众中实最遭众忌。特有时小遇症结，即相顾无策，又不能不仰其发谋出虑以解纷，边之为人亦约略可见矣。

曹四每日傍晚必来，恒不及晚餐而去，去后复来，率在二三鼓间。至彼来时，必有数人轮次相偕入室，殆如学童上课，自翫其成绩以媚于师傅。曹四持重，不甚作可否语，时而蹙时而点头时而支颐微笑，以是窺其意旨而已。

当此蜩螗沸羹万流奔瀑之时，会而全国政治重心，乃以如此区区人才，握其枢括，群蚁负心，力已万不足逮。以内受洛吴之凌压，外有奉浙之抗兵，重以全国舆论之弗协，川、湘、滇、粤各持观望，政敌重叠，八方环伺，正如厝火积薪，险状已著，而乃复以儿戏出之歌舞漏舟之中，谈笑危幕之下，直欲以三

数搏徒食客，沉迷醉饱之馀，力借箸运筹长策以制胜，又复相疑相忌，争功诿过，不肯一澄心静气，协谋并力以研求肆应之危局，集乌合之细人，谋斡旋之大计，其颠踬倾覆，固可立而待也。

予已洞知内状，因勉留数日，即托故还都。尝私以告屈公，谓此真聚鬼谋曹社，将来结果，势必一无所就。而不料其后尚烈烈轰轰，演出此一场壮剧也。

是时津中所最注意，为对于王内阁^①之攻击，以王阁多洛系鹰犬，挟吴势以把持政局。若王阁一覆，则吴氏必不敢复提内阁，此止拂去薪之上计也。又幸王阁中皆狂怪眩人，颠倒谬乱，营私卖国，全国切齿，国民所恶而去之，正如顺风摧枯，易于反掌。吴虽有力，而劣迹昭著，势必无术庇护，以后重组新阁，黄陂不能不仰津、保鼻息，征求同意。故日来所汲汲者，全在继阁人选之问题，已商定以颜惠庆为总理，以下某总某部某任某职，皆已秘密支配，待时而发。曹四夹袋中已贮有完全新阁人物矣。

最奇异者，黄陂以与津、保内竞之故，本倚王阁为共命，而以德债一案，竟尔下令捕财长罗文幹于狱。于是王阁不支，立时解组，所谓博士圣人，同时均落泥泽。孙、高绝不足惜，王、董本良家子，冷署寒氈，已经十年，若守大可自安清白，而以一念女怀春，遂为狂且所诱，堕其素守，一生名节，扫地以尽，可叹亦可怜也。

曹锐夹袋之颜内阁，酝酿有素，已及产生之机会，预备黄陂请示时再以阁辈交付。讵黄陂尤为狡黠，一面准免王阁，一面即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提出张绍曾于众议院，盖深恐曹系内阁为彼不利，期乘机自造势力。张氏在民国为滦州发难之功人，因为项城所不喜，故至今潦倒，前岁曾致力于吴佩孚之庐山会议，迄

① 王宠惠内阁。

②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

无成事。黄陂复位，颇与有力，故以此为酬报，冀可收为己用。张于吴氏为亲家，而对曹方面亦有相当之交谊，逆料保、洛二方，不便公然抗拒，故藉以抵制颜阁，亦力争先着之法也。

此时予尚在潘宅，前一夕之聚会，正以战胜王阁，酬酒庆成，十分得意。忽得张阁消息，举座失色，而反复电询，已成事实。盖黄陂事【先】绝不透露，提出众院咨文，先嘱叙稿呈送，而临时填张绍曾三字于空白，立即送达，故津中绝不及知。世称黄陂长厚，而利害既切，自有应付之手腕，此所谓乘其无备，出其不意也。

傍晚五钟以后，京中电话络绎不绝，无虑数十起，皆向潘宅报告此事。一时衮衮群公皆眙目相视，束手无策。逆料次早张绍曾必有代表来津接洽，若勉予承认，则前此计划皆成画饼，费无数之精神财力，树敌府怨，徒为张氏造成一安享机会，反使黄陂卖弄手段，增长其羽翼，心殊不甘；若径行拒绝，则新倒一王阁，又拒一张阁，对于中央政局干涉太甚，又恐招舆论之非议。且张氏为吴至亲，对曹亦素相亲昵，表面上亦不便公然绝裂。反复讨论，且藉可取决于曹锟也。

次日拂晓，津中要人联翩登车，向保定出发。晌午而张绍曾之代表张廷谔果衔命来津，先抵潘宅，知主人不在，立即四向驰谒，迄不见一人。间晤一二次要人物，亦含糊不得要领。周驰竟日，始知群贵均已往保，即连夜追踪前至。张氏左右及平素接近之政客，亦相与分头奔走，不知经过几许磋商往复，情势渐以接近，乃始为阁员支配之协议。张氏初颇望自延揽数人，结果殆不能不迁就求合。于是，张绍曾之新阁乃勉造成立矣。

张阁中主要阁员，张氏自兼陆军，外交为黄郛，内务高凌霨，财政张弧，教育彭允彝，司法程克，农商袁乃宽，交通吴毓麟，先后就职。而前阁员中孙丹林先以去职，高恩洪临时遁逃至津，后为王承斌截拿被逸。吴系馀人如鸟兽散，情状备极狼狈。

王侯第宅更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又是一番春色矣。

此次新阁员同时入都，气象颇为轰烈，惟高凌霨独后至。高于诸人中实最狡猾，与曹氏亦无密切关系，而吴毓麟独信倚之。吴与曹锟同乡同里，信用似转在曹锐之上，以同辈中政界资格均浅薄，惟高氏在前清已任司道，扬历中外，故奉之为谋主。因吴故而同辈亦争奉之。高于群议中不甚发言，而微示意于吴，由吴提出，往往得通过，无形之中，实执牛耳。此番卒得入阁，亦得吴援引之力也。

予以屈、潘二公之介绍，充任交部秘书。在京六年，除挂名国务院，从未在各部院占一末职，觉得一时所谓总长、次长，资望人品，均不足令人倾佩，既已委贊事之，则按吾国道德，终身皆有堂属之分，殊觉不屑。而目前为生计所迫，不能不借一技以糊口。吴公为人虽无可殊异翕服之处，而语言行止尚为稳重，比较上尚可因依，不致有失身非类之诮，所以勉强就之。彼意欲令我为作一交部通盘计划，刊印成书，以供全国之考较。予谓如此时局，安望有彻底整顿之可能，纸上空言，于义何取？彼谓交部黑幕，全国指目，今且不同能行与否，君但以自由意志称意言之，纵不能见诸事实，而揭开重幕，使一切内容举国共见，终当有人措手，不必功自我成云云。此落落数言，足见其任事之初，居心极为坦白，予初不料其有此用意，因此进部之初，颇十分踊跃也。

吴公既于此意，予亦极愿竭其心力以为交部作此一段成绩。到部后，首先调查内外债款，迄不得实在数目。问会计科，日在综合；问综合，日在路司；问路司，日在各路局；问路局，日在所属机关。辗转推诿，兼旬而不能得一丝头绪，渐知各司各局皆不愿暴露真相。而吴公督之颇急，不得已始以实告。经过无数之交涉，最后下一严令，限某日不得清帐，自本部以至各局之会计科长，同时撤任。于是始以次缮送，凡历八九月之久，乃始成一

内外债之表册。在此期内，予一面秘密搜集各种材料，潜心采访，已得大段规画，大约能如心部署，彻底整顿筹度，五年以后定可粗具规模，十年以后，岁增一万多万之收，决可办到。惜未得各路详报，不敢形之笔墨，而以后大选发生，吴公亦意不在此。主峰一懈，便已无法进行，可惜也。

张阁成立未逾月，内容即日发生破裂。张绍曾属于黎党，与黄郛、彭允彝、程克为一派；高、吴属于曹党，与烟酒督办王毓芝、京兆尹刘梦庚为一派。一日吴公以汽车至部，招予至国务院会议集〔席〕上，促拟一电解释金佛郎一案之办法，因外间宣传政府将继续前阁，重办此案，乃以通电宣布交涉情形。大致谓对于此案正在严密研究，并未定有主张，如拟定进行方针，自必征求民意云云。其宗旨在证明舆论之误会，而又不宜十分着实等语，盖为一时缓冲起见，而将来如何办理，又须留有转圜馀地，故措词颇难下笔。到院时，吴公直引会议室，予见阁员均在一小室中围坐长案，知即为会议席，而以外别无椅几。吴公指右首一座，再三命座，予觉万不宜羼入其间，只得鹄立以待。而阁员诸公意尚未悟，争让予坐，颇为局蹐。不得已始自令茶房搬小几于空隅，就安笔砚，一面握笔构思，一面历相在座阁员之言论态度。觉如校中聚课而教员未至，喧嚣憧憧，左欹右侧，忽起忽立，一无秩序，衣冠仪表，殊式异状，绝不类密勿论思态度。回忆前清曾奉派参同政务会议（会议时由各部派员前往列坐，左右两行旁席，以备临时对于主管事务有所咨询），庭中置一椭圆式议案，亲王南面中坐，各部院大臣三面围向，提调奉卷呈上，以次传阅，良久始问一二语。因地远不甚可辨，庭内列坐数十人，皆屏息不敢作喘咳，虽不知所议内容如何，而一种庄严肃穆之象，足以使人肃以视，现在真儿戏矣。据闻合肥①任总揆时，会议形式尚为严重，以后总理均非其人，阁员率相藐视。至王宠

①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

蕙任内，将议席改为散置，悉仿番菜咖啡馆之陈式，而阁议亦愈益玩肆，每况愈下，离坐偶语，绝不复成体制。现在仍用合席，较之王阁已觉稍胜一筹云云。庙堂出政之地，𬣙谟定命，宜如何恪恭将事，而轻率如此，欲以端揆百僚，风动全国，宜乎其为国人弁髦视之矣。

拟电尚未脱稿，而会议已散，张揆^①亲至予前致意，谓拟就时请烦亲自送交于办公室，面同研究。不十分钟，予已定稿，赍送茶役，告以有客。予仍退回会议室，嘱俟客去来告。谓尚有六七起候见，恐非数小时不能蒇事。逾时复遣役请询，则谓总理已午睡休息矣。予独坐久，亦矇眬入睡，及至启目，则室中已生黑影，立出门外，则已窗棂尽闭，寂无一人。院中千门万户，先时至总理室有人引导，此时已茫然不知所在。连过数院落，悉寂寂如空舍，愈转愈迷，颇窘迫无计。良久始遇一人，强之为导，曲折数回而后得达。既奉簾入室，则张揆方据案阅文牍，垒然盈尺。予立案前已数十分钟，彼尚不觉有人。予计不能待，则径以电稿置于其前，彼始瞿然惊顾，因以笔杆代指，从头阅毕。问尚有三电何在。予谓我奉命只拟此一电，馀非所知。忽厉声曰，某某事三电分明同时交拟，何谓不知，且与此案皆有关连，仅送此一电，予何能核定。办时乃绝无头绪，若此岂不可怪！予忿极，乃抗声曰：予非国务院职员，今日奉交通部吴总长命，来院当会议席上交拟此电。予系交部人员，惟总长之命是率，总长所交只有此电，予拟毕即已完责。此外三电四电，国务院自有承办人员，非职分所当过问，有无头绪，亦非本员所能负责。予以拟此一电，伺候竟日，神志已倦，可用与否，请总理速核一过，予即当回部缴命，不能久候矣。张公闻言，瞠目相视者数分钟，忽改容起立曰：刘先生尚在此耶？予实误会。遂作无数敷衍语，并留共晚膳，予乃婉谢而退，回部已七点又半矣。于会议时见阁员

① 国务总理张绍曾。

情况之轻率，于送稿时见当局神志之昏迷，张阁之不足有为，已略见一斑矣。

前电经次日会商之结果，仍未拍发。逾数日，张揆复来交部，总长召予至客室，尚有陆锦^①同在座。至则出示一电稿，系张揆亲笔，内容为通缉孙文命，就此意修饰词句。予意中颇为奇异，此等电令非有若何曲折，院中人才济济，何至无人属笔？但既出总长之命，当然不能不拟。已而吴公至案就视，予以此意质之，吴已有觉悟。此时张揆同至案前，欲先将原稿取回，予捺之不与，以尚待校对稍顷。复索此稿，予拟电已毕，不得已只有付之。陆锦旋至予前低声曰：此报万勿呈总理。予曰：当然呈之总长。陆曰：亦不可呈。张公催促甚急，必待此稿录竟方肯出门，立案侧视。予乃大窘，时仅末尾数字停笔未写，念一定成后，彼必自攫以去，势不能阻抗，又不能终止不写，不得已只有将稿内文句，用笔涂抹，即起告总长谓：予此时拟不妥帖，且候回本室另拟送上。因急及身趋出，张公尚不允，陆从旁赞之曰：如此甚好，稍迟无妨。予疾趋回前厅，伺张去后，更至总长处问此电应否拟送，吴、陆二公同声应曰：否否！适非君言，几为所愚。彼前此已有此等秘计，欲以缉孙之事归怨于我，故特来索君代拟。若稿被持去，明日必付石印矣。

予此次虽免为难，私念以同一政阁之人，而猜忌诡秘如此，何以能久？未几即以互相利用议员，各树旗鼓，惟时总统改选之说已起，黎氏欲倚张以固位，而张亦冀乘势自造势力，遂不惜名爵利禄，以广为要结。顾问、谘议之委状，逢人送发，纷纷如宴客请帖，而简任、荐任之保举，尤冗滥无纪，拔第连茹，每一单辄至数十人。乃至不用明令，其左右因四处招揽，夤缘为利市，简荐勋章皆有价目，经手招待，皆有折扣。张之为人，好高骛远，而实颟顸不晓事，故左右弄之如傀儡。吕习恒、张廷谔先后

① 陆锦时任陆军总长。

为其秘书长，各不逾数月而获资累数十万，其族父某以马弁而充关督。凡奔走爪牙，无不充轫囊橐，声誉污劣，百事丛脞。曹系阁员乃乘间攻迫而去之。于是，黄陂之元首累然在上，遂成孤立矣。

张绍曾既去位，曹系乃提颜惠庆组阁，而黄陂不允。曹系阁员遂同时请假，为迫黎下野之举动，黎尚不肯去，则断其交通，绝其饮汲以逼之。是时届公出任调停，经数次之磋议，黎已允提颜组阁，并言无论如何，守死勿去。公于夜间十二钟始出黎寓，尚言之凿凿。万参军德等同往届宅，于二钟始回，言黎已安寝，所言并无变更。届公次早即往晤颜惠庆，致黎意请其组阁，颜意已允，谓须约三五友人再为一度之商榷。正以电话招集聚议，而报者踵至，说黄陂已至车站，诸人犹不肯信，急派人往视，则车声辚辚，已向津门出驶矣。

盖是夕届公方与黄陂磋商时，其秘书长饶汉祥已另与人在旁私议，为出走计，而黎固未之知。部署定后，即与次日早挟之出门，径奔车站。黎是时人已昏愦，惟所左右，殆有不知谁何之态。曹系阁员闻讯谓黎挟印出走，即电王承斌于车站截留索印。黎初不允交，王承斌扣不放行，相持竟日。黎不得已，始电告其如夫人，于医院将大总统印信全权交出，乃始放之回寓。同时，曹系阁员即开紧急会议，立时销假，以高凌霨代总理摄行大总统事务。此为曹氏时代之摄阁，于是政府完全为曹系占领，遂积极筹备大选之事。黎氏之总统告终，而曹氏之总统于此时发轫矣。

在筹备大选期内，形形色色，千奇万怪，无所不有。其初因驱逐黎氏之操切，国会多数议员均抱不平，浙人褚辅成首倡议员南下之说，从而和之数百人。黎氏亦有一小部分议员，盖以张绍曾之一部分同仇敌忾，一时声势颇洶洶。于是合肥旧人亦乘机活动，在津延揽，浙卢、奉孙亦遥应之，以合力破坏曹氏之大选为

目的。赴沪议员由浙卢方面招待，在津者则黎、段两处招待之。有建议请黎氏南下至沪中建立政府者，黎未待段同意匆匆南下，迄一不得有所举动。曹氏复运动各领事逼迫之，黎不得已由沪前赴日本，而曹系方面以熊秉琦、王承斌先后进京之结果，筹备益有起色，五千元之巨款亦深有确实保证，南下议员多半遁回京中。卒以吴景濂主持议会之力，而曹锟之大总统居然以五百二十馀〔票〕选出，双十节中安然就任矣。

曹氏之大选，王承斌、吴景濂实为首功。先是，议价已定，议员方面要求先付现金，而一方恐选事不成，虚耗巨款；曹氏欲先行投票，而一方又恐空言不践，过水抽桥。彼此相猜，无论用何方法，均不能为充分之保证。王氏在曹系中頗有信用，故经彼到京后始决定按名先给支票，于大选成功之翌日照兑，由彼担保，此一场症结因以解决。而吴景濂之逆命从事，亦由王氏运用之力为多。盖王、吴本奉天同乡，且有师弟戚属之谊，预定曹锟到任后，首提吴氏组阁。于是曹、吴两派议员，合力奔走，均异常踊跃，以希满意之酬报。据闻投票实不足数，吴氏别以妙法成之，因吴系议长，办事人皆密受其使令也。

曹氏左右既得吴力而实忌吴功。以吴之人强悍不可驾驭，又羽翼众多，声势广大，若更假以政权，势必实行其新宪法内阁制之权利，公府方面且无可施展。益以事前多方要挟，得步进步，虽忍痛承诺，而怨愤滋甚，故对组阁之成约，非破坏之不可。高凌霨正希望利用此机会，以达摄阁，即真真素愿，从中排挤，尤出死力。于是吴氏大忿，其部下亦出全力以攻讦高凌霨，数日前之共患密友，数目【后】已成血海冤仇。高氏本狡猾官僚，不讲信义，事前对于他方面之承诺条件，至此时亦顿更面目，十九不践。乃悉与吴氏合谋以攻高。同时复依据宪法提阁之期限，向曹敦迫，高五之组阁迷梦完全失望，即第二步延长代阁之希望，亦万不可能。至此已计穷虑尽矣。

此时继阁不能不汲汲提出一人，又恐万一通过，则摄代之命更促。于是有献计于高五者，谓莫如径行提出孙宝琦，以为废物利用之上策。孙虽沉浮政界，而与现势实已多年隔膜，既无势力，亦无手腕，当然不成事实，而表面又不能谓之绝无相当资格。既提出一度内阁，无论成否，疏通磋商中，必经过弥月之纷扰。此一月中，摄阁即可以安然坐视，一面抵制吴景濂，一面即可搪塞议会，延长代阁。就令万一通过，以孙氏之庸懦易制，亦不足为大患，要亦必无之事也。

高氏既闻此说，十分欣佩，即与同党商议，入告曹锟。而想之不可思议之，孙宝琦内阁乃突然发现于大总统之咨案，京外耳目莫不色骇神动，以为咄咄怪事。于是迎者拒者赞成者反对者、奔走议论，开会请宴，议会报纸，纷挚不已。孙氏亦惶惑失措，若推若就。经过若干时日之扰攘，迄归冰阁，而高五窃笑于其旁，摄阁生命又延过蟾圆一度矣。

孙氏虽初受新命，方以为简在帝心，自必询谋佥同，不至有何纠葛。自与议员诸公作此一番交际，酸甜苦辣，百味备尝，而迄不得丝毫之要领。甲要关督，乙求运司，丙索简任，丁图荐任，罄全国要地员缺，殆不足以供此一票之偿报。自知为人所弄，忽如梦觉，遂安心放弃。于是高氏乃占完全之胜利，益志得意满，睥睨一切，自谓足以颠倒一世，操纵政轂。即昔日攀附鳞翼晨夕左右之议员，亦求一望见颜色而不可得。对吴景濂派议员，尤极仇视。政府党、非政府党同一失意，乃渐以翕合而共集矢于高氏，拥吴为之领袖，将明树旗鼓，对之宣战。高氏知之，乃以内务部职权，解散议会之原有警察，而另派警察赴院监视议会，抗拒不得。吴知事急，即夤夜遁回天津。而议会受此激刺，是仇是友，同抱一致公愤，知非排去高氏，议会殆无存在之馀地。而排去高氏，只有利用孙宝琦之一法。孙之国务总理系由总统正式提出，若经国会通过，高五无论如何无法以阻挠孙阁成

立，高氏当然可以摈之阁外，既无正当职权，势力必因之而减小，即有伎俩，亦不足为患。于是秘密商榷，分头接洽，于次早召集紧急会议，将孙阁一致通过。高氏猝不及防，无术抵抗，不得不含愤辞职矣。

王克敏者，向为著名奔竞之官僚，自项城时代，屡任财政官吏，与金融界多有勾结。民国六年，曾任财政总长，乘中国银行停兑之际，勾通中行执事，上下其手，以贱价谋取股票，遍布爪牙，把持一切行务。先用冯有为为替身，充任总裁，而以私党张嘉璈为副，渐致中行要职悉为彼一系盘踞。退职之后，即继冯而自为总裁，无形之中，已收中行为私产。同时更充中法银行买办，并组织各私公司，大张营业，为综揽全国财政实业之计划。不何欧战发生，中法银行因以倒闭，而其他经营事业亦多失败亏耗，债累约在千万以上，虽罄中行所有不足以抵塞，乃乘曹氏大选发生之际，力谋财政总长。献计曹氏，谓可藉法国退回赔款之交涉，恢复中法银行。因法纸币佛郎之折价，本可减省现金五分之四，乃忿法国要求用金佛郎，除以一部分恢复银行外，更可找给二千余万于现政府。曹氏闻此，自然极口忻允。王知事已成局，乃密将中法银行股票悉用贱价收买，就中分出若干，纳之曹氏及其左右李彦青等，余为已有。预计该行复业以后，零折股票皆十足可兑，一转手间可赢至数千万。于是与曹氏已成合业股东，发生共同利害之关系，名位保证，可谓十分稳固矣。

此消息既透露，全国之金融界乃发生一大恐慌。深虑果成事实，则全国内外财政，悉在其操纵支配之下，或更无余沥可以旁藩。而中行之各地股东惶恐尤甚，盖虑其以中行总裁资格与曹氏合作，如此巨大之营业，成则利归一人，中行当然不能分润；败则受其牵累，恐同时陷于覆没，且中行与财政部并为一家，倘政府需索垫借，在势无法推诿。京津沪汉各银行股东飞电阻止，而国会议员及全国舆论亦对于金佛郎案为严厉之攻击。王知风潮浩

大，势不可抗，不得已只有宣告辞职，留作缓图矣。

然经此顿挫后，王氏以吸收中法股票之结果，负累益巨，而成事后之获利亦如之，无论如何，不能中止。因先将中行总裁辞职，孤注逆掷，为未来就任之预备，一面积极结迎于李彦青，并运动外交团，捺扣盐馀，国内银行停止借款，以迫财长张孤之退位。会大选进行益亟，张孤不知因何事失欢于李彦青，王氏乘间结纳李。一夕以电促张退职，命王于翌日视事。次早而财长更迭之命，赫然发布矣。

王氏既攫得财长，当然以奉承高、吴为惟一方法。议会方面因怨高而并及王，故孙阁上场即以排除王氏为条件，孙极口允赞。谓叔鲁^①与张远伯^②当然不能共事云云。讵命下次日，曹锟以电话召孙入府，询阁员之支配。孙告以未定，曹谓此事无甚计较，可就此开一名单，共斟酌之。孙于阁员确未有何等部署，而被曹敦迫，复不能却，因勉强开单呈上。闻外交为顾维钧，内务为张国淦或颜惠庆，财政龚心湛或赵椿年，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袁乃宽，交通吴毓麟。曹阅后微笑点头称善，问尚有斟酌否。孙言本人绝无成见，不过举所知以备采择，当然请大总裁定。曹谓予意亦不过稍有变通，因采笔点窜，首注王克敏三字于财政之下，内务改程克，移张国淦于教育，农商改颜惠庆，余如原单。改定后问孙如何，孙唯唯惟命而退，即日发布命令，而孙阁完全成立矣。

孙回寓后寻思此事，忽大懊悔。议员复交口诘问，何以不拒绝王克敏？孙无词可对，乃避往海甸，宣言不允就职。曹氏遣人敦促逾日，始到院视事。而王克敏已衔之次骨，始终不可合作矣。

此时屈公已迁居津门，予嘱周君佩璜假屈命投谒往贺，且探

① 王克敏，字叔鲁。

② 张志潭，字远伯。

其主旨。盖私念此老以如此时局，投身急涡，舍税务督办之安富尊荣而当此万流冲激之总理，不知有何抱负，必欲乘时一展。以旁观视之，有似盲人瞎马，夜半临渊，情状实可怜也。

佩【璜】往投刺，则门外已车水马龙，冠簪云集。适黄君希尹任招待员，因得首先接见，且以挚诚相告，谓：予已夙定办法，就职后即请假出京，浼外长代理职务，予顺道周巡苏浙闽粤，回时再出关外一行。予向无党派，因此与各当道、各方各界皆有相当情感，拚此数月劳顿，亲自觌面晤商，区区薄面，当不能却，统一问题定可望圆满之结果。予但望统一完成，则其他建设付之后人，垂老之年，庶不虚此一出矣。可以此意密告文六，予出都过津，必先晤合肥，请其同意赞助也。

佩璜归而述之，予甚壮其志而哀其愚。以十年来全国祈向之统一，智勇俱竭，迄无丝毫效果，而欲仗区区识面之情谊，幸成事于旦夕握手之间，操豚蹄而视筹车，岂非至愚之计耶？

就任未久，果提此议，请给旅资四十万，为周巡各省接洽统一计。王克敏当然首持反对，乃请减至二十万，渐至十万，迄不得允可，终至国务院之额定经费，亦不给予一文。会议席上，至购备纸张笔墨、茶炭烟卷之钱，悉无所出，不得已自捐百金，交出庶务筹备。孙之被窘于王氏，可谓恶作剧矣。

孙既已无法支柱，乃托人向王疏通请求发款。王给之曰：若院中冗员太多，浮于旧额数倍，安有许多闲钱充此赡养？如欲望予发款，必先裁汰所属，然后可以议。否则日日哓聒，无益也。孙不得已，如命裁去数百人，复以告王，王仍置之不理，促之再四，乃以前语相质。王笑答之曰：前语固当然，予谓裁员后再议，非确定有款可发。即责以前约，亦仅达可议之程度，且今所裁减，亦未达适当之名额。遽藉是索款，未免过于急切矣。孙于是始知王之戏已，实欲以裁员使之召怨，或且激成罢工索薪风潮，幸院中停薪已久，挂名虚职，弃无足惜，故始终未有一人抗

议，亦王所不及料也。

未几而德奥债之案起，据国际公法，交战之后之债务本可没抵赔款，而外人方面以厚利赚当局。如承认此案后，政府可得四五百万之现金，在事人员并有沾润。鸩酒止渴，外顾、财王^①两部当然乐于从事，而报章已揭其隐幕，国会舆论同时大哗。予意此当为孙氏下台之绝好题目，以此抗议引退，可得全国国民信仰之同情。本来无法苟延，难得有名可托，种种忍尤含垢之事，皆可湔刷净尽，岂非快事！乃此翁非但不拒，而且挺身担任，自向国会出席报告，恳求同意。国会以其为自身拥戴之总理，勉予通过。而数百万之债外报偿，安然入王、顾之囊橐矣。

孙于德债一案如此努力，为曹政府作成此大批收入，自以为建此殊功，必有相当之酬报。即或不然，王氏以乐得赞助之僚谊，总不至如前相厄，国务院之本分额支，必可得几个月之河润。而王氏一文不给，依然如故。会内部以丁祭临时，请援千元。孙拟援例祈王于内部照发于院，否允。孙至是始不能复忍，念王虽无法融洽，而曹氏于已有特达知，又新为之效力，信用已固。况以国会通过之总理，地望定与财长不同，拚乘此与之决一雌雄，究竟谁胜谁负，在曹意当不至一意偏袒。乃决计具呈辞职，向外间明白宣告，决不与王氏合作，非去王则万不复留，同时仍避居海甸，以观动静。曹氏得呈后，当然有慰留之手续，先后派高凌霨、吴毓麟亲赴海甸劝驾。孙坚持不能与王合作之态度，绝无通融余地。王亦同时请假，声明非孙去不复到部。相持不下，最后之胜利殆不知鹿死谁手矣。

曹锟于孙表面挽留，而对王则有亲切之表示，甚且有去就与共之语。一亲一疏，胜着所属已自不言可喻。乃孙氏于数日后忽续上一呈，自请负责维持现状，到院如常视事，一面自海甸回都

① 指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王克敏。

晋谒曹氏，又为李彦青所窘，愤极出府，而维维钩代阁之明令，已随踵而下矣。

此不名誉无意识之动作，不知于自身有何仇恨而必使之狼戾至此。此最上之策，莫如自始不就，明知求者不诚，受非所任，六十老翁，何苦被人牵率，置身涂炭；其次则凭藉国会公举之名义，不比受知私门，落得烈烈轰轰，应潮流顺民意以施展一番作用。能行则行，使全国倚赖之，不能则去，使全国爱惜之。又次则于德债一案，借题去位，大节不夺，亦可留一纪念。再不然则索性迟耐几天，金佛郎案必当提出，届得发一通电，宣告去位，无论如何抒写，信手拈来，皆可成一篇文字。乃偏不迟不早，不软不硬，枉受此一场郁气，留之不得，去之无名，真令人索解不得。总之，出身纨袴少年一无真识定力，以为软也，则有时任情使性，似乎百折不挠；以为硬也，则忽而烟消火灭，毫无气色，沟浍之水，涸可立待。是其所谓进退失据者也。

顾维钧代阁期内，即提出颜惠庆之内阁。于是国会议【员】，又万囂并作，生意大动。有望门劝进者，有作意居奇者，有中立观望者，有奔走效劳者，妓寮酒馆，毂击肩磨，一时顿形热闹。颜氏虽留学出身，而大有官僚衣钵，若离又即，似拒还迎，使人不易摹捉。因之喧哄多时，仍归冰阁。顾、曹氏本来无可不可，虽由彼提出议会而来，初不肯玉成颜氏当国，亦正利用此时以延居摄阁之运命，且冀颜阁中天，第二提出者当然不至属之他人。彼此各抱勾心斗角之神通，而最密切之外交系中又成水火矣。

无几何时，擂鼓三通，战机已迫，此时非有完全内阁恐不足以负非常之责任。于是公府阁员与颜之自身感受刺激，同时奋起，而国会中亦以受剧烈之运动立现敏活气象。乃以短促期限，百法并用，怀胎久孕之颜内阁，一夕而呱然堕地，先生如达中枢，情势日趋于奔涛骇浪之中，而大局又一变矣。

自此以后，骤入军事时代，战史开幕而政纪渐归沉寂。可怜

此生虽短，折之颜内阁诞弥厥月，呱呱生活，均震荡于渔阳鼓。之中，卒与曹氏一朝历史淹然共尽，作直系殉亡之俑。十三年之约法民国从此告终，而二十三日之过渡摄阁从兹发始。黄粱一梦，换尽沧桑，可叹也：



请订阅《近代史资料》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一九五四年创办，专门刊载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的学术刊物。它搜集和保存珍贵史料，并及时刊布于世，为国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团体提供可靠的史料。

创刊三十五周年以来，本刊所刊载的1840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以其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而广为海内外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们的著作、论文征引，同时也深受全国省县地方志编纂者的欢迎。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本刊的发行受到很大的限制，使全国广大的史志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购买本刊产生了很多的困难。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解决困难，使大家能及早地购到本刊的每一期刊物，本刊编辑部决定为读者代办邮购服务，具体办法如下：

1990年准备发总77、78、79、80号四册。每册估价4元（邮资在内），如需订购，先请汇款16.00元，多退少补。注意写清邮政编码。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06

经元善通电收回立大阿哥成命经过

赵凤昌

编者按：此件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收藏的赵凤昌所撰《惜阴堂笔记》原稿中录出，供研究参考。

经莲珊元善，上虞芳洲善人之嗣。芳洲旅沪，营商业，创办沪城清节、育婴诸善举。粤寇陷沪城时，避乱妇女亦投入清节堂内，保全名节无虑数千百人。寇亦重其人而不扰。粤寇至浙，过上虞经家村，谓此系经善人乡里，相戒勿入。其能感化如此，载入上海、上虞两县志。

莲珊读书好学，著有《趋庭纪述》，席其先人之业约五万金。光绪八、九年间，直隶大灾，莲珊即收业，尽携此五万航海至津，亲赴灾区散放。从此每遇各省水旱，尽力筹赈，奉旨加奖至十一次。旋北洋创议商办电报，派盛杏生督办，莲珊即与苏人谢家福招股三十万余附入，方能著手。莲珊即任上海电局总办，向留心中外政治，痛中国之不振。予于光绪十五年自粤调鄂过沪识之，曾约至鄂筹办织布局事。甲午，予亦旋沪。大东沟海军一燐，至马关议约，忧国之士群起，如康长素昆弟、梁卓如诸居均集海上，频相讨论，予亦时与诸君晤。莲珊以为宜先

办女学堂，即联名呈总理衙门，准之。中国办女学实自莲珊创始。

至戊戌而新旧冲突，宫廷生隙，旋立大阿哥之命下，遽违本朝祖制。莲珊感德宗有志振作，甚不慊于此举。其时盛杏生在京，即电请上言挽回。杏生复电仅一语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莲珊得此电，以为大局垂危，乃以候选知府銜名迳电总理衙门王大臣，大意言此举有违祖制，中外惶惶，请收回成命。深宫震怒，消息至沪，莲珊速予往电局，谓此事究竟如何？予告恐有不测。郑陶斋即力劝其姑往澳门暂留，当日即行。旋杏生与何梅生电谓经事由予袒护，言官并欲劾予，即託梅生询予电复。予言，予已无可参劾矣。旋知都下宣传此事时，御史余诚格即参盛杏生，谓经系盛用之人，应勒令交出。盛急，而恐经远遁，故来电恫喝，冀我勿再助经，然经已先去沪。盛被余诚格参后，即上奏：“经系臣办事所用之人，康有为乃是余诚格之门生。”深宫至此方知之，即放余广西简缺知府出京矣。盛此奏针锋相对。前复经电仅作空洞惊人一语，惹出一场烦恼，关系之际，措词欠酌矣。

立储本违祖制，内外廷臣竟无一人敢言，乃待疏远闲员突然电请，莲珊可谓朝阳鸣凤，足传千古。江督鹿传霖密派员洪某来沪，先访何梅生，嘱约予晤谈。一见通闻，乃琴西之子。琴西三牌案失察罢官后，调粤差遣，病歿于善后局，予曾为料理身后。其子忆及，即称世叔。言鹿欲予劝经莲珊回沪，仅办永远监禁，决无他意。予即告之云：“我与彼固执交，渠与在宁山长褚伯约及属吏法公堂葛範夫同系亲家，何不託之？此时何有定谳，亦岂有劝一亲友就狱以候不测之诛？一旦有旨严办，鹿亦何能抗？将来史笔书两江总督鹿传霖杀经元善，亦殊不值。即指为康党，莲珊著有《趋庭纪述》刻本，载答康之信，责备甚周，足证不能以康党罪之。书在此，可带回宁，望芝帅再思之。”洪去，自此寂然，想已纳予言，芝帅尚是居子也。因恐由粤督就近拿办，予为函致合肥傅相幕府徐廣陛，劝合肥勿承内降。合肥云：“我决不

做刀斧手。”此语真爽快，使人放心，即延为宕案。经则安居澳门炮台，为国际保护，至拳祸事毕，逐大阿哥后，方回沪上也。

戊戌以后，立大阿哥以前，西后急欲行废立。己亥，合肥在大学士任，一日法使访，询果有此事否？外国视一国君主无端废立，决难承认。午后，荣禄往访，传西后意旨，欲探外使口气。合肥即以今晨法使言述之。合肥知都下不可居，谋出外，旋督两粤。同时，荣禄秘电探江督刘新宁，刘复电有“君臣之义久定，中外之口难防。”李既不能助，刘又有违言，事即难举，不得已而先立大阿哥。乃忽有闲员放言高论，谓违祖制干怒。可知荣禄试探两人，因湘淮军仅存之硕果，不无顾虑，而先探其意，外此疆吏，盖可置之。荣禄早年为清流弹劾罢职，参者即陈侯官，荣禄在日，虽经屡荐，终未起用。南皮清流推为党魁，荣向不与通函电，亦在可置之列。传言同有电询，非悉当年之情事者也。

民国初年安徽湖 北会党情形探报

佚名

编者按：此件系墨笔正楷书写于一长条竹纸上，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一本零散档案册内。

长江沿岸会匪之出没，以大通、安庆、九江、武穴、汉口为最多，然皆市井无赖之徒，尚未足以扰乱治安而抗拒官府。惟入山稍深者，则其民性剽悍，顽梗成风，故戕外人抗官长之案每多出于交通不便之区，未尝见于风气既开之地也。

查英、霍二山土股以哥老会为最夥，而又与河南商城、固始等处理教之民合。光绪三十二年张正金滋事时，附从者将近三千余人，其中半系土匪半属农民，盖匪与民时分而时合。当时头目以张三麻子、聂阎王为最悍，所率各不下数百人，且多土枪抬炮。厥后兵众匪寡，渐次解散，张正金逃往商往之吴家寨潜伏，不久亦诱出就擒，而匪势固未尝稍措也。

罗田、麻城之匪，以从前戊戌年廪生屈开埏一股千余人，至今尚能团结。屈自奉文访拿后，则未敢与闻。其余零星小股，多者六七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时散时合，无一定之统属，惟每年必聚会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天堂山天堂寨。据学生从前所得调查之报告，谓聚会时往来者终不下一万余人。此言虽未免近于誇张，而半计之亦在五六千人内外矣。

沂水之哥老会则几乎遍地皆是，开山堂设马头者闻有五十余

所，且沿及于黄冈之上巴河一带。其中势力最大者以何家寨之何秀才维阁为最，名册中所载者已有五千余人。

蕲州之会党皆麇集于皇信甫、条儿天一带，且多为有业农民，非如沿江之皆游手比也。

以上各地会党无论其大者小者，皆不过招徒聚党各自争雄，抱王侯之思想者固无有也。

至以革命之说传入此一带之会党者，则自蕲州人黄侃始。黄为著《湘军记》宜昌王安定先生之婿，其父前官四川臬司，亦以理学名。其人精于小学而好读时事，各县匪目渠已联合殆尽，悉更其名曰“孝义会”，自为盟长。奉文缉拿后，即变衣僧服逃往日本，而委其事于罗洁。罗号伯嘉，年三十余，亦曾留学日本者也。

此安徽英山、霍山及湖北罗田、麻城、沂水、蕲州等处会党之大略，皆得自调查而来者，其余传闻失实之言则未敢以告也。学生谨上。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史料

迟云飞 译

说明：这件史料是长沙抢米风潮时日本人的调查记录。比较中文史料，它更全面地反映了长沙抢米风潮的复杂性和辛亥革命前夕下层民众心理的复杂性。原件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载《外务省记录》5门3类2项68号《支那长沙暴动》第一卷。由日本学者横山英整理，刊载于《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1卷（1981年12月）。

史料一，是日清汽船公司上海支所给外务省的报告。资料当是来源于日清汽船公司长沙事务所，旁有外省书“四十三年（1910）六月八日记录，系接受”。

史料二，是日本驻长沙副领事村山正隆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机密信第7号，明治四十三年六月一日交付。该信还有第8号、10号与长沙抢米风潮有关，但我们没有得到原文。

一 长沙暴动始末报告书

湖南历来是居全国首位的粮食产地，但是去年由于西北部常德一带的水灾，收成受到很大影响，大概只有东南部获得了丰收。湖北以下各省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因此就从湖南贩运粮食，以致湖南米价渐涨。长沙的绅士们对此深为忧虑。今年（1910年）二月，他们劝告巡抚岑春煊说，湖北官宪已禁止谷米输出并

劝谕维持平价，我省亦应采取同样措施，以防意外。但是，岑巡抚不仅不听，反而反驳说：在我的原籍广西，米价常在每石十串上下，听说现在湖南的米价不过每石七串多，这决不能说是高价。经过官绅们再三劝说，始承允制定输出期限，随即确定在当天的四个星期后的四月七日完全禁止粮食输出，并把此事上奏北京政府，同时通告内外各官。当部商人得此消息，立即在这个限期内极力收买粮食，用民船或汽船运出，仅长沙每天输出就多达数万石。另一方面，米商及贮米的富豪趁机囤积居奇，因而米价愈涨。到四月五、六日，米价竟至于一日三涨，从七串六百文涨到八串六百文，也就是一天内每石上涨一串。贫民一天挣钱百文左右，不够一家数口的饭钱，情况极其悲惨。因此，怨恨巡抚的人逐渐增多。

长沙南门外有极穷之人，以挑水为业，每天仅得数十文工钱，要靠此供养夫妻和两个孩子。男人由于得病不能干活，一家人已两天未进米食。四月十一日，他勉强带病到外边找熟人借钱，其妻在家中搜寻到七十余文零钱，到附近的米店想买一升米。这个米店原是团长开设的，依财仗势，借口其是零钱而不卖米。妇人百般哀求，请暂以小钱为质，等她丈夫回来就换为铜钱。旁边的邻居也说她的家中迫于饥饿，请米店暂为通融。然而米商不仅不答应，还加以侮辱。妇人在极其愤慨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觉得还不如死了的好，于是她只买了两个油饼，回去给孩子，随后就跳到屋后的池塘中。两个孩子见此情景，也相继溺死池塘中。不久，丈夫回到家，寻找妻子，当从邻居那里得知事情的经过后，他极其悲痛，也跳水惨死。因为这件事，邻居们相率逼迫米商给四位死者备办象样的棺材并郑重地埋葬。米商不仅拒绝，而且派人到附近鳌山庙巡警分局报告。该局官员周某派巡警逮捕了为首的木工刘某，严责多时后予以拘留。因此民心渐愤，聚来的人达到数千，强烈要求巡警分局释放刘某。

第二天十二日清早，长沙、善化两知县得知骚乱消息，同到南门外试图弹压。数千民众向知县诉说米商及巡警局的无理行径，又要求说，这一事件的原因在于米价腾贵，请立即平粜以救饥民。然而此事本非知县所能决定，所以两知县百般的劝慰，并约定：代贫民稟请巡抚，满足其要求，并说今天已经黄昏，你们应该解散，明天正午再在此处相会，向你们传达巡抚的恩命。发布实行平粜的告示。民众逐渐散去，到午后十二点，两知县才回城内。

十三日清早，长沙知县余氏和善化知县郭氏拜访岑巡抚，叙述了前一天南门外发生事情的经过，并且稟告民众聚集纠纷的原因在于米价腾贵，此时若不迅速平粜、发布告示抚慰百姓，则势难平稳了结。然而巡抚却对他们大加斥责道：“饥民聚众滋事，违犯禁例，你们身为知县，不依法惩戒，却向本官转达这此种要求，太无能了。原来米价一升百文都视为寻常而毫不为怪。此地一碗茶百文也不嫌贵，米是百姓日常所需的，反以一升百文为昂贵？”两知县受此申斥，无词可答，只得唯唯而退。恰好巡警道赖承裕及飞斡营营统杨明远来到巡抚衙门，他们企图趁此机会建立功劳，就向巡抚稟请：“两知县徒畏饥民，无能已甚。本官等同至该处，传达大帅威令，立镇骚乱。”随后，两人以亲兵数人为前导，直至鳌山庙分局。当时两知县已在该处，正向众民详述巡抚的意旨，竭力劝慰，让彼等解散。然而赖、杨两人向众民怒吼着大声斥责：

“立即解散！否则本官将依巡抚之命逮捕你们的首谋者，依法惩办。你们原来百文一碗的茶都常喝，反以百文一升的米为贵吗？徒事骚扰！”众民中有人大声喊道：“常喝百文一碗茶的只是城里的巨绅大贾，我等穷百姓是不能的。我等每天挣的钱只够买一升米，饥饿难忍，只得聚集此处请求平粜。你不辨是非，以茶价为例，让我等解散，毫无道理！”渐成反抗之势。赖氏闻之勃然大怒，立刻拉出前一天拘留的木工刘某，在众人面前严责并打四百杖。然而群众却因此更加激愤，狂呼着咒骂巡警道暴虐，骚乱

更加激烈。于是杨营统命其亲兵动手捆缚民众，众民依恃人多反抗愈烈，竟抓住赖、杨两人及其亲兵，拳头棍棒交下，暴乱之状简直如同战场。杨见势不妙，立即脱掉衣帽，亲兵们也丢掉制服，保护着杨氏逃到停泊在附近的炮船上。两知县也弃轿微服乘人力车退走。当时民众高喊余知县清廉公平，应待之以礼，因此除该知县的乘轿外，所有官员的东西都打得粉碎。只有赖氏由于年老步履迟缓，很快就被暴民擒住，其亲兵及随行者无人敢前去救护。于是暴民就把他吊在附近菜园里的树上，用香炉灰迷他的眼睛，有人唾其面，有人用鞋乱打，甚至有人拔其胡须，又百般辱骂，简直要把他虐杀。赖氏受此困苦，气息奄奄，只得向暴民哀告并约定：“本官素来无知，竟招诸君义愤，今已后悔不及，然事已至此，即使打死本官也于各位无益。不如你们与我同到城内，向各长官请求减低米价，本官一定代诸君极力请求，决不食言。”于是乱民簇拥赖氏从南门入城，沿途每见巡警必加痛打，每到巡局必捣毁之。人群先到按察使衙门，但该衙门大门紧闭，无法进去；人们转而到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卫兵立即救出赖氏，驱散进入门内的暴民。此时城内好事者从四方云集而来，无赖之徒也在增加，形势更加混乱。巡抚衙门的第一道门被打破，岑巡抚急调常备军入城护卫，无奈市街狭窄，数千民众一时难以退散，军队竟用刺刀乱刺，死伤数十名。见此情景，暴民略显惊慌，暂时退到西辕门外。然而辕门的木栅终为彼等捣毁，照壁也被破坏，又进入院内不肯解散。于是巡抚终于发布告示，从明天起米价减为一升六十文。但暴民立即揭下告示，仍不肯解散。到午后九点，巡抚派人向民众大声宣告：“今夜开始减低米价，无论军民都可以从本城内外各米店以每升五十文的定价买米，米商不得增减米价。另外，死者每人发放恤金及葬费二百两，伤者每人给钱四十串作为医疗费。无论何人，皆应立即解散，各复正业。”此告示一出，民众大半跑到各街，首先强制值夜巡警，鸣锣惊醒居民，并通告：

官宪已命令实行平粜，因此大家不要睡觉，开门点灯以便互相接应。对之响应稍迟的，就立刻打破门扉施以暴力，对于米商的暴行尤为激烈。同时又让居民注意必须以一升五十文的价格买米。于是大街小巷顿时灯火齐明，其盛况宛如除夕元宵。各米店门口聚集了大群男女，都拿着布袋、竹笼、木桶、畚箕、箱子之类的东西。力气大的多次往复搬运，老弱者有被挤倒也没得到米的，有无钱而空发牢骚的，也有只给很少钱而硬多要米的，更有不带钱而强夺的等等，满街之纷扰不可名状。不多时各米商存米告空，随后人们又相率袭击米仓，再次强买、抢夺。结果米价渐渐减到一升四十文，更减到三升一百文。然而暴民的抢夺依然继续，直至天明。

此种暴行，生活小康而温饱者是不屑为之的，无奈居民中贫苦者甚多，听说可以低价购米，不无踊跃争先。如此一夜中有得到数石之多的。令人奇怪的是，先前压迫巡警、令各家开门的并非强买米者。他们先是看到长街新建教堂没有开门，立刻捣毁大门冲进去，企图放火，但附近居民恐怕蔓延而百般哀求，因此彼等只将教堂中的木器箱笼等贵重物品及杂物堆到教堂后面的空地烧毁。接着又袭击大清银行及清国邮政局，打破了大门。邻近居民恳求：这是我国的建筑而非外人财产，请保全之。结果，没有进行任何破坏就退走了。这一天，各米店贮米平均每家十余石，米仓贮米少则百石多则千石，都因此散到民间。因为至今尚难确知米店及米仓的户数，所以损失数量也无法知道。此夜胁迫米商的暴民很多，但巡抚衙门前面的民众毫无退散迹象。

十四日黎明，包围巡抚衙门的民众逐渐增多，到上午八、九点钟，彼等进行种种暴行，用锯截断了巡抚衙门的旗杆，又推倒巨大的石狮子。因此，常备军终于用刺刀刺伤民众，暴民也狂呼着以瓦石泥块等还击，其状无异战场。随后某队一军官用其指挥刀乱砍暴民，结果反被夺下刀残杀。常备军先放空枪试图威吓，

然而暴民毫无退却迹象，军队随后发射实弹，立时击毙十余人。因此，暴民竟企图烧掉巡抚衙门，他们袭击油店抢到石油，首先在衙门旁侧的号房放火。大火由此蔓延到仪门及两廊，更延烧至大堂，终于把衙门大部烧毁。另一方面，这天黎明开始，乱民四处蜂起，强迫各店闭门罢市。开始时，彼等看到本邦（指日本，下同——译者）商店东信洋行尚未闭门，立即捣毁。庄布政使、唐劝业道与绅士王壬秋等数人一同巡视市街，劝谕各店照常开门营业，但如有人听从劝告，就会立刻蒙受暴行，因此良民畏惧，又都关上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午后两点。

先前被烧的巡抚衙门火势更加猛烈，巡抚只得避往别处，因此发生了巡抚自缢而死的谣言，弄得满城鼎沸。庄布政使竭力镇抚暴民集团，民众似乎也颇待以敬意，声言我等只与岑巡抚和赖巡警道势不两立，大人居官清廉公正，我等深所感戴，大人若代巡抚之职，我等就立即解散，誓不滋扰云云。至此，庄氏只得在衙门前面的空地上设香拜阙，在众人面前受巡抚印。民众见之，一面欢呼，一面争着烧香，表示贺意，均以事变可以了结而渐次退散。然而在此之前，同日上午，谣传乱民还要把各处的教堂、各洋行、各洋学堂（长沙人称教授新学的学堂为洋学堂）、各外国官署等，凡与外人有关系的地方全部焚毁。卸任的前湖北抚标游击熊氏得此消息，立即拜访巡抚，力请派兵巡逻各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且稟陈，现在焚烧巡抚衙门，还只是国内的事，若烧毁教堂、洋行等处，则会引起重大交涉事件，此时应防暴行于未发，除却后患。当时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府县各官吏及绅士等均在座，无奈巡抚对此建议不置可否，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意思，熊氏不得要领而退出。到午后，谣传更甚，事态更加急迫，外国领事、外商、传教士等，有的就近躲避，有的乘船远赴汉口。匆忙之际，大都只身而走，携带行李的人不多。而退走的人中，还有人相信清国官吏能保护其住所、店铺不被焚毁。长沙

海关道朱氏在当日午后听到上述谣言，直奔巡抚衙门，但岑巡抚已经逃避，只得空返自己衙门，没能采取任何措施。

又据说，有人向长沙租界巡捕局长郭氏建议：召集各局巡捕，发给武器，列队分巡和防护各街。无奈郭氏对此建议付之等闲而不顾，说是乱民决不会袭扰租界，不必杞人忧天。于是让各局巡捕仍如往常一样分散，没有编成有力的部队。因此，乱民一见巡捕就立即强迫其脱掉制服，将其赶走，巡捕无力对抗，只得任其所为。警备状态即如此，又毫无准备，终致租界的洋行被毁坏或焚烧，残存的只有日清汽船公司办事处一隅。据目睹者证实，乱民的首倡者为数甚少，但各街几乎同时举事，其行动之敏捷与统一令人惊叹。统率各街乱民的，每处仅三四人，皆以青布包头，身穿青色短衣，赤脚行走，身材短小精悍又甚为矫捷，登高跳低如行平地。其语音与长沙居民不同，不易与人交谈。奔走时左手持石油罐，右手拿火把或铁棍。若有居民请求他们停止放火，则仅点头应之。及其企图焚烧或破坏时，就相互商量后分头行动。放火时先抢夺木器，毁坏后堆积一处，浇上石油，用火把点燃，然后用铁棍把火搅散，直到火势上腾达到顶棚，冒出烟再逃走，似乎毫不畏火。拆房屋时，把两个大锥系在绳的两端，插入天花板或梁木，在下面拉动绳子，仅用二三十分钟时间就把整个房子拆毁。家具则用铁棍打得粉碎，毫不费力，很有力气和技巧。只是在袭击病院时，近邻都请求：医院免费治疗，有救人疾苦之恩义，不要毁坏。他们应允，立即点头退去。因此，各处的医院均未遭焚毁之难。

就这样，一日夜中，租界一带被烧的有税关，太古洋行的仓库两栋及趸船，怡和洋行趸船等。被捣毁的有本邦商店三井、东信、盐川、中村、岩城、小岭、大石、日丰各洋行，以及我邦邮局，英商太古洋行、亚细亚公司、和记、怡和洋行及其仓库等。居住在南门外鼓楼门的英商古诺德（グロード）亦遭破坏之难。德商瑞

记、谦信两洋行，美商美孚油行等也被捣毁。英美烟草公司及比邻的警察署、会审局、官银号等也一同遭难。城内的我领事馆被捣毁。教堂被焚烧的有北门外、樊西巷及黎家坡三所，被捣毁的有东牌楼、西长街及清泰街三所，其他被毁损的地方目前尚未能确知。学堂被焚烧的有蒙养院、城南师范学堂、府中学堂、铁路学堂以及巡抚衙门旁侧的选升学堂五所。

到十五日上午，焚烧和破坏依然继续，中商皆宜公司、湘盛纸烟公司被捣毁。德宜公司及相邻的米店以及从它们后面的宴宾旅馆一直绵延到城墙的十余栋小房被烧毁。又烧毁营盘街绅士汤氏两栋新造的洋楼。只有平浪宫的英事领馆、水陆洲的税务司住宅、岳麓山的高等学堂、贡院基的优假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实业学堂等，由于派军队连夜守护，得幸免于难。其余明德、从正（似应为经正——译者）学堂等都遭到破坏。但这些相隔很远的乱民终于未能尽力破坏，乱民到日清汽船公司支所时，与公司支所为邻的四十余人向乱民请求：此公司四周都是贫民小户，若公司遭火灾，我等必同受其害，请保全之。因此，乱民们立即去其他地方，该公司事务所、仓库及趸船等皆免于难，实属侥倖。同日，城内外各地奉知县谕：分别集合于巡警分局，在各家门前点燃灯火，各地公庙内设团练公所，各家出人轮番巡逻警戒市街，各城门到午后四点就一齐关闭，午后七点又上锁，居民不持灯一律不准通行。这样秩序逐渐恢复。

十六日清早，见乱民蚁集于大小两西门及河街一带，都是居住在城墙附近的小民，抢夺了各洋行的货物、器具回家的。长沙、善化两知县见此即加以斥责和阻挠，但多数人不肯听从。因此，知县禀请巡抚派刽子手到城外立捉两名乱民，在全家码头河边斩首示众，还捕获许多小民在知县衙门的坐壁外面斩首。因此乱民始敛迹解散。后两天中，县衙差役多人到小民家中搜索，见有可疑物件即将人逮捕到知县衙门，投入监狱，据说其数颇多。

据说，十四日以来被焚烧的中国官署有巡抚衙门；按察使、长沙府、长沙县三个监狱被破坏，囚徒大多逃散；另外官钱局被抢。巡抚衙门破坏的状况极惨。推究祸源，皆由巡警道而起。陆军学堂远在城外，十四日，该学堂监督召集各科学生五百名，训示以作为军人应尽的责任，情势紧迫时，应各自挺身致力军事，至少应任守卫和保护学堂之责。于是发给每人一支短枪，学生没有逃避的，因此得保无事。还有，大清邮政局局员全部避难，致使邮政业务一时中断，电报局也停办业务两天。据传闻，八名乱民首领在焚毁德宜公司后，向民众恭恭敬敬地致告别辞，并且宣称，此地诸事已经完结，因此要到湘潭活动云云。其后湘潭没有发生暴动，只是㮾梨镇、宁乡一带学堂和教堂被焚毁多处。风传他们从宁乡转而益阳，抢夺了该地的官钱局。但他们在长沙暴动时只放火、拆屋、毁物，从未抢夺银钱衣物，此是众目所见，益阳暴动或许是别派党羽所为。总之，可信的是：此次暴动因贫民要求减低米价的不足道的动机而发生的，利用此次骚乱，一种集团做出排外的暴行，两派互相依赖；在官方，岑巡抚与庄布政使及绅士们互相倾轧排挤，措置失当，致酿成重大事件。

军队及兵舰的行动 长沙本有常备军驻扎训练，但在此次事变中的行动，颇似不堪胜任，因此决定从湖北派军队支援。十四日，用萍乡矿物局的及其他小汽船运来第二十九标第一营五百余人。十五日，用兵粮舰运来士兵五百名。十六日，第二十九标第二营五百人在协统王得胜统率下搭乘沅江号出发。更有湖北提督张彪亲率第二十九标第三营于十七日赴岳州。其后，署理巡抚杨文鼎率充护卫的湖北军五百名上航。这样，湖北军先后出兵约三千名。上述军队几乎都在事变之后到达长沙，但没有在长沙采取显著行动。王协统率约二百五十名士兵赴益阳，长沙则以湖南常备军与上述湖北军驻扎城内外，严密布置戒备。又担心新化县原驻扎的巡防队一队兵力不足，于是从驻宝庆府的中路巡防队派

出一队加强警戒。此外安化县目前已是采茶季节，各地茶商云集该县，因此除驻扎巡防队外，又派常备军两队警备。同时派到益阳的军队也防备暴民潜入安化。

中国炮舰楚豫和英舰“斯茨斯尔”(スイヅスル)号于十七日午后同时到达长沙。英舰“奈勤格尔”(ナイチニグール)号于十八日到长沙，同时于十七日从汉口出发的“斯纳依普”(スナイブ)在洞庭湖鹿角附近搁浅，不得上驶。中国炮舰“楚谦”、英国军舰“余沙”及法国炮舰也于二十日到长沙。德国炮舰一艘于二十二日也来该地停泊。帝国军舰“宇治”号于二十三日到长沙。二十四日，新任杨巡抚率军舰五艘及水雷艇两艘到长沙。上述中有英国借巡抚所有的小汽船一只，配置机关炮，准备收容避难人员。又有美国雅礼医院雇民船挂十字旗收容受伤者。长江(原文为长沙，误。——译者)水师提督程文炳也到长沙，他立即督率当地水师着手致力于水上防备，因此水上得以始终无事。

善后处置 湖北布政使杨文鼎十七日受命署理湖南巡抚，为筹划长沙善后事宜，他与瑞总督(湖广总督瑞澂——译者)连日商议。又接到电命：立即赴任，与湖南文武官员协力镇抚众民，逮捕处分首谋者。同时北京政府下令罢免岑巡抚，并由瑞总督加以监视。接到上述命令后，杨巡抚于二十二日乘炮舰“楚材”号在五百名湖北军的护卫下启程，二十四日到长沙，二十五日办完交接事务。为调查此次事变外人被损害程度及处理赔偿事宜。北京政府任命瑞总督为交涉委员。瑞总督推荐提督张彪、协统黎元洪、候补道王棠轩、候补知府陈什庵四人负责有关事变的事务，调查磋商，极为繁忙。而长沙的交涉事务更是纷杂繁忙，杨巡抚请瑞总督从湖北选择通晓洋务的官吏数名派到湖南，据说已决定派遣湖北洋务局总办吴肇邦、湖北铁路局会办王士衡、候补道黄以霖三人及道员一名，此外还派遣候补知府、知县数人。另外据

说北京政府十七日派军机章四名到两湖调查此事件的一切事项，并以肃亲王或振贝子为善后处理的总监。杨巡抚到长沙后，立即让部下调查此次事变中地方官的行动，结果列入罢免之列的，有巡警道赖承裕、长沙知县余屏垣、善化知县郭中广三人。任候补道张松雨为巡警道、候补同知沈瀛为长沙知县、廖世英为善化知县。鉴于长沙的名族缙绅历来在当地肆意跋扈，动辄操纵地方官，杨巡抚又趁事变之机，向军机处发出电报，奏请弹劾绅士等之恶劣，揭露他们在此次事变中暗中煽惑之行迹。弹劾的绅士有三名，保荐两名，分加赏罚。被弹劾的人及罪名，有叶德辉收买谷米致使米价腾贵，孔宪教左袒乱民，王先谦擅自电奏政府归罪岑巡抚。被保荐的人及功劳，有龙璋带头平粜、组织团练，朱昌琳义捐巨资且尽力购入谷米。而湖南绅士闻听此事，即暗中掀起排斥杨巡抚的运动。从此事变发生前至现在，听到种种关于岑前巡抚与庄布政使的倾轧，庄氏的野心及其与绅士们的关系，某绅士与倡乱首领的关系，以及杨新巡抚与绅商等不和的种种传闻。总之，仅能凭一方面的议论来记述。

又据说，此次事变中长沙的军队及巡警指挥不得力，对行动甚不用心，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暴民扰乱之际都逃匿他处，事定后数日始归来就职。因此之故，庄布政使、唐劝业道及长沙、善化两知县都亲自彻夜巡行，督率巡防队担任乱后的警戒。

绅商们开始着手救济贫民的工作，药王街八角亭团捐钱十万串，红牌楼坡子街团捐钱三十万串，合计其余各团已达百余串，推举商务总会总理龙砚〔仙〕负责处理。现在长沙存米达三四十万石，十九日以后开仓平粜，供应贫民需要的米定价一升四十文，供应中等以上人家的上等米另在商务局设专局销售，每升七十二文。而计划一两个月内运来江西、芜湖米二十万石，又运来西贡米约十万石，救济工作暂时不感困难。另外，杨巡抚与瑞总督商议，经军机处奏请：事变原因在于穷民饥饿，此时善后处置当以

赈济为先，湖南财政困难，且官署多被破坏，修复亦需费颇多，赈恤为难，请从度支部临时支出银五十万两，并以瑞、杨二人名义向外国银行及湖北官钱局借款银三十万两。军机处立即以此咨询度支部。该部意见，准许从江汉关税中支出十万两，鸦片税中支出二十万两，以应急需；再从大清银行支出银二十万两，由瑞总督转送湖南。又，尽管美人在该地设立的大学及医院尤其是学校，在此次事变中遭到破坏，但在救助该地贫民的过程中它拿出许多钱，并且向校内学生及各学堂募集义捐，用这些钱从江西省购入谷米，运来长沙赈济饥民。还有圣公会一派利用此机会募集教徒，遍贴广告，极力缓和人心。

杨巡抚从其上任之日起，就着手搜捕暴动的首谋者，据说已捕获十数人。审问的结果，弄清了二十八名首领的姓名，正竭力搜捕。昔日破坏我领事馆的匪首绰号黑大汉的，逃到梨园隐藏，被当地团练捕获押送长沙，目前正由按察使审问，罪状已经明确，不久将处以死刑。由于事后的警戒，暴民已经云散，但仍有匪徒希图乘隙捣乱。因此，巡警道派巡警对各旅店、茶楼等人们聚集之处，悉加严查，木工屋内尤其注意，严禁赌博、吸烟并检举犯禁者。尤其尽力追捕事变之时从善化县监狱越狱逃走的六名重犯，已捕获其中三名，余者正悬赏缉捕。

各国军舰为保护其国居民而驶赴长沙，已如前述。数日前北京外务部照会各国公使：长沙事变业已平定，在该地的各国军舰宜速撤走，以安民心，若长期停泊军舰多艘，则难保不再生意外变故。各国公使答复：事变之时，湖南巡抚曾照会各国领事云，难任保护外国居民之责，请各取自卫之策。因此，只有取消该照会，军舰才能撤走。外务部闻此大惊，立即向杨巡抚询问此事真伪，对此意外照会大加谴责。此事是先前为详细报告而赴京的驻长沙英国领事证明的，湖南官宪为此非常恐慌。据说前岑巡抚及庄布政使等相继派人赴京，向军机处及外务部报告事变情形，并

活动使自己不失体面。杨巡抚设立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一般的损失额，特别是对外人的损失正在进行周密的调查，尚无知其内容。但据说关于赔偿各国损失的交涉，已与交涉委员瑞总督在武昌举行。

明治四十三年（1910）五月七日调查。

二 关于长沙暴动中清国 官绅态度的报告

在该地此次暴动中，当局措置失宜，致使中外均受意外之害，不用说是应负责任的。当混乱之际，要确知事情的真相是十分困难的。经过努力调查，并加以研究、考查，从而发现了不少传闻的讹误或意外的误会。此外报纸的报道及外国人的通信报告更被认为有很多误传。下面，基于小官自信是公平的观察来具陈此事。

为便于观察官绅的态度，先按顺序略述事件经过的要点。

（一）本年米价暴涨，一石超过八串。四月十二日夜，南门外三百贫民聚集鳌山庙，向警察要求救济。善化知县郭中广到场劝谕，说正筹备以每升六十文的价格平粜，当次第实行。民众跪地表示感谢后解散。可以认为，此夜聚集的都是贫民。

（二）四月十三日，岑巡抚听到前夜事情的报告，清早就把巡警道赖承裕及郭知县叫到衙门，他怒气满面，严厉斥责：百姓聚众要胁，此系国法厉禁，你两人为何不拿办？郭说明前夜情形只是贫民请愿，决非暴动。赖道受巡抚意外申斥而激愤，退而演出大冲突。这一天，南门外巡警道部下的消防队员逮捕了在路上骂岑巡抚的刘某，拘留在巡警道官署。正当人心不稳之时，又愤于消防队员捕人，民众又开始聚集，势甚汹汹。接到报告，郭知县及长沙知县余屏垣同临现场，再三劝谕解散。群众控诉警察的做法不公平不合法，还说被拘的是运水工人，一家六口濒临饥饿，希望知县把他领回，在众人面前答责后释后。知县应允，立即派

人请求赖巡警道把被拘的人交过来，使者还未把话说完，不料赖道因受巡抚申斥而激愤，不肯释放。因此，群众声称刘某已为赖道所杀，喧嚣更剧。赖道亲临现场，先发言威吓，混在群众中的痞子即无赖汉（指各种职业和阶级的刁猾凶暴之徒，称为痞子），立即殴打赖道，把它吊在树上乱打。赖道的随从见此，用计策脱掉巡警制服，自己装作痞子喊道，我们打他还不如把他送到巡抚衙门处以斩罪，然后背着赖道转路巧妙地逃到按察使衙门，因此赖道九死而得一生。群众追踪蜂拥至巡抚衙门，此是十三日黄昏的事。来到巡抚衙门的群众中已有痞子混入，但最初仅伫立门前观望，未敢轻施暴行。

（三）听到贫民聚集巡抚衙门的消息，当地官员陆续来到巡抚衙门，绅士们也多来探望，他们都留下终夜商议镇抚之策与平粜事宜，一面竭力劝谕群众解散。但良莠难分的群众愈聚愈多，眼见势难制止，岑巡抚出示：群众的要求全部允准，但应立即解散，此后再聚众骚扰者格杀勿论。此举却反使民心激昂。十点以后，声如雷鸣，喧嚣已极。岑巡抚重出告示，以一升五十文的价格立即实行平粜，但有人高呼岑巡抚的告示没有信用。于是暴力行动开始了，衙门的第一道门、第二道门被破坏。因此，庄布政使主张立即开枪，但众绅士极力反对；岑巡抚赞成绅士意见，不准开枪。这样，军队只得用枪杆与破坏者撕打，把他们逐出，关闭辕门。因此，群众在近十二点时一度从巡抚衙门退散。此时有数人被打伤，但一枪也没开。

（四）据说，群众一露出暴动的征兆，巡抚衙门的官宪就立即派军队保护领事馆及其他外国人。本馆于夜间十二点时亦有兵士来到门外，此系事实。

（五）在巡抚衙门前被赶散的痞群，转而散到街上，鸣锣强制全城次日起闭店罢市，又袭击教堂及大清银行等地。

（六）在巡抚衙门的官绅，又召集所有的绅士、城中各民团

团长及五百户碓坊碾米作坊的主人，从十四日黎明起在席公祠开会，议决：第一，作为应急之计，把备荒仓的稻谷取出，让各碓坊尽全力昼夜加工分给贫民。第二，为维持民食到新米上市，从士商富户中筹款一百万串作为平毁救济的资金，以一升四十文的价格购米分给贫民。

郭知县在南门外答应一升六十文时，贫民就跪地表示感谢，而巡抚在其衙门前告示一升五十文时贫民还不满足，更降为一升四十文，即减文时价的半额。

（七）十四日清晨起，贫民侵及米店，最初只是按平粜价格一升四十文留下钱拿走米，后来完全是抢夺，各米店都被抢光。上午十时，暴徒在巡抚衙门放火，更以燎原之势对教堂、学校及其他所有外国人的房屋施以暴行。

（八）推究各建筑物遭到焚烧或破坏的原因如下：焚烧巡抚衙门完全是出于对岑巡抚的误会，人民对官宪的反抗心是其动机。对洋式建筑进行破坏，是由于当地洋式建筑几乎都由湖北工匠修建，湖南工匠把对湖北工匠的宿怨移到建筑物上。袭击教堂的原因，据后来在宁乡被捕匪首的自供，除以破坏西式建筑为目的的木工、泥瓦匠外，有拳匪的残党混入，所以疑为共施暴行。这些拳匪旧历二月来湘阴，其后来到长沙，乘了偶然的民变之机，而官绅及其他全未察知。烧学堂的原因，是近年办教育需大笔经费，增加了地方的负担，虽与米价腾贵无关，但贫民子弟没有得到学校教育的好处。烧怡和、太古洋行的栈房、趸船，是由于两行通过英国领事强行要求准许谷米输出。本领事馆被破坏，据说是由于误认英国领事在水陆洲新建的领事馆为本馆的工程。反之，北门外英国领事馆免于破坏，据说是由于水师统领杨明远^①向暴民叩头哀求的结果。日清汽船公司得保安全，是由于护卫军的队长赖锦椿及附近居民极力恳求、劝说暴民，才没有下手。外国人

① 史料一里杨明远为飞斡营营统。

有人断定日清汽船公司免于烧毁是由于湖南绅士持有股票，盖出于误会。

（九）十四日早晨暴民破坏巡抚衙门时，岑巡抚命令开枪，仅放二三十发，死四人，伤十余人，又遭到绅士们的抗议而立即停止。因此不足以显示任何威力，反使人心愤激。十四日早对军队发布的六言告示中，还规定军队非奉命令不得擅自开枪云云。对于为保护外人而派出的军队，也没有给予在暴徒危害外人时得相机处置的权力，以至护卫兵只是旁观暴徒横行，未发生任何的效力。绅士们反对开枪的理由是，并非战时，对破坏者只宜逮捕斩首，开枪则伤人之数难以估量、危险，没有道理云云。反对开枪是全体绅士的意见，而非一两个人的主张。但是，直到十五日早，乱民暴动仍在继续，并扬言中午焚烧水陆洲的税关长官住所，其势益汹汹。见此，绅士们也认为其全是乱民而主张开枪了。

（十）先是，岑巡抚精神惶惑，茫然自失，无计可失，尤其是没有断然实行开枪镇压的措施，以致衙门被烧毁，民心更加激昂，对岑巡抚轻慢、侮辱。秩序混乱，岑的命令完全不能实行。群众声言，非庄布政使的告示不足信赖。因此，十四日午后，绅士们以民言告岑，岑无奈电奏称病请假，并请以庄布政使护理巡抚。庄见势不能辞，遂不敢固辞。当夜十一时庄归布政使衙门，声称次日午后送印。遂依定例由长沙知府及中军两人拿去形式上的巡抚关防的空箱，实际的关防仍在岑处。其后有电谕不许庄护理，此问题遂搁下，后来关防由岑交杨巡抚。

关于此点，世人的传说大误，庄的野心及绅士拥庄排岑等臆说百出。以上所述，是从始终在场、见闻实情的长沙知府汪凤瀛处得来的可靠消息。汪与小官有十余年的深交，他长期做已故张之洞的幕僚，其诚实为本邦一般人所知。按他的看法，庄实是为世人误解而蒙受奇冤，瑞总督的弹劾谓绅士拥庄排岑，也与事实不符。而清国官绅都说此事是由于长沙英国领事向总督的建议所致。

瑞总督还密派五六个人为调查委员，侦察该地此事件，仅仅根据外间传说而报告，因此失去了真相。但王先谦、孔宪教、杨鞶、叶德辉等的情况暂且不谈，将在下面分别叙述。

由于此次弹劾绅士，可能会引起绅士们及咨议局的非议，其暗潮难以估计。

以上记述了事件经过的要点，下面列叙关于岑巡抚以下各主要官绅的见闻（以下两信缺——译者）。

壬 戊 传 信 录

陶 季 良

编者按：本篇由《陶季良日书》中选出。是日书系稿本，用毛边纸抄写，共四函四十三册，本所图书室藏。日记所载，皆依据报纸新闻及亲身经历，逐日记载1920年——1935年间政局民情及战事要情，尤以北京地区情况为多。作者陶季良履历不详，由文中所记推知，为在籍旗人，自号“疯子”，居室题名“疯室”，长期寓居北京。在己酉、庚戌之际，过着“日争于哥场舞榭，轻裘肥马，红粉香尘”的生活。1930年后，陶氏曾充任盐务提监所事务员及津浦路段税员等职。又文中云：“今回首往事，浑如梦境，监镜自照，发斑白矣。再过几年乃将就木。”由此可知，是日记为陶氏暮年之作。从本篇资料中可以窥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不已，民人困苦等诸种真实情况。本文由林纯业等整理。

壬戌年（一九二二年）

正月初五日^①

闻说梁士诒通电全国，宣布中国财政现状。闻说大中、交通银行又呈不稳之象。

^① 日期均用阴历，下同。

督办以各省攻梁，来电责问徐世昌。笔战起矣。

闻说梁阁计划制吴，拟以京汉铁路抵借外债，于是各省纷纷反对，盖借口于京汉铁路完全为中国国有铁路为辞也。

初六日

闻说华府会议，山东交涉，中国完全失败。

政府又颁验契纸税章。横征暴敛，何时得止。吁！小民苦矣，不识居上位者，渴泽而渔，罔惜民力，是何居心也。

闻说奉、直之战已迫眉睫。吁！百姓又罹水火矣。

闻说边业、大中，交通三银行均被挤。

初七日

闻说湖北督军萧耀南为筹款赎回胶济路通电全国，拟预征丁漕二年，各富室财产提捐十分之一，各官吏抽所得税十分之五。恐未赎回，民已不堪命矣。

督办致电总统徐世昌，请明白宣布梁士诒卖国证据，措辞严而婉，毫无火气。此子举动，毕竟高人一等。

派王怀庆会办毅军事宜。奉直之隙，徐世昌实成之，直皖之战，亦徐使之，故皖败，而王怀庆为十三师长。奉直将战，而王又会办毅军事宜。每有政潮，徐必坐收渔人之利。

闻说段祺瑞亦反对梁代组阁。

闻说梁士诒主开烟禁。此夺武人之利也，倒阁之由亦半因此。

初八日

奉直均大开会议，恐两方之破裂不远也。

闻说浙督卢永祥通电拥梁。

闻说奉军入关者又有数旅之众。若是，则双方决裂不远也。

初十日

闻说财政总长张弧，因在国务会议席上为高凌霨、齐耀珊两总长所窘，负气赴津，将辞职也。

十一日

鲁督田中玉反对梁阁，而措辞则较吴佩孚为和平，此敷衍局面也。

闻说奉军之入关者已有数旅之多，其声势之大可知也，然而未经战阵，是其一短。

闻说西城抢案，又是奉军所作。

闻说奉、直首领均悔祸，停止军事行动，可免于兵戎相见。此实人民之幸也，然而能长持此态度否，未可知也。

十二日

闻说毅军改订编制，成一师一混成旅，由王怀庆统之。此必新华老人之意也。孰谓徐公弱哉，因深有城府者也。今王怀庆既为步军统领又兼卫戍总司令，更兼第十三师师长，再统毅军，则有众不下五六万人矣，颇足一战。王、徐之心腹也。王势张，徐之利也。非深谋远虑，何能若是乎！

报载：中东路共管说已中止。督办又保张少轩出山。

十五日①

段祺瑞微服出京，于是谣言大起，租界住房租价大涨。各要人纷纷在津租界营菟邱。

二十五日

闻说王承斌衔命赴津，调解阁潮。直奉暗潮日益深。

二十六日

自段氏出京，京中顿呈恐慌气象，于是富翁多逃出京城。

二十七日

闻说奉军官佐眷属，奉督办令，于三日内一律退出关外。闻说奉军集中军械城，京畿所驻奉军均撤退。

二十八日

曹锐亲身出关，游说督办。曹锐，亲奉者也，此番或别有作

① 陶季良正月十四日由京赴津，至二月初七日始返京。以下所记为天津见闻。

用者。

三十日

集金赎路，在南开开国民大会。

二月初七日

闻说河南督军赵倜被刺，吴佩孚唆使也。

初九日

闻说将改各省巡阅使为留守使，以下置经略使。

闻说教育部职员因薪俸久欠，于是分组至财政部坐索。官场现相，丑态百出，可发一叹。

中央威令不行，疆吏横暴日甚，小民处水深火热之中，谁肯一为援手，令人盼望。

于正月十四日赴津，二月初七日旋京。其间不过二十日耳，京城市面又是一番气象，萧条益甚矣。

法霞飞大将于前星期来京，今日出都。地面官厅预备用黄土填道，净水泼街，俨然迎送上国天使，可鄙亦可耻也。

闻说段祺瑞在津与其旧部谋活动，从此天下无宁日矣。

以衡永为厢红旗满洲都统。

自阁潮陡起，奉直之恶感益深，因之谣诼繁兴，人心惶恐，如大敌之将临。富豪之家尽在津门租界营菟邱，以为避难之所，可为无中自扰也。

闻说华府会议，中国完全胜利，青岛租界及胶济铁路均由中国备价赎回。吁！公道之难言也，华会中国固完全获胜矣，乃犹有作违心论者谓外交失败，此所谓欲壑难填也。

闻说奉直意气之争，曹锟不袒吴。是奉直之争雄，乃张吴之冲突，而曹氏不与焉。若是，则吴佩孚势孤矣。

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而久居洛阳，赵倜不满久矣。天下持公道者，皆非之。人心已失，变在肘腋，其不败盖亦鲜矣。

闻说孙文北伐不成，于是潜逃。

初十日

财政总长张弧提出辞呈，已离任赴津。

九六盐余公债，因疆吏及阁员反对，不能发行，于是财政部总长、次长及库藏司司长均不到署。中国政事紊乱极矣，诚从来所未有也。

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又自兼第三师师长、直鲁豫巡阅副使，贪心何其甚也。懿帅以为言，吾料此子无以答也。

毅军全军营务处处长白承颐被刺。闻说白承颐被刺也，因其觊觎军统，致招人忌也。

奉直交恶变为张吴交恶，事之难逆料也如此。徐世昌，世之阴谋家也。民国以来政争屡起，大半此子从中拨弄，其罪诚大矣。使果报之说信，有此子不知将堕几重地狱也。

前数日有人请乩问时局结果，乩云：“鹏飞燕落驴去马来”，犹有数语则不甚记忆也。

内务部拟拍卖官立祠堂，官府搜罗无孔不入矣。闻说财政部因账目不符，经人发觉，于是特派员调查，恐将兴大狱也。闻说姜氏^①后人向政府索垫款三百余万。

有言赵倜被刺不确者，未知信否也。

十一日

中央财政奇窘，警饷亦衍期两月，仅由厅借支三元。常此以往，不知如何了局也。

直奉之争已无形消灭，而变为奉洛之争。

段氏居租界而谋活动，因世人皆知矣，乃报纸载谓日人将逐之，吾恐未必然也。

闻说中小各学校因经费无着又起风潮，学生围公府，教员至教育部坐索，校长则往学务局坐索。堂堂首都乃有此怪现状，难

① 指姜桂题。

乎其为首都矣。

财政总次长均将辞职。

中国时局危殆极矣。兵戈满地，欲求一寸干净土而不可得，中央财政尤感困难。梁氏组阁稍有眉目，吴佩孚又迫而去之，致又呈如此现相，不知何日再盼太平也。吁！难矣。

国务员十人缺席过半，此又民国之特色也。

前津埠因集金赎路，开大会于南开。有日人故意寻衅，经警察婉言劝出。日人之行亦极卑矣。

瑞世臣现为内务部参事。

报载：奉军均集合于山海关内，则不幸而战事作，此地亦可幸免于兵灾也。

十五日

以米振标为驻近畿毅军司令，常德胜为驻豫毅军司令。董康拟彻底根究财政部弊窦。

十六日

报载：吴佩孚通电辟谣，声称服从曹、张两巡阅使，且谓奉直一家，决无芥蒂。此非缓兵之计，即北京政府捏造以安人心者也。

报载：驻岳州北军南进至湘阴，将入长沙也，于是北伐军亦北进过衡州，大战迫在眉睫矣。

报载：蔚丰厚银行因用新疆饷券抵押借款被控，经理被押。

大中银行钞票不能通行，且闻已被军阀封闭。

伍朝枢使于奉，旋粤之日，深赞鬱帅为能者。

闻诸少亭云：在吉祥园见一少年，衣服华丽，口操奉音，怒骂园役曰：尔不闻吾之口音邪，敢拂乃公意，迨欲捋虎鬚邪！园役再三赔罪，乃罢。……奉省之人到处横行，欺凌百姓，虽非鬱帅使之，然而鬱帅名誉受累不少。

梁士诒既不辞职，又不消假，颜惠庆势将无期代理阁揆。政局日益紊乱，徐世昌不可得辞其咎也。

闻说四乡旱灾将成，于是民人多有来京谋食者。以为首善之区，财源富足，不知此窘乡居大不易，将见其徒劳枉返也。

二十一日

闻说奉直风潮经吴佩孚通电后，渐趋和缓。

伍朝枢在沪对新闻记者赞美张作霖，各报纷纷记载，不知又制造何种空气也。

二十二日

闻说将以鲍贵卿为内阁总理。奉洛暗斗，二月有奇，自曹锐赴奉，始趋和缓，而鲍氏组阁之说生焉。

闻财政部发生大参案后，董康乃有包老复生之号。然而能公行无私，彻底根究与否，不可知也。于是各方面法定团体纷纷响应，康有为亦驰书赞许。报载：董康因财政参案将拘传张弧、潘复及历任有关人员。

二十三日

报载：鲍贵卿组阁因曹、张、吴意见不一，梁士诒、叶恭绰从中拨弄，鼓荡空气，于是又生波折，一时恐难实现。若是，中央政局益陷于沉闷之中矣。

孙文在粤倡议北伐，西南各省应之，行将实现。吴佩孚对奉之赔罪通电，迨以此乎！

上海商民举代表，请求裁厘加税。此举若行，苦了一班候补官吏矣。

报载：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被马乾死，或曰妄也。

湘省总司令赵恒惕处两大之间，既通款于直，復效顺于粤，致两面皆失信用，各以兵力挟，迫使赵表明态度，于是进退维谷，若有欲去不得之势。

孙文使粤军助顾品珍拒唐继尧入滇，因顾、唐交绥，顾军屡败也。

二十四日

粤奉携手，盖以谋直也。于是，吴佩孚亦联陈炯明，将以制孙文也。闻说鲍阁又归泡影。

中东铁路督办王迺斌未就职，改任王景春代理。

闻说提署警厅在京设立乞丐收容所，以收养乞丐。法非不善，然而未也。既欲禁绝乞丐，何由而多，谁实使之，孰为致之？为政者当尸其咎也。人苟得温饱，谁肯向人乞怜，必饥寒交迫，谋食无路，始肯行乞。捨本逐末，亟亟为收容所是设，而禁其行乞，不求何以使之不为乞丐，余真不解其是何居心也。

三月初一日

以吴新田为陕西军务帮办。

初二日

报载：曹锟及其弟锐、锳，愤吴、张意见不能调和，左右作人难，乃相率辞职。自吾观之，迨见迫于洛阳也。

初三日

报载：蚌埠安武军闹饷哗变。

财政部参案，董康势成骑虎，近闻已实行提起公訴、出票传人矣。

报载：梁士诒将拥老段上台，此迨无稽之谈也。

报载：张勋又拟来京。

时局沉闷，两大系各趋极端，吾料必一战而后能定也。然而各地拥众多，势均力敌，一旦交绥，非旦夕能解，战地之民苦矣。彼吴佩孚受曹氏提拔之恩，得跻高位，直皖之役，微奉军，天津早为徐又铮所有矣。天津一失，保定腹背受敌，其不为虏盖亦鲜矣。食德不报而反为仇，真无良也已。

初四日

闻说梁阁仍可不倒，亦难复活，盖视奉洛胜负为转移也。

吴佩孚将於洛阳开国是会议。

初五日

闻诸性存云：此次政潮实由徐世昌所酿成。初，北京烟酒事务署及崇文门税关收入，皆归公府支配，取之如外府。梁士诒就职之日，即拟拨归财政部，作为正式收入。徐以其夺己利也，衔之。于是以二十万金赂吴佩孚，使逐梁氏，又挑拨奉直恶感，乃酿成今日局面。吾闻之人云：徐之初生也，其父使星者推其命。星者曰：此子必光大门户，然而得志后祸中国，悞尽苍生者必此人也，不如杀之。其父因其可兴家也不可，于是乃留中国之大患。

奉直之争不在两方，而在徐氏。闻近又派徐邦杰赴洛阳，不知又酿出何种变故也。

报载：北伐军已在鄂边开战。

闻说奉军又有人关之举。

闻说梁士诒，叶恭绰、张弧均在津租界内设立办公处，办理国务院、交通、财政两部事宜。此又亘古未见之奇事也。

国家贵有政府者以其能令众也。自晚近以来，政令不出国门一步，凡百姓设施皆仰疆吏鼻息，又何取于有此癡瘍政府也。

初六日

以阎铁铮为察东镇守使，

初八日

以张调辰为长芦盐运使。

闻说代理国务总理、外交总长颜惠庆携眷赴津。

初九日

各报纷传奉、洛破裂已在眉睫，张、吴两首领各抱野心，秣马励兵，大有灭此朝食之慨。奉军集中山海关内，吴师有扩充十旅之说。方今正在高唱裁兵和平之际，而所行适得其反。难乎，其为民上者。

十一日

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免，以熙彦为蒙藏院总裁。

十二日

闻说将以王士珍组阁，鲍阁又成问题矣。

将军府将军丁槐被刺，其奴行凶也。

十三日

蒙藏院因经费无着，职员枵腹，拟卖雍和宫存储陈设，以充经费，乃移之于福佑寺，将招商估价也。总统徐世昌思欲染指，而不可得也，于是怒而封福佑寺，而禁出卖。贡桑诺尔布为总裁，于是亦怒，乃辞职焉。

丁槐者，黎元洪之死党也。当九年五月復辟之时，丁槐携总统印遁，于是段祺瑞得藉势兴兵作难。大功之不成，丁槐亦有罪焉，其心诚可诛也。今遇刺，适死于其奴之手，是亦犯上之报也。

黎元洪避居津沽，不问时事，是善于变乱世者。

十七日

河南督军赵倜与吴佩孚战于中牟，赵军败。

十八日

以周自齐署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

闻说德州兵工厂为奉军占据，奉军以至徐州。奉、洛之战已不可免，奉军因直省之不利于作战也，于是循津浦铁路南取徐州为根据，经陇海以攻洛阳之前，由草地经晋、秦以攻其侧，四面包围，以困洛阳。此所谓谋定而后动也。然而济南居津浦之中，奉军岂能飞渡邪。

欲壑难满，百祸之根。吴佩孚以一师长，不二年位躋阃帅，坐镇中原，执一方之牛耳，荣幸极矣。乃不知足，觊觎非分，致天怒人怨，为国公敌，其失败也可以立而待也。

闻说齐燮元将联八省结同盟，而守中立。余恐此畏鬪帅，拥张少轩巡阅长江，而预为之备也。

十九日

闻说张宗昌、马良、吴光新招兵青岛，将以图直也。

报载：天津亦乱。天津又成立某某军司令部，举某要人为总司令。不知何所指，迨段祺瑞乎？

报载：洛阳直军已开至长辛店，将阻奉军之南下也。……吴佩孚尽撤驻鄂直军北旋，专力对奉，计可拙也。一旦南军北犯，何以御之。此其一也。孙传芳屡受其欺，恨之刺骨，一旦有变，鄂非其有矣。孤军深入，楚歌四面，其败也不旋踵矣。

闻说美公使许满微服赴奉。

闻说吴佩孚扣河南粮米以充军食，於是北京不能进粮，米面之价乃大涨。

二十日

闻说奉洛军队纷纷调动，奉依津浦南趋，洛循京汉北进，各图发展。然而失道者寡助，吴军孤立，吾窃为危之。

奉、洛破裂，势所不免，推原祸始，徐世昌实为谋主。先是梁士诒为总理，实行内阁制，遇事专断，不承意志。徐啣之。梁又拟收崇文门落地税及全国烟酒公卖税，直隶于财政部而为国家收入正款。斯二项收入，徐世昌固久视为囊中物也，因梁之碍于己也。于是赂吴佩孚攻讦梁士诒而去之，且用以激鄂帅之怒而酿成战祸也。奉、洛若去其一，是去一敌也，此所谓驱虎吞狼之计也。吴佩孚本蓄野心而不得间，今乘此势乃谋动干戈，以求遂大欲。鄂帅力求伸张势力于关内，且憾吴氏之逼己也，于是调兵入关，以武力求和平。两虎相争必伤其一，卞庄子持矛已俟于后矣。在徐氏以毒攻毒，借剑杀人，其计诚巧，然而民力疲敝极矣，何堪再罹兵火浩劫。徐世昌诚忍人也。

报载徐世昌对于时局之计划，闻之令人发指，使果然也，可谓人民公敌矣。奉直洛调兵战争均持中立而不闻，一也。如危及于彼自身，则向外国公使乞怜，请求出头干涉，二也。约各元老调停，三也。尽力维持北京秩序，如万不得已秩序不能保，则辞职一走塞责，四也。乍见之似为国为民者，细按之则纯为一身

利害计也。堂堂一国元首，行为如此，真可鄙也。

每至夏季，国家必有变乱兵争，此又理之不可解者也。

吴佩孚截留南粮，以困京师，于是北京米价飞腾，一日数涨，小民生计其奈之何。

二十一日

闻说曹锐赴保定，杨以德护省长。

闻说张少轩赴蚌埠招集旧部，以助张勋。段祺瑞闻之，而惧其或再谋复辟也，于是在津设总司令部以制之。

报载：中牟之战，宏威军败，赵杰逃，于是赵倜降吴。

二十二日

闻说奉军纷纷入关。

二十三日

吴佩孚通电斥张勋为胡匪。

二十四日

闻说津浦路不通。

以王承斌为直隶军务帮办，以殷恭先为峻威将军，以郑士琦为山东军务帮办。

二十五日

闻说京津间铁路亦梗。

二十六日

各要人纷纷迁居租界间，有向租界寓居之亲友寄存箱笼者。可笑。

二十七日

闻说奉军已占马厂，第二十六师不战自退。

闻说直军折断津浦路以阻奉军南下，六次客车未之知，于是车出轨，伤数人。直军乘势打劫，并路款之解局者亦失焉。

二十九日

奉军司令、吉林督军孙烈臣入关，巡视军队。

三十日

张锡銮、赵尔巽、张绍曾、王占元、王士珍、孟恩远通电调停奉、直风潮。

吴佩孚通电，大骂奉系，斥为胡匪丑虏。

闻说吴电政府，声明讨张，将于四月朔日攻击奉军。因卜以是日出师大吉也。

奉直之战已不可免，两军各分三路进，西路在长辛店，中路在固安、安定，东路在马厂、大城，战线延长四百余里。奉军西路，张景惠统之，邹芬为副；中路，张作相统之；东路，李景林、张学良统之。直军中路，王承斌统之，吴佩孚统东西两路，冯玉祥佐之。

四月初一日

奉直两军已开战，吴军三路均挫。

初三日

奉直之战仍极激烈，吴军连败，奉军东路已过大城。

初四日

徐世昌以总统名义下令，饬两军停战。

奉军东路张学良深入，挫败。督办怒，欲杀之，经人乞恩获免，令戴罪图功。于是，大破直军，追过大城。

奉直西路之战，直军又败，失团长二员

初五日

中立军第一、第九、第十三各师向南苑调动，阴助吴也。

陕西督军冯玉祥通电讨张督办，出兵助吴。

初六日

奉军中路吃紧，督办请张绍轩出山援助。

毅军全体加入奉军作战，督办使张少轩统之，于是会毅军诸将于津寓。

初七日

奉军两路与吴军战，将克敌矣，中立军袭于其后，于是大挫，分三路退。奉军暂编第一师一旅东退落垡一旅回南苑，第十六师退西苑。奉军各旅东退，与中路合，察哈尔军二旅北退居庸、昌平。

初八日

奉军两路既败，于是三路皆退。

张绍〔少〕轩至落垡，代懿帅抚败兵。……懿帅闻西路失利，驰赴中路。中路亦紧急，拟亲出指挥，诸将止之，不可。绍帅至，劝之始止，遂返榆关。

初九日

新车站由前敌开回收兵甚多。

青年会学生闻奉军败，大声欢呼，震动屋瓦。

租界戒严，各国兵舰陆战队登陆。

各报盛称吴军。

河北华界居民纷纷迁入租界，络绎于途。

初十日

徐世昌下令饬两军退归原防，通缉梁士诒、叶恭绰、张弧。此公何其善打死虎邪。

直军追奉军，战于北仓。奉军退守滦州。

十一日

吴佩孚到津，捐盐商五十万、商会三十万各税款，扫数提用。

有言东路奉军在杨柳青镇奸掠者，切齿戟指，欲得甘心。且言：目睹臂缠红杠，凶狠已极。或告之曰：记得奉军系蓝杠；红杠当是直军。言者乃曰：出生如死始获胜，寻欢乐、取财帛，亦分内应然也。

十二日

豫督赵倜起兵攻郑州，以断吴军归路，战于信阳、郑州之

间。赵倜怨吴之逼己也，怵于势，而不敢较，于是联奉以为援。吴北发，慮赵袭于后，使陕军出潼关，靳云鹗守郑州。奉、直未交绥，赵杰发难，不克。吴以强敌未灭，暂为容赵和，赵亦以新败乃受盟。奉、直既战，消息阻梗，吴伪作战报以误赵。赵以为直军已败也，乃复战，使赵杰攻郑州，取信阳，宝德全据黄河，断铁桥。吴军御之。靳云鹗守郑州，兵微弹绝，乃溃。陕军赴援，夺铁桥，复郑州。冯玉祥返河南而夹攻之，赵军退中牟。吴师进，赵军再退，战于开封。吴军合围。冯玉祥为主将。赵倜使人乞和，冯佯许之。赵使宝德全蒞军议款，冯设伏以待之。至师乃杀之，攻益急，赵倜及杰遁走，余众降，冯玉祥坑之。

十三日

奉、直战争已终，交通已恢复。

十四日

明令褫夺赵杰官勳，交赵倜讯办。此又打死虎也。

十五日

明令免张作霖职，裁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以吴俊陞为奉天督军，袁金凯为奉天省长，以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史纪唐为省长。

河南督军赵倜免，以冯玉祥为河南督军。

闻说河南战事仍未了。

吴俊陞、冯德麟皆奉军中健者也，与张作霖比肩齐名驰声关外。宣统九年复辟，冯以助张勳被擒于津，囚于京师，张作霖营救获免，蛰处奉天，不问世事。嗣以张力保起用，遂为金州副都统，闲曹也。今调吴于奉，而以冯继之，反间之计也。

十六日

闻说滦州又有战事。奉军东退至滦州，直军逐之，遂再战。

以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以常德胜为归德镇守使。

闻说奉天已宣布独立。奉军既败，懿帅东还，使兵拒直军，

闻政府免其职也，于是宣言自治，脱离中央。

滦州之战，交绥于古治，直军挫败。

十八日

奉军之俘约数百人，由警察押送登轮船，回奉天。

报载：冯玉祥攻豫，豫军挫败。

二十三日

京兆尹孙振家免，以刘梦庚为京兆尹。派孙振家为山东赈务帮办。

二十四日

报载：徐世昌将以冯玉祥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誓死固守不舍者，中州之地也，奉直之战即为此而起。今张军未去，又树一敌。吾料奉直之战止，而冯吴之争开矣。

人言徐世昌惟恐天下平安无事，故百计挑拨各方恶感，以激成祸变。溯其往事，诚有如是者。直皖之战息，则以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使横断京汉路以制奉系势力之南伸，而酿成此次战祸。今奉直之战，直豫之战将息矣，又大冯系，为直吴树敌，预为将来战祸地。

二十五日

滦州奉、直两军之战方烈，不知何方挫败也。

至叔瀛处，遇第十六师骑兵连长赵文和，字子之，与于此次战事者也。闻诸赵云：此次之战，奉军甚勇。当是之时，伊在西路右翼，方在得手，再进数里，即克敌矣。忽闻中立军动，入南苑，趋黄村，助直军，奉军后路被袭，军心摇动。司令张景惠返京城私寓，副司令邹芬传令退却，于是全军皆退，乃大败。十六师旅长缪某死焉。……赵又云：两军之战方殷也，直军飞机投下白纸一函，由军士呈于副司令邹芬，于是遂下退却之令，旅长缪某忿而自戕。

奉直之战，第一、第九、第十三师均助直攻奉，袭南苑，击

黄村，扰后方，奉军乃败。

滦州之战，仍无确耗，惟闻中立军均助直加入战斗，各处征发车辆，强拉民夫。

报载：驻滦奉军全数出关。

二十六日

奉军既败，张景惠降。口北镇守使谭庆林驻宣化，截击察哈尔军于居庸关内，而分兵袭张家口，取之。政府遂令谭代理都统，关芝三为副官长。与叔沄至好也，故干之，将求位置，而献策以为先容也。①

二十八日

闻说奉军完全退出关外。

闻说保定会议将撤皇室优待条件，吴佩孚实为谋主。

二十九日

以陆洪涛为甘肃督军，实除也。以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以董康为财政总长，以高洪恩为交通总长，以萨镇冰为肃威上将军。

五月初一日

闻性存说：吴佩孚将在京师按户抽捐。

初二日

东三省宣布自治，立保安会，以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陞副之。

教育、内务、财政三部罢工索薪。……吴佩孚使人告于董康曰：京师行政费，吾不干涉，若地方军警费，吾当助若筹之。若有法，仅可施为，敢作梗者，吾为若除之。庚子八国联军入京师之前例可循也。

① 陶季良受叔沄之嘱托，于二十六日赴张家口，至都统署访关芝三，报告司长李钟岳谋收察哈尔牧场为己有，并献策关芝三使却之。

初三日

闻说南军北伐，三路攻江西，已侵入赣边，政府将命蔡成勳率师援赣，常德胜之师附之。

十六师之被遣军官，索积欠之饷于师长邹芬，邹芬诿之於陆军部，于是相率至部质对。邹芬理屈大窘，无辞以对，欲遁，各军官阻之。其马弁开枪射击，各军官四窜，邹逸去。军务司科长王某，闻枪声惊突大奔，倒地伤胫，录司某恸哭失声。

闻说吴在保定将招集旧国会，旧议员之在津者，已在大旅馆设招待所。

初四日

闻说吴佩孚使冯玉祥攻赵倜，下开封，赵倜走归德。吴于是欲尽散河南兵，河南诸将大怒，皆聚於归德。

孙文命李烈钧、许崇智率师北伐，陈光远屡败，政府命蔡成勳率师援之，所部五万人焉。

报载：奉军又至昌黎，是奉军犹未尽退也。

吴佩孚禁中央不得滥开会议，干涉政府自由至于此极。徐世昌助直攻奉之结果如此，可为卖友求荣者一戒。……吴氏又联段，盖为移宫也。

以聂宪藩为步军统领，派王怀庆为京畿卫戍总司令。

闻说桂系健将纷纷起兵入南宁，逐粤军。

初五日

热河都统汲金纯免，以王怀庆为热察绥三区巡阅使，仍兼京畿卫戍总司令。以米振标为热河军务会办，以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以谭庆林为察哈尔军务帮办。……中央黜陟一为吴佩孚之命是听，难乎其为中央矣。

报载：高士儕作乱于吉林省，巴英额附之。

以张景惠为安威将军。

高洪恩到任后，裁撤各路督办、会办、副局长，撤换各司司

长。一日之间，下部令二十七道。

报载：奉军又进至昌黎，直军亦前进，两军已发生战斗，直军死连长一名。

中央百政皆为吴氏操纵，京师之民不得安枕矣。且移宫之谋已定于保定会议，皇室之危矣，然终不能或免也。未知忠义之士，肯为国讨贼否。

余至街前见有旗丁大呼旗饷，胡犹不放，此真可恨。旗人之命且在旦夕，何论饷银。此真不知轻重者也。

吴佩孚排满倡言不讳，旗人犹醉生梦死，日盼饷银，可怜又可叹也。

特别三区直鲁豫鄂陕皆入吴氏之手，而京畿地面亦为所据，皇室固可危而小民亦苦矣。吴佩孚人虽无足取，而其胆大心毒手辣，亦可畏也。

初 六 日

闻说交通部裁员近二千人，而调用者亦相当，大都尽山东人。

直既获胜，凡非同派者咸欲排而去之，故使王怀庆巡阅三区，张锡元辈为都统，盖树党也。其心不可问矣。

奉系一战而败，狼狈不堪，未失尺寸已竟如此，若丧地更难言矣。此无他。中央之权力不及也。

或问徐世昌对手政局意见如何？徐曰：现在大权操之吴氏之手，要如何便如何耳。吾之地位且不保，尚暇论其他，然而无新任总统选出，吾不能去也。董綬金热心财政总长，且令其尝试外人讨债之滋味，勿以天下事皆易为也。度节关吾已有打算，如其有能力维持，请其维持，如肯下问周子虞，尚可代筹一半。至钟世铭，势在必去，何必令其多担数天责任。王聘卿吾之老友人，又长者，何必令丢失多年老面子也。人谓徐氏此语，句句实，然而其不满于吴子玉，已露于言外矣。

政客之害人也既险且毒，不特受害者不觉，而旁观者亦不

觉，盖其言诚有足以动人者。观夫叶玉（誉）虎之说，益信政客之可畏也。使，不为所动，焉致有此败，致进退皆非朝廷，又何致有移宫之祸，人民何致遭此荼毒。吁！政客真可畏也。

南军攻赣益急，於是吴命徐世昌下令，五路出师援赣。

孙传芳领衔通电，请黎元洪复位。

闻说财政部又发行有利兑换券，分期收回，政府筹款之法可谓无孔不入。胡军阀之毫无一念仁慈也。

初七日

奉军东退，直军逐之，将复开战。

报载：，临走通电，痛骂徐世昌，谓此番出兵为所卖，历数徐氏平生劣迹，字字确当，当然不似，口吻。吾恐其间又有托名之弊，特吴氏使之为之，而淆惑视听，以为逐徐地步耳。

孙传芳通电，请孙文、徐世昌退位。

总统徐世昌辞职赴津，以吴佩孚迫之也。……吴以徐无耻恋栈也，使钱某至京见徐，称吴命立时出京。徐犹以未到继任为言，钱怒曰：既不奉命请直言，吾军且入城矣。徐不得已，乃涕泣去，登车之时，仅王怀庆送之。

明令裁撤骈枝机关及兼差人员薪俸。

冯玉祥因遭河南全省军官反对，乃向保定辞职，曹、吴未准，然亦不安于位矣。政府在京师，疆吏乃向疆吏辞职，此中国特闻也。

初八日

赣事日急，南昌危在旦夕，陈光远地盘不能有矣。

旧国会议员受吴命，在天津自由招集，拥黎复位。

奉、直军又战于昌黎，报纸宣传奉用毒气炮弹。

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黎不来也。国务院通告各省，以国民资格，维持总统职权。

初九日

黎元洪未来京，北京已无政府矣。

报载：榆关、昌黎间战事又急。

毅军入热河，汲金纯退奉边。

闻说冯玉祥与豫民约法四章：居丧不穿孝，不祭祖，不扫墓、不祭神，于是河南之人全体反对。

初十日

毅军占热河，

以常德胜为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

十二日

浙江卢永祥反对逐徐拥黎，闻说山西阎锡山亦反对。

闻说吴佩孚以黎元洪不能就总统职，拟用强迫手段劫之登台。租界工部局闻之，乃宣言不得有法外行动，如不遵行，即并黎氏逐出租界。

十三日

闻说黎元洪通电各省，宣言如强令就职，必各军阀先行辞职，裁撤巡阅使、督军、总司令、护军使等官，实行民治。

昌黎战事莫得真像。报纸闭门造作新闻，可笑。

十四日

闻说王怀庆所部巡缉队亦开往热河助战，前方不利可知也。

闻说陈光远已逃出南昌，江西事不堪问也。

十五日

闻说中央医院运来直军伤兵多名。

发行不兑换银元券，以发各局署欠薪。

闻说黎元洪决不就职，吴拟拥戴曹三为总统，而取其巡阅使。

闻说直军大败于山海关，退却百余里。奉军东退，直军逐之，至榆关犹不止。奉军依险固守，直军攻之急。奉军惧直军之入境也，于是设伏以待之，佯却，直军追之，至二郎山天险也。

奉军环攻之，伏俱起，直军大溃，丧师三旅，伤亡枕藉，于是乎全军皆退。奉军不追，乃停战。斯役也，奉军孙烈臣为主将，皆所谋也。

十六日

议员来京。……报载：黎元洪今日来京，未知确否。

报载：奉直已议合，直求和也。直军既挫，不能成军，于是曹锟使乞和，奉亦元气凋丧不堪战，乃允和焉。

吴佩孚问计于段祺瑞，盖谋移宫也。各报馆已有登载者。

十七日

闻说黎元洪已到京，住私宅，不住公府。

十八日

报载：皇室将内库宝物存于外国银行。

报载：吴佩孚拟自请撤去巡阅使，并裁伊所属各督军。

各报纷传奉直媾和形将实现，且谓奉求和也。吾未敢信之也。

报载：直奉战争又极激烈，大约直军又不得利。

内阁名单已定，于昨日发表：总理：颜惠庆；外交：颜自兼；内务：谭延闿；陆军：吴佩孚；海军：李鼎新；农商：张国淦；司法：未详；交通：高恩洪；教育：黄炎培；财政：董康。

吴佩孚入京。

十九日

直军大败，死伤数万人，吴佩孚于是大招新兵。

江西督军陈光远免，以蔡成勳为援赣总司令，节制全省军队。江西督军无形裁撤。

江西省长杨庆钧免，以谢远涵为江西省长。调韩国钧为江苏省长，调王瑚为山东省长。侨务局总裁郭则灝免，以饶汉祥为侨务局总裁。以孙丹林为内务次长，以金永炎为陆军次长。

黎元洪明令饬各处停战议和，循吴佩孚之请也。

二十一日

直军攻榆关，战于二郎山，猛进中伏，死伤二旅之众，不能成军。

二十二日

闻说右翼总兵申振林将免职，而以直军将领继之。

二十三日

闻说吴佩孚乞和于南北当局。直军自开战迄今日，死伤约计八、九万人，吴氏部下精锐迨尽。

赣州失守，南昌危迫，陈光远狼狈求去，蔡成勳秉承吴氏之意旨扣留不放，勒捐数十百万始允行。

闻说步军统领聂宪藩将任第十三师师长，而以车庆云为步军统领，地方要职均易为直系之人。

沈鸿英率兵援赣。

闻说各省多反对裁兵废督

奉、直军战于热河，第二混成旅、第四混成旅、第十三师及毅军均加入战斗，犹不能胜。

二十四日

直隶省长曹锐免，以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奉天省长袁金凯免，以王永江为奉天省长。以张绍曾为陕西省长，以张其锽为广西省长。江西督军明令裁撤。京师税务监督刘鹤庆免，以陶立为京师税务监督。吴佩孚赞陶立能，董康逢迎，乃免刘而用陶。

报载：奉、直已实行议和，直方提出三款：奉军撤退至遼河以东，认高士侯部下为正式军队，遵奉徐世昌免职更调命令。若是，则主帅真受吴氏处分矣。据报纸所论，奉军屡败，故乞和也。

闻说奉、直山海关内之战，直军死军官七百，直已不支，乃言和议，于是黎元洪遂派王占元等赴前线议和。

二十五日

南昌失陷。

闻说直军伤兵有三列车由前方退回。热河之战激烈，直军官佐多有潜逃回京者。

广州兵变，孙文出走。

以金绍清为教育次长。

报载：奉、直议和，两方条件各走极端，恐难实现。

王怀庆出都赴任。

报载：钟世铭、曹汝霖、陆宗舆住宅均被查封抄没，叶恭绰之住宅亦被封。

闻说政府派王占元、宋小濂至奉议和。

二十六日

闻说将以陈炯明为广东省长。此又必不能行之事也。

市政公署明令裁撤，划归地方自办。

奉、直议和已有端倪，今日所传乃对等条件。……报载：奉、直两军已实行停战，奉退至榆关，直退至秦皇岛。……闻说两军仍在交绥，胜负未判，报纸所传懿帅求和者，为直系造空气耳。

报载：张文生电请废督军、裁兵备。民国以来，每经大战以后，必有新异高调发生。当直、皖战后，吴佩孚倡国民大会，众人和之，如火如荼，颇及一时之盛；川鄂、湘鄂战后，联省自治，哄动全国；今直、奉之战将毕，而黎元洪裁兵废督之说兴，于是天下和之，且有以身作则者，卢永祥是也。然而，去其名留其实，督军、督办其义一也。

二十七日

闻说奉、直议和已定，双方退兵，而直军不退。

直隶公民拒绝高凌霨为省长。

黎元洪之心腹饶汉祥辞职赴津，不得于吴氏也。

二十八日

闻说南军北伐，其锋甚锐，直军御之，屡战屡挫，于是吴氏

意气消极，颇抱悲观。盖此次大战，精锐死伤殆尽，亦无能再战也，而南军一团朝气，志在必胜。

闻说奉、直已实行弃战言和，双方撤退前线军队，奉出关屯绥中，直南退至昌黎，由全权代表王承斌、彭受莘、孙烈臣、张学良签字。

奉、直已停战言和，北伐军又回兵救粤，……陈炯明乘虚取粤，不惜背友。

昨余过段祺瑞之门，见其围墙四角皆安炮台，门前卫兵林立，极其威严。以解职之平民尚如此，当日势焰可以知也。

二十九日

报载：新任崇文门税关监督陶立，不知为何如人，以与吴佩孚同乡遂获此优差。乃甫蒞任，接见属员，开口即曰：汝辈胡不辞职，恋栈奚为？众怒，相率告陶。于是，凡要职尽委私人，皂隶、走卒、负贩之徒，隶鲁籍者皆膺司选。事闻于财政部，董康窘甚，乃讽陶辞职。此亦鼙鼓声中一段笑史也。

奉、直之战，自交绥至停战，五十有二日，……计两军伤亡，约十余万人。以此御外侮，亦颇不弱也。

明令岳州撤防，示怀柔而不用武也。

以王承斌为直隶省长，高凌霨不就职也。

闰五月初三日

奉、直和议已成，双方撤兵，直退至滦州西，奉退至锦州东，从调人王占元之请也。

清外务部侍郎、铁路会办大臣、民党首领、南政府广东省长伍廷芳死。

前四川督军罗佩金为乱兵杀毙于川、滇之交。

颜内阁^①又呈不稳之象，总理颜惠庆提出辞职呈文，吴佩孚

① 指颜惠庆内阁。

使交通总长高洪恩卖中东路于美商，已有成说矣，为人所知。江苏督军齐燮元来电报质问，吴氏不承认，高洪恩遂成众矢之的，于是内阁根本动摇。

初四日

奉、直既议和，热河之直军、毅军亦停战。

浙江既废督，卢永祥自称裁兵善后督办。

江西战事益紧，蔡成勳亦来电告急，恐将步陈光远之后尘也。

高恩洪、董康大受报纸攻击，恐将不安于位也。……高、董为吴佩孚所提拔，受命惟谨，去年之“九六公债”，为吴氏兴兵所藉口，今以充兵备亦拟发行，以制军帅，拟卖关东土地、铁路，皆密旨也。乃高、董二氏宣之于众，而遭各方反对，于是吴氏亦怒，高、董不安于位。

闻说吴佩孚将回洛阳。曹、吴已生暗潮也。曹锟庸懦，吴氏凌之。直皖役后，兵权尽为吴有，曹锐辈不甘久矣，欲联军帅以制之，故有此役。邹芬降敌，大功未就，于是吴乃去锐抑曹氏。曹氏怨之，吴乃返洛阳。

初五日

闻说伍廷芳死，吴使人刺杀之也，其或然欤。

报载：奉将裁兵，只留四师。窃恐未必也。

吴佩孚返洛阳，专事练兵。此子大不怀好意矣，窃为天下忧之。

开放三海，将于阳历七月一号招商领地，十号开办。

初六日

性存云：曹锟、吴佩孚意见日深，黎元洪惧其，乃使杜锡珪赴保调停不成。吴乃决计回洛阳，从事练兵。

初七日

介眉云：明日有湖北旅京同乡，将在中央公园开市民大会，

成立地方自治，拟往破坏之。此子太不安分也。鄂人张国淦谋为总长不成，以北京两朝首【府】，精华所萃，近虽渐衰，而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于是藉地方自治之名，联同乡之无赖，思席捲京师之财贿。而京师土著之不安分者，久思垄断市利，于是互相勾结，以排斥客籍为名相号召。介眉亦其中之一也。

初八日

明令举办地方自治。

以孙道仁为永威将军。

初九日

闻说中央公园之市民大会未能成立，即被解散。

吴佩孚招众嫉，于是各省联合以倒之。倒之诚是也，乃所举盟主乃段祺瑞，是以暴易暴也。

翁帅新败之余，正宜休养士气，静待时机，以为后图，乃竟信从群小拨弄，结联段祺瑞为孤注一掷，不幸而败，祸不旋踵，侥倖而胜，徒为他人作嫁衣裳。以段之阴狠奸狡，岂肯容他人得志，足亦自速祸也。况兵凶战危，焉可屡试，吾恐吴灭之后，张亦不能久安也。

十二日

以齐燮元为宁武将军，萧耀南为炳武将军，冯玉祥为扬武将军，熊炳琦为昌威将军，哈汉章为广威将军。

公布市政自治公所市长选举章程。

十三日

京师市民大会在公园秘密开成立大会。

吴佩孚率师返洛阳，专为练兵，以图奉也。

吴佩孚保孙传芳为步军统领，盖去敌派之实力也。

政府声明尊重约法，承认清室优待条件，暂不取消。

十四日

闻说段氏在津，大为活动，将合翁帅、曹锟之力而攻吴。此

举吾深为霸帅惜之。吴氏之恶，近世寡俦，攻之诚是也，然而段氏之罪且浮于吴佩孚也。况吴氏方和于冯、齐，拥直鲁苏鄂秦豫之地，统六省兵力，其势甚盛。今段氏之腹心仅一卢永祥，浙江偏鄙，苏隔于中，不能飞渡而逐鹿中原。曹氏手无一卒，王承斌首鼠两端，不足恃也。可用者惟霸帅三省之兵耳。然而王怀庆于今春之役助直攻奉之嫌，且在吴佩孚卵翼之下，其仇奉也不待智者可知，奉军朝动，热河之军夕出矣。直隶吴军阻其前，热河王军袭其后，欲进则不能，欲退则不可，又一榆关相持之局也。吴军以六省之众挡之，其劳逸，主客大相悬殊也，求如此之对等议和，恐不易也。徼倖而胜，段氏南面称孤，不免兔死狗烹之祸；不幸而败，三省不保，子孙为人奴隶。霸帅此举真不智也。况杀人以偿己欲，竭万民之脂膏而为他人效力，不仁孰甚，不智不仁不可以久也。

十五日

闻说驻保第二十三师所部哗溃，大掠村镇，曹锟使卫队严守城池，未能攻入，仅掠东、南北三关厢而去。此十二夜事也。至十三日始呼哨四散，曹锟于是向政府催索欠饷，措词严厉，董康于是乎欲求去。

以汤芗铭为湖北省长，湖北省长刘承恩免。

热河兵变。

以李济臣为和威将军。曹、吴交恶，总统黎元洪使李济臣和解之。

吴、冯会于洛阳。

报载：苏督齐（燮元）、浙督卢（永祥）联盟图吴。

江西军事日亟，蔡成勳飞电告急。

十六日

吴佩孚因保定兵变复至保定。

十七日

四川兵变。

闻谈热河兵变势张甚，王怀庆穷于应付，拟回京。

闽、浙联粤，东南之局又将变矣。孙文以舰队攻东隅，广州大扰。

十九日

阅报载：王承斌辞省长，而请练兵于小站马厂。

闻说黎元洪遣人迎孙文至北京。

二十日

闻说张作霖向政府要求准扩充十师，为承认取消自主交换条件。未知政府何以应之也。

二十一日

蔡成勳困于江西，吴佩孚拟亲率所部往援。

董康不堪环境逼迫，乃拟辞职。

闻说陆军部员又至国务院索薪。近日政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将如何结局也。

二十二日

以刘梦庚为辑威将军。

高士侯既正法，其所部图报复，炮击日本领事馆，欲图激起交涉，而窘髦帅。于是，日本政府向中央提出抗议，黎元洪乃下令申饬孙烈臣，亦见其不自量也。

财政总长董康，被财政部裁员在国务会议席上痛打受重伤，愤而辞职，颜内阁遂总辞职。

二十三日

报载：髦帅既东归，追论失机诸将之罪，杀第六旅旅长鲍德山，而囚团长郑殿陞，以其临阵不力战也。

二十四日

河南卫辉兵变，张福来所部之二十四师也。驻彰德陕军第一

师胡景翼部哗变。

颜阁将倒，张国淦谋总理甚亟切。

闻说下届总统、张謇、曹锟、黎元洪皆运动当选。

报载：髦帅惩于此次之失利，实以军官无新知识之故，于是尽去旧军官，而易以学生出身者人。虽然训练固完备于往日，恐一旦再战，偶有反侧，其害不堪问矣。一战而败，求如今之榆关死守，反败为胜，不可得也。

二十五日

川中又乱，刘湘、但懋辛、熊克武互相排挤，遂致兵戎相见。

二十六日

归德兵变。

闻说冯玉祥之子为赵杰所擒。……豫省自赵氏弟兄免职，冯玉祥继任，到处皆成匪窟，致其子为赵杰所虏。

孙文、陈炯明战于粤垣。孙文得北伐滇军之助，陈军大败。

以刘镇华为阜威将军，孙传芳为恪威将军，吴金彪为度威将军，张福来为景威将军，翟殿林为将军府参军，葛应龙为将军府参军。

明令惩办殴伤董康之官犯，于是法庭使法警会同警察拘曹元森。曹怒法警之待官犯非礼也，又击之。警亦怒其拒捕也，欲缚之，曹精拳术，伤十余人，余狼狈遁。于是，曹避祸于保定，依曹锟也。……闻说董康之被殴伤也，实以裁员不公之故。先是，陆军部因薪俸积欠数月，举司长代表，随次长金绍曾、金永炎至国务院见董催索，不得要领。翌日，全体职员复往，董许以一月薪俸提前发给遂出，适有财政部被裁之员多名拥入，曹元森为首，见董即大呼打打，拳足交下，董受重伤。各国务员亦均逃避，行凶之徒被获三人焉。警察复至曹元森家捕之，为曹击伤者十数人，余逃散。

王怀庆为热河兵变杀不善统驭之营长、连长各一员，而囚

其统带。

吴佩孚拟划直隶中央军队及直省军队归其更番教练。如此，则曹锟势成孤立矣。

报载：黎元洪派徐鼎霖赴奉，向懿帅疏通意见。

报载：蔡成勳、常德盛意见不和，常部在抚城大肆抢掠，并杀西教士二人。

警察厅添募女侦探，专司在各游戏场侦查拆白党人。此又多添一条害人之路也。

江西战事益急，蔡成勳坐困南昌，一筹莫展。吴佩孚将以张福来率师援江西。

以田中玉为閔威将军，以李鍾岳为将军府将军，李景曦为将军府参军。

明令褒奖故海军总长程璧光，赠上将，特给邮金一万元。程在粤被刺死，拥护中央也，故优邮焉。

报载：财政部员将于董康复任之日索薪，以窘之，董康于是不敢到署，乃使私人预为疏通。民国以来无奇不有，而攢殴总长于国务院则未之前闻也。董康可谓别开生面矣。人有嘲董康一联云：董圣人，康圣人，董康圣人；真君子，伪君子，真伪君子。

闻说奉、直滦州之战，吴先使告居民曰：速为迁避。而使人要而捕之，命无分男女皆衣军装，以兵迫之趋奉军阵地。奉军以为敌之来攻也击之，歼焉。见有妇人焉，而知其误也。吴则复以大军攻之，奉军不击，乃为所乘，大败。于是见衣军服者则击之，吴又驱民人攻之，死者不可以数计。吁！吴氏可为忍人也已。

闻说懿帅扩张兵备，以部下之乏学识也，乃招留学东洋陆军学生为教练，以训练士卒，盖不忘丧师之耻也。

闻说各部院共裁人员、录事二万余人。北京户口不过二十万余，骤增失业至十分之一之多，宜乎市面颇形窘困也。

二十七日

报载：吉安失守，南昌已危，吴将使张福来往援。

川将熊、刘失和，川局又复混乱。

国会本定民国八月一号开会，乃有一半议员不肯来京，并招来京议员南下，因之国会有不能开会之势。

闻说宝坻、玉田两县被水淹没，运河水溢也。

张国淦既谋北京特别市市长，又求为国务总理。楚人多作贪而无礼，信然。

闻说前张弧拟发行之“九六公债”，董康因罗掘俱穷，遂又发行，然由六折降至三折矣。

二十八日

报载：吴佩孚将以援赣为名派兵入浙攻卢氏。^①

教育次长金绍清调任为唐山交通大学分校校长。

冯玉祥编练基督教徒军队。

鄂帅不忘败兵之恥，大修武备，编练新军二十混成旅。

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八月一号开会之说将成泡影。

董康因鉴于此次被殴，于是聘标〔镖〕师为随从，以保护之。

二十九日

江西形势日益危急，吴佩孚拟大举援之，将使张福来率师入赣，代蔡成勳督师。

奉天三省省完成，独立之局以定。

川局益乱。陕西兵戈亦起。

冯玉祥在开封，禁娼赌烟酒，戒奢侈，迫民人入基督教。

闻介眉云：热河都统王怀庆之回京也，因被逐于奉军也。

连日淫雨，三河、宝坻等县多有被淹者，……潦雨为灾，通州沿河村庄多被淹没。

^① 指卢永祥。

六月初一日

闻说顺义县境白河水溢，村落多有被水淹者。

陈炯明发表对于联省自治意见，对于元首不称总统而称为行政长，军队统之于省长。而饷糈则由中央担任。吾真不解，彼何所取意也。

初二日

内阁风潮日益激烈，张派、颜派暗中争斗。究竟鹿死谁手，不得而知，而百政从此停顿也。

政府因不堪困穷也，又拟大借洋款。国民从此又加一层负担矣。

十一日

国会已於民国十一年八月一日继续开会，黎氏登台，国会必随之复活。

报载：颜惠庆辞职未邀允准，致请假，已出京，阁揆命王宠惠兼代。

汤芗铭赴鄂省长任，民分迎拒两派，在车站互相殴打。可笑。

十二日

孙文军大胜於广州，陈炯明退守惠州。

彭德胡师王团兵变。

颜惠庆已出京，王宠惠不允代理，北京又成无政府之局。

十三日

彭德兵变平，团长王占标枪决。

鄂省长问题仍未解决，萧耀南在武昌宣布戒严，因其自兼省长以拒汤也。

江西九江兵变。

十四日

北京内阁已发表，总理唐绍仪，外交顾维钧，内务田文烈，财政高凌霨，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张耀曾，教育王宠惠，

农商卢信，交通高恩洪。唐绍仪未到任，以王宠惠兼代国务总理。

二十一日

孙文败于粤，逃奔香港，叶举叛之也。

报载：吴佩孚又以对梁阁手段施于唐阁，……北京内阁又掀起绝大风潮，黎元洪乃向国会辞职。

川乱仍未已，吴佩孚拟乘势收川。

二十二日

闻说驻京北苑陆军第九师三十三、三十五两团兵变，大肆掠抢。

吴佩孚仍反对唐阁。

二十三日

报载：奉、洛将复决裂，榆关互增兵。

江西战事已将平定，李烈钧、许崇智军败溃。许军入闽。

二十四日

报载：黎、吴已生意见，盖为组阁案也。

黑龙江博克图奉军第四混成旅一团兵士受洛阳指使作乱，杀团长以下各官长。督军吴俊陞讨平之。

二十五日

闻说高洪恩、孙丹林均辞职。高且出京，携眷以行，於是盛传京、洛失和。

七月初二日

报载：高恩洪已回京。闻说高待部员如囚犯，晨入昏出，便溺有定时，违者罚。此又奇闻也。

吴佩孚对人言，不为总统，不为总理、督军、省长、总长，以示不贪权利，独不言及巡阅使。

初七日

吴桥匪氛正炽，直隶省长王孝伯派兵讨之，匪抗拒，倚险负

隅，与官兵相持于直鲁之交，去镇约十余里。

初八日

又开来第二十三师军队一营，至吴桥讨匪，昨已交绥，官兵小胜。

吴佩孚蔽保。

十五日

政府以曹锳为平威将军，张锡元为锡威将军，彭受〔寿〕莘为幹威将军，张联芬为荣威将军，殷贵为承威将军，米振标为骏威将军，黄培松为培威将军。

十八日

总统特颁明令四道：曰财政公开，曰禁止索薪，曰废止免票，曰索还车辆。

十九日

榆关内外，直、奉军队彼此前进，恐将有冲突也。

二十五日

直、奉又将破裂，报纸方在鼓吹。

以马毓宝为宝威将军，以吴佩璜为国务院秘书长。

二十六日

通缉前交通次长郑鸿年、赵庆华，政府循吴佩孚之请也。

唐阁流产，王阁将出，政局又有变化也。

二十七日

唐阁同意案撤回，将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

吴、冯会于河南郑州，将图奉也。

吴佩孚拟使孙传芳援川，将以图蜀也。

二十八日

闻说直军将侵奉，又在榆关一带增防。

京内阁潮仍未息。

李烈钧北伐未成，乃改途入湘，因病甚，遂赴上海就医。

八月初一日

国务总理唐绍仪免，以王宠惠署国务总理，于是王阁成立。顾维钧外交，孙丹林内务，罗文幹财政，张绍曾陆军，李鼎新海军，汤尔和教育，高凌霨农商，徐谦司法，高恩洪仍长交通也。军阀得意，总统吞声，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是也。

二十日

夜蝗飞蔽天，巡勇伏役持灯捕之，用以下酒。夫蝗之为物，专损苗禾，杀之固宜，食之未免太饕餮矣。水灾旱灾风灾兵灾继之以蝗灾，中国可谓多灾也矣。

二十五日

闻说皖省将生政变。

吴佩孚将大举援闽，王永泉联民军攻李厚基，李军屡败故也。

九月十五日

以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

河南督军裁撤，以张福来为河南军务善后事宜督理。张，吴佩孚部将也。

十九日

冯玉祥已离豫赴京。

河南匪患益甚，项城等数县城失守。

二十日

皖局未定，阁局已乱，近闻豫省又起纷争矣。

十月十二日

京内阁改组，以汪大燮为总理。

十五日

闻说汪内阁又将倒，京中政局紊乱极矣。

十八日

闻说将起用赵倜为剿匪督办。河南匪氛日炽，多赵旧部，于是拟起用赵倜，将收抚也，吴佩孚力不能制也。

二十一日

闻说张绍曾组阁又不能成为事实，中央已成无政府之局面。

二十四日

国务总理汪大燮免，以王正廷为国务总理。进退如置奕棋，可笑可叹。

十一月初七日

交通总长高恩洪畏罪潜逃。京绥铁路，中国自造者也，高恩洪为吴佩孚筹兵饷，遂押借外债，惧国人之责问也，乃遁逃。

初十日

直隶省长、兼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专车来柘布防也。

十四日

张阁已通过。邮电加价取消。

二十日

报载：张阁仍未成立。

二十二日

张阁居然成立，各部总长均将就职。

十二月初五日

北京学生包围众议院，被军警打散。

初八日

北京学潮益形扩大，学生被打，于是各校罢课，要求惩办军警官长。

十一日

闻说江西孙、蔡已冲突。吴佩孚使孙传芳援闽，而假道江

西，蔡畏其图己也，乃设备。

二 十 日

施肇基免，以黄郛署外交总长。许世英免，以阮忠植护理安徽省长。

二 十 六 日

京汉路机工罢工，学生从中诱惑也。北上车行至长辛店被阻，行旅逐下车，女客留居工厂，隔日始放出，无礼极矣。职工自由开专车至京，迎学生赴长辛店开会，第十三师游缉队前往解散。

周 学 熙 家 语 (上)

郝庆元 林纯业 整理

编者按：是书原名《止庵家语》，共上下两卷。其中卷上录有周学熙致泰、焯、夔、恩四子的书信七十五通，卷下录有周学熙致七九弟、众子侄的书信，以及所撰支祠条约、家规议案、教养章程等九十七通。这些信函和文稿，均为周学熙晚年所作，对于研究实业巨子周学熙的思想，系是一份难得的可贵资料。《周学熙家语》卷下，将在下期刊出。

序

富者侈之萌，贵者骄之渐，代其萌，杜其渐，能常保此富贵者，当以诗书培其脉，以道德植其基。自来簪缨、世胄，多出于孝弟礼义之家，其祖宗必有嘉言懿行昭示子孙，其子孙必能聆听祖考之彝训，故才之高者足以经国而匡时，次亦不失为圭璧饬躬之士。吾读《顾氏家训》、《柳氏家箴》，未尝不叹其门材之盛，族望之华、世泽之长且远也。有清一代，谈门阀者首推桐城张氏。张文端公所著《聪训斋语》，洞悉人情物理，其言如布帛菽粟，亲切有味。吾幼时即喜读此书，迄今垂六十年，仍置诸座右，时取览观，盖非特进德之资，抑亦养心之助也。

至德周氏，亦皖南之名族也。懋慎公笃信程朱之学，勋业岿然，为一代名臣。止庵尚书趾美前徽，宿德清望，海内宗仰。一门昆季，联华卫萼，人比诸窦桂、韩桐，其子孙皆砥品植学。循循礼法，有万石质行之风，余忝附葭末，因得稔知其家法，窃以为积善余庆，福流后昆，继继绳绳，昌炽未有艾也。懋慎公所著

《负暄闲语》，业已梓行问世，流播艺林。今志厚女夫又以《止庵家语》示余，盖尚书平日手书以诰诫子侄者，语语平正切实，如道家常，而训词深厚，名理渊深，绚绎之而不尽。体例与《聪训斋语》、《负暄闲语》相似，而遭际世变，尤多忧危戒慎之词，读之如食谏果，味美于回；如饮醇醪，自然心醉。洵乎传家之宝训，涉世之良箴也。

近代青年学子，误染欧风，以旧道德为迂，世道人心，江河日下。吾尝历聘欧美，与彼国通儒硕彦游，聆其议论，大抵崇伦理、敦信义，尤注重家庭教育，以正蒙养之始基。而于吾国孔教，莫不信仰推崇，以为与耶教博爱之旨相合，然后叹圣贤之道亘古今、贯中外，此心此理无不同也。志厚勉之，生礼度之门，秉义方之教，多识古训，以蓄其德，博涉今事，以练其才，处为家桢，出为时栋，所以迓天庥而承祖德者，其必以此书为圭臬也夫。

辛巳冬月，无锡杨寿枏拜序

《止庵家语》目录

卷 上

- 谕泰、焯、夔、恩四子二十五则
- 谕长子明泰四则
- 谕次子明焯四则
- 谕三子明夔二则
- 谕四子明恩四十则

卷 下

- 与七九第三则
- 谕众子侄二十则

天津支祠规约五则
 慈慎精舍稿三则
 各种家规议案稿六则
 各项教养章程缘起稿六则
 师古堂家训书目简评四十三则
 随笔十一则

卷 上

谕泰、焯、夔、恩四子二十五则

世家子弟，如再实之木，其根已伤，欲培其根，须以“读书敦品”四字为职志。盖能读书，则一切外务不足以动其心。能敦品，则一切匪人不得以侈其习。夫然后可以立身，可以保家。若不读书敦品，则骄奢淫逸、放僻邪侈潜滋暗长，入于下流而不自觉，鲜有不覆败者。岁月易驰，宜早立志。（癸亥①一）

“书到用时方恨少，人非有品不能贤”。此联语虽平淡，实为士人立身之箴规。可各书一副，悬之座右。（癸亥二）

诸葛武侯戒子书曰：“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悲叹穷庐，将复何及也。”此数语，吾自十六、七岁时即服膺之，每当事体丛杂人情险恶之际，思此语以自勗，觉胸中稍有分寸，不致蹈卤莽灭裂之咎。无他，身心可藉此敛抑耳。盖其曰静者，非仅身不妄动，乃心常镇定之谓也。曰俭者，非仅财不妄用，乃百事谨饬之谓也。故武侯一生，自述惟谨慎，其学问即包括此数语中。其反复叮咛惟在躁

① 癸亥，即1923年。

字，大抵天下古今，偾事以至亡身败家误国者，莫非由于躁之一字。躁则心粗气浮，不能明理，不能审势，不能衡情，故事无不败。其偶尔有成者，倖也；机遇稍拂，即一蹶不可复振矣。君子办事，成败利钝原难逆睹，然处之必合乎道，循之必由其轨，虽屈于一时，犹伸于后世。诡遇求获，君子不为，而况枉寻直尺乎！尔等今后持身治事，务常默记武侯此语，庶几为克家令子。勉之，勉之。（癸亥三）

古人云：“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此语为少年人下针砭也，宜常悬心目中以自警惕，而后可以立志，而后可以不为尘俗所移。况世家子弟，尤以读书为第一要义，其富贵本已高出平民寒士数十百倍，而人品之堕落，若不读书，却比平民寒士更较数十百倍之易。盖平民寒士无所倚赖，困心横虑，有天然之磨炼，而人之责之者，亦不若视世家子弟之苛，所以往往就卑微小事，但虚心勤苦，得同侪之指导，主管之爱惜，亦得有功成名就之一日。若世家子弟则不然，苟胸无诗书，身无道德，自家不觉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人之见之者，早已心存菲薄，同侪谁肯指导，主管谁肯爱惜，其谨愿者不过指为饭囊，浮夸者更竟目为恶少。如此悠悠岁月，正人日远，奸人日近，鲜不为习染所移而丧身败家者矣。尔等试取张文端《聪训斋语》熟读而深思之，则知世家子弟非读书无可以立身之地。况世家子弟何乐而不读书，寒士为衣食奔走，无暇读书，又无钱买书，无力延师，又或遭世乱，流离颠沛，无处读书。今尔等承上人之馀荫，无饥寒之忧，又有买书延师之资，虽逢乱世，而有租界可避，美衣丰食，明窗净几，如此而不读书，是诚天地间之罪人。祖宗馀荫消磨易尽，必致殃祸随之，到彼时，方思及“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之语，不已晚乎！但读书有法，不可漫无宗旨，道德者千古不磨，所以立人格持躬涉世不可少之根本。无论世界如何变乱，人心风俗如何浇漓，惟此天良不可泯灭。故圣贤经书格言应为主

课。其次则应世之具，以汉文为正，凡论事、通讯、与人交接，一日不能离之件，必须洋洋洒洒数千言、数万言，水到渠成，无隔隔不吐之病，所谓词达而已矣。至西文，在今日亦为治事所需要，当以为辅。此正课辅课，每日看、读、作三者，必须兼而有之，始能日知而月无亡。再次则为余课，如楷书，关乎福泽性情，且为应世之媒介，断不可不求工整。又如图画，或习测绘，可为舆地学之根据。或习模型图案，或习建筑图案，或习美术绘画，此皆内可以怡情，外可以应世，随其性之所近而习之可耳。尔等自今日起，立定志气，择定课程，期以五年，不准间断一日。到彼时，不特人之视之者当刮目相看，即自家体验身心境界，亦自不同流俗鄙夫矣。届时，出洋也可，不出洋也可，遇机也可，不遇机也可。得志遇时，则发挥所学以济世，否则闭户著书教子弟，留读书种子，亦不失世家子弟本分，而人亦必敬之重之，无敢轻侮之也。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尔等宜细思之，时不可待，须早立志，言尽此矣。

每日二十四小时，除十小时寝息盥漱，再除四小时用餐及休息，至少可得十小时，专意用心作功课，分为四门：

一、主课四小时：经（《诗经》、《四书》，循环读之），格言（《朱子全集》），政治书（《资治通鉴》、《曾文正集》），评点摘录。

二、正课二小时：古文、公牍、尺牍新学中摘一门，如银行学、商学等。

三、辅课二小时：西文温读、编译（新学中一门之西文书摘之译之）。

四、余课二小时：楷书、图画。

以上四门，时间可以自行酌排先后，不必拘定主、正、辅、余之顺次，但总以不旷缺为是。如小有家务及酬应交际，只可占休息时间，勿妨此四课。纵偶遇繁冗，亦只可量减余课，必不得已，再减辅课，而主课、正课必不可缺。此则所以为主、正、辅、余四项名义之区别也。

至看、读、作三者，看是记其文义，读是熟其字句，作是撮其精要，缺一不可。如此，则读一遍得一遍之益，如吃饭穿衣然，自家饱暖自家知也。政治书读时，须注意三纲领，考其治乱兴衰之由。

一、用人：看其举措之得失，如官制、科举、学校、选举、赏罚、封建及宦官、宫妾、藩戚等制，皆属之。

二、理财：看其贫富之根由，如农林、荒政、田制、赋税、度支及兴作工程、互市、盐榷、水利等制，皆属之。

三、治军：看其强弱之变幻，如军制、兵额、兵器、饷额、版图及山川险要、道路通塞、边塞防务、外夷控制等，皆属之。

每日看书时，随笔记之，课余再摘录之，多备空白本，分类记尤妙。凡摘录分四种：义理精、制度善、文笔佳、词句美，皆在所必取。此不独政治书为然，即读经书、古文、西文时，皆可如此摘录之。总之，读书须手勤，乃有益也。（乙丑①四）

今将薄产批给尔等，为读书婚嫁之资。世变未已，谋生不易，尔等藉此可以守分安命，敦品择交，求所以自立之道。勿效时趋挥霍，夤缘依赖他人，以为侥幸进取，姑无论不可必得，即能幸获，亦属枉寻直尺，人品堕落，天理有亏，不转瞬而立见消亡。再者，贪多鹜得，尤所深戒，投机事业，切不可做，一着失败，终身贫窭。古人云：“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尔等其慎之思之，勿忽。（乙丑五）

一操守。我幼禀祖父母训诲，严守义利之辨，生平廉介自持，不敢丝毫苟取。数十年来，叨上人余荫，与尔母兢兢业业，铢锱积累，幸得天佑，薄有积蓄。尔等须信穷达有命，既有此资可以养廉，更宜砥砺廉隅。时时事事懔而知之，戒以操守自砺，不可欺心、欺人、欺己、欺天。此为立身大防，切记！切记！

二、勤俭。古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勤”。自古未有勤苦

① 乙丑，即1925年。

而为饿殍者。我与尔母，自少至老，皆辛苦艰难，一缕一粟皆深爱惜，不敢浪费。尔等须知：世家子弟纨绔之名最害事，稍不检点，即遭横谤，损德败行，终身莫挽。最不可博者，豪侈之称；最难得者，节啬之号。张文端《聪训斋语》谆谆言之，宜服膺也。朱柏庐《治家格言》，男女皆当奉为圭臬。

三、慈祥。我家历代祖宗，皆以忠厚慈善著称。祖父所捐办善举，如贍宫书院以及赈灾等事，不可枚举。祖母慈善尤越寻常，每遇灾赈，至脱簪珥以济之，平日对亲疏族戚之周恤，以月以时以岁皆亲自筹画，节衣缩食，施之惟恐不厚；居常刻刻以家乡山多生计维艰为念。我今日所办秋浦农林、积谷、学舍、医院、残老嫠婴恤款等事，皆遵祖母遗命为之。尔等嗣后应继述进行，能有力扩充更好，不能亦当谨守已成之局，勿令废弛。孟子曰：“仁者，人也。”须知惟仁然后可以为人，不仁则生机已绝，未有不败亡者。尔等世守家法，当以慈善为先务，天必降之吉祥，此理定不诬也。（乙丑六）

协和倒闭竟至五百余万，闻皆留美学生所办，可知有新知识无旧道德以为之根，其偾事荒唐更甚也，尔等应引以为戒。嗣后办事及用人，仍以旧道德、旧经验为根本，纵失败亦不至大出格也。明泰何以尚恋栈久不回津？津中各方面事我既不问，伊应常与各职员接洽，一则可熟习情形，二则使办事人不致松懈，此中关系影响甚大。天下事不进则退，主持乏人、精神涣散，无形中诸事废弛，积日累月，遂至不可收拾。我看大连地方商家，金州帮皆系东家自当掌柜，且弟兄父子一齐直接办事，故蒸蒸日上，不过一、二十年，由数万至百万以上者皆如此。山东帮则不然，东家皆在本籍居财东地位，养尊处优，一切委之伙计，终年不到柜上。所以近来山东帮生意日见退化，此固由世风不古，人才难用，而亦误在东家不亲身操劳百事，欲享现成之过。尔等须知，天下事未有自家不操心劳力，专恃他人而能有成，即幸成，而未

有不败者也。况今日商战最烈时代乎！明泰性情太好逸，一懒惰则百事皆败矣，须痛加振作为要。（丙寅^①七）

富贵人家，如再实之木，必伤其根，子孙必须读书为善，以培其根。若再谋利于进，是揠苗助长，立见萎败。故世家子弟往往流为饿殍者，皆不读书不为善之过也。我所以薄留资财与尔等者，原为尔等读书之资，节省有余，藉以行善事，可培养根本。古语云：“天麻敬迓惟为善，祖泽长延在读书。”今夔儿贪鄙嗜利，行险妄为，竟将资产耗尽，病根在一“贪”字。而所以受病，在不读圣贤书，胸中全无义理，故遇人不能分别善恶，遇事不能分别得失，如盲人骑瞎马，焉有不颠墜之理。倘不知悔愧，痛改前非，则已往之失固不可追，未来之祸更不可测，今之不为饿殍者，幸而免耳。不变气质，不勉学问，决不能令终也。自茲以后，宜闭户发奋，谢绝交游，专心读圣贤书为主、释家书为辅。盖儒教是世间法，佛教是出世法，二者用各不同，而体则一。但吾人既不能出家为僧，则必须以世间法为重。而佛书可为清心寡欲之助，其戒定慧三决定义，与吾儒明德止至善之旨相通。尔等礼佛诵经，须以为收束身心，若为邀福计，则更添罪过矣。索隐行怪，攻乎异端，皆指此辈。若果能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不仍与吾儒“克己复礼”之义同归乎！今选定几种不可不读之书，厘为日课，不但夔儿当守为准绳，即以此传知后世，凡读此书者为好子孙，不读此书者即为不肖子孙。家运之兴衰于此卜之，个人之幸福于此定之，天道必不爽也。

再，谋生之道仍以农田为主，张文端《聪训斋语·恒产琐言》论之綦详。至工商业只可择习一艺，待不得已时为人佣工，以资生活，切勿独自投资与市井争利。盖世家子弟何能与市侩争衡，徒为市侩所愚弄耳。况于今工商业无一不含投机性质，得已有坏心术，失更贻累身家，断不可存行险侥幸之心而为之。我生平

① 丙寅，1926年。

所办实业，皆以救济民生为主意，毫无自私谋利之心。如启新、滦矿，皆为挽回利权、时机所迫而成，非有成心也；华新纱厂，纯为贫民生活而设，决非图利。而遭此乱世，已备受痛苦矣。此亦可一不可再之事也。（丙寅八）

附简要功课单。单内所列，皆择必不可不读者列入，天姿高者，再多读更佳，质钝者，必不可少。如有职业者，可刚柔日分读，或夜间分读，总须有恒，不可间断。譬如吃饭穿衣，有因事而废者乎！书理之养心，较之衣食之养身，尤为重要。人无衣食，固穷，犹可为人，若无书理，则衣冠禽兽，是自绝于天，断无不取祸之理。戒之哉，其勿甘暴弃也。

每早六点钟起，盥漱毕，晏起为败家气象，亦为伤生召病之源，切须戒之。

礼佛、诵经、念佛：《金刚经》、《心经》、《弥陀经》，以清心寡欲为主，勿作邀福想。一句钟。

用早膳后早食以少为妙，尤以清淡为妙。

点《朱子全集》。须句句体贴入心，身体而力行之，勿徒说，食而不饱也。一句钟。

温古文诗。

一句钟。

写楷书。

一句钟。

午饭后一钟半起。

一句钟。

温经书：《四书》、《五经》循环读之。

一句钟。

点《资治通鉴》。事多者以《通鉴辑览》代之。

一句钟。

晚饭后七点钟起。

一句钟。

看格言。《负暄闲语》、《小学》、《近思录》、《颜氏家训》、《呻吟语》、《聪训斋语》、《格言联璧》、《畜德录》、《菜根谭》、《课子随笔》、《大学衍义》、《五种遗规》、《王阳明集》、《老子》、《庄子》。一句钟。

看佛书。《金刚经》、《心经》、《楞严经》各家解，中峰、慈山、莲

池、印光诸集。

一句钟。

静坐休息。

一句钟。

十钟就寝。

凡读书，须备札记册，随手记录义理之精粹者、文词之雅驯者、典章之美备者、治乱之关系者，以及疑义疑字之待考者，均分类记之。读书之外，又有三戒，非守此戒，则心不能静，决不能得书之味。

戒滥涉。记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难合易离者，君子也；易合难离者，小人也。

戒多言。书曰：惟口出好兴戎。易曰：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

戒妄念。武侯曰：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程子曰：“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如人遇一事，则心心念念不肯舍，毕竟何益？若不会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又佛教云：“货财为五家公共之物，曰国家、官吏、水火、盗贼、不肖子孙。”观以上二说，今日家事，可以知处之之法矣。我本不愿多留余资，今所留者，大宗皆为善举，将来能保全得一分，即各善举可多支持一分。不能保全，亦归之定数，我无疚心。且凡事之成败得失，皆系天命，到得无可如何之时，亦只得置之度外。津租界似尚可保，我自问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至于苛派勒索，或所不免，是普通事，非我一家一人之关系，随时相机度势，应付而已，无可趋避，亦不必过于忧惶。佛教所谓五家之中，官吏与不肖子孙同耳。嬖之失败又何减于横暴之所诛求耶！尔等但循理守分，毋堕家风为要。至尔等生计，听尔等各自努力，但守得勤俭二字到底，天决不绝人之路。若不能勤俭，虽银山金穴，转眼皆空，徒

磁孽障耳。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也。（丁卯^①九）

此间自朝至暮，难民扶老携幼，鸠形鹄面，络绎于途，皆由山东逃来。救济会款已罄，车票无着，步行三千里赴北满，沿途死亡当卖，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真是惨极。不知天心何时厌乱，笃生圣人挽回浩劫。尔辈丰衣美食，务须发奋，勤慎读书习事，不可有一毫懈怠放侈之心，负天地祖宗之恩德也。（丁卯十）

写字虽系小道，而关乎人之品性，且关乎人之福泽。唐贤云：“心正则笔正。”程子云：“某作字甚敬，非要字好。”即此是学此关品性之说也。至言福泽，古来书家，上自钟、王，以及唐之颜、柳、虞、欧，宋之苏、黄、米、蔡，元明之赵、董，或立大勋业，或负盛名，或享大年无论矣。即近代中兴诸贤，如曾、胡、左、李，其书法皆可以传世，与勋业并成不朽。此可见，有福泽者决无不精于书法。明泰笔姿尚好，而功夫间断无恒，不成家法；明焯笔性差，亦未用功；明恩笔性更拙，恶劣刺目，最为立身处世之忌。无论德不足以见信于人，才不足以表见于世，只日用之间，一举笔即为人厌恶，令人訾为顽劣不学之恶少，读书全不用心，指为不肖子弟。不然，世家子弟，有师有友，有明窗净几，有优闲岁月，何至一笔字尚不能整齐？此可断知其荒嬉不务正业也。且甚而诋及其父母，谓以世家子弟逸居而无教也。尔试思之，一字之劣，而令父母被恶声，尚得为人子乎！尔兄弟宜立志发奋，自此以后，定立字课，每日限定大字小字各若干，无论寒暑必不辍一日，自然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一年之后，必有长进。凡字，先立间架，以方正开展为主，此可见人之胸襟志气无龌龊气象也。然后再讲行气，行气联贯，亦如人之做事有条理也。然后再讲神韵，神韵端凝，即如人之收元，结果不孤露也。初学总以欧字为先，明恩尤须以欧法救其病。学欧字以方正为第一步，笔笔方，个个方，如是，则置人前不惹人厌恶为最要。明

① 丁卯，即1927年。

恩在银行，日日不能离书写事件，照现在字迹之恶劣，试思为主管者目中能无生厌恶乎！故明恩如再不用功练字，即银行亦无出头之日，遑论其他事业，是必终身一事无成矣。此即无福泽之征也。尔等年岁皆已逾冠及壮，尚不能自立志，而犹待我朝夕耳提面命耶？果尔，则真自暴自弃，甘为不肖矣，复何言哉。（丁卯十一）

财帛，天所以养人，已有余，即当济人。若厚积悭吝与奢侈，皆为天所忌，必有祸殃。尔等本房家用，应各自量从节省计划，每年确定预算，然后将每年收入照预算存储备用外，再按五成分配、以二成置不动产，田地为上，市房次之；二成存现金生息，切勿营商务；一成作慈善事业，如助赈等事。如此自奉，不至漫无限制，荒乱亦有准备，慈祥可以惜福，是三善也。（戊辰^①十二）

古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前谕尔等，每年所入除家用外，以五分之一助赈。北平生计困苦，贫极自尽者时有所闻。今当岁暮，风雪交加，饥寒交迫，若无人拯救，焉得不毙。我昨日已捐款，明恩无甚家用，应有余款可再捐交。明泰查实各慈善机关，分别捐去。再，报载绥远、陕甘旱灾奇重，人民垂毙者数十百万，如北平有机关往该处放赈者，亦可就款内酌拨捐助，聊尽此心。天有好生之德，人能救一垂死之人，天必赐之以福，冥冥中自有神鉴也。（戊辰十三）

吕新吾先生《呻吟语》，说理显豁痛快，最可养心，最可去疾，宜置之案头，时时展玩。《聰訓齋語》论世家子弟之处世为人，最亲切，最透澈，阅之可发深省，常自警惕，庶少放肆，不狎昵于匪人，然后可以知过，然后可以从善。《菜根譚》多明心见性语，阅之可以畅适天机，陶淑性情，胸中不为俗尘所汨没，性灵活泼，精神自爽。朱子《小学》嘉言懿行，语语纯正，为治

① 戊辰，即1928年。

心最切要之书。《近思录》广大精微，潜心玩味，胸中自有一段义理涵养，久之气象自不同俗士，自无鄙吝之心、骄惰之习，方不愧为读书人。以上数书，须循环玩味，不可一日离手，既寡过亦养福也。若厌之而不读，是无福，是作罪矣。（戊辰十四）

昨阅惠通账，始知焯前年为了夔汉口亏空，在惠通借款，至今未还。此事夔儿固属荒唐，焯儿亦属糊涂。我生平办事，谨小慎微，步步脚踏实地，不敢丝毫蹈空。夔普育失败尚不知悔，乃更违背我迭次训谕，竟在汉口私自冒险，做投机事业，又连三失败，大受亏赔。不遵父教为不孝，累及兄弟为不义，负欠累累为不信。试思不孝、不义、不信，尚得谓之人乎！此皆由于贪心，故不觉入于痴迷，种种罪孽，不知几生始能忏悔得净。当事出之时，焯知其病已不可救药，既已经我谕定，分过家产，自应尽夔所有呈报破产，平均了偿，乃不出此，而为之向惠通挪借。惠通乃众股东之公立，非尔一人私业，岂可破例借此巨款！我向来对于经营公家款项之处，从不交往私款，公私界限必须分明，始可不受嫌疑，始可以约束规矩。今焯有管理惠通之责，而自信巨款，股东责备，将何以解？同事效尤，将何以制止？尔不思累我清名乎！现此款一日不清，我一日不能心安，焯应速将夔原有抵押品速变现款归还，尚短若干，只好由夔写立借据，在敬慈善堂借用，先将惠通债了清。至善堂款，无论何时，本身及其子孙必须归还，须知善堂之款，乃我秉承祖母遗训专为善举之用，尔等动用一文，即与侵蚀善款同罪。此后，无论何人何事，概不准再用分毫。不特此也，嗣后子孙如再有贪做投机事业失败，凡兄弟叔侄一概不准借给分文，亦不准代为担保转借，违则与者、受者均不为孝，尔等共懔之。（己巳^①十五）

女子梳头，是中国数千年礼俗，足以练习勤俭，养成端庄，乃最高尚之习惯。今日，西人忽兴剪发，系起于欧洲大战，妇女

① 己巳，即1929年。

从军，戎马倥偬，无暇梳洗，故不得已而出此。至今竟成为风气，在彼国女子仍可谓为苦战之纪念，中国女子何为而效尤之，徒表示懒惰轻佻而已。光宣以前，士大夫家帷簿不修者极为罕见，今则比比皆是，岂昔日生女皆良，今日生女皆莠，无非防微杜渐之道不讲故耳。吾家自祖父以来，夙重礼教，子孙当守家风勿墮，他房吾不敢言。今特定明：吾本支孙女辈，十岁以内在家剪发，理发馆男女混杂、良莠不齐，决不可去。十岁以外蓄发，十六岁以上学习梳头。须令早起，自己勤习，不得专恃女仆，自幼养成美德，长大自无骄奢淫佚之习。将来倘出嫁后，婆家愿令剪发，可听彼便。再或将来国家有明令女子剪发，亦可从权。否则，当以吾此言为家法。须知吾辈读书立志，当为维持风化之人，不可为随俗转移之人，孔子恶乡愿为德之贼，谓其同流合污也，不可不戒。女子梳头虽小事，而心之敬肆、身之良莠系之，即家之兴败根之矣。吾昔闻外祖刘阁学公^①尝言：“教女比教子尤重，子坏只败一家，女坏则害两家。”此言实甚肯切，尔等当记之。总之，将圣贤书理及古人懿训常时体贴心中，事理明白，自然遇事便知轻重得失，不致随波逐流茫无主见尔。观孔子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云：“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记曰：“礼，从宜。”此“宜”字心中大有分寸，惟平日胸中义理精熟然后能有权衡，此又不止女子梳头一端而已。凡持身涉世之道，皆可类推也。我此言尔等能守而行之，是修德，是惜福；如不能守，则是悖德酿祸，无如之何矣。（庚午^②十六）

今日子弟读书，应分作两期，八至十六岁为通经期，十七岁至二十岁为致用期。其致用期内，可入学校造就；至通经期内，

① 刘含芳（1839—1898）字乡林，安徽贵池人。

② 庚午，即1930年。

以择塾师为要义，必须经师、人师并重。而学生应读之书，尤须规定，一则惜光阴，二则端趋向。书须约而义蕴博大精深，使幼年读得解得，至壮至老可以淑身可以淑世，全不外乎此。且有此书而后新学、科学有作用，无此书则新学、科学皆为欺人戕身之具。兹细加审定，经书以《四书》、《易经》为主理解为最，《诗经》、《礼记》、《左传》三者次之。学生八岁入塾，先读此五种书，以能背诵为主，略讲字义，不必精解，约至十二岁可以读毕。十二岁至十六岁，则须延有根底学问深于《四书》及《易》理者，将此二书循环讲解，初次浅讲，渐次深入，不拘次数，周而复始，并使学生做札记，先生改正之。其《诗》、《礼》、《左传》三书，姿敏力有余者，可兼带讲授，否则略之。而《四书》、《易》理必不可少，且必不可间，视同饮食衣服不可一朝离。如此，则学生无论其天姿如何气质如何，决其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决不至懵懵终身，惹祸造孽，败坏门祚。倘不守此教法，纵文章或史学能称博雅，而于淑身淑世之道毫无根底，皆非克家之器也。幼年光阴易过，先入之言为主，往往有幼时记得一两句正经书，数十年后忽然追忆及之而能有大益者，此所以古人重蒙养。尔等勿徒炫于目前新潮流新教育而随波逐流，视我此谕为陈腐，或视为无足轻重。须知蒙养如南针，南针一失向，则天地可以易位；子弟性情一伪，害身害家害国，其祸烈矣！后悔何及，其预防之。（庚午十七）

我训明松、栋良一纸，尔等可录存以资儆惕。古语谓：“民生在勤。”曾文正谓：“耐苦则神钦。”故“勤苦”二字，乃人世生存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一息懈忽也。人人各有当尽之职，即所谓素位而行。日日认真做去，即是“勤”，事事俭约，即是“苦”也。（甲戌^①十八）

我自幼渥承吴太夫人懿训，以慈善为志，仰慕范文正公为人。

① 甲戌，即1934年。

“先忧后乐”，力虽未逮，心向往之。常谓世家子弟，袭前人馀荫，美衣丰食，必须励行有益于世之事，不外“教养”二字，否则，豢养虚生，是为天地间罪人。故我三十岁后入仕途及从事实业，始终本此素志；六十岁后，遭时多难，许多善愿未及设施，深抱遗憾。今我规定：定铸记户产为我遗产，乃我与尔母数十年节衣缩食辛苦经营而来，因善举未能全办，故今年有此存数。后来时局变迁，盈亏难料，但无论多寡，以我与尔母逝世日为断。尔等不劳心不费力安坐而得，能无愧悚？须自惜福方能享受，昔不借福，则是罪孽，转瞬荡尽，难免困穷。当思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天之爱人本无偏倚，所以厚于一人者，正使之赒济众人，毋令失所，不然，何功何德而尔独厚？世间多有终岁勤苦而不免饥寒者矣，尔等得此，岂非过分。尝闻懿慎公^①言：“吾家累世忠厚积德，曾祖时家道中落，往往除夕无米为炊，故吾母生平最恤贫苦，推食解衣不遗余力，尝戒子孙勿自安乐而忘苦人。尔等应各自撙节，常留一部分余资，专行善事，以保祖荫而逐天庥。”老子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尔等果能勤俭谨慎，孝友慈祥，纵一时遇厄，终有亨通之日。倘浮惰刻薄，则获罪于天，无所祷矣。我已垂暮，行将就木，历观古今家道兴衰之由，尽于此语。尔等为日方长，能守此训，后福无量，不守此训，必有灾难，毋谓遗产可恃为豢养之资也。其各勉之。（乙亥^②十九）

昨日七叔来函，谓吾家子弟以后不得不入学堂谋生路。此语尔等须知意之所在，重在谋生路。第一，不可倚恃前人贻留资产而不学本领；第二，不可凭藉前人之势力与人争现成饭吃。凡此者皆是无志气。须知自家无本领，前人资产有时而尽，即是坐困；再若凭势力夺人之食，势力亦有时而衰，必受人之排挤倾轧，故必须自谋生路。能立定此志然后入学堂，方有成就，方有

①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号兰溪。

② 乙亥，即1935年。

其本领。即不入学堂，自家求师，专攻一门学问，造就到极点，亦自有生路。试观今日善书画名家，岂不名利双收，又何必凭势也。（丙子^①二十）

《传》曰：“服以彰身，服之不衷，身之灾也”。盖衣服所以著威仪而尊重人格。《诗》云：“敬慎威仪，为民之则。”人之异于禽兽亦在此。禽兽无衣服，而有羽毛以蔽形，人若衣服不蔽形，岂非更不如禽兽。今世妇女，衣服瘦削全不蔽形，甚者露肘露股；巧其词为曲线美，而不知自比于禽兽，此衰世淫乱之风，尔等当以为戒，不可效尤。应做一件稍宽大外服，出门时罩之，威仪庄重方不失人格。总之，诗书门第，当为转移风气之人，不当风气转移之人。其各勉之。（丁丑^②二十一）

此次避乱与咸丰年间不同，彼时社会风俗人心未坏，逃难者随地可以寄身，今则遍地是匪，无山可入，故仍以大都会交通便利之处为妙。总之，此等大难是天付劫数，而劫由心造，皆由人世历生所作恶业酿成，惟有积善之家存心忠厚慈祥，可以逢凶化吉，险难中自有吉神拥护。尔等但时时以天地之心为心，事事力求忠厚，自然可邀天佑。至趋避之方，随时相机而已，须心定、心细，不可张皇失措。再兵劫由于杀机，人若戒杀，必能免灾。尔等宜食素，既可惜福兼可却病，此乃仰体天地好生之德，感应之理，定不诬也。（丁丑二十二）

此番变乱，事起仓卒，人民遭难极惨。而其中颇参差不一，有先期避地得享安全者，有始终未移而竟无恙者，有始迁出继复归视适遭伤亡者，有临时走避而流离颠沛受尽万苦者，有同行数人遭难而已独幸免者，有四邻房屋被毁一屋竟仅存者，此殆有数存焉。数者劫也，劫者业也，积数世之善恶而总结算之也。向之天，天亦无如何也。人惟有存心忠厚，励行善举，积慈祥恺恻之

① 丙子，即1936年。

② 丁丑，即1937年。

忧以体天心，或得消灾免难逢凶化吉。《劝戒录》中所载：每逢大灾难，皆先期有神灵查人间善恶，造册分别生死，各遣神鬼默中指导之，丝毫不爽。此以理度之，当不诬也。不然，枪林弹雨之中，烽火连天之下，不几无噍类乎！故有出万死而得一生者，知必有吉神拥护之也。由此观之，避乱无定地无定时，但凭心地随时相机为行止可耳。凡事就理与势以俟机，机之所动，则神鬼之所指导也，不必遇事张皇忧虑反至颠倒失措，倍受苦楚也。（丁丑二十三）

我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一本先公注意本邑性理之教育，及慈母垂念本邑穷民之生计。自三十岁时，即饫承庭训；四、五十岁，虽尝在本邑兴农林、办学舍等事，而人事多乖，竟至中辍；六十以后，时势日非，更难着手；今者大乱灰烬之余，区区慈善基金尚得保存，而环境仍多困难，风烛残年河清难俟。现将心中拟办之事粗示范围交尔等，以后随时相机量力择人而举。曾文正公晚年始悟学问德行关乎天命，吾今更悟，即慈善早迟亦有天数，毋违我志。（己卯^①二十四）

大抵迁居异乡，非有二、三十年之习惯，于该地之风土人情不能融合。吾家自憨慎公宦游北方，迄今六、七十年矣，风土高燥已与身体相习，一切亲友及生计之资亦皆多半在北方。今因陵谷变迁，不得不作南归之计，无如故乡僻鄙，且当冲要，难以安处。此外，芜湖、南京、扬州、淮安虽有薄产，亦皆有戒心，不能前往。故就目前计，惟有苏州城内稍安靖，拟托人代觅数椽，不知能否如愿。然伏思我以耄耋之年久居高燥，如一旦改居卑湿，能否安适，衰病之躯数千里舟车之劳，亦非所能胜是，纵得一宅，能否往住，殊未可必；若为子孙计，则尔等目前各有牵挂，又非可久居苏垣，将来东西南北各有机缘，人生有命，食禄有方，未可拘定。至家运之兴衰，子孙之贤愚，则视乎积德与否。

① 己卯，即1939年。

吾辈今日所享受，乃祖宗积德之馀荫，尔等如能守祖训，常存善念，多行善事，自有吉神拥护，随处皆为乐土。若果自甘暴弃，游惰骄奢，是消磨馀荫转瞬立尽，虽有良田美宅，亦难免天灾人祸。试思汾阳子孙，至宋时已有贫不能自存者，吴越王之功烈未及百年，坟墓已荒芜不治，桀纣不能袭汤武之馀荫而保其疆土，故《老子》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欲子孙之常享安乐，惟在积善而不在乎地方之美恶。苏州文风诚佳，然世族之至今不替者能有几家。如此观之，是后事全在后人之自为之，祖宗无能预谋。我身无德行，然承先人之荫，储有薄资，畀尔等常守作善举，常自惜福而已，他何言哉。（庚辰^①二十五）

谕长子明泰四则

尔昨来函言，将以京宅让我住，尔移居天津，此甚不妥。夫父母生子，抚育教养将二、三十年，始克成立，而父母年已衰老矣，一切身事、家事，不赖子而谁赖？外洋子至成立即分离，视如路人，非人道也。中国数千年圣贤人伦之教，以孝弟为本，此人类所以存。在太平时代，科名仕宦求光门庭，背亲远离乃不得已之举。昔年祖妣见背时，我以职守请假未遂，不亲视含殓，实为终身之憾。尔今值乱世，正好闭户读书，养亲治家。家事虽无多，即各项款目之安顿、账册之钩稽、产业之存废、执事之勤惰，何利当兴，何弊当除，以及日用之丰俭、门庭之检束与夫不可免之交际，凡我思虑所不及者，尔宜代谋之，筋力所不逮者，尔宜代行之，上守祖父之素风，下作诸弟之模范。况明恩年轻，性情未定，我耳目难周，尔宜朝夕相督责，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慰老人之心，此即所以尽孝尽弟，即所以为人之道。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十四、五岁从大伯父受读，督责极严，

① 庚辰，即1940年。

日受挞楚，学乃有成，我至今感其德不能忘。至若晨昏定省，虽不必如古人之切至，而亦不可不心知其意。况我近年，时有小病，延医视药，左右又岂可无人。尔将来住家之地，总以我所在之处为依归，不能似前此令我一人孤寄而不顾也。至嘱，至嘱。（戊辰一）

我前告尔，世家子弟以读书为恒业，为本分，仕宦乃傥来之物，冠冕之来寄也。况今日时势，正圣人所谓“邦无道，穀，恥也”^①之时，尔今离政界，乃幸事，正好读书。思圣人所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以此为志，终日尽有事作，经、史、子、集必得自选一部而寝餽之，由困而通而乐，始不负为读书人。若悠悠忽忽，虽或泛览，于身心何益，与游惰何异！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而所谓教者，仍不外乎人伦日用之间，读书所以求尽人伦之道，则庶乎不虚生矣。（戊辰二。）

我所刻书，原为子弟课读，今有入学校者，多喜新厌故，以为旧学无用而蔑视之，殊不知不读旧书，为人无根底，譬如墙无根脚，虽有百尺楼，其何能久立。我近日所筹教育之办法，皆我多年有志未逮之事，愿及我眼见定有办法，使后人有所遵循。至于后人之能办不能办及办得好与坏，皆后人之责，我不能管矣。兹将我所拟教育议案并委员会规约、补习学校规则寄尔，送请七九叔阅，有无异议，再由叔弢与尔公同讨论。我非对出洋之说全然抹煞，但此是锦上添花，较之补习功课，有本末先后之分，支祠为防微杜渐深谋远虑，不得不以保存旧学为先务。至出洋一节，由各房自谋，不必由支祠悬为格式，致助青年骛外之思想。叔弢为北方明字辈年长，吾愿其以恪守祖训，维持家风，为群弟之倡导，亦《春秋》责备贤者主义，望告叔弢善体此意。倘叔弢偏重新学而忽旧学，在彼人已有中学根基，且素承家训，自无虑

① 此句出于《论语·宪问》，穀：官俸禄。

其偏倚，然一般年幼子弟喜新厌故，得其议论，遂奉为金科玉律，而鄙弃旧学，蔑视道德，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此时明字辈关系承先启后之中枢，出言立业宜慎思之，勿图近利而忘远害为要。此属。（丙子三）

我所以亟亟为孝友堂教育事谋集基金者，盖恐不预算的实经费，则学生势必全入外学而不读旧书。故拟先筹一万为起点，以后能集至五万，即可自办一小学，再能集至十五万，即可自办一中学，但此巨数能否集成，事属渺茫，故有补习学校之议，费省而事简，及时可以开办。今闻七叔言有大计划，恐将画虎不成，同床各梦，与我初衷不符。盖我重旧学，彼重新学，根本趋向不一致，势必徒耗艰苦之资，仍养成浅薄之习，是欲成之反为败之，岂我承先启后之意。兹就我财力，目前仍从补习学校入手，至教育基金暂由支祠立议案，俟筹集得五万元时，再议自办小学，或略仿奖学金之意，以之贴补本支子弟曾经补习而附入他人所办小学或中学者，须以能守家风、读旧书、尚道德者为合格。此不妨于章程上从严规定之。似此办法，较之自办小学、中学，专教本支子弟又为容易，因事实上本支决无如许子弟，而小学、中学皆须在二百名以上，彼徒空言，此得实济也。但此议如七九叔不能同意，或别有参差，则此事只好收回，作我一房之计划。其教育委员会规约，由德新堂立议案，不经支祠，免得意见纷歧，发言盈庭莫衷一是。我本意是看大房叔强子多，九房介然子多，皆骛新学而弃旧学，恐流入时髦，目无父母，更目无祖宗，失我设立支祠之意，倘不及早觉悟，则支祠必不能常保。今不能望之各房，只得仍责之本房，是在泰等负责矣。（丙子四）

谕次子明焯四则

工业以勤苦朴实为主，自经理以下至工徒，均应守此宗旨，

一致进行，方能立定基础渐次发展，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天下断无勤苦朴实而偾事者。切不可生厌倦之心，更不可染浮华之习，是则实业界所最忌者也，应告大众严守此戒为要。（癸亥一）

昨得尔母函，言明恩将来常住号内，此意甚善，惟有研究者号系公共机关，我家子弟常住似有不便。又明恩与大众常处，永久居客位，人人以客相待，易长骄慢习气，此就客礼之难处。若竟加入职员，高级耶，与经理襄理分庭抗礼，年轻、资望、才识皆为人所菲薄，且对外有应酬，更无益而有损。中级耶，则须与他职员同服务同待遇，不能独住一室，不能专用仆人，到时上班，非时不能出户，于养病又不合宜，此就主体之难处。无已，则惟有居于半客半主之间，如此则就地位言，不近不远，不卑不亢。至于如何谦合和恭敬，谨慎语言，尊重号规，是在恩之自敦品行，自养资格，虽父兄不能代谋之矣。尔可将此禀商母亲，并着明恩自家忖量，今日年将及壮，须知处世为人之道，父母代筹仍须自家立志，终身成败全在自己也。父兄之言能常常记在心，常常体诸身，即是孝弟。凡出一语，行一步，举一事，思贻父母令名乎？贻父母羞乎？时时如此体念，自然兢惕不敢放肆矣，自然神佛默佑逢凶化吉矣。否则，丰衣美食骄惰性成，岂不折福造罪，隐微中将祖宗余荫消磨殆尽，衰气一乘，则祸败随之，不可救药，虽悔无及矣。我此番语言，皆古今世家子弟历历不爽者。我自幼年即懔懔于兹，至今未敢或忘者也。尔等能听则有福，不听则有祸，父母无如何也。（戊辰二）

我十七八岁时，祖父任津海关道，幕中多一时贤俊，邵班卿之舆地音韵算术，潘荔南之词章，洪述之之公牍，刘丹庭之制艺，朝夕讲论，熏陶渐染，粗得窥见各学门径。及壮，在京师随二伯父味西公，同绍月千、马月樵、阮仲勉诸人讲论程朱阳明之学，粗知读书体要以性理为依归，自此以后稍知自主。后来涉世、服官、办实业未大失败，皆由于此。故人必赖有贤师友，在少年

时得力，中年粗可立事业。今日社会无好模样，国家无正当教育，所以世家子弟流为匪类者渐多，岂昔之子弟多贤，今之子弟不肖，盖习染成之也。我家子弟当此绝续之交，宜及早觅好师友，与之相处，默化于无形。不然则久之鲜不为流俗所污染，狂澜既倒之后，势难挽回矣。抄得格言三条，寄尔阅之。

洪自诚曰：《语》云：“门无国士，家虽大必败，座有嘉宾，家虽微必兴。故晋公子从游有三贤士，识者必其成霸功；宋寿王门下有三大才，相者必其居帝位。然则缙绅之家富厚之室，无高人胜士以为入幕之宾，乃徒与宵人媚子相为阿比，吾恐门无桃李之荫，室有蒺藜之殃矣。”

《读书镜》曰：“黄鲁直云：人生须辍生事之半，养一佳士教子弟，为十年之计，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资其衣食，必尊敬之，久而不倦。今士大夫养客，略与仆使同耳，如此何缘得佳士，芝麻必不能为粟也。生前则桃李无荫，死后则蒺藜入室，向之谗谀面谀者，且转为下石衷甲之人，可胜叹哉。”

范忠宣公纯仁，字尧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补官，中进士第，相哲宗。尧夫少时，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尧夫从游，昼夜肄业，置灯帐中，夜分不寝。尧夫贵，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子孙曰：“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按尧夫品行经济，有文正之风，即其帐顶烟迹，岂异文正之以水沃面哉！然而德器成就，未必非胡瑗、孙复诸君子切磋琢磨之力，则文正之多延贤士可师矣。（庚辰三）

我见尔终日劳精疲神于商贾之事，曾无片刻休息，甚非所以养心养身之道，常此以往，将来五十以后，身体必见大坏。古云：衰时病痛，皆盛时所积。到得晚年，百病发见，悔之晚矣。宜趁此精力尚健之时，善为保持，每日无论如何忙迫，必须有一定之时，休息一、二点钟，看养心之书。中国古书可读者甚多，须自家选择所最得意者约而守之，只取一经、一子、一性理、一古

文、一诗，每日循环读之，日读十页，潜心玩味。日日如是，积之成岁，自然智慧日增，精神日旺，虽在事业中勤劳一二十年，身体亦可保持不致大坏，老年受用不浅。倘不如此及早保养，留有馀地，终日用心于市井鄙俗琐碎之中，不特胸中鄙吝日生，而且消耗心血、汨没性灵，久之精神必至衰惫，是于身于事皆无益。孔明有言：“才须学也，学须静也。”此二语为士人治事养身之要，不可不奉为圭臬。曾文正于军务倥偬之际，每日有一定之时看书下棋，深得要领，所以能成大事业。尔于此区区商业，竟日不暇给，几以身徇，甚非所取也。尔其凛之。（辛巳^①四）

谕三子明夔二则

尔生此时势，但安分守己，谨慎度日，毋使我忧虑即是孝道，切不可贪得妄求。凡名与利，皆是天命，时至为之，不可幸邀。人生斯世，读书修身是本分事，须自勉力。此外，皆随机缘审慎出之，丝毫不可妄想。君子思不出其位，位非禄位之谓，乃为子当孝、为弟当悌之谓也。曾文正谓“功业运气占七分，人事占三分”，道德人事可自尽者也，可舍此而骛彼乎？尔如能谨慎度日，布衣粗食尚不至缺乏。当此时势，正宜效法古人隐居躬耕。所谓躬耕，非必如渊明之亲操耜耒，但占晴课雨亦是经纶。放翁诗云：“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放翁忍贫至八十馀，而人品为千秋所宗仰。尔何日夜孜孜效垄断之贱丈夫所为耶！我生平办实业，全是以民生为念，且因时会机缘而成，丝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尔辈乃全不知我素心，而竟以操奇计羸为箕裘，实大误矣。（丁卯一）

今日细阅功课单，内典故门列《龙文鞭影》，此书在桐城先生最为重之，而我幼时经过，实觉此书得力处少。虽则押韵易读，

① 辛巳，即1941年。

而不分类，童年天姿中下，安能取涣如散沙之典故，而思索运用于仓卒作文之时，故桐城派易失之空疏者，此其教法入手之偏也。今为子弟培植作文计，第一是多贯输义理，此从讲《四书》入手；第二是研究文法，此须从讲解虚字起手；第三是多记词藻典故，此须从类书入手。但类书无佳本，取其浅近，便于初学者比较，仍只有《幼学》为稍佳。盖其所采皆经、史、子、集，所列皆普通知识所必需，如天地四时之别名，人物之称呼，为童年所必须先知者。若不从此书入手，势必待博通《四部》然后荟萃而来，试思此须何等天姿方能办到。所以江苏学派无论村塾经馆，皆注意类书，故学生虽文理不深，而满纸色泽不枯寂，不似桐城派之空疏厌日也。尔再与先生一商，将《龙文鞭影》改读《幼学琼林》。此种书重在能记忆懂解，不必过求极熟，每日稍多读几句，趨速读毕，再于每日限以抄写，作练习课。久之，常在眼中，遇作文时，自然能到笔下，供采用矣。再，小孩念心次者，除古文非极熟不能得其文气外，其馀之书以得解为要，但求读顺口，能大致记忆，不限定极熟，亦能得用也。此我经验之淡，勿忽视之。再《六朝文絜》，论文笔则委靡，论词藻则纤小，以之助文气则弱，以之作色泽未分类，与其费脑力费光阴读此於作文无用而有损之书，不如竟自弃去，省此一段光阴，改读有用之书。如为助文气、增色泽则计，不如读汉魏晋之文，可将《文选》中如《三京》、《两都》之类选二、三十篇读之，既可壮文气，又可富词藻，洵童年最好之功，夫将来终身得力，庶不枉费光阴也。《文选》中之不可不读者，我稍迟可开一目录寄尔。再《阴骘文广义》，此书印光法师甚称之，可请先生于下午放学前讲两条，一善一恶，使童年闻之，既可多识世情，又可警醒劝惩，此亦不可少之功夫也。此等事若不于童年习之，长大则格格不入矣。（戊辰二）

谕四子明恩四十则

《吴太夫人荣哀录》可检一部与新媳读之，使知祖母当日身经大难，其困苦为古今所未有，而终生之勤俭慈祥，尤非寻常人所能及。此所以馀荫绵延今日，子孙获享丰亨，一衾一衣毋忘祖德之艰辛，时时事事力求崇俭去奢，则福泽可常保矣。勉之慎之。（癸亥一）

《曾文正书牍汇钞》披阅一过，可将精要语意标识眉间，以便省览。文正一生道德、事功、文章皆从苦中来，其着语句句平实，无蹈空欺饰之词，洵为古今儒臣之彝彝者。其所言人人能至，但以立志坚苦为第一义，舍此则无由得成也。凡读其书者皆当努力。（甲子①二）

公牍者，官文书，其体属刚，以严整端洁为上；尺牍者，信札，其体属柔，以婉转华赡为上。习公牍在多阅近数十年政治家集中奏章、批牍及近时报载各电稿，并公报所载成案；习尺牍在多阅古今文人笔墨，取其词调不落枯俗。（甲子三）

《历史尺牍选粹》中名作甚多，普通事类取用不竭，至政治家议论公事之尺牍，是又一体，乃尺牍之兼公牍者。尔宜取中兴曾、胡、左、李诸贤尺牍阅之。每日公牍尺牍两门，可拨下晚馀一点功夫阅之，须仿桐城派评点钩乙，以记其精处。（甲子四）

孝友、睦渊、任恤之谓和义，此题即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之义。盖积身而成家，积家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是天下者人群之所结合也。自古人群，争则天下乱，和则天下治，故圣人治国必自人和始，此《周礼·大司徒》所以有孝友、睦渊、任恤之教而统归之于和，和也者，所以息争端也。文宜本此义反复释之，方能确切精到。（甲子五）

银行是一种学问，须从中外银行专门书籍及其连类相关之书

① 甲子，即1924年。

籍，如商学、簿记学、财政学等皆是，彻底研究了然于心，须能汇萃中外书籍编译一种银行全书，质之高明而不谬，方可问世。然后，入中外著名银行高级部分，实地见习，与书中原理成法互相印证，一一见其得失之所在，方不虚此光阴，方可成为有用之才。若干学理茫然，成法毫无，仅日日从事记数填表，汨没性灵，虚度光阴，终成愚惰而已，实为自暴自弃。（乙丑六）

现在天气渐凉，尔当排定功课，按时按日按月须有程序，不可凌乱，不可间断。每日中、西文均须有看、读、写、作四字功课。此时多得一分功夫，将来多得一分受用，不可悠悠忽忽蹉跎岁月虚度光阴为要。文字之外，宜兼看经史、性理、政治之书，如《朱子全书》、《曾文正全集》、《历代名臣言行录》、《国朝先正事略》等，宜次第分日流览。吴先生下月可到，伊读书勤而宗旨正，尔应时与讨论请教。尔辈读书宜知亲近正人，收讲习之益，若孤陋寡闻，必至长傲遂非，流于匪僻而不自觉也。前抄《阳明语录·乡愿》一段，属尔本其意将上次秋浦宏毅月课题试作一篇，尔应细玩阳明先生之语，自能发挥，得孔子所以“思狂狷而恶乡愿”之意，尽有许多可以反复印证之义，引经据史，自然说得透彻。先放笔为之，然后细心修饰。此等题目，作文时须有一段反躬自省之心，更有一番挽回世道之心，方能见得到说得出。若仅仅就字面敷衍，决无佳文也。我前拟慎书院月课章程，今改为师古堂月课，中秋节后实行。尔将章程稿抄送祥五一阅，研究修正妥当再寄我复阅。祥五尚能自奋，于终日市井中发愤读书作文，尔今美衣丰食优游闲暇，若不勤奋自课，一味宴安息逸，真折福作孽也。勉之惕之。（乙丑七）

尔三哥在汉口所办事仍非稳健，若不早早结束脱身，恐将来又陷于不可救药地步。我已屡函诫之，彼近亦来信云收束，尔可速去函，催其早决。当此时势，以收敛为主，即论家世、论身体、论性情，非可进取，何苦自蹈危机。一误岂可再误，早早收

心，洗尽贪痴，勿使老人常为之担忧，斯为尽孝矣。尔在津支持门户，事事宜小心，每日必须看格言收放心为要。《曾文正集》已看得几多卷？不可间断。每日读书治事，必须有常课，不可轻变轻辍。银行练习不可间断。为人谋必忠、言必信、传必习，曾子曰“三省”，所以成大贤。须知不忠不信不习即下流矣，小人矣，人之视已，如见肺肝，安望能自立于人群，守诗书门第也。

（丙寅八）

世家子弟以读书明理为根本，练事习艺乃枝叶上事。明恩此时学问尚未深造，未可遽出而问世。我屡次训诫及时读书，每日立定功课，以性理书为主，史书政书古文为辅，如《资治通鉴》、《曾文正全集》，此皆必读之书。至银行练习，不过其余事，为增广闻见耳，岂可遽以此为专业，舍读书功夫，而全力于簿册钩稽，以消磨青年宝贵之光阴。如寒士急急为谋生计，固无法耳。今世家子弟履丰席厚，而不勤苦于读书明礼，作博文约礼为将来淑身淑世之功，则是辜负家世矣。究竟明恩今年曾否照课程读书，抑每日徒悠悠于银行练习及营营于无关身心之俗务耶？吾不得而见之，此在自家立志，不在上人之朝夕督责也。稽核职务，在文樵为华新设想，自有此一番拟议，对于明恩亦是美意，期望其就一事而专习之，为将来逐渐进步。此在寒士原为难得之机会，但非我所期望于明恩耳。明恩自思，如果能立远大之志，应遵我所谕用功，痛自淬励，不可懈怠因循耽误光阴。倘今年以来并未认真读书，终日心粗气浮，征逐人事，如游骥之无归束，则又不如专就一小事以约束身心，或尚可守拙寡悔。若皆不能，上之不能勤读书以振家声，下之不能执一业以消罪孽，则是自暴自弃，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佑。勿谓馀荫可常恃也，到时过境迁，悔无及矣。（丙寅九）

明恩即决定以银行为职业，必须从一部分职务做起，譬如九层之台也，须从根脚灰土一砖一石筑起。一砖石虽小，而非此则

九层无着落也。孔子委吏乘田，大圣人亦是从一部分做起，“多能鄙事，不试故艺”。既曰艺，曰鄙事，则非大业可知，然圣人不失其为圣，且正所以成其为圣。少年子弟世家子弟最忌眼孔高，小事不屑做，大事又不能做，以至等于废人。我思两行皆是欲速不达，一则本团同人，贤者一味优容，恶者多方倾陷；二则内容不完备，无所取法。究不如仍就中行，且就一会计股员，但从一部分小账办起，可藉以练心练眼练手，必得十分纯熟，然后再进至总账，方能措置裕如。果能事事核实勤能，不患上司无眼力，即人不知而不愠，亦正所以养吾德性，故得造君子地位，亦在小知不愠之中验功候也。况中行除练职业外，尚可有许多间接益处，一系国家银行，名誉好；二则规模大组织备，可以取法乎上；三则同事人才多，可资观摩，可联声气。但在自家眼光能分别选择，所谓目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凡此，皆在职业以外之益，要须久而后见，少则三年，多则五年，自家不懈怠、不矜燥，必能造成一好声望。尔时，上司重之，同事亲之。一般亲友誉之，何患无好地位，论年岁尚不过三十耳。较之此时遂求躁进，贪图入本团内为赘疣，求荣反辱，名益实损者，果何得何失乎！再谓中行在班钟点多，此则与历练上大有益，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心衡虑，增益其所不能者”皆在此也。若谓有妨读书，古人有带《经》而锄者矣，有赁舂而绩学者矣，只患无志，不患无暇也。况读书以明理为主，胸中常有书义，则治事时处处皆书之精华，在人领味，细心体贴。圣人教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又曰：“言忠信，行笃敬。”又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言寡尤行寡悔。”此皆治事中之书理也，岂专在文字上记诵哉！弟子入孝、出悌、谨信、爱众、亲仁，此终日不可须臾离者，学文则俟余力为之耳。我家子弟，当此乱世，正宜藉小职业为藏身之所，切勿存心高妄想，总思出人头地，招怨招忌，后祸无已。所最要者，敦品养晦也。尔宜细思之，熟筹之。第一脚若错，误入

歧途，则千里分子毫厘，终身为之累矣。

再，前日在营口与敦甫谈及银行业务，据云会计部分最为重要，不可不经过。大凡行内重要事务，大多数须经过会计，故自来会计人员升行长者为多，以其能知全部分行务，易增阅历。但能谨勤称职，无不承上司垂青者。伊颇愿明恩将来在中行得一会计上名目，或副或帮，再不然即得一办事名目亦可与闻其事。但欲主管者器重，是在本人不旷职、不草率、不矜燥，所谓“敬事而信”四字尽之矣。望明恩记之。（丙寅十）

人心如镜，本来是明，若不读圣贤性理书，则尘埃日积，必至昏暗，遇事即颠倒错乱。尤悔日滋而不自觉，其枢机只在敬肆之间，盖读圣贤书，则庄敬日强，不读圣贤书，则安肆日偷也。今日起，无论闲忙，每日必须圈点格言至少以三页为限，圈点须照桐城式，以恭整为主。此外，文史科学等书可随日力多寡，惟此格言须视同吃饭穿衣，不可一日废。每晚将本日所圈点之书送来我阅，我出门时由尔母阅，母若出门俟旋时补呈，按日计页，不准短少。兹将应读书目列后：

《格言联璧》、《聪训斋语》、《近思录》、憨慎公《负暄闲语》、《小学蓄德录》、《求阙斋日记》、《曾文正家书》、《家训》、《颜氏家训》、《菜根谭》、《课子随笔》、《呻吟语》、《荆园小语》、《进语》、《庭训格言》、《澄怀园语》。

以上诸书可周而复始，摘其神粹，手自集录，句句体贴身心。先求能见己过，继而力求改过，方有长进，方能免入下流。否则身心昏乱，日墮匪僻，而不自知其与禽兽何择哉。明恩切记之。（丁卯十一）

养身先要养心，养心当以佛理为清凉散，以格言为滋养料，每日必须排定课程，如服药然不可间断，方能有效。每日早晨洗漱毕，先焚香端坐，默诵《心经》、《弥陀经》各一遍，起行念佛一千句。午饭后两点起写《心经》一页，看《安士全书》、《先贤

格言》各十页，中间可休息一、二次，起行散步。此二书看完，再看他种与此相类之书。余时，早半日出外空旷处散步，下半日在家散步，散步时亦可随意念佛。念佛虽不出声，须以耳听，字字分明。又饮食有节生冷油腻宜忌，晚饭宜少，起居有时宜早睡早起，衣服有准不可轻脱，出外头项宜护，夜被须多盖，运动有常每日早晚各以两点钟为限，有人每日必行十里路，年至八十不衰。总之，时时事事离不开一“慎”字。人生以精气神为主，精耗则气馁神伤。尔平日不善保养，今病症已成，亟须自家细心检点，清心寡欲，独宿习劳为尤要，不可稍再大意。圣人云：“自求多福。”祸福无不由自己求之者，若再不保养，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矣。（戊辰十二）

“常于动中得静趣，莫使来时悔去非。”此懿慎公早岁自撰联语，常书之座隅，为养心修身之助。余童时习见之，私服膺焉。伏念公生当大乱，家国忧劳，同治初军务平定，养疴宝华山中，得转康健。嗣后，道德、福泽、勋业皆于此语基之。今明恩逸豫致疾，爰恭录之，使知修养之道，毋违祖训，庶几有瘳。（戊辰十三）

我本拟即回青岛，因周善亭家请金志安来看地，多陪游数日。近日天气甚暖，尔身体如何？近读何书？人生每日饱食暖衣，不可无恒业。士人以读书写字为恒业，不可间断，一日间断，即一日自绝于天，百祸千殃从此始矣。尔年幼，心地不明，须发奋读书，且多读性理有益身心之书，心中常有古人嘉言懿行，涵泳不断，久久方能变化气质，不致流为匪僻，不致上干天谴矣。再，地理之学，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即如此次，周义亭弟兄乃大连第一慈善家，而葬其母全是煞气。上年我去看，即料其家必有祸，今果落海而死。今志安来，或者天报善人，必予以吉壤也。尔年少无职业，正可趁此闲暇学习地理，一则多游山野，多受空气，多走路，多强筋骨，大于身体有益；二则家族众多，以后葬坟不致为俗师所愚；三则兼可济人；四则亦可藉此谋生。

（戊辰十四）

尔在外固以求新智识为务，而旧道德乃立身涉世之根本。苟心不忘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则行止坐卧，吃饭穿衣以及燕息游览、见人接物，无一时无一处而非学问，尔须体念此中真趣，方能真有所心得，即智识成为有用之智识。否则，智识愈新，人格愈失，世何取多此失人格之人耶。（己巳十五）

尔入学堂半年，究竟所得如何？尔须自揣成绩，如能在短期内得一中等文凭，即可不虚此行。倘旷日持久，则所得不偿所失，不如及早归国。须知士人立身处世，以道德为本，技艺为末。西学皆属技艺末务，必须道德以为根，然后有用，否则技愈精而人格愈低，不特世人唾弃，即自家亦猥鄙龌龊，终日烦恼无乐趣也。尔归国后，仍以闭户读书为本业，不必向外谋事。一、社会风气浮薄，同流合污丧失本性；二、时局凋敝，无不败之事业；三、世家子弟低就为人轻侮，高居为人嫉妒。尔须自思天与健全身体，无盲聋残疾之苦，是一幸；生藉上人馀荫，衣食丰足，是二幸；生长读书门第，读书为士，是三幸。而所以不负天不负上人不负门第者何？惟在修身。孔子云：“惟孝友于弟兄，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孟子云：“士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尔今日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正宜讲求事亲从兄之道，门以内尽有事业，不必向社会上恶潮流中溷进。既入其中，则顺之为丧己，逆之为防人，何如做隐居求志功夫，独善其身，与人无侮，十年后果见太平，有可行之义可达之道，未尝不可建功立业。不然，守先待后，力行孝弟，为家庭坊表，亦不负此三幸也。尔见信后速彻底做一计划，何日归国，预先告我为要，勿悠悠忽忽费金钱耗光阴，逐末而忘本，失读书士人本分事。是得罪于天地，良可惜也。此属。（庚午十六）

尔此番出洋耗费太大，而所得有限，见闻虽广，而究于身心性命之学、持躬处世之道，真能有感觉增益否？尔自思之。尔应

以住青（岛）为正，北平非尔所宜。张文端云：“有山水，有书读，真清福也。”今日士习披靡，惟有闭户读书，以古人为师，胜于今之便辟，善柔便佞比比皆是。尔中学书读得太少，应先将《朱子语类》、《二范司马专集》继续点读，必有札记，再请师改。然后再读政治书，如《曾文正全集》、《懿慎公全集》。尔必须点读，一则复核讹字，二则知绳祖武。我现定编选中学精要书籍，为家塾世习之本，尔亦随同多阅古书，讲求圣贤学问，方不虚生斯世，方不愧为懿慎公子孙。至洋文书籍，只作为余课，温故知新。可向尔二哥商定自修课，不必另延教习，费重而益浅，若多占中学钟点，更为虚耗光阴。总之，尔须切记孟子“人则孝，出则弟。”守先生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力行守身事亲为第一要义也。（庚午十七）

再，《四书》乃孔子传授心法之书，即自尧舜以来道统之书，集义理之大成，大之家国天下，小之日用寻常，举莫能外。极其量，虽圣贤亦有所不至，而造其端，即愚夫妇可与其知能，故读书人须奉此书为安身立命之所。且不但其义理如此之切要，即其文章之妙亦于古无二。《论语》句法之精洁，《孟子》笔锋之矫健，《大学》、《中庸》篇章之堂皇，试思更有何书能及之。世人习焉不察，遂忽略不领会，所以不得其益。尔须每晚饭后默诵一篇，即半卷，先玩白文，次看朱注。再将《四书反身录》参阅，比较自家所悟义意孰浅孰深。如此用功日日不间断，周而复始终年如是，自今日起以至于老，决不虚一日，则尔修身处世自有把握，即读他书亦易得门径，易得纲领，不至茫然无得，此真实受用也。勿忽。

《四书》除《大学》、《中庸》是两篇整文章，不可割裂。《孟子》已有曾文正《要略》、《本略》类分类。《论语》章句短，义理多。朱子尝言：可将书中义意相类者聚在一处，便于领会，如论君子小人不同处，及言仁言孝言君子言为学等。我幼年尝用此

法，经乱稿本散失，尔可试行之。分类宜取大义，不可泥字句，类宜少不宜多为妙。

再，读《四书》须照朱子所云：“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二语，将自己当作门人，将孔孟即视为塾师，彼此对面问答，句句记在心里念念不忘，放下书后，一步一趋，言语动静皆依着书上所说，稍有不合，即如同先生在面前责备一般。所谓立则参前，輿则倚衡，此子张闻圣言而书绅，尔今日即是子张，忠信笃敬四字即应书绅。如此，方不愧为读书，方不枉费好光阴也。（庚午十八）

陆宣公当国家危难之际，而能以诏令收回人心，激励将士，其文章之妙在乎事理之透彻，情词之恳挚，故能动人，古今无与比也。寄去奏议带注者一部，可流览一过，选其最精者三、五篇，与韩文并列为日课。苏老泉教东坡专读宣公奏议，是其一生得力处。可见，古人读书务取规模大宗旨正，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释家所谓最上乘也。（庚午十九）

尔久无信来，是何故，使我惦念。尔处此宽阔岁月，美衣丰食，明窗净几，若不立志发愤读书写字，是为天地间罪人。凡人一日所享受，以一日所劳心力不足以抵之，即为罪孽。积久，必有殃祸，若到灾害并至，则悔无及矣。宜平日时时存此心而自警惕，庶少干天怒。尔现在每日写若干字，读若干书，某书读至某处，并作札记几条，每半月须来信告我，或按每隔一星期，或按旧历朔望日写信均可。尔楷书久不长进，由于少写，而爱潦草之过，须每日按定课程临帖若干。再无论作何书，凡下笔即一笔不苟，如此久之，自能字体端正，笔法亦有意味。再，尔看《汉书》之外，《四书》须循环读看，多一遍自有一遍之益。初看无味，十遍后自能得味，不忍释手。若匆匆一过即束之高阁，如走马看花，有何所得！我近与俞巨溟年伯及刘少楠先生商量旧学，将《论语》仿朱子所辑《孟子要略》分类排次，使学者读之知所用心。将定稿容录寄尔照读。此外，选古文及各家诗亦正在着手，

季木襄助校对甚勤，亦甚以为乐。此可见孔子所云“由时习而悦，由悦而乐”境界，即在目前日用所行所为，不在高远也。至人不知不愠，为君子亦并非高远不可跂，只一念隐微中不存丝毫求人知之心，即是君子路上人，而若有一毫求知之心，则小人矣。圣人语言须如此看始有益。尔宜如此用心，方不负为读书也。此属。（庚午二十）

昨见尔《师古堂文卷》，文笔仍不脱平冗多稚气，此由读文不熟之故。尔须将韩文选二、三十篇朝夕读之，读至烂熟，先快读以领其气势，后慢读以求其音节。如此痛用一番功夫，大约一气不间断，有三个月必可改观，决不如此平冗矣。否则，读不熟，气不贯，永无进步也。再，作文笔仗是在读熟古文，而用意则在胸中有义理，尔须将《朱子全书》先快看一遍，后再细看，将句句涵泳于胸，并将书中前后语言之相类者融会贯通之。如此用心，渐渐练得心思细密，今人新语谓之有解剖力，古语谓之析义精。夫然后作文，遇一题到手，自然看得透彻，有无数意思来到胸中，奔赴笔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笔自然不平冗矣。平冗皆是意思少而词敷衍耳。且心思细，不但作文有意思，即做事亦自细致、不至鲁莽，凡日用间行止举动，见人说话，皆从容有规矩有意味，不至鄙吝，令人生厌。古语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不熟不能到腹中，气何由得华，此中功效，尔身体力行，自然知得也。壮年光阴不可虚过，不可错过，用功须得法。我告尔此语，系古人历试历验之法门，若不照行，是自误。

再，读书宜少而精，看书宜多而快，精则能深造，快则能贯穿。此外，则宜笔勤，遇可记者则录之，遇可发挥者则抒写之。尔每日更可定一段译书选书功课，须取有益世道之书，将华译英，将英译华，或将几部书选作一部书，大部书选作小部书。此功夫一可熟文笔，一可练心思。而且积久成帙，就正有道，又可印行流传，此亦士人济世之一端，到得实至名归，更为乐事。（辛未^①）

① 辛未，即1931年。

二十一）

今日在厂肆买得颜鲁公《大唐中兴颂》残石二本，天骨开张，气象堂皇。尔书偏急龌龊，字体不方正，笔画不舒展，每日可临此数十字，悬腕立身以增笔力，不可伏案，庶有长进。大笔，青岛集成南纸店有卖，以羊毫为佳，尔自选之。（辛未二十二）

前日寄去《北溪字义》、《字义启蒙》各一部，今日又寄《觉世鸿文图说》一部。《字义》一书为洗涤心胸之具，《鸿文》中笺注引书最切，实为立身处世之根基。尔须将此二书排作日课，加笔圈点，并摘取精义记作札记，如此用功，方不枉费光阴。每日起居要有一定之时，饮食要有一定之节，读半写字要有一定之功课，不可任性随便，稍一随便即不能振作矣。总之，年已及壮，须立志气，不可因循委靡，古云：“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又云：“夙夜匪懈，尚不愧于屋漏，晏安比鸩毒。”尔生此门第，当此时势，时时如在惊涛骇浪，瞬息有不测之祸。惟有正心修身，勤苦读书，方可稍禳殃祸而迓天庥。否则怠荒二字，天决不能容也。尔须日夜凛凛，力加振作为要。尔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即是尽孝，不然即是不孝之人，罪无可逭。如响斯应，圣贤千言万语皆不离乎此。《论语》开篇第二章即言孝弟，后面重重言孝，所以教人者深矣。我所编《论语分类》，尔常常循绎，有无限义蕴，不可草草。我来津已十余日，为华新银行收束事，现结清帐款，股本尚无亏，可为万幸。又筹划华新四厂分立，以免祸根，多方解释，大家意见已趋一致。此事办成，我生平不肯负人之志愿足矣。今后，暮年不闻世事，尔等祸福在尔自修。尝念祖父有联：“常于动中得静趣，莫使来时悔去非。”此即《大学》“毋自欺”之功夫也，宜切记之。（辛未二十三）

昨得尔信，言《朱子书》读至《性理类》，令教尔读性理书之法。另纸录之，尔宜置案头，日日照行，半月后当有长进。何为长进，能见得自家过失，从前说话、做事都是错处，此方为长

进。所谓学然后知不足，若不见己之过，仍是心未用到细处，未能切己体察，所谓囫囵吞枣、隔靴搔痒，纵读万卷，不过文字障，于自己身心毫无益处也。尔既读性理书，不可错过光阴为要。

读性理书与他书之法不同，须字字贴在自己身上体察，如吃饭穿衣一般，冷暖饥饱只自家知，非可恃他人代谋。譬如书中说仁，便思我說話做事如何方是仁，不然即是不仁；书中说义，便思我說話做事如何是义，不然即是不义。一日中自朝至暮，凡一语一动，皆以书中所说绳之，自然觉得许多病痛过失，浑身愧汗，有寝餽难安之意。如此，方算得读性理书。（辛未二十四）

尔近日对于厂中簿记曾彻底研究否？青年人每遇一事，必须穷求利病之所在，而思得尽善尽美之方，不论事权之属与否，而自家必须有十分预备可行之道。圣人所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又：“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又：“君子病无能焉，不患人之不已知也。”凡此再三言之，所以丁宁之意至深切矣。先儒有言：少年人须思我今日干些什么事？将来成就什么样人？此语唤醒读书人之志气，尔须时时记在心。我自幼在塾中读书时，即以有益于身心有益于人世为志，数十年来不违此宗旨。尔年将及壮，对于圣贤学问凡身心性命之理尚少领会，至所谓有益于世之道，更未讲求。须知自古及今，除教与养二字外不能有益于世。尔如有志，不肯虚生天地间，应一面多看圣贤书，穷究义理，以为修身应世之根本；再一面随我校刻有裨世道人心之书，此即教人之一端。又随同尔二哥讲求纺织之事，此即养人之一端。尔趁此专心致志研究此途，以尔聪明才力，竭尽十年、二十年，未必不有所成就，光阴可以不虚度。尔所学《银行簿记》，充其量不过为权子母渔利而已，无益于人也。何况当此世界金融大恐慌之际，利未见而害已先受矣，又何苦而为之，尔应及早自思。《孟子》云：“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故术不可不慎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尔须志其大者远者，勿斤斤唯利是图也。（辛未二十五）

孔子尝为委吏，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局面无大小，要在称职而已，能称职则小事即为大事之根基。少年人志气须远大，而不可有躁进之心，须耐劳苦戒高傲，先将纨袴习气洗尽，方有立足之地。否则，局面愈大，忌克愈多，覆败愈甚。一步蹉跎，信用墮地，后虽有好机缘，无人肯援引矣。此所以有远大之志不在躁进也。再，“诚”字为立身之本，第一戒诳语，第二戒怠事，失此二戒，身无不败，欺人反自欺也。少年出而问世，第一择地，第二择人，第三择事。地须不当兵燹之冲，人须老诚可以为法，事须力能称职，不失己不防人。凡直接经管款项及直接负盈亏之责，与夫掊克聚敛之举，决不可就，最坏心术最损名声，一入其中百生莫赎，不可不慎之于始。古人谓：士子入仕，如女子之适人，如婴儿之投胎，关系一生之休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诚慨乎言之也。（辛未二十六）

尔谋事成否未可知，成不必喜，不成亦勿怨。《孟子》所言：“求在我者有益，求在外者无益，有命也。”尔生当乱世，以免危险为第一要义。所居之地须择不当兵燹之冲，所就之事须择不当众矢之的，免得父母担忧，是为至要。至局面并不在大，但是正当机关，有事可历练，而非素餐滥竽之冗员即可。安心尽职，养成信用声誉，将来自有机缘凑合。若出手即妄想高位，无德无才以服人，其覆败必速，是自阻前程也。尔须深思我言，勿忽。（辛未二十七）

东北局变，尔图事机又不凑，尔必郁郁然。我谓此正是尔好运气，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得马安知非祸。事机之不凑，正所以警告尔勿生妄念求躁进，而使尔遵时养晦，匿迹销声。古来大器晚成，果能以古人之隐居求志为法，一二年后天下太平，得机乘时，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尔彼时学问识见果能出众，何患无事业可做，较之今日胸无义理、无书卷，徒浮沉于一般宵小庸

碌碌辈中，如窜身荆棘，既入其中，进退维谷，有何趣味。昔祖父有联语：“莫使来时悔去非”，正谓此也。又，《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尔自问为士乎，为民乎？有恒心乎，无恒心乎？放僻邪侈为乎，否乎？尔静坐抚衷思之，亦可自知之，何去何从不待我之谆谆告诫矣。尔节后仍遵前谕，速携眷北来，依我左右，恒心读书事亲可也。（辛未二十八）

今日得电，尔不赴哈，甚慰。尔运气不佳，只宜闭户读书，所谓遵时养晦。《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今日之伏处，正所以为异日乘时得位之基础，勿谓此为抱屈。须思孔明躬耕南阳之时，其一生经济道德全在此学成养成，即无先主之三顾而终老，亦是第一流人物，必传名万世，决不是在茅庐中终日郁郁咨嗟叹息者也。尔读书少，心粗，故未得书中乐趣，故常有世俗之念萦扰胸中。如此则自苦其心，自负光阴，将来纵行好运，有好机会，亦不过碌碌庸人，稍遇重大艰难之事，即心无把握无条理，非失身即偾事矣。到彼时方悔平日性理功夫浅，已晚矣。（辛未二十九）

近读《张文端集》，见其胸襟阔大，性情恬怡，宜乎其福泽过人，富贵寿考，子孙昌盛，为有清二百年中所罕见。我将其诗文选抄若干首，以为朝夕颐养身心之具。兹又将所选文数篇抄一册交尔熟读而深思之，可藉以涤尘嚣鄙吝之心，息浮躁轻率之气，亦惜福之一道也。（辛未三十）

昨得尔函，已批令尔眷暂留津，尔可往来平津，应时与大哥互相照应。外边消息不可不采，然虚实心中须有分别，总之不外以情理度之。尔读《负暄闲语》，祖父当日咸丰间大乱，皆先机避免，虽有天助，而亦由心清理澈，故能料事。其实，重亲在堂，祖父纯孝，精诚所致，故邀天佑，非偶然也。尔思目前地方秩序既尚如恒，各房兄嫂均在平未动，尔以情理论，不应骤自径

先离平非 所以事亲从兄之道。是乱未至而心已乱，何以澄机观变而迓天庥，此尔读书浅、不明理之故。须知素患难行患难，自有道理，尔无小儿女之累，正当挺身，纵到危急时，且应尽力照料各兄嫂之事，何竟先舍之而远飏耶！于理不合，于心何安，即为天所不佑，勿谓悠悠者无凭也。人生祸福，早有命定，但不立岩墙之下，修身以俟之为正道。其中轻重缓急，惟明理者自能随时随地而消息之，若为张皇鲁莽之人，则处常处变皆不得当矣。

（壬申①三十一）

前命尔俟赵家开吊时带我片去行礼，想期已过，尔曾去否？我尚惦念，何不稟报我知，平常规矩，受人委托之事，做了必须回报，何况尊长所谕而不稟复乎！此之谓粗心，此之谓不敬，为有识者所不取。此虽小节，而所关甚大，古人观人于微，诸此类也。尔等读书明理，必须时时主敬，事事细心。《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即世故人情，必通世故人情，始能诚意正心修身。朱子教人读书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是将书理于日用间事事体之也。圣贤学问并非高远，即在平常日用间，只事事合于世故人情当然之则而已，然必心细主敬方能见得到。故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可见仁非在高远，只在切近处也。

《孟子》亦道：“理尽求之高远，而于日用间。”一言一动时时细心，时时主敬，自然能体会得道理，虽不能事事合拍，然渐渐少过失，积久自是身修为圣贤路上人矣。此非但学问，亦关福泽，尔其勉之。我二十岁以前专习词章，做事亦是懵懂。后见阮仲勉先生与二伯父讲学，我从旁听其所讲皆切近，始恍然所读圣贤之书，不是专在文字上讲求。乃从此立志切己体察，力求寡过，后来持身涉世深得此力，于家庭于社会于国家虽未能尽职，而差幸无大罪过。今天衰老，学虽长进，然日日仍以《四书》循环涵泳，愈觉有味，一日未死，一日不敢忽也。尔当此壮年，光阴可

① 壬申，即1932年。

贵，勿错过为要。（甲戌三十二）

居家制用之道，以“量入为出”四字尽之。能守此言家无不兴，不守此言家无不败，即推至一国之兴亡，亦无不系乎此。我今日为曾诠规定家用预算，可令明恩抄一分存备参考，虽人口多少不能一律，而大体依我所定，在乎不丰不啬之间。恩宜师此意，每月每年亦须自定一预算，即古人陆梭山与苏东坡皆是如此。总得一岁所入，限定只用几成，必余几成为备荒之用，是为定法也，断不可漫无限制，更不可寅支卯粮。（甲戌三十三）

八贤手札以曾文正、李文忠为最上乘，须分两种看法：一看其文笔简捷老当，舒卷自如，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从无间字闲句，夹叙夹议一气呵成；一看其意思虑事之周密，存心之忠实，得意无骄矜语，失意无抑郁语，当毁誉无愤悻语，论人品无尖刻语，只平平常常说去，而其中却有义味，使人心领首肯，纵至嘻笑怒骂，亦不伤于大雅。总之，简明而有含蓄，此关乎学问道德，关乎性情福泽，读者不可不注意奉为师法者也。其余如左文襄、彭刚直，长处是有英气，而不免有过火语。此外，如胡文忠、曾忠襄诸人，亦皆细切，总不能如文正、文忠之恰到好处耳，然已胜人远矣，不可不看其长处。（乙亥三十四）

脾为后天之主，脾虚则饮食不消，百病易侵。调养之法宜内外兼进，持之以恒，亦宜注意水土，如所住地方水性寒，即转地疗养。

内治法：一、服中和药品，如香砂六君子丸、健脾资生丸、力曲之类；二、饮食品，脾湿最忌饮茶，宜用炒谷芽麦芽炒苡仁之类代茶，食类宜山药、莲子、芡实、白扁豆之类。

外治法：一、练太极拳，此法宜有恒，能使身体转弱为强；二、洗温泉澡。

再，身体弱不可不知医，况有老亲。古人云“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盖医药为居家不可少之事。若不稍知原委，一遇有病，听之庸医，岂不危险。中医医理精深，比西医实高，但近年

人皆不肯用功，故遂失传。尔可趁此闲暇留心研究，亦保身事亲之道。曾闻大伯父言，陈修園医书易看，可先涉猎一回，再看大伯所刻丛书，自易入门，先看《本草》、《內經》，后看《脉訣》等。（丁丑三十五）

國粹补习所簡章印出寄尔，此为师古堂所刻书籍之可以传习，只仿个人开徒办法，不取学堂形式。窃思世界浩劫皆由人心造成，欲回浩劫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学术。《孟子》云：“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以承三圣，此其时也。”今世教学，蔑视纲常，为祸甚于洪水猛兽，宜乎酿成惨杀，盖戾气之积者久矣。尔等宜知自惕为要。（丁丑三十六）

陈兰甫先生学术纯正，所著《东塾读书记》一书，极斟酌，无一字轻率，不可不读，不惟开识见，亦可端心术也。其记《孟子》、《朱子》二卷尤精，我皆圈出，尔读过可摘录之，随时省览，当有益也。（戊寅三十七）

《易》曰：“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故初九曰潜龙，勿用。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此无他，时为之也。窃思今之世何世也？天地闭，贤人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吾辈生今之世，正当韬晦隐默。《中庸》所谓：“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也。子曰：“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盖默则足以保身，不默则灾及，可不慎欤。观此圣贤之语，则师古堂书可以不急求售矣。凡事皆然，岂独此书哉！（辛巳三十八）

天地不能常泰，亦不能终否。当此剥复之交，正吾人守先待后、隐居求志之时。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

① 戊寅，即1938年。

居业也，是忠信立诚，乃所谓正己而不求于人。故《中庸》云：“君子素位而行，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今日非夷狄患难之时乎，可不正己而求于人乎！故《孟子》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器器矣，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独善其身。”读此，则知今日所以自处之道矣。（辛巳三十九）

吕黎《伯夷颂》起首：“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数语，可为《贤逸传》之原则序文，宜于起处标明之，则全书之精神皆振矣。史书所重功名之士，自太史公已开其先例，其以隐逸称者，偶一见耳。晚近急功近名之士多，闭户潜修之儒少。兹编所取，以隐逸为主，虽有入仕，亦非专以事功见称，而仍以谦退为志者始得入选，此所以风世而挽颓俗之意，宜于序中阐明。（辛巳四十）

记《海鸥周刊》

戴 美 政

编者按：本篇系依据《海鸥周刊》档案和戴扶青的手稿、笔记、信函等资料，以及几十位《海鸥周刊》的知情人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而编成。其中对筹办《海鸥周刊》过程记述颇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1945年5月26日，戴扶青在昆明创办纪念抗日爱国将领戴安澜将军的《海鸥周刊》，担任该刊社长兼发行人。

戴扶青，安徽省无为县神塘乡人，生于1908年7月。1932年在上海投亲求学，后毕业于上海私立持志大学。“八·一三”抗战投笔以戎，任职于第二十军一三三师。

1940年3月①，戴扶青经徐庭瑶引见到戴安澜的第二〇〇师任职，师长戴安澜与之叙乡情遂联了宗，以叔侄相称。

戴安澜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人，生于1904年11月，青年时代在家乡办过村学。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遂开始戎马生涯。抗战爆发后，戴安澜率部转战南北，抗击日寇。先后参加

① 见戴扶青《中国机械化部队保姆徐庭瑶先生》，《海鸥周刊》“名人印象录”之七，1949年9月10日出版。《戴扶青手稿》记为1939年春，为1976年回忆。今按1948年记述。

长城古北口战斗、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桂南昆仑关战役。

1942年春，戴安澜率第二〇〇师作为中国远征军一部出征缅甸，与日寇激战同古（东瓜）、棠吉等地，给侵略者予重大打击，掩护了大批英军撤退。5月，战局失利，数万远征军奉命撤回国内和印度。5月18日，戴安澜转战途中，在细摩公路遭敌阻击，不幸负伤。5月26日在缅北茅邦殉国，时年38岁。对戴安澜的英勇精神和爱国壮举，全国抗日军民一致赞誉，一系列纪念活动随之举行。

1942年7月14日，戴安澜灵柩由第二〇〇师官兵护送到昆明。次日，云南各界两万多人在昆明拓东体育场举行公祭。

1943年4月，在广西全州召开追悼戴故师长大会，全国各地，均派代表参加，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送了挽诗、挽词和挽联。1943年6月，有关人士编辑的《安澜遗集》出版，张治中等为该书题词。1943年8月，纪念戴安澜的“安澜工业职业学校”在广西全州开学。1944年10月4日，镌刻有戴安澜遗像的“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昆明圆通公园奠基。该碑初叫“安澜纪念塔”，于1945年2月10日落成。

这些活动与报刊上的纪念文章，激起戴扶青对戴安澜的敬仰和怀思，萌生创办刊物的想法。

1944年，戴扶青以新闻工作者、戴安澜旧部和同宗儿^①的身份出面，开始了筹办《海鸥周刊》的活动。他首先请曾昭抡^②执笔起草了《创办海鸥周刊缘起》，又约请曾昭抡为主笔，周新民、蔡维藩、燕澍棠、伍启元、雷海宗、潘光旦等西南联大、云大知名教授业余担任编委和撰稿人，接着便带上《创办海鸥周刊缘起》到处奔走，四方呼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

① 据戴将军副官孔德宏言，戴扶青当年甚得将军厚爱。《戴扶青手稿》也多次记述。

② 戴扶青与曾昭抡在抗战期间同住昆明钱局街敬节堂巷7号。

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不仅签名发起，还为戴扶青引见省府主席龙云。龙云第一个签名发起并题词。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是戴安澜多年上司，同意支持刊物经费……戴扶青在昆明活动多日，甚有收获。1944年10月14日下午二时，戴扶青带着王晓籁、蒋梦麟、熊庆来、杜聿明等人的引见信，乘飞机到重庆办理出版手续，并继续请各界名流签名发起。

于右任应邀为刊物题名；冯玉祥将军签名后对戴扶青勉励有加；史良签名后以亲笔信介绍戴扶青认识郭沫若；郭沫若对办刊提了较多建议，也为之签名题词；许世英和张治中应邀担任《海鸥周刊》社名誉社长。

半年之中，戴扶青来往于昆明、重庆之间，奔走于省内昆明、曲靖、楚雄、大理等地，穿梭在机关、公馆、学校、军营、商会之中，获得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创刊号印出的一百多名签名发起人和题词者中，有于右任、冯玉祥、许世英、李根源、陈树人、张治中、梁寒操、潘公展、褚辅成、王世杰、吴铁城、龙云、杨森、卫立煌、罗卓英、徐庭瑶、杜聿明、关麟征、鹿钟麟、宋希濂、赵家骧、黄翔、高吉人、郑庭笈、史良、郭沫若、张伯苓、蒋梦麟、熊庆来、曾昭抡、周新民、潘光旦、伍启元、蔡维藩、雷海宗、陆崇仁、李培天、龚自知、杨文清、禄国藩、袁丕佑、白之瀚等。在签名发起的军政、文化、教育、工商、华侨、宗教界名流中，不少人是戴安澜的上级、同事、同学、同乡、部属、友好。

1945年2月25日下午一时，戴扶青以《海鸥周刊》社长名义，在昆明南屏街侨民银公司礼堂召开筹组编委会成员会议。该会议内容，《扫荡报》（昆明版）同日报道称“席间由各教授贡献对编辑方面之意见，并茶点摄影散会”。^①

经紧张筹备，《海鸥周刊》在戴安澜殉国三周年纪念日——

^① 此照片至今犹存笔者处。

1945年5月26日在昆明与读者见面了。新闻界当天报道了该刊创刊和杜聿明率部到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公祭戴安澜的消息。创刊号除赠送外，当天便全部售完。

《海鸥周刊》创刊号四开六版（含增刊两版）。于右任手书的“海鸥周刊”及签名印章，分外醒目地印在头版上部正中位置。创刊号刊载文章15篇、诗两首，社会各界名流题词38件，用印刷体穿插于每版各篇文章中。

戴扶青起草的《发刊词》，概括中国八年抗战和缅甸战役的历程，简述戴安澜英勇牺牲之经过，赞扬戴安澜的爱国精神。文中阐明“本刊命名‘海鸥’，意在纪念援缅之投身先士卒因伤殉国之戴安澜（海鸥）将军。戴将军乃当代儒将，其用命之勇、死事之烈，足为国人范式”。在今天抗战“最后胜利在握”之时，

“惟收复失地，仍赖自力更生”。抗战中我们能“扭转危局，维国运于不坠者，实缘于敌忾同仇之民心与士气。时至今日，大局虽获转机，但‘士气民心，均待激励’，因此，本刊宗旨‘应对世界动态作忠实报道与分析’，以提高军中文化，‘灌输现代知识，介绍公正言论，纠正颓风，发扬正义’等。《发刊词》希望：“深愿我为国捐躯之戴将军及无数殉国将士之精神不朽，进而激励全国军民，闻风继起，作更大之努力，尤愿我黄帝子孙永知中国之生存独立，实为无数先烈血肉头颅所争取。”

曾昭抡起草^①的《创办海鸥周刊缘起》提出：“深愿为此立功异域为国增辉之名将留一永久念”《海鸥周刊》“内容提倡忠义，意在匡救颓风。对于此次抗战史实，尽量予以收集；各战场官兵民众及公教人员忠勇事迹，尤拟以宣扬。俾一般后方民众，得悉抗战力量所在。一方面并望此种刊物，成为军民合作之桥梁，对于一般读者，供给大众所希望知悉之军事常识及军事消息；对于军界同仁，则供给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知识，以期提

① 《黄扶青手稿》记述。

高军中文化水准。”

创刊号和第二期内容，基本按军事、国际、科学、时论、妇女五部分编排。

创刊号载杜聿明所撰《戴故师长纪略》，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戴安澜简历的最早记载之一，所述事迹可靠。

伍启元教授的《不怕死与不爱钱》，表彰戴安澜廉洁奉公、英勇作战之精神，谴责发国难财的贪鄙之徒，称“戴师长确系中国抗战期中最伟大的军人之一。”

本社战地记者照华的《边城战讯》，报道1942年5月至1943年3月远征军一支部队在缅泰边境五次与日军作战之概况。据文中所述推测，这支部队即远征第六军第九十三师，该师师长吕国铨是《海鸥周刊》题词者。

所刊诗两则，其一为《战地歌声》，其辞为：……

前方的健儿们，
擎起了刀枪。
仇恨在他们的胸膛荡漾。
狂风吹送他们，
从那怒江怒吼到伊拉瓦底江上。

《论盟国在欧洲必胜和速胜的战略》、《至死不悟的日寇如何促其速亡》、《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的远东战局》是三篇军事论文，作者分别是蔡维藩、王泽民、曾昭抡。

“科学园地”专栏载华罗庚教授《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一文，从时间讲到空间，由自然科学论及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广征博引，提出：“科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第一应当祛除成见”；“第二应当品端兼顾，世界上事事物物、纷纷林总，我们需要观察周到，才可以得到一个普遍妥当的结论，倘使见树不见林，一二事实便下肯定判断，不患偏枯，便成武断，

是大与科学精神相违背的。”华文最后述：“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言科学则已，尚言科学便须遍发扬实事求是这一科学精神，才足以与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西南联大教授周炳琳的《实施宪政与政党政治》一文，占了创刊号第二版大半。该篇谈及宪政、民主、宪法、政党诸问题，回忆了国共合作历史，展望实施宪政前途。联大雷海宗、钱端升、张印堂、王赣愚、伍启元、周炳琳等，自1945年3月起每星期五在联大昆北食堂举办《战后之中国》系列演讲，内容包括战后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国防、政治机构、经济、币制、人口诸问题。该篇即周教授当年4月30日的同名演讲记录稿。创刊号时论还有《妇女问题》，作者张邦珍当时为昆明南箐中学校长。

创刊号还刊载丰子恺的文艺杂文《精神的食粮》，简论人生除物质生活需求外，还求知欲、德欲、美欲之精神生活之满足。

《海鸥周刊》第二期刊载的文章，主要有社论《建军基础》、《军中文化》（雷海宗）、《中国工业化的前途》（曾昭抡）、《侵略者必败》（蔡维藩）、《头山满与日本的黑龙会》（林非）、《皇军变了野兽》（本社随军通讯员克平）、《寄芷江前线阿儿绍华》（卢葆华）等。

二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剧变，内战危机日益呈现在国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势力和云南地方势力的斗争，以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命杜聿明武力改组云南政府为标志达到高潮。《海鸥周刊》约在该年9月停刊。其原因一是杜聿明看到刊物上倡导民主的文字与当局奉行的内战政策抵触，停止了有限的经费支持；二是编委和主要撰稿人将要随西南联大北上。关于《海鸥周刊》到此时的出版

期数戴扶青两年后一篇文^①中述：“海鸥虽出了几期，但因人事的变迁、局势的不定、经济来源的拮据，海鸥危机日深一日，几乎垮台了。”据各种情形推测，抗战期间《海鸥周刊》出版不超过十期。

停刊后戴扶青多处奔走无望，于1945年10月再赴重庆，指望仍请当时签名发起人支持复刊。在重庆活动多日，收效甚微，戴扶青便常去拜会同乡周新民及史良、郭沫若等人。郭沫若^②于1946年3月12日再次为戴扶青题词。经他们鼓励，戴扶青打算将《海鸥周刊》迁北平出版。

迁北平复刊一事终因经费、场地难以解决遂落了空，寻找职业也无指望。戴扶青在重庆逗留数月，最后决定回昆明重办《海鸥周刊》。

1946年春夏，戴扶青回到昆明，结识青年学生万学钦、牛维道、赵橹、许可福、许可师，便邀他们帮助复刊，几人欣然应诺。赵橹当时是云南大学中文系学生，兼管学生会宣传工作。这位白族青年为复刊事，在思想激进的同学中广为联络，使不少人投稿。同学甘德讓（云南楚雄人，现名甘东^③）是中共地下党员，应邀撰写《海鸥周刊》“时事述评”稿件。这几人中许可师家为云南腾冲富商，抗战期间腾冲沦陷敌手，许家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深，对抵御外侮、为国牺牲的戴安澜十分敬佩，便由许可师拿出一笔钱给《海鸥周刊》复刊。另外，戴扶青还请昆明市体育联合会在志舟体育场（现国防体育场）举办体育表演募集资金^④，表演的节目有篮球、网球、拳术等。

① 见1948年7月10日《海鸥周刊》复刊第15期“名人印象录”之四《监察院长于髯公》。

② 见《海鸥周刊》复刊第27、28期合刊“名人印象录”之十三《郭沫若先生》，郭沫若此份题词现存笔者处。

③ 甘东已离休住北京，曾任煤炭部副部长、煤炭学院党委书记。

④ 此系戴扶青留下的剪报消息，但从何报剪下来未查到，时间约为1946年至1947年间。

热情青年的帮助、戴扶青半年多的奔走,《海鸥周刊》终于在1947年5月5日在昆明复刊了。从复刊第1期起,每期刊头都印有“名誉社长许世英 张治中”字样。戴扶青仍任社长兼发行人,许可师当经理,赵橹^①做主编,牛维道、^②万学钦、许可福都是编辑、记者。许家一辆美式吉普常替《海鸥周刊》社奔跑,众人齐心合力,刊物办得颇有生气。

复刊后的社址是昆明复兴新村40号。大同铸字印刷厂承印三期后不再印刷。此时,鼎新印刷厂经理、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③向戴扶青伸出支援之手,承印《海鸥周刊》。出版几期后,万学钦离社到缅甸经商,想藉此资助出刊,但经商失败也未再来昆明。牛维道办到第6期,丽江家中来信催返,只好与诸同人告别。至1947年9月4日复刊第14期出版后,《海鸥周刊》再因经费困难而停刊了。赵橹离社到市南英中学任教,但仍与戴扶青密切往来。许可师等也离去。当年底,戴扶青与女工杨慕清结婚,搬到正义路五华坊居住,仍四处奔波,筹资出刊。

1948年1月,戴扶青在《海鸥周刊》签名发起人、省民政厅长杨文清^④先生帮助下,组织了一个《海鸥周刊》董事会,请参加董事会的工商界人士从经济上支持出刊,条件是《海鸥周刊》将长期优先刊登他们的广告。杨文清担任了董事会常务董事。董事会成员有曾朗奎、马超群、孙天霖、李宾石、段克昌、李鸿伦等,多是有影响的实业界人士。

为解决经费困难,戴扶青又短期招聘女职员出面招揽零星广告,于1948年6月5日以李先生名义在昆明《正义报》刊出招聘广告。在社内短期干过广告业务的有于冰、欧丽华、王贵芳、陈某

① 赵橹,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② 牛维道,曾为报社编辑,大中学教师,现为云南省丽江县政协委员。

③ 陈赓雅曾任香港《申报》主编,1927年入党,现任昆明市参事室副主任。

④ 杨文清在云南和平起义后,曾任省政府副主席兼长交通。

等女青年。广告顾主以昆明各家银行为多，其中中国农工银行昆明分行经理朱伯奇^①对《海鸥周刊》支持最多。朱是江苏泰兴人，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曾为大夏大学教授。他在《海鸥周刊》发表过《国际货币基金》、《币制改革后的昆明》等专稿。

赵橹离社任教又主编《云南论坛》、《笔丛文艺丛刊》等，对《海鸥周刊》顾及不暇，便推荐王乃宇^②（江苏宜兴人）来编辑，几经磨折，停刊十个月之久的《海鸥周刊》再度复刊。1948年7月10日出版的复刊第15期，已改为四开八版半月刊，复刊第17期到第19期又改为十六开半月刊，其篇幅均为周刊的两倍。刊头字已换成于右任在1946年2月第二次题写的“海鸥”两字，由太华印书馆印刷。这五期《海鸥半月刊》所刊稿件以王乃宇、赵橹、戴扶青的为多。同年9月10日复刊第18期出版后，云南警总部政工处第一科中校科长邓集英，手持几期《海鸥半月刊》来社内，称此刊违反“戡乱”国策，奉命追查《农村在加速破产》等三篇文章的作者。戴扶青尽社长职责与之辩解，邓一无所获，只得离去。作者王乃宇事后得知，对戴扶青十分感谢。1948年10月20日，复刊第19期出版后，因费困难第三次停刊。戴扶青恐有人再找麻烦，便搬到螺峰街宝兴巷居住。

此时，民革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特别员李挽澜^①奉杨杰之命在昆明发展民革组织，又与戴扶青相会。李是四川广安人，早在1944年秋他来昆明时，正值《海鸥周刊》筹办，便资助戴扶青法币五万元，还参加了1945年2月的《海鸥周刊》筹组编委会议。这一次，李挽澜又支持半月刊两百元，帮戴扶青度过难关。李挽澜是戴扶青参加民革的介绍人，又为《海鸥周刊》顾问。他领戴扶青见杨杰。杨杰对戴扶青较为看重，勉励他办好刊物为民主革命

① 《海鸥周刊》复刊第19期《朱伯奇先生一本刊特约撰稿人介绍之一》。

② 五十年代王乃宇为《云南日报》编辑，现已离休。

① 李挽澜现为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出力。以后，《海鸥周刊》很多文章均反映了民革的主张。这段时间，戴扶青在昆明螺丝湾凤翥村34号开办了五华广告社，指望用广告收入筹资出刊。他虽被众股东推为董事长，却不善经营，实际主持者是友人陈汉裔^①（广东梅县人）。陈和戴均曾在戴安澜的第二〇〇师任职，彼此早也熟识。陈汉裔经营广告社对《海鸥周刊》尽力支持，但作用也有限。

王乃宇编完复刊第18期后即离社任教，继而任编辑的是云南大学学生马毅凡及社会知识青年王西平。这样，复刊第20期至1949年2月26日出版，恢复为四开四版，改由崇文印书馆印刷。从复刊第21期到复刊第28期，每两期合为一期，半月出版，仍为四开四版。至第29期，广告收入有了增加又恢复原来的周刊。1949年9月1日出版第30期后不到半月即被封闭，可能还出版了第31期，但现在还未看到。从复刊第15期到被查封，《海鸥周刊》社址先后迁移了八次。

三

《海鸥周刊》复刊之时，正是内战日趋激烈、文化事业倍受摧残之时。戴扶青接受一些报刊被封的教训，想出一套保护自己的办法。其一，开辟“名人印象录”专栏，他每期撰文介绍包括国民党要人在内的社会名流（他们多为《海鸥周刊》签名发起人和题词者），表示本刊背景不同寻常。其二，感到形势紧张对刊物有威胁时，便将《海鸥周刊》签名发起人名单印出，随刊奉送，使审查机关不好对本刊随便下手。其三，除戴本人和少数知名人士外，发表文章一律不署真名，重要文章以“本刊辑载”名义刊登，甚至连名也不署。

1947年复刊的14期《海鸥周刊》，开辟的专栏有社论、时事述评、短评、科学介绍、生活镜头、生活报道、影剧评介、漫

① 五十年代陈汉裔在中苏友协昆明分会工作。

上桑间、各地通讯、乱世春秋、名人印象录、创作谈、作家介绍、故事等，也转载少量其它报刊文章。

1948年的5期《海鸥半月刊》，各专栏调整为社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名人印象录、各地通讯、妇女问题、创作谈、影剧评价、小说等，其中乱世春秋改为方生与未死。所设栏目减少，但文章幅增大。

1949年的11期《海鸥周刊》，专栏设置与1948年的相同，只是内容有较大的变化。

复刊后的《海鸥周刊》，以名人印象录、评论（社论、时事述评、短评、专论）、国际政治、各地通讯以及赵橹主笔的一些专栏最富于特色。

“名人印象录”所写绝大多数为《海鸥周刊》的签名发起人或题词者。从1947年7月10日复刊第9期到1949年7月7日复刊第27、28期合刊，戴扶青先后写了曾昭抡、王晓籁、冯玉祥、于右任、张伯苓、李根源、徐庭瑶、梁寒操、张治中、许世英、潘公展、吴铁城、吴国桢、郭沫若等十几人。戴扶青依据1944年至1946年的日记和与他们来往的信件、批文、电文和题词等写的名人印象录，回忆了这些人支持《海鸥周刊》的经过，介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才学、能力，尤其是在抗战中的作为，记述较为详细。名人印象录除《曾昭抡先生》等两三篇外，现大部留存。

戴扶青还以“子予”笔名写了四则《军中生活回忆》，回顾了随第二十军自上海撤退至参加武汉会战的抗日生活片断。

从1947年5月到1949年9月，《海鸥周刊》刊登的评论（社论、时事述批、短评）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专栏的评论特稿约六十多篇，其内容大致分为六个部分。

一、抨击国民党当局有关政策措施，揭示其腐朽没落本质的有《经济改革方案读后》、《是改抑革》、《新经济政策》、《论中国社会特质》、《胡适博士组党之说》、《论法统》等。

二、分析国共双方战局，暗示国民党失败命运的有《和谈说明了什么》、《谈时局》、《山东战场》、《赤日万里看烽烟——半月军事述评》、《中原烽火几时休》等。

三、声援国统区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的有《看全国学生反饥饿游行》、《记市立女中联欢会》、《战争造成了死亡苦难饥饿——为云大师生教职员生活被夺的呼吁》等。

四、剖析美国对华政策实质及其危害，反对美国全球战略，讴歌人民革命的有《五一感言》、《对柏林解冻的看法》、《这一年头》、《美元与美援》、《美帝国主义扩张侵略野心的四外长会议》等。

五、反映战后日本去向、美国扶持日本等问题的有《中国的毒瘤》、《对日问题》、《麦克阿瑟与日本》等。

六、反映国民党官方观点的有《谁为祸首全国人民共弃之》等四五篇。

“时事述评”专栏撰稿人甘德让，以“丁方”笔名写过《经济改革方案读后》、《祝云南人民企业公司成立》、《山东战场》等六七篇。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60个旅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经四个月激战战局受挫，《山东战局》即反映此段史实。该篇叙述了各方战况，分析了战局的形势，并于篇末尾断言：“从现有材料中，虽不能说国军失利，但国军至少没有完成打击共军主力的任务。现在，双方正在围绕微山湖的北半面进行激烈战斗。到这次战役全部完结……到山东的局势转变了，整个的战局也要转变了。”

1949年2月26日复刊第20期刊登的《论法统》是《海鸥周刊》的重点文章，占了一个半版面。该篇由1月14日陕北电台广播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八个条件说起，详尽论述了当时所谓法统的反动本质，文中说道，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使独占法统得以不致动摇崩溃，对于人民就必须用种种方法来控制人民。一方面是用内战

来消灭独占利益强大的敌人，用征兵征粮来保障内战胜利，用统制压迫手段来控制人民的自由，用歪曲的革命理论来迷惑真理中^①，用‘中统’、‘军统’这些特务机构来监视人民。另一方面则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系在某种条件下，用外力来支持这种政治，保持这种法统。”“这个法统当然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法统，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是应该从这里去理解的。”

《对日问题》谈及日本的天皇制度、土地状况和生产水平、战争赔偿、战犯处置、琉球群岛诸问题，对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表示忧虑。该篇述：“战败日本，断不能认为只是由于美国和苏联最后的神速进击。抹杀了中国牵制敌军八年这战略上的伟大贡献，就等于抹杀了真理。”

“各地通讯”是《海鸥周刊》最重要的栏目，反映现实之广涉及当时许多问题。其内容大致分五个部分：有描述国统区痛苦现实的《平保沿线看灾记》、《一片愁惨的华北》（北平通讯）、《死去的天堂》（苏杭通讯）、《农村在加速破产》等；有边疆民族地区《新疆近况》、《反麦内幕》、《迪化的影剧概况》、《康藏轶事拾零》、《赶街的夷族妇女》等；有台湾通讯《台湾话沧桑》、《高雄特别酒家别记》、《繁荣遮盖不了罪恶》等；也有解放区通讯《新型的大学》（华北通讯）、《解放后的学校情形》（济南通讯）、《解放区的报道》（华北通讯）和其它通讯等三四十篇。

《农村在加速破产》刊于1948年8月16日复刊第17期，该篇叙述中国农村在国民党当局的剥削压榨下，“生产关系恶化，人祸、天灾一齐降临下，农村生产愈趋衰落，正在加速破产”。加上“美国势力的深入农村”，使“中国部分趋向殖民地化”。

“解放区通讯”《新型的大学》、《解放后的学校情形》分别介绍了吴玉章、成仿吾领导的华北大学概况以及济南有关大专

① “中”字似衍文，原件如此。

院校、华东大学、军政大学的简况。而《解放区的报道》在叙述了解放区“军政合一政治工作制度”，“共军的纪律是相当的森严，他们恪守着他们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情况后说，“共党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的力量，勿宁说是政治的成功妥当些”。

《海鸥周刊》的通讯还有介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概况，歌颂传奇式的红军英雄的《越南人民斗争一千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夏伯阳之死》……这类稿件系苏联驻华使馆提供，采用后将刊物寄给使馆。

复刊后的主编赵橹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海鸥周刊》上生活镜头、生活报道、影剧评介、创作谈、作家介绍、故事、乱世春秋等专栏多由他撰写。他常用笔名有荫舟、明远、晶心、上弩、白萼、痴人、贝介、野鹰、安尧、大盾等。《海鸥周刊》上赵橹的评论、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剧本、译文、创作谈、影剧评、民间故事、作家介绍等共六七十篇，现大部留存。

“生活镜头”专栏为散文或散文风格的小说，每篇不过六七百字，是想“以轻快隽永笔筋，描绘生活之鳞爪，寓以极深刻之人生哲理，在生活重压喘息的人，读了当松一口气”。生活镜头存《暴风》、《狂人》、《山桃花开》等十四篇。《失业和失恋接吻》描写农村青年阿晶来到省城后，从求职、放荡到失业的三步曲。《昆明——仲夏夜之梦》写了“在夜世界活动的，在灯红酒绿里的灰色人物”。

“生活报道”描述生活底层的小人物，有奔波于城乡，过着乞讨般生活的马车夫，有受“裁员又减薪”威胁的邮递员，也有不幸堕入青楼的妇女。……作者笔端涌出对这些小人物的同情。

“影剧评介”大多针对美国好莱坞电影而言。赵橹认为“美国片绝对优势的向中国倾销”，“是意识形态上的侵略”，应该“建

① 见《海鸥周刊》复刊第2期“编者的话”。

立起一个对好莱坞文化的严整的批评阵容来”。

“创作谈”有《写你所熟识的》、《离开了树的叶子会变黄的》等六篇。赵鲁认为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正视现实，反映现实。文章“不惟让读者了解，而且给读者力量，不会使读者没有出路的徘徊，而是使读者行动”。

“方生与未死”专栏寓意新社会将要诞生，旧制度还未死亡。所刊多为简短的新闻述评，因事而言，借题发挥，对时弊进行鞭挞与讽刺。

在《大学教育哪里去》、《教授们》等杂文中，赵鲁对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人倍加赞颂，又讽刺了一些洋奴气味十足的知识分子。

“濮上桑间”意为唱情歌的地方。从复刊第5期到复刊第14期均有，现存《少女们的盲目恋爱》、《怎样求恋》等八篇，或举例或引用名人名言，反映男女爱恋之甘甜酸苦，鼓励失恋者振作。作者逸君即陆逸君，抗战期间曾主编香港《申报》及昆明《真报评论周刊》等。

复刊第6期和第8期有两期《幼苗》专版，系戴扶青为辅导业余文艺创作而同昆明女青年会文艺欣赏会合办，刊出杂论、散文诗、抒情诗、小说等近十篇。

抗战时期《海鸥周刊》主笔曾昭抡至1947年还同戴扶青保持联系，连载于复刊第4期、第5期的《今日美国》是曾昭抡1947年从美国寄给戴扶青的信稿，作者叙述1946年7月^①从上海乘“麦格将军号”轮船到旧金山上岸旅程中的见闻感受，这是曾昭抡在《海鸥周刊》上最后一篇作品。创办初期的撰稿人伍启元1948年在联合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时也同戴扶青有信函来往，当年复

^① 有的回忆录述曾昭抡赴美时间是9月，但《今日美国》两次写到均是7月，并明确写出至旧金山上岸日期是1946年7月18日。乘同一条船赴美的有华罗庚、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吴大猷等。

刊第15期曾刊出聘伍启元为特约撰稿人的启事。^①

1947年5月26日,《海鸥周刊》“戴故师长殉国五周年纪念专页”刊登《缅战中的戴海鸥(安澜)将军》全文。该文写于1942年7月11日,但未署名。据查,同《安澜遗集》的同名文章是同一篇。此后,《海鸥周刊》时而有一些期号刊头印出“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廿六日戴故师长安澜殉国五周年纪念创刊”字样。

复刊后《海鸥周刊》的作者还有华罗庚、丰子恺、丁燮林(丁西林)、李广田、冯至、任钧、麦浪(署名田波)、盛澄华(中法大学教授)、周一志(上海《再造》杂志主编)、洪缓(原西南联大教授)、傅懋𪟝(云南大学教授)、张之庚(署名格丁、中法大学学生)等。要提出的是1949年王西平借用麦浪的笔名“田波”写过几篇文章,与1947年的“田波”实为两人。

四

《海鸥周刊》印数每期小则数百,一般是两千,用的多是昆明云丰造纸厂廉价的黄丙纸或绿丙纸,到1949年也曾发行到五千份。除免费赠送某些机关团体和签名发起人、邮送部分订户和请书店代售外,请报童沿街叫卖是主要的发行办法。《海鸥周刊》创办初期,对教授们的稿件以斗米千字计稿酬,复刊后对一般作者,1949年每篇文章稿酬半开一元到四元。但诸同人赵橹、王乃宇等写稿、编辑均无报酬,一些时候只是同戴扶青一起开伙作罢。《海鸥周刊》同《文萃》等刊物也有交换,并定期赠送国内一些图书馆,江西省立九江图书馆1948年9月10日收到《海鸥周刊》的回函仍保存至今。《海鸥周刊》系同人刊物,戴扶青、赵橹等承担大部事务,也雇请少数搞资料收集一类工作,当过《海鸥周刊》社秘书的有李锦绣、李自纯、邓贵莲等人。

1949年9月9日,国民党云南当局在蒋介石逼迫下发动“九·

^① 《戴扶青手稿》和伍启元致笔者的两封信均说明此事。

九”整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查封进步报刊。9月13日，《海鸥周刊》也被以“该刊多共区通讯，其言论方面有一贯为共党宣传之倾向”的罪名查封，社内东西被洗劫一番。是夜警察进门前，戴扶青跳窗逃脱了搜捕，由其妻应付警察。

《海鸥周刊》于1945年创刊、至1949年被查封，四年之中虽因经费问题几度停刊，仍出版了四十期左右，目前已知存二十九期①。

① 复刊后的《海鸥周刊》现缺复刊第1期、第9期、第12期。

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书

吴佩孚

编者按：此件为洋联纸大字铅印本，正文三页，撒金封面，面上书“《致国际联盟调查团书》吴佩孚”字样，黄线条穿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收藏。

国际调查团诸君公鉴：

国际会议为国际上威权最高之机关，调查团诸君为中日纠纷远涉重洋而来，我全国民众到处热烈欢迎，足见我国民酷爱和平，信仰国联与希望诸君主持公道之诚意。本人谨就管见所及约略陈之：

日本为军国主义最盛之国家，当为世人所周知。东三省为欧亚交通枢纽，上海为东亚商业重心，日本垂涎已久，无从讳言。彼之计划实欲置东三省于其支配之下，独霸太平洋，东抗北美，更欲藉端占据上海，以扼扬子江上下游，推翻欧美各国在东亚商业之根据，而执东方商业之牛耳。日本果皆如愿以偿，世界无宁日矣。一国垄断，万国生心，东封一肆，西封又启，不独中国自身可危，即世界盛衰所系之军缩问题亦讵能实现乎！太平洋与东亚之悲惨战事，窃恐未易逃避。是欧战以来，牺牲过千万生命、抛掷数百亿金钱所建造之和平基础，为日本摧残净尽矣。是以东三省与上海问题，非仅中国一国问题，乃全世界安危问题，亦非仅公约尊严问题，乃人类祸福问题。中国以此严重而又迫切之问题诉诸国联，意盖在此。

且本人尤郑重声明者，我中国人民虽酷爱和平，但亦酷爱国土。如至万不获已时，亦惟有武力自卫耳。上年东北事变，我国以深信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之有效，遂对日暴行力持退让，以静候国联之公平裁制，并非始终不抵抗。乃日本得寸进尺，而侵略愈烈，由辽吉而黑龙江、而锦州、而哈尔滨，更进而扰我天津、青岛、福州以至于上海。我国民惨遭屠杀，横被损害者不可胜数。是吾人之备受日本蹂躏，全系尊重国联过于退让所致。苟无维持和平之国联，彼以武力犯我，我即以武力自卫，不顾及世界之和平，则失地决不致如斯之多，上海抵抗月余之久可为明证。今我以维护国联威信，维持世界和平，而国土与行政之完整被人破坏，倘国联而不能断然处置，以保持盟约之尊严，维持会员国之权利，则是公法不足恃，条约不足凭，国联大会不必设置矣。

本人深信欧战而后，非强权战胜乃公理战胜，非以武力为神圣乃以和平为神圣。在日本破坏公约，欺蔑友邦，早已视国联若无覩。在国联而能以公法相绳，则世界和平尚可维持于一发。否则公约失效，暴力横行，口血未乾，野心又启，军缩会议等于虚设，非战公约视若弁髦，国际前途诚有不忍言者。故本人深盼国联能以公理相助，如1925年解决希腊与布加利亚之纠纷，使此次东亚之纠纷得循和平正当之途径而解决。否则我国为强权所迫，又不能求助于公理，亦惟有诉诸武力自卫之一途耳。今后东亚和平与世界之曙光，全系于诸君此行矣。本人谨祝诸君健康与国联前途健康。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 吴佩孚

书林拾贝（一）

景岱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资料，或得之于笔记、随笔，或得之于日记、文集，绝大多数为未刊资料，可助治史者从一个鲜为注意的侧面去了解历史和了解历史的鲜为注意的侧面。同时对收集和

保存史料也有一定的意义。今后，本刊拟将《书林拾贝》辟为经常性栏目，敬请惠赐稿件。

长 恨 歌

前清光绪朝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久踞要津，把持国柄，信用小人，公行贿赂。虽屡被言官参劾，而孝钦太后皆不听信，宠用奕劻益笃。乃奕劻不知感愧，由此自新，而复更无忌惮，貪鄙尤甚。嗣至宣统时代，朝政纷乱，国势危弱，民怨沸腾，上下离心。辛亥武昌起义，四方响应，将无斗志，兵有变心，京师大小臣工各顾身家，逃避租界。此时奕劻为保金钱性命计，推倒监国摄政王位，力主议和，待至十二月逊位诏下，大清由此亡矣。民国成立后，奕劻由天津回京，特与大总统有旧交，大有露头角于政界之梦想。

皇叔重利不重国，领袖军机应运得。黄白累累数百万，存在银行人未识。天生大胆蒋侍御，一摺参到君王侧^①。回家一想惧念生，六日脸面无人色。所幸未离凤皇池，何愁间接吸民脂；振儿又授商部尚，正是父子发财时。位重爵高虽动摇，督抚稟谒候通宵；孝钦倚重老国柱，总揽政权历三朝。门前如市无闲暇，此去

① 原件眉注云：光绪三十年，蒋御使式惺，因参劾奕劻劣迹，反被严旨申斥，得回原衙门处分。

彼来夜复夜。公平交易不欺人，价格愈高愈荣身。十万起码休嫌贵，总能买得口角春。谁欲括得地皮土，辇金人都钻门户；引动天下官吏心，变产借债鬻妻女。新建楼阁耸入云，富贵敌国中外闻。不爱管弦与丝竹，金银货币掳不足。汉阳鼙鼓动地来，惊落魂魄双腿曲。北京城阙兵变生，席卷珠宝天津行。铁柜皮箱运勿止，逃出都门二百里。卖国求荣保身家，逊位诏下何苦死！亲王势焰暗然收，福晋格格改汉头。抢五枭性管不得，挥霍金钱学下流。捏造洋债硬讹索，老王岂敢置高阁。汇丰银票四十万，五爷仍嫌数太薄。当时璧回脸气青，起意抢窃不留情。领来洋人十数辈，满楼翻箱倒笼声^①。儿孙长大难驾驭，溺爱心肠不能去！终日疼钱又惧儿，租界是我归天处！抚今追昔泪沾衣，大局已定甚思归。归来府邸皆依旧，门庭冷落如残柳。须发白尽又白眉，颈后尚留豚毛垂。三四年前之今日，正是作威作福时。神堂龛内生荒草，灰坐满屋黑不扫。群姬个个貌如花，只是人人嫌我老！独对孤灯甚惨然，无人陪伴不成眠。清夜自思已往事，忘恩负义罪滔天。只知孔方如命重，君辱国亡不与共。逋逃租界已三年，昏迷不醒南柯梦。往来竟无新朝客，令人伤心又动魄。作官本是旧营业，但要何术去相觅。驾起汽车急如电，奔走钻营求之遍；上自总统下总长，处处挡驾皆不见。十年权势大如山，今日消于缥渺间。畴昔卿相如云起，不是门生即义子。岂无一二知交人，转脸无情遍地是。日出忽闻扣玉扃，清帝召见万不成。报到亲家总长至^②，全家老幼梦魂惊。整衣戴帽起徘徊，愁容顿改喜颜开。迎候厅前垂手立，笑问亲家何处来？殷情献茶双手举，旁坐不敢手

① 原件眉注：当辛亥冬月，清国大事〔势〕已去。载抢见其父权势衰败，乃向其需索金钱，称还东方、汇理等银行之洋债。其父奕劻立给银票两大捆，以俾爱子履行债务。而载抢不足所欲，竟于次日率领银行洋人抢去现银六十余万两。此事实属真确，决非妄造，外间知此事者甚少。后闻在津又为二次抢窃。

② 原件眉注：外交总长孙宝琦之女公子，即奕劻第三子载抢之妻。

足舞。欣承大人下降光，小草枯苗渥霖雨。虽是清代近亲王，早与宣统别渺茫。海宴堂里不拒绝，报效民国时日长。回头想起伤心处，欧洲战争生云雾。千万金銀及紙币，大半间接損失去。翡翠围屏珍珠扇，缕金溺壺嵌螺钿；进奉微物表寸忱，仰懸吹噓得覲見。預先代為呈祝詞，情形如何務知。辛亥十月保和殿，力挑众议主和時。不愿再為阿哈物^①，但願高攀丹桂枝。如山似海金錢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此篇按白居易所作之《長恨歌》原韵戏作，故題亦名曰《長恨歌》。虽古今所恨之事实不同，而恨者之心同一恨也。

（佚名：《時餘筆記》，稿本，全一冊）

將進 獄

民国二年旧历九月廿一日，王治馨由警察总监调任顺天府尹。到任伊始，无恶不作，引用一群小人为爪牙，为心腹。如秘书潘毓桂、庶务科员史久延二人，倚勢為惡尤甚。在外招人买缺买差，从中染指。顺属廿四县已卖去廿二缺。凡一缺之价值须五六千元之巨，凡公署內科員科長之差、署外各局所差，亦卖去一半。以至声名狼藉，怨声载道，潘、史二人有内外两桓之称。嗣后大总统亦有所闻，于三年二月奉令开缺，另候简用。不久又被萧政史弹劾，奉令革职拿办。即由步军统领派兵将王治馨、潘毓桂二人先行拿获拘押，后由顺天府将一般关系人以及嫌疑人陆续拿到，拘押宛平县署内，听候平政院提讯。嗣后审得脏证确凿，由平政院解交大理院科。罪案內要犯惟史久延逃去未获。此时王治馨仍恃金

① 原件眉注云：阿哈满洲语即奴才二字也，凡满臣对于君上，皆自称奴才不称臣。

钱之力派人各处运动要人，希图脱罪。八月间，长江巡阅使张上将来京，又运动张勋在大总统前求情赦免，大总统未允其请。而张勋屡次哀恳，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于是大总统密谕司法章总长迅速判决执行，以免他人干求。次日王冶馨宣告处死刑，于九月初四日枪毙于德胜门外。潘燕生处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岳奎，即买得昌平县县知事缺者，亦处五年六个月之徒刑。凡闻王冶馨饮弹而死者，莫不大快于心。

君不见奇哉之祸天上来^①，，德胜门外去弗回。君不见陷害善良罪擢发，谁云冤抑难昭雪。小人得志岂久长，调任京兆仅数月。天生狼子惯噬人，肆无忌惮胡乱来。误国殃民以为乐，日吸鸦片三百杯。史久延、潘燕生^②，左右手，掳莫停。与君买一缺，请君将价说来听。五六千圆不为贵，但愿绅民不能醒。从来府尹缺清苦，作官为利不顾名。大王一味享安乐，日对佛光恣欢谑^③。差缺只知卖金钱，人品资格不斟酌。五花绑，剥去裘，呼娘唤爷无人救，空使娇妻美妾愁。

(佚名：《时余笔记》)

政治研究所长联 仿大观楼长联体

十六块薪金恰如愿望，眉飞色舞，喜洋洋挥霍无边，任朝登酒馆，暮入戏园，尔爱二簧，我听大鼓，呼朋引类，不妨恣意遨游，便柳巷花街，会须要及时行乐，更兴高彩烈，消遣些骨骰碁牌，莫辜负几枝烟卷，数个茶围，千里良缘，百年冤债。

① 原件眉注云：王冶馨字琴斋，别号奇哉，系山东莱阳县人，烟癖甚深。

② 原件眉注云：潘史二人乃王之走狗，为虎作伥。一充秘书，一充庶务科员。

③ 原件眉注云：王冶馨之爱妾名佛光，系为妓女时之芳名也。

四五张题纸吓掉神魂，额烂头焦，叹滚滚文章安在，想此系外交，彼为内政，非关司法，即属警防，蓝本新书，偏少这宗问答，又限期交卷，没奈何代倩求人，迨需款酬劳，典质完衣裳冠履，只剩下一对干笼、两条腿带、单丝毛袜、半截皮靴。

（佚名：《时余笔记》）

政治研究所五言长律二十韵

何事堪研究，分明为救穷。依稀元老院，彷彿太清宫。鹤俸三千块，蜂房四五重。电灯珠错落，煤火雾溟蒙。迥与栖流异，还教旅店同。疏狂青眼客，强项白头翁。会议三缄口，升坐一鞠躬。装成循吏样，做出大儒风。瓦缶雷鸣盛，山川悔气钟。不堪为隐豹，甘作可怜虫。奢愿何时遂，伤心往事空。悲歌穷困里，差缺有无中。此地权居处，他山学错攻。文章容代倩，薪水许通融。不给星期假，何须日记工。课程无夏楚，教授俨冬烘。题旨多相背，言词半不通。洋洋遍传论，衮衮笑诸公。皋比人如虎，轻车驾似龙。何如高总办，意气自多雄！

（佚名：《时余笔记》）

民国长联 仿大观楼长联体

八百名议员卷土重来，高车驷马，更洋洋得意无边，遂朝眠妓馆，暮入会场，彼派赞成，我党反对，叫囂怒骂，竟至互挥老拳，视报社流氓，必须要声气相通，便舞文弄墨，敲诈些兆民之财，切莫忘两院势利，数年任期，一失良机，半生遗憾。

五三岁元首逢时再出，富国强兵，当兢兢励精图治，讵始创共和，终谋帝制，非援虞舜，即比商汤，劝进筹安，全恃金钱运动，忽滇黔举抗，瞬息间洪亮暗销，痛鸿基伟业，于是乎忧念至

疾，可叹他十载雄心，千古流臭，四方解体，孤命呜呼。

(佚名：《时余笔记》)

十三级宝塔诗

呵 共和 官僚阔 品性太浊 人人背道德 口头福民利国
 一肚皮奸诈刻薄 鼠胆龟头见害则缩 花天酒地昼夜享安乐 只
 知横征暴敛任意敲剥 不管那苦百姓无计求生活 犹梦想攀龙附
 鳞邀封五等爵 到今日大局岌岌仍然彼争我夺

(佚名：《时余笔记》)

愤世吟咏

现世英雄向共和，都城忽尔起干戈。邦基未固愈摇动，国体频更几度过。独重强权公理昧，偏趋势利小人多。翻云覆雨安能久，后者争端又如何？

一意孤行不为他，乘机变计恃乌合。沉沉帝梦旬日醒，滚滚官迷八旗多。纵火窝巢身已遁，逃生使馆耻如何？无谋有勇终失败，六载威名付江河。

复辟同谋复同心，深更聚议调援兵。龙旗挂满燕都市，虎将投诚旧日君。暮楚朝秦为得意，争先恐后谢天恩。嗣闻炸弹声一轰，变脸无情战张勋。

(佚名：《时余笔记》)

李厚基应对发迹

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隶时，某岁冬月朔行香，天寒甚。文忠归署，见其幕客，拂须而言曰：“顷间外出，几乎呵气成冻，洵可

谓坚冰在须者矣。”旋又曰：“‘坚冰在须’，记是成语，偶忘其出处，诸公能举以告我乎？”时幕中名流多在座，于晦若侍郎式枚亦与焉，仓卒间均不能对。文忠方吸淡巴菰，一少年材官侍立，司装烟燃火之事者，忽屢言曰：“此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中语也。”众皆异之，问其名，云是李厚基。盖其父某为文忠随从多年，因以父荫得为材官。文忠乃戏谓诸客：“公等皆博雅名士，今日不免为吾材官所屈矣。”相与大噱。厚基竟以此见赏于文忠，谓其才可造，使入武备学堂肄业。后袁项城练武卫右军于小站，厚基隶其部下，积资劳游膺专间。民国初，督军福建，在任颇久，赫然称军阀焉。

（复庵：《旧闻偶记》，见《坦途》第10期）

瞿鸿机违法

尚书徐菊人掌警时，巡警总厅尚未成立，饬部员遇有地方事随时报告。善化瞿相国鸿机为军机大臣，一日出宣武门，适大街筑马路，警区竖牌道左，禁止车马通行。瞿仆违禁律，怒马前驱，巡警具以告，不听反殴之。警鸣笛聚群警，与之争论，该仆咆哮肆横。余适自太仓馆驱车而出，遇诸塗，巡警告以故。余问瞿仆不理，而殴警益力，见其不可理喻也，乃令巡警将两造送区讯治。既而，同年舒彬如鸿贻亦至，同在瞿舆前，掀簾告之，意欲了事也。瞿仅问姓氏而行。余偕舒到部时，尚书已退值军机。乃趋入报告情节始末，尚书然之。翌日，瞿向尚书索仆甚急，尚书召余询昨日事，欲饬区放瞿仆也，乃以瞿大军机查取职名给余。余曰：违禁律既奉依议，大臣尤当遵守，部员承长官命令。瞿公纵容家丁，违禁律且殴巡警，不可理喻，不得已而送区。如取消违警律，请参处可也。继问舒，舒惧及余。但尚书以余辞甚正当，乃不之许，并温言慰余。以此事言，尚书度量与瞿相较，

不可同日语矣。

(《鵝龜隨筆》)

米 粥 吟

粤军之乱，江浙尤为糜烂。吾友有一上人，遗其姓氏，避难乡村，从村民乞得半升米煮粥度日。因吟诗云：“烽火东南稻不收，乞来升米转担愁。插将竹筋东西倒，掘取瓠瓢上下流。捧出堂前风起浪，持来庭下月沈钩。早间不用青铜照，眉目分明在里头。”吟甫毕，一军陡入，见桌上诗句，笑而释之。此人殆亦读书人也。

(《鵝龜隨筆》卷二)

京师九门千金石

宣统辛亥九月，武昌革命事起，京师震动。民政大臣桂春为防堵计，思将京师九门下千金石以卫之。九门故有千金石，日久不用，拟遍修之，派部员金小山主其事。金往勘，石不能动，铁索朽坏不可收拾。桂令先修前三门，费三千余金。工竣，将于某日验试，金曰：值此人心慌张，白昼试之，恐居民益惧。乃改择某夜将下石以验。适诏以赵秉钧代其任事，遂寝。旗人不达时务如桂春者，吾见亦罕矣。

(《鵝龜隨筆》卷二)

读者·作者·编者

《徐世昌年谱》作者遗事

· 王会庵 ·

编者按：本刊总69号、70号连续刊出《徐世昌年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有关作者贺培新的情况，整理者的说明中仅有“编辑者为河北武强贺培新，此人简历及其与徐之关系不详，待考。”这不能不使读者感到一丝遗憾。令人欣喜的是，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会庵先生在给本刊的信中，对贺培新的经历做了简要介绍。兹摘要刊出，以补不足，一并向王会庵先生表示谢意。此信摘要如下。

编辑同志赐鉴：

……见贺培新《徐世昌年谱》将发表。此为世交老友之遗著，当时我曾看见过他的手稿，今日发表，感念万千。

1951年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后即到近代史所），闻到贺培新死讯，使我与金老^①均惊哀不已，认为如此轻生，实在可惜。说来话长，先从他的经历说起。

贺培新，字孔才，生于清末1903年，武强人，为桐城派贺涛（字松坡，与徐世昌同为光绪丙戌科进士）之孙。似毕业于北大，

① 金毓黻。

早有文名，曾受业于吴昌硕，称高足，又常请教于先祖（王树枏为其太年伯），故余幼时即相识订交。其经历主要在私立中国大学任教授，长期任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任国史馆纂修、河北通志馆纂修（均与我同事）。著有文存、诗集、印谱行世。其篆刻传自齐白石，为齐门得意弟子；《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即收入孔才刻印五百方。其书法挥洒，自成一派。

解放初文管会接管国史馆驻平办事处，部分人员并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北大聘其为教授。贺与齐燕铭为世交、同事（中国大学同事，世交则燕铭之父齐之彪，与贺家有年谊。另外在1934年中共党员齐燕铭在北平为宪兵三团逮捕，贺力营救出狱。），在思想上颇受其影响，遂辞北大教授不干，改名贺冰。其后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前将其藏书、字画、文物全部捐献历史博物馆，余曾为其编目，多明清善本。当时馆长为韩寿萱，曾开纪念会于午门城楼上，我参加了。当时《人民日报》曾刊出《访问贺孔才先生》的专访报导。北平军管会特颁奖状，赞其“首倡义举，足资楷模”。颇引读者注意。接收武汉大学，颇有成绩，曾任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顾问兼接管办公室主任。后归即由齐燕铭介绍于王治秋。先任秘书，后任办公室主任，为郑振铎（时为文物局局长）、王治秋所重视。对当时北京文物措施，颇多建议。他住积水潭西河沿，我住北河沿，隔岸相望。他夙夜在公，居团城中一月不归家。

不久镇反运动开始。在解放前，贺非国民党党员，但后于是所谓名流，由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强聘为执行委员，贺未就。问题就出在此事。国民党任人多出常轨，就是非党员也聘为委员。就为此事他想不通了。在1951年12月18日夜间，贺即以绳引下团城跳

北海自溺了。傅振伦先生说跳城自杀不确^①。不久齐燕铭曾多次到贺家安慰其妻子。……聊供参考。

敬礼

会庵上 9月9日

① 傅振伦在《中国文物报》1988年1月15日第三期《缅怀王冶秋同志》一文中有一段话：“1952年冶秋局长调我回北京参加古玩业的‘三反五反运动’。回北京后，文物局秘书贺孔才（培新）在团城跳城自杀。冶秋同志教导我说：‘……解放之初，我忙忙碌碌从事业务，但对知识分子的学习重视不够，孔才之死，使我少了一位好帮手，这是国家文物事业一大损失！’”

《梅贻琦日记选》读后

范 宁

编者按：《梅贻琦日记选》在本刊总70号发表以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尤其在西南联大五十周年校庆在昆明举行时，引起海内外校友及学者的注意，并建议本刊继续发表梅贻琦未刊日记。兹摘发范宁先生一函，以飨读者。

《近代史资料》编辑同志：

我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名学生，读到贵刊总70号登载的《梅贻琦日记选》，感到十分亲切。《日记选》虽然只摘录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零一个月的日记，但却鲜明的反映出一位忠心耿耿献身教育事业的人的高尚品德，也加深了我对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了解。日记中反映的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这一年，是我国历史由战争到另一个风云变幻的不平凡的岁月，抗日战争虽然胜利结束，但国内由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已经起来，斗争还将继续，何去何从，摆在每一个热望安定的中国人民面前，需要每一个人去认清形势，理解现实。为了争取在安定的条件下办教育，诚如《日记选》整理者黄延复同志所说：“从这些日记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这位辛勤的教育家为治理和发展我国战时和战后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

《日记选》是从清华大学准备复员开始选录的，我看到梅校长风尘仆仆来往于昆明、重庆、北平之间，劳顿辛苦，其认真负

责精神很令人感动。梅校长为人谦和，生活俭朴，有时工作到深夜仅以一碗汤米充饥，有时参加宴会，饭菜过于丰盛，便心窃非之。其律己甚严，不利用手中权势谋取私利。记得抗战期间，梅夫人因家庭生活窘迫，还做糕点寄售，却未在联大兼任任何差事。我们复员时，梅校长不让小女祖芬坐飞机，而是随同我们乘敞蓬汽车，以难民身份由救济总署遣送至长沙，转往北平。

梅校长的办学主张是大学应该开展自由研究的风气，他认为“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并包蓄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谷新旧，今日之所谓名左，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其实这种态度，不仅梅校长如此，当时西南联大的北大、南开的负责人莫不如此。张伯苓校长每当联大同学发生争执而吵闹不休时，也从重庆来到昆明，用老前辈的口吻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闹什么？我见得多哩，当年我的弟弟张彭春和周恩来同学，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两人很和洽，还在一起合演过戏哩。”他们都认为学校是教学自由、研究自由的地方，梅校长一再提到要办好学校，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让教授们生活得安定，二是使研究设备得充实。他认为能够做到这两点才能安下心来，才会有学术自由的气氛。他对校内师生意见分歧，感到左右为难，认为这和当时国共和谈息息相关，说“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如果政治和学术撮合在一起，那么只要政治一旦动荡，学术自由就无法保持，而教育工作也无从着手。作为一个旧社会的教育家，这种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在当时的条件下固然有可取之处，但有些看法则未免片面。

一般说来，从《日记选》中看，梅校长为人处世，十分小心谨慎，中国所谓君子，外国所谓绅士风度。这在处理“一二一”事件和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事上表现最突出，是是非非，不露声色，只是随事处理而已，心知作是，也默不敢言。他对国民党

官场人物所作所为，不敢赞一辞，只是对关麟征一次在席间说惩治盗匪要枭首暴尸，认为过分，曾加以劝阻。遇事不为已甚，克己复礼而已，他用以观人处世的准则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加上儒家的中庸之道。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专制，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不谐和，所以他有时积极，有时沮丧，对当时社会现实中种种现象不大以为然，而又安之若素。这中间表现一个教育家的耐心和苦心。这些在《日记选》中，都能真实的反映出来。

《梅贻琦日记选》客观地披露了一位旧社会教育家的思想及活动，它的发表有助于现代教育史、思想史的研究。去年秋冬，西南联大50周年校庆在昆明举行，许多年过花甲的人都仔细阅读着《日记选》，北京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亦定购了一千册，有些海外学者也对其重视异常，来函索求。梅先生早年毕业于南开中学，是最早由美国退还庚款资助留美的学生之一，民国初年便执教于清华，直至解放前夕出国。他本人的历史即是一部现代教育史的缩本。我听说国内还保存有数册梅先生的日记，台湾也珍藏着一些，若海峡两岸能合作出版一本较为完整的梅贻琦日记，那必定会受到更多人的欢迎。我想，这个希望在不久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范 宁

1989.9.

保持特色 多辟栏目

沈 家 五

编者按：值本刊创办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们收到了这位热心的读者的来信，他在南京走谒了多家单位，调查了本刊的发行订购情况，并在信中向我们提出了极为中恳的建议，希望本刊既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要有所创新，使刊物多一些活泼的气息。我们在此谨向这位读者致以虔心的谢忱，并刊出这封来信，以飨读者。同时希望关心本刊的广大读者，给我们来信谈谈你们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一起把刊物办得更好。

编辑同志：

接到你几次来信，均论及《近代史资料》事，我有意识地向有关单位了解了一些情况，现略告一二，仅供参考。

我首先拜访了南京图书馆的一些老同志，借着五十年代我在省文化局工作时的老同事关系，向他们了解了该馆订阅图书资料的情况。据他们说：南图原系国民党中央图书馆，解放后虽归江苏省领导，但经费与藏书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过去购书一般是八本（套），《近代史资料》因有惠赠二本，共有十本（套）。后来由于经费紧缩，逐渐降到只购四本（套）、二本（套），近两年更不正常，今后计划也不会超过二本（套）。南京大学图书馆与历史系图书室，现在也只订一到二本。南京师范大学与江苏

省教育学院，除校院的图书馆订阅一二本外，该校院的历史系与历史科图书资料室，一本也未订，其他如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图书馆，过去是作为马列教研室参考资料，订一两本，现在因经费紧缩，早已停订了。南京市各区（相当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均未订阅，只有金陵图书馆（属市级）订有一本。其他各中学（完中）文史组与校图书室，也早已停购了。我到太湖疗养院疗养时，为了查找一本《近代史资料》，跑遍了号称小上海的无锡市新华书店与历史古名城苏州的书店，也找不到一本。最后还是到苏州大学图书馆才见到唯一的一本。在这些熟同志的谈话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现在各省（市）档案馆先后创办了“档案”刊物，除了按期公布本馆所藏档案资料，还载有其它人物传、书评、论文、回忆录、笔记等等。如上海市的《档案与历史》及江苏省的《档案与建设》，因为省（市）档案局（馆）各有下属单位（县、市档案馆局），还有各企事业单位，宣传部门与局领导打了招呼，所以发行量相当大，连乡镇图书馆、文化站都有此类杂志。故每年不仅不须国家补贴，还能盈余万元以上。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档案》每年国家要补贴数万元，不然都维持不下去。其他还有各省市党史研究资料，相继出版。各省（市）档案馆所创办的档案季刊，他们均每期互相交流赠送。所有这些都有形无形地挤掉了其他历史资料刊物的发行与征订。

《近代史资料》至今创刊已经三十五周年，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资料书刊。据我所晤谈的同志反映，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在现在这种各类资料刊物竞相出版的情势下，若没有特色，则很难与其他类似的书刊并驾齐驱。现在全国各大专院校，也均办有“校刊”，其内容也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论文，其他如名人录，回忆录，日记，游记，读史杂记，随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的史料论述均包蓄在其中。更有各省（市）社会科学院创办的刊物，也与此类似，百花

齐放。所以《近代史资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由于近几年的形势变化，《近代史资料》也难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冲击，故尔出现了你所说的滑坡现象。

而且，《近代史资料》除了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外，最主要的是应该有自己的资料基地，有自己的读者单位。50年代、60年代甚至是三中全会后的复刊时，当时的情况与今天不同，全国性的近代史资料书刊，除了有《文史资料选辑》（全国）外，其他尚不到几家而已。现在何止几百种，在出版社目前颇为紊乱的情况下，《近代史资料》所要遭受的竞争和冲击会更大。

所以，和我晤谈的一些老同志建议：香港、台湾出版了不少历史资料书，其种类、形式可作参考，不妨把书多辟栏目，内容广泛灵活，题目新鲜，史料引人注目，尤其是书价不宜过高，否则读者会因财力所窘，望书兴叹矣！

说了这些，言语颇无伦次，仅供参考。此致撰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沈家五

7.22

• 信息之窗 •

蕴含四十年辛劳 推出五百万字奉献

《北洋军阀（1912—1928）》资料丛书

即 将 出 版

《北洋军阀（1912—1928）》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重点项目之一。全书六卷，五百万字，由李宗一、章伯锋主编，即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早在五十年代之初，近代史研究所即组织科研人员，开始从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著名的专家和学者金毓黻、聂崇岐、荣孟源等曾先后主持过这项工作。历经三十多年的辛勤劳作和努力，发掘和翻译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本书所选录的四百余万字的资料，就是从这部分资料中精细挑选出来的。其中收入的中外文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及未刊稿本占全书很大的比例。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资料分散，又少前人成果可以借鉴和利用。本书编者按照北洋军阀兴衰的历史过程，分成六卷：第一卷《北洋军阀与北京政府》，第二卷《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第三卷《皖系军阀与日本》，第四卷《直系军阀的兴衰》，第五卷《北洋军阀覆灭》，第六卷《北洋军阀大事要录》。

全书所辑录的资料，始于1912年袁世凯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止于1928年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案。重点在1912年——1928年间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包括人民群众活动与社会生活等有关政局的各个方面。

依据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编辑出版此书，是为了供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者之参考，所以本书具有三个特色：一，本时期的各主要重大政治事件均列为专题，所选资料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二，很多专题史料在研究的基础上编成，所选资料少而精；三，既注意广搜资料，又注意资料的深度和广度。例如由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的同志负责编纂的第二卷《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对于民国初年一些重大对外交涉事件，诸如善后大借款、中俄蒙古问题、日本侵略山东、二十一条交涉等专题，所选资料主要依据北京政府外交文电和翻译的日、俄、美等国的外交文书。关于洪宪帝制和护国战争，则利用了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推行帝制的内部密电，披露了北洋军阀各派系间既争斗又妥协的实情，适可弥补已刊资料多偏重于反袁斗争之不足。关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专题，重点选译了日本外务省档案及俄国外交文书，比较系统地提供了二十一条形成的背景、日本统治集团的决策，以及日俄勾结，图谋宰割中国的种种黑幕。这些资料均为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所未载。又如第三卷《皖系军阀与日本》，收入资料除中文档案资料外，还从《日本外交文书》和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及日文资料中，选译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列日皖勾结、西原借款、中日军事协定、直皖两系军阀矛盾、日美在华争夺、南北议和、直皖战争、日本对华的方针政策等专题，从纵横各个视野，比较系统地反映了1916年至1920年间，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勾连日本，大搞武力统一，挑起南北战争，造成社会极度混乱的真实历史。再如第四卷《直系军阀的兴衰》，均收入大量中文未刊文电及日、英、美等国外交文书资料，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北洋军阀（1912—1928）》资料丛书，还编有各主要时期北洋军队的编制与军费统计，民初的政党及其活动，北洋时期的苛捐杂税以及民众反抗斗争等专题资料，反映了1912年至1928年这段历史各个侧面。

面的情况，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综合性的资料书。此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和开拓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江之洲)

检索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的工具书

李永璞主编的《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名录（1949—1988）》一书，收录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1988年，由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县级以上组织以及厂矿企业、文化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党校、军校、学术团体等所属编修研究中国史志机构编印的内部书刊，共5900多种。每种书刊均著录其名称、编印单位、开本版型、刊印期年、发行范围和已出数量。该书著录书刊比较齐全，著录事项比较翔实，既是一部可供检索的实用性强的工具书，又是一部值得收藏的记录该类书刊出版情况的资料书。

中国史志类内部书刊的内容，有刊登指导中国史志编修和资料征集的各种文件与理论文章，有报道中国史志编研和资料征集工作的动态与经验交流，有选载中国史志资料、专题资料和综合资料，发表中国史志编研成果及其评介论文，有编发富于教育意义的史志文稿等。其中主要是荟萃了一批新的史志资料，大多属于中国近现当代史史料。这批新的史志资料，一是数量庞大，数以亿万字计；二是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社会、民族、宗教、人物等各方面；三是多采原料，有档案、“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调访等珍贵史料。所以，该类书刊为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为中国近现当

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史源，已日益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图书资料工作者的重视。

由于该类书刊的编印单位当以万计，不能预知；出版又无定期，时断时续；印制数量一般较少，极易缺佚；发行多采自办，渠道不畅等原因，大多鲜为人知、收集较难而无法被人们利用，急需介绍此类书刊的工具书。因此，该书的出版，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收集、交流、利用和存藏此类书刊提供了方便，是值得欢迎的。

该书系烟台师范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所和山东省出版总社烟台图书创作中心主持编辑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介绍与研究丛书》之第一部子书。它的姊妹篇《中国史志类内部报刊篇目索引》（1949—1988），一书，预计20余万条目，正在紧张的编辑中，不久当问世。

（赵 禾）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集即将问世

肖 树 美

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办公室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等单位编辑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综汇了臻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水准的史料集，即将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是书分上下两册，约共八十五万馀字，并附有珍贵图片数十帧。

萍乡安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又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爆发地之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支部和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领导了震撼全国的安源大罢工，并使之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绝无而尽有”的成功范例。在“二七惨案”之后的全国工运低潮中，安源工会“巍然独存”，被誉为“中国小莫斯科”。安源工人运动还推动了湖南和湘赣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并积极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次战略转移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都曾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陈潭秋、蔡和森、高君宇、恽代英、任弼时、毛泽民、李维汉等也曾来此参加过领导工作。

编辑者们从广泛搜集的大量宝贵丰富的历史资料中，经过认真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整理，编辑了从1921年秋至1930年底近十年中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有关文献资料。资料分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概述、历史文献、回忆资料、重要人物简介、大事记以及考证文章、统计图表及历史照片等九个部分，比较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反映了安源工人运动的全貌和特点，学术价值很高，而且绝大部分资料属首次公开发表，故尔史料价值亦极为珍贵。

该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特别是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学界及广大读者的欢迎，因为它不仅可以给史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员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还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珍贵的参考用书。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77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王增寅
版式设计：刘建光

360/24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77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05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150册

ISBN 7-5004-0728-9/K·87 定价：4.50元